

# 男公關

## 男性氣質研究

方剛  
著





# 男公關：男性氣質研究

Men Who Sell Sex to Women: A Study of Masculinities

方剛 著



性／別研究叢書  
編輯評審委員會

台灣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謝臥龍 教授

台灣清華大學兩性與社會研究室

劉人鵬 教授

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丁乃非 教授

北京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

潘綏銘 教授

北京社會科學院家庭與性別研究室

李銀河 教授

廣州中山大學婦女與社會研究中心

艾曉明 教授

# 男公關：男性氣質研究

Men Who Sell Sex to Women: A Study of Masculinities

著 | 方剛

封面設計 | 江嘉雯

叢書主編 | 何春蕤

執行編輯 | 沈慧婷

出版者 | 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地址 | 320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300號

電話 | 886-3-4262926

傳真 | 886-3-4262927

E-mail | sexenter@cc.ncu.edu.tw

網址 | <http://sex.ncu.edu.tw>

郵政劃撥 | 19120071 甯應斌

(掛號郵資外加50元)

ISBN | 978-986-01-8263-7

出版日期 | 2009年05月初版一刷

定價 | 250元

版權所有 · 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男公關：男性氣質研究 = Men Who Sell Sex to Women: A Study of Masculinities

／方剛 著．-- 初版．-- 桃園縣中壢市：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09.04

416 面； 25 公分．-- (性／別研究叢書)

ISBN 978-986-01-8263-7 (平裝)

1. 男娼 2. 男性氣概 3. 性別研究

544.77

98006997

# 性／別研究叢書序

何春蕤

「性／別」研究在台灣的特殊語境中有著相當不同於「性別研究」或「婦女研究」的意含。

「性／別研究」雖然也重視性別權力關係，但是並不在知識與政治上將「性別」凌駕於其他權力關係之上。相反的，性／別研究會平等地對待各種不同的權力關係與社會差異，例如性、年齡、階級、種族、身體等等。換句話說，性／別研究很認真地對待「別」（差異）。

在各種不同的權力關係與社會差異中，有些不平等權力關係（例如階級）已經被長期的論述所關注，有些不平等權力關係（例如性別或婦女）則已經取得某種社會正當性——雖然上述這些權力關係在全面的指標上並未達到相當程度的平等。不過還有一些不平等關係，特別是邊緣的性差異與年齡，連最起碼的平等地位都談不上，甚至在批判理論的圈子中（也就是宣稱進步的女性主義、左翼團體或公民權利團體中）也沒有得到被認可的共識，甚至還被視為「異己牠者」，以種種的理由排斥在外。

性／別研究因此無可迴避地會探究邊緣的權力關係與被污名的社會差異，也同時會暴露出主流批判思惟的不足與壓迫性質，更會進一步地反思「批判共識」、「公共領域」、「公民社會」、「文明開化」、「公／私之分」的系譜與排牠的權力效應。同時，也因為這樣的學術位置，性／別研究對於慣常的一些權力假設與政治策略——例如權力是從上而下（國家法律與政治乃是權力中心與改革焦點）——也採取懷疑的態度。

《性／別研究叢書》除了企圖承載上述性／別研究的意義之外，此時此刻之所以有此學術叢書的出現，主要是因為近年來台灣的性／別解放運動在本地特有的社會形態和歷史脈絡中的發展，帶給性／別相關主題的學術研究者非常豐富的現實要求，使得台灣的性／別研究循著不同於其他社會（特別是西方社會）的學術軌跡發展出特殊的論述形態。另外，部份因為現實運動路線的爭議與多樣，部份也為了解決實踐問題，本土激發出來許多原創和新奇的觀念和語彙開始重新改寫傳統或主流的性與性別研究論述，這些新發展也將會對國際性／別研究有所激盪。

《性／別研究叢書》的前身乃是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發行的《性／別研究》期刊（1998年創刊）。出版期刊原本是為了靈活介入理論與政治，而這份期刊當時也確實發揮了這樣的功能；然而由於我們顯然不由自主地偏向厚重沈實的學術呈現，使得《性／別研究》總是以厚厚的合刊本出現，在實質上也是一本本厚實的專題書籍，之後也有一段時間與巨流出版社合作發行成為《性／別桃學》叢書。於今再度出發，我們仍不改初衷，為性／別研究的學術深化發展盡力。



# 自序

《男公關：男性氣質研究》一書上編是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博士學位論文原來的題目是：《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氣概建構的質性研究》。下編是我的部分考察筆記，有助於讀者更全面深入地理解男公關的生存面貌。

「男公關」是我在深圳做社區考察時「業內」常用的說法，或簡稱為「公關」，或繁稱為「公關先生」，或「先生」，民間的稱謂中最具貶意的如「鴨」，中性的稱謂在南方如「仔」，在北方如「少爺」，而我在此書中則稱之為「男性性工作者」。

近年，大眾傳媒中時常會出現關於「男公關」的報導，這些報導多以獵奇的心態與窺視的視角出現，其中更多想當然的「創作」以及基於無知基礎上的貶損。真正嚴肅的、深入的調查和研究卻從未有聞。我自己的研究興趣在於當前中國的性革命，而男性性工作者在某種意義上講，同樣是性革命的產物。

對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即使在英文文獻中，也非常缺失，我做此項研究之前只檢索到有限的三、四篇文章。漢語文獻也只有本研究中提到的二篇。這些短篇論文對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都只停留在表面上，因此可以說本項研究具有填補學術空白的意義。

男性氣質研究近二十多年來在西方學界開始活躍，而在中國大陸則幾乎完全是空白。我選定了男性氣質研究作自己未來的學術研究方向，並利用這次做博士學位論文的機會，通過男性性工作者這一典型人群來分析男性氣質的實踐，並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理論創新。本書在中國大陸男性氣質研究領域同樣具有填

補空白的意義。

本書除將原論文中使用的「男性氣概」(masculinities)改為「男性氣質」這一譯法之外，還略有少量改動，但基本保存了博士論文的原貌。

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裏，這篇論文一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雖然我自覺它仍有種種不足，但我確實已經盡心竭力了。對於許多學者來說，博士學位論文是他們一生中最高的學術成果，因為這往往是他們投入最多的研究。但我仍然有一絲幻想：將來我還可以有超越這篇論文的成果。

性學研究屬於邊緣學科，做得再好也難以在主流學術界享有聲譽，更難以獲得研究資助，研究者個人還要準備好承擔種種壓力與干擾。我自己在大學講課的時候，一直這樣告誡我的學生：如果你沒有為追求知識、追求真理、追求人類的幸福做出自我犧牲的準備，沒有大無畏的奉獻精神，沒有持之以恆、百折不撓的思想準備，就不要涉足性學研究。幸好，我已經做好了這樣的準備。

對我來講，每一項研究，既是一個在學術上求索的過程，也是一個滿足個人好奇心、探索欲的過程。好奇不是獵奇，好奇心對人類的發展（包括學術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幾年前做碩士論文之前，我便暗自確定要逐一研究當前中國性革命過程中湧現出來的諸多「熱點」的社會現象，我對這些現象的背後充滿了好奇。碩士論文，我選擇研究多性夥伴行為者與社會控制的關係，後來出版了《中國多性夥伴個案考察》一書（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此書與上一本書一樣，都是我對當前中國性革命的系列研究，而此後的研究題目我也已經選定了……

方剛

2007年6月

# 目 錄

性／別研究叢書序……i

自序…… iii

## 上編 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氣質實踐的質性研究

### 第一部分 研究的準備與進行

#### 第1章 導 論……4

1.1 問題提出……4

1.2 文獻綜述……6

1.2.1 男性氣質的性角色理論

1.2.2 男性氣質的多樣性與性的多樣性

1.2.3 康奈爾對男性氣質的分析

1.2.4 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互動、內在支配性及地理差異

1.2.5 中國的男性氣質研究與「剛／柔趨勢」

1.2.6 男性性工作者及其研究

#### 第2章 理論創新與分析視角……26

2.1 男性氣質實踐中的六種趨勢及十字軸……27

2.2 影響男性氣質實踐的情境與符號的命名……30

2.3 研究內容與分析視角……35

2.3.1 研究內容

2.3.2 分析視角

2.4 研究意義與分析框架……38

#### 第3章 研究方法與研究主體……42

3.1 研究方法……42

3.1.1 為什麼選擇質性研究

3.1.2 社區考察法及其價值

3.1.3 本研究對社區考察法的運用

- 3.2 行業與社區概況……49
- 3.3 研究者個人背景……56

## **第二部分 生命史與性產業從業情境**

### **第4章 生命史中的男性氣質實踐……60**

- 4.1 生命史不同階段的男性氣質實踐……60
  - 4.1.1 飛飛生命史三個階段的男性氣質實踐
  - 4.1.2 揚揚生命史三個階段的男性氣質實踐
- 4.2 生命史同一階段不同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72
  - 4.2.1 揚揚：生命史不同時期不同情境下的男性氣質實踐
  - 4.2.2 小邱：生命史同一時期在異性關係中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
  - 4.2.3 小付：對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
  - 4.2.4 大牛：不同情境中符號與男性氣質實踐的相互建構
- 4.3 生命史同一階段同一情境不同符號中的男性氣質實踐……87
  - 4.3.1 男公關男性氣質實踐的能動性
  - 4.3.2 女客人女性氣質實踐的影響
- 4.4 一個男公關生命史中男性氣質實踐的綜合分析……99

### **第5章 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接受與碰撞……109**

- 5.1 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培訓……109
- 5.2 前期符號為後期符號做準備……118
- 5.3 對符號碰撞的迴避……121
- 5.4 同齡夥伴情境符號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碰撞……124
- 5.5 男性氣質實踐的斷裂……126

### **第6章 與女客人性關係中的男性氣質實踐……131**

- 6.1 口交中的男性氣質實踐……131
- 6.2 性交體位中的男性氣質實踐……137
- 6.3 健康措施決定權上的男性氣質實踐……139
- 6.4 施受虐與男性氣質實踐……141
- 6.5 性交目的與男性氣質實踐……147
- 6.6 客人的「美醜」與男公關的職業性……150
- 6.7 對比：同性性交易中的男性氣質實踐……154

### **第7章 與女客人衝突中的男性氣質實踐……157**

- 7.1 拒絕客人「特殊要求」時的男性氣質實踐……157
- 7.2 拒絕出街時的男性氣質實踐……159

7.3 言語背後的權力與男性氣質實踐……161

## 第8章 感情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168

8.1 戀愛情境符號的引入……168

8.2 發展感情，誰受益？……170

8.3 感情的性質……174

8.4 深刻感情的建立意味著關係性質的改變……178

## 第三部分 對比分析

### 第9章 地理差異與身體實踐……184

9.1 地理差異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184

9.1.1 「老家」與深圳

9.1.2 深圳與北京

9.1.3 臺北與深圳

9.2 男性氣質實踐與身體實踐……197

### 第10章 性產業同伴情境中男性氣質的實踐……203

10.1 男公關聊天中的男性氣質實踐……203

10.2 男公關內部的「階級」差異……209

10.3 男公關間的合作與妥協……212

### 第11章 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216

11.1 「玩」與「被玩」……216

11.2 男公關花錢找小姐時的男性氣質實踐……218

11.3 與小姐免費性關係中的男性氣質實踐……219

11.4 揚揚的雙重標準及其男性氣質實踐……222

11.5 不同權力關係對小毛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225

11.6 對戀愛情境符號的解構……227

### 第12章 相同行為對男性氣質實踐的不同建構……230

12.1 菸……230

12.2 酒……232

12.3 毒品……236

12.4 身體改造……240

### 第13章 其他對比視角……247

- 13.1 男女性工作者的比較……247
- 13.2 「男性伴」：一個參照人群……249

## 第四部分 結論

### 第14章 總結與思考……258

- 14.1 本研究成果的總結……259
  - 14.1.1 從縱橫兩個維度，考察男性氣質實踐的建構
  - 14.1.2 提出男性氣質實踐的十字軸，進行動態的研究
  - 14.1.3 差異性分析及其它分析視角
- 14.2 幾個需要澄清的問題……269
  - 14.2.1 男性性工作者是「普通人」嗎？
  - 14.2.2 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區別在哪裡？
- 14.3 進一步研究的方向……271

### 參考文獻……274

附錄1：主要資訊提供者基本情況一覽表……280

附錄2：博士論文原英文摘要……282

## 下編 社區考察筆記

- 阿紹的生命史故事……289
- 阿強的生命史故事……302
- 阿京的生命史故事……309
- 阿起的生命史故事……320
- 飛飛的生命史故事……325
- 揚揚的生命史故事……339
- 小邱的生命史故事……350
- 小付的生命史故事……360
- 阿莊的自述……366
- 大牛的分情境表述……371
- 小毛的故事……378
- 阿雲的自述……387
- 北京社區考察日記一則……392

後記……399

上編

男性性工作者

男性氣質實踐的質性研究





# 第一部分

## 研究的準備與進行

# 第1章

## 導論

### 1.1 問題提出

西方對男性氣質的研究開始於1930、1940年代，真正具有社會學理論意義的男性氣質研究則始於1980年代，如今已經成為社會性別研究中的重要理論之一。

男性氣質，相對應的英文詞是Masculinities，漢語中有不同的譯法。中國大陸最流行的譯法為「男性氣質」（康奈爾，2003）；在臺灣，曾有學者使用「陽剛之氣」這一譯法（高穎超，2006），但以「陽剛」定義男性氣質，違背了我們要論述的男性氣質多樣性的特徵；此外還有「男性特質」的譯法（譚兢嫦、信春鷹，1995: 199），但「特質」具有「獨特」、「特定」的涵義，有普遍化、本質化的傾向，也違背了男性氣質的多樣性、實踐性。還有學者譯為「男性氣概」（肯尼斯·克拉特鮑，2003）。筆者自己也曾長期主張應該譯為「男性氣概」，認為如果譯為「男性氣質」容易與心理學的「氣質」相混淆，而且漢語中素有「男子漢氣概」的說法，易於被漢語的使用者所理解（方剛，2008: 3）。問題是，當我們使用「男性氣概」的時候，似乎仍然在強調「男子漢」這樣一種性別模式，強調「陽剛」，同樣有違我們要講的性別氣質的多樣性，最終我還是決定使用男性氣質這一譯法。畢竟，相對應的「女性氣質」（Femininity）這一譯法已經廣為學術界接受，更容易放在一起比較談論而不會產生誤

讀。

本研究使用Masculinities的複數形式，是因為筆者認為男性氣質是多樣的，不同文化、種族、階層男性的Masculinities是不同的，雖然早期的男性氣質理論並不認同這一點。

按性角色理論的看法，男性氣質（Masculinities）是男性的性別特質或特徵，是男性所具有的普遍的、本質的性別屬性；但是支配性男性氣質（Hegemonic Masculinity）這一概念提出後，有關男性氣質多樣性的理論則認為男性氣質只是男性在性別關係中的實踐，是一種多樣的、無法進行狹隘定義的性別實踐的過程。男性氣質研究專家康奈爾指出：「如果『男性氣質』（Masculinities）能夠簡明定義的話，那麼它既是在性別關係中的位置，又是男性和女性通過實踐以確定這種位置的實踐活動，以及這些實踐活動在身體的經驗、個性和文化中產生的影響」（康奈爾，2003: 97）。

康奈爾的男性氣質四分法研究影響深廣，然而這個研究模式具有結構主義的傾向，使得男性氣質研究基本上仍屬於一種靜態的研究。此外，西方學者較多強調生命史不同階段男性氣質實踐的差異，而缺少對生命史同一階段不同情境、甚至同一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研究。也就是說，缺少一個縱橫交織的立體視角。這些本研究均提出了挑戰。

男性研究是在女性研究的推動下活躍起來的，女性主義的社會性別理論可以說是多樣性男性氣質研究的理論基石（方剛，2005: 3-4）。目前西方的男性氣質研究已經影響到社會學幾乎所有的分支學科，但中國社會學界對男性氣質的研究仍然處於空白狀態。本研究希望可以填補這一空白，為中國的社會性別研究開啟新的空間。

本研究主要探討：多樣的男性氣質在實踐中是如何建構的，不同情境與符號中的男性氣質建構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這些因

素如何發揮作用，它們彼此之間又是怎樣的關係。為了探討這一理論問題，本研究選擇男性性工作者作為研究對象。因為在關於男性氣質的性角色理論論述中，甚至在一般民眾的觀念中，男性一直被認為在性關係中是主動的、支配的、購買性服務的。而出售性服務給女性的男性性工作者，在一般人的想像中或在表面上看來，在和女客人的性關係中是被動的、被支配的、被購買的。男性角色的這種顛倒，對傳統的男性氣質概念提出了顛覆，顯示了男性氣質的多樣性。對此，後文還將詳細闡述。對這種挑戰與顛覆的研究，可以成為我們分析男性氣質建構的一個關鍵點。因此，本研究屬於基於目的性抽樣基礎上的質性研究，希望通過對男性性工作者在生命史不同階段、不同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考察，來回答關於男性氣質的理論問題。

本研究實際上在對「性／別」的研究。中文語彙中，「性」(sex)與「性別」(gender)有著不同的含義，前者強調性慾，而後者強調社會性別角色的差異，似乎二者是可以徹底分割開討論的。在學術界也是一樣，當前中國大陸學術界的一個普遍現象是：研究「性」的學者極少涉及「性別」，而研究「性別」的學者也普遍迴避「性」。本研究，則將性與性別置於一個不可分割的研究視域中。「性／別」這一用法來自於臺灣的學者何春蕤，她曾這樣論述：「我們重視情慾的各種差異（性的『別』），性別中的情慾差異（性別中的『性』別），以及性與性別、階級、年齡、種族、身體等社會差異之間的關係。」（何春蕤，2001: i）

## 1.2 文獻綜述

如前所述，本研究是對於「性／別」的研究，將性（性工作）與性別（男性氣質）結合起來分析。所以，在梳理以往理論的時候，將男性氣質對性的研究也一併列入。而本研究採取目的

性抽樣的方法，選取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氣質進行具體分析，可惜關於這一人群以往的學術研究非常稀少。

### 1.2.1 男性氣質的性角色理論

1920、1930年代，因為工業革命的發展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男性氣質研究開始在西方出現。工業革命使家庭中的勞動力走向社會，男女的勞動分工差異加大，男人成為家庭的主要養護者；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男性的勇敢和強壯的身體也提出更高要求，正是這些促成了最早的男性氣質研究，即下面所討論的性角色理論的男性氣質研究。

性角色理論（Sex role theory）從1930年代直到1980年代一直是統治男性氣質研究領域的主流理論，它的核心就在於對男女不同角色的強調。

性角色理論主張，作為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就意味著扮演人們對某一性別的一整套期望，即性角色。任何文化背景下都有兩種性角色：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性角色理論區分了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不同，與男性聯繫在一起的是技術熟練、進取心、主動、競爭力、抽象認知等等；而與女性氣質聯繫在一起的，是自然感情、親和力、被動等等。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很容易被解釋為內化的性角色，它們是社會習得或社會化的產物。這一理論強調社會塑造男性或女性，與他們的生理性別相結合（Brannon, 1976）。

有些學者研究天生的生理差別對兩性社會行為有不同的影響，認為男性氣質更為進取、競爭、好鬥、暴力，是由生理決定的。此種生物決定論習慣於將對低等動物的研究中發現的規律推論到人的身上，同時也非常容易導致種族主義，這些都受到了批評。事實上，並沒有證據顯示某種生理差別必然會導致某種社會行為；調查顯示，不同文化中的男性氣質是不同的，男人並不因

為都長有陰莖便有相同的男性氣質（Kimmel & Messner, 2004: xi-xii）。

Terman 和 Miles 提出，不同的性別有其心理標準，體現為不同的行為、態度、特性和興趣。但並不是說每個人都會符合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的標準，因此也會有「女性氣質男人」（The effeminate man）和「男性氣質女人」（The masculine woman），對於偏離則應該進行矯正。他們提出了一個「男性氣質—女性氣質」（Masculinity-Femininity）的量表，以測量每個人處於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的哪一個點上（Terman, Miles, 1936）。1930、1940 年代，各種測量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量表都被製造出來，其理論基礎並沒有大的變化，都集中在考察主體的氣質為何「不符合標準」。這些研究為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定出了對立的兩個僵化標準，簡單地認為不符合標準的人是有心理問題、需要治療的，而本書的研究將揭示男性氣質具有多種多樣表現的正當性，沒有也不會有固定的標準，更是不可能通過「治療」來「統一」的。

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量表研究的另一個局限是，它們完全忽視了社會文化的影響因素。20世紀中期，社會學中功能主義的 Parsons（帕森斯）批判了心理學研究男性氣質的方法，他發展出一個分析男性氣質的綜合框架，這個框架包括：社會學中的社會化過程、心理學對個人成長過程的精神分析、家庭中內在的形式互動、勞動力的性別分工（Parsons, 1964）。但是，Parsons 僅是在性角色理論的框架中加入了社會學的分析視角而沒有對性角色理論本身進行否定。1980年代，批評性角色理論的聲音更加強大，Pleck 認為性角色是有彈性和歷史特性的，不是僵死的。他認為性角色理論不能表現男人的經驗（Pleck, 1981）。

在筆者看來，性角色理論的根基來自於男女生理的差異。性角色被鑄造在一個僵死的容器裏，男人和女人被要求依據他們的生理性別進入這個容器，而不管他們在行為或態度上多麼不適合

這個容器。這種理論不具有文化普遍性，因此不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變化，也不能幫助我們理解個人如何針對性別期望的設定來調整他們的角色。性角色理論忽視了個人對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定義與再生產，同時這個理論很少談男女間的權力，它的框架掩蓋了權力和物質的不平等。

在性領域裏，性角色理論定義的男性氣質為：

1. 不像女人。男人必須在任何表現上都遠離女人，不能像女人那樣重情感、被動。對男同性戀的恐懼也使男性需要建構這種男性氣質。
2. 追求成功。包括事業的成功，也包括性能力上的成功，這二者對男人同樣重要。
3. 擁有自信。在性上，男人應該強硬、自信、自我依賴，不對他們自己的性能力有任何懷疑。
4. 主動的性。在和女人的性關係中占據主動和上風，具有膽量、強力，有暴力傾向（Brannon, 1976）。

Ken Plummer認為，直到性角色理論被解構之前，男性氣質在性上的表現，一直被解讀為應該是充滿權力的、強烈的、受自然本能驅使的、難以控制的、陰莖中心的、只為了滿足生理機能的等等。男人與女人不同的性表現便是強姦、購買性服務、鼓勵性崇拜、性暴力。男人比女人更常是性的消費者，嫖娼亦是體現男性氣質的一種方式。對男性氣質的強調，突出了男人在性上強調陰莖中心的特點：陰莖對男人而言非常重要，男人用它來建構男性氣質（Plummer, 2005: 178-195）。

按著這個理論，男性性工作者的存在便完全無法被解釋，或者是需要加以「治療」的。比如他們出售而不是購買性服務，他們在和女客人的關係中是被消費者而不是消費者，是「被嫖」而非「嫖」，在性行為中並不堅持通過陰莖中心來建構男性氣質等等。男性性工作者在性產業從業中的諸多男性氣質實踐，說明了

性角色理論這個容器裝不下男性氣質，男性氣質具有多樣性。而本研究將分析這種多樣性是如何實踐出來的。

### 1.2.2 男性氣質的多樣性與性的多樣性

有學者認為，直到「支配性男性氣質」(Hegemonic Masculinity) 這一概念被提出，真正的社會學意義上的男性氣質研究才開始出現 (Connell & Messerschmidt, 2005)。本文將Hegemonic Masculinity譯作支配性男性氣質，是採用康奈爾《男性氣質》中文簡體字版的譯法，也有學者譯作霸權主義男性氣質、「王道陽剛氣質」(高穎超，2006)等。

支配性男性氣質的概念是在1982年發表的一篇對澳大利亞高中的田野調查報告中首次提出的。Kessler等人在這項研究中揭示，影響男性氣質的因素可分為許多種層次，包括性傾向的、階級的、種族的等等，它們共同參與了男性氣質的建構。因此，男性氣質是多樣的，而不是單一的；性角色理論所定義的單一的男性氣質，實際上是一種「支配性男性氣質」，而除了「支配性男性氣質」之外，還有各種各樣的男性氣質 (Kessler, Ashenden, Connell, & Dowsett, 1982)。

對支配性男性氣質這一概念的使用，意味著承認了男性氣質是有許多種的。此前性角色理論定義的男性氣質，實際上是依據歐美的、白種人的、中年的、中產階級的、異性戀的男人來定義的；男性氣質研究應該給予工人階級的、有色人種的、同性戀的、年輕或年老男人間的差異足夠的重視。男性氣質不是單一的，而是需要檢驗的，不同的男人建構了不同的男性氣質。社會建構的機制與過程進入了男性氣質研究的視野。

在性與男性氣質的研究中，性不再被認為是只由生理性別決定，它不再是單純的生理問題。人類的性與歷史、文化、政治與道德、親密關係等等聯繫在一起，而且一直是開放的，處於變化



中的。性同樣與階級、性傾向、年齡、家庭結構、信仰、受教育程度、經濟狀況、社交群體等等都有關係。對性的理解，只能在一個人的具體關係中進行。

Plummer指出，強調男人的性的這種多樣化，並不是否定支配性男性氣質所定義的支配性的性的存在。它確實存在，而且非常常見，但是，它不是唯一的。關注支配性的性是對的，但同時不能忽視男人對這種支配性的性同樣可以進行抵制與轉換。男人的性是社會行動的產物，性是和社會實踐結合在一起的，並不只是內在動力。支配性可提供一種理想模式，但不是自然產生的，而是在實踐中建構的。性不是男人的簡單財產，不存在於社會真空中，而是和社會一起流動，在人類的相互影響中建構的（Plummer, 2005）。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本研究將男性性工作者置於不同的情境中進行考察，以揭示其性領域的男性氣質實踐在具體關係中的主體建構過程。

支配性男性氣質理論關於性的這些定義，與中國學者潘綏銘等人稱之為「主體建構論」的性學理論是相一致的。按著這一學派對Sexuality（性）的理解：「Sexuality是主體感受的。無論生物學給出什麼樣的定義，彌散式的Sexuality只能存在於主體對它的具體感受之中，或者說，只有確實被某個人所感受到的那些東西才足以構成他（她）的Sexuality；Sexuality是被主體所標定的。它不僅僅是一種『可測定的客觀存在』（例如人們通常所關心的『性行為』與『性關係』）；更是一種主體（人們自己）依據自己的感受、認知與自我回應，對於『性』（Sex）所做出的種種標定、解釋與評價，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種種『日常生活實踐』，例如選擇、策略、路徑等等。Sexuality是一個持續可變的過程，它的變化更多來自於主體的日常生活實踐。Sexuality的意義來源於主體和情境（Context）的互構。Sexuality的意義既不來源於『天生的自然本能』，也不是『歷史決定』或者『環境決

定』的被動產物。它是主體能動性與這些『外來物』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黃盈盈、潘綏銘，2006）。

男性氣質理論與性研究的理論在這裏找到了交融點。男性氣質和性一樣，都是主體化的、被建構的、情境化的、可變的。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男性性工作者的職業實踐，使其至少在表面上與性角色理論關於男性氣質在性領域的表現是完全倒置的，即他們在與女客人的性關係中是從屬的、被支配的、被動的、被購買性服務的。這種與性角色理論定義的男人的性的鮮明對比，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分析物件，即男性氣質是如何在具體的情境中建構的。

### 1.2.3 康奈爾對男性氣質的分析

男性氣質研究的集大成者是康奈爾（R.W. Connell）。康奈爾首先是一位女性主義學者，他的男性研究是基於女性主義的社會性別理論基礎上進行的研究。但是，康奈爾的理論仍然有許多可以批評之處，本研究便是基於對康奈爾理論的借鑒和批評而提出自己的理論。

### 男性氣質實踐的分析單位

康奈爾認為，男性氣質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實踐中建構出來的。「性別的常識性知識絕不是恆定的，而是在不斷變化的實踐中的理性認識，通過這些實踐，性別就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或『完成了』」（康奈爾，2003: 7）。

康奈爾通過下述三個分析單位來考察男性氣質在其中實踐的機制：

1. 個人的生活經歷：康奈爾採取的方法是進行生命史研究，其中又特別加入了對身體實踐的研究。
2. 符號實踐：即話語、意識形態以及文化的一面，這種符號

實踐活動可能比任何個人的生活都延續得長久；

3. 性別建構的場所：即國家、工作場所和學校等機構（康奈爾，2003: 99）。

筆者認為，以康奈爾的「場所」作為分析單位，過於龐大，失之於不夠具體。同一場所中可能會出現完全不同的符號，因此主張對更為具體的「情境」進行分析。本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採納了康奈爾的上述三個分析單位，對資訊提供者（對本研究中「研究對象」的一種平等的稱謂）進行生命史的考察，同時將符號與場所的分析相結合，以具體的「情境」代替「場所」，提出不同情境中的不同符號下，會實踐出不同的男性氣質。

此外，康奈爾非常強調身體在男性氣質實踐中的作用，還提出了「集體維度」的概念。本研究後面的分析中也將有所涉及。

### 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中建構的男性氣質

康奈爾認為，「男性氣質不是一個孤立的客體而是一個大結構的一部分」（康奈爾，2003: 91），男性氣質在這個大結構中實踐。

康奈爾提出，相互影響的社會層面構成了社會的性別秩序，即遍布全社會的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之間的關係模式，這涉及權力關係、經濟關係、情感關係。康奈爾不僅用三重關係分析男性氣質的實踐，同樣用它來分析女性氣質的建構。

權力關係指社會上「女性的整體從屬地位和男性的統治」（康奈爾，2003: 101）。安東尼·吉登斯對此的解釋是：「權力是通過機構、國家、軍隊和家庭生活中的諸如權威、暴力和意識形態等社會關係起作用的」（安東尼·吉登斯，2003: 150）。

經濟關係更多指在兩種社會性別之間存在著一種勞動分工，而這種分工又是與謀取利益的過程聯繫在一起的，通過性別的勞動分工，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可避免的是一個積累性別差異的過

程。結果就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控制著主要的公司和大筆的財產（康奈爾，2003: 101-102）。

情感關係指社會成員之間傾注的欲望、渴求與情感，吉登斯對康奈爾提出的情感關係的解釋是：「指私密、情感和個人生活中的動力學，包括婚姻、性行為和孩子養育」（安東尼·吉登斯，2003: 150），馬爾科姆·沃特斯也有進一步闡釋：「異性戀的正常結構模式是，婦女以一種不同於男人的方式，成為慾望的對象，就此具有了性別」（馬爾科姆·沃特斯，2000: 297）。

男性氣質是在上述三重關係下，在實踐中建構起來的。建構強調的是動態的狀態，是相互作用，而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決定作用。

吉登斯這樣評價康奈爾：「他的理論在社會學界特別有影響，因為他把父權制和男性氣質概念結合為一個性別關係的綜合理論。在康奈爾看來，男性氣質是性別秩序的重要部分，不能與性別秩序或者和與之相伴的女性氣質分開理解」（安東尼·吉登斯，2003: 149）。

作為一位社會性別理論家，康奈爾是在父權社會的體制中思考三重關係的。就整個社會而言，男性在三重關係中居於優勢、支配的地位，而女性則處於弱勢、服從的地位。康奈爾的這一論述無疑是切實的，但是，他並未分析具體情境與關係中私人間的三重關係。在具體的情境中，男女雙方私人間的優勢與弱勢、支配與服從關係，可能和整個社會層次上的關係是不一致的。

筆者在本研究中發現，在具體的人際交往中，特別是男性性工作者與女客人間在上述三重關係中的位置和整個社會層次上三重關係的位置是不同的，筆者稱之為私人關係中的三重關係。這種個人與社會整體的差異，正是分析男性氣質實踐能動性的一個關鍵點。

另外，三重關係彼此之間存在交叉之處，這也是我們在分析

的時候需要注意到的。本研究在具體分析過程中均將有所展開。

## 對不同男性氣質的描述

康奈爾將實踐中建構起來的男性氣質，分為四種類型：支配性、從屬性、共謀性、邊緣性。這些均是男性氣質的不同表達方式，而這些方式間存在著等級，它們共同建構著現代西方性別秩序中主流男性氣質模式的種種實踐和關係。

**支配性：**支配性男性氣質被認為是男性氣質的「理想類型」。一個集團可以憑藉支配性男性氣質來宣告和擁有社會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具有男性氣質就具有了權力，當文化的理想與組織機構的權力達成一致時，支配性才能建立起來。這種權力可能是個人性的，也可能是集體性的，商界、軍隊、政府高層提供了獲得這種權力的樣板。

**從屬性：**支配性與整個社會的主導文化有關，在這個總框架中，存在著不同男性群體之間的具體的統治與從屬的性別關係。男性中也有性別等級，同性戀就處於最底層，其處境類似於女性。一些異性戀男人也被從合法性的男性氣質圈中驅逐，處於從屬的地位，如貧窮者。

**共謀性：**能夠從各方面嚴格實踐支配性男性氣質的男性是相當少的，但大多數男人從支配性中得到好處，這是男人們普遍從女性的整體依附中獲得的。某些人一方面謀取權力的利益，一方面又避開父權制推行者所經歷的風險，在婚姻、父親職責以及社區生活等方面經常要與女人做出廣泛的妥協，而不是赤裸裸的統治或者說一不二，這類人就在實踐共謀性男性氣質。

**邊緣性：**邊緣性是性別與其他結構如階級和種族的相互作用，發展出的男性氣質之間的進一步關係。占統治地位的男性氣質與從屬階級或種族集團的邊緣性男性氣質之間存在關係，比如，黑人男子具有從屬性男性氣質，而富有的黑人明星則顯示邊

緣性男性氣質（康奈爾，2003: 104-111）。康奈爾曾說：「……支配性男性氣質和邊緣性男性氣質不是固定的性格類型，而是在變化的關係結構中特殊情形下產生的性別實踐的形構。任何有價值的男性氣質理論都必須對這種變化的過程給出說明」（康奈爾，2003: 111）。

對康奈爾男性氣質四分法的批評非常多。Martin指出，支配性男性氣質的概念導致了一系列不一致的運用，有時候這個概念指的是男性氣質的固定類型，有時候指的是在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占統治地位的男性氣質（Martin, 1998）。Wetherell 和Edley也指出這個概念沒有特別點明在實際中符合支配性男性氣質的特徵（Wetherell & Edley, 1999）。

在筆者看來，康奈爾具有矛盾性。當康奈爾強調男性氣質是在實踐中建構的、男性氣質是多樣的這些觀點的時候，我們看到了他後現代主義的一面；但是，當康奈爾將男性氣質分為支配性、從屬性、邊緣性、共謀性的時候，無論他自己怎樣強調這些均不是僵死的類型，但我們看到的仍然是其結構主義的特徵。

康奈爾描述的四種男性氣質的關係中，支配性與從屬性是男性氣質的兩極，邊緣性與共謀性則是處於兩極的中間位置。如果我們把康奈爾的四分法理解為一種絕對的分類，那麼它顯然無法窮盡男性氣質的所有可能。如果我們確實承認男性氣質是一種實踐，那麼，它就註定是更多樣的，有多少種實踐的可能，就有多少種男性氣質，是無法事先分類的。但在筆者的理解中，康奈爾的四分法更準確地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理想類型，或者是發展趨勢，這樣就對我們很有啟發性了，而且也給我們提供了擴展的空間。在此項針對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中，筆者便清楚地認識到，無法簡單地將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氣質歸入任何一種類型，甚至無法將某一情境下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氣質歸入任何一種類型。因此，筆者試圖發展出自己對多樣男性氣質的描述。



筆者認為，康奈爾對支配性與從屬性的提法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男性氣質的理想類型，它們分別處於男性氣質的兩端。但是，與其將支配與從屬視作男性氣質的兩種類型，不如將其視作男性氣質的兩種趨勢。趨勢不同於類型之處在於，它提供的是一種可能的發展方向，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並不是一種可以歸於其中的靜態的分類。某一男性氣質的實踐可能在某一時刻受到某種趨勢的影響較多，比如我們可以說某人在實踐中表現出了較多的男性氣質的支配趨勢，卻不可以說它是支配性的男性氣質。因為個人的男性氣質往往在不同場域以及與不同人互動時有著不同的實踐，所以只能是趨勢而非類型。

當我們從一種男性氣質的具體實踐中看到如下特點，我們便可以說它體現出男性氣質的支配趨勢：主動的、競爭的、擁有權力的、控制的、主宰的等等；相對而言，男性氣質的從屬趨勢則具有如下的特點：被動的、服從的、沒有權力的、可以被控制和被決定的等等。更多的時候，具體的男性氣質實踐是在支配趨勢與從屬趨勢之間建構的，是一個流動的過程。筆者將支配與從屬難分伯仲的中間狀態，稱之為關係均衡趨勢。

但筆者並不滿足於這一組三種趨勢的提出，因此又結合對中國本土男性氣質研究的分析，提出了男性氣質的剛性趨勢、柔性趨勢、剛柔相濟趨勢。對此，後面將具體論及。

#### 1.2.4 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互動、內在支配性及地理差異

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男性氣質理論繼續在批評與爭議中發展，其主流可以稱之為男性氣質的社會建構理論。Michael S. Kimmel和Michael A. Messner總結了這一理論，認為其中三個重要的部分便是：社會建構觀、多樣觀和生命史觀（Kimmel & Messner, 2004: xv-xvii）。

男性氣質研究已經普遍拋棄了性角色理論的視角，而認同於

男性氣質的多樣性，但非常多的研究仍然把男性和女性的經驗對立起來，男性氣質研究總是傾向於人為地預設兩性間各自分離的空間，不把女性看作分析的相關因素，僅僅是通過對男性和男性之間關係的考察來分析男性（Connell & Messerschmidt, 2005: 846-848）。

筆者認為，社會性別總是相關的，男性氣質是在與女性氣質的相互關係中確定的。女性在男性氣質的實踐過程中常常具有重要作用——作為母親、同學、女朋友、性夥伴、妻子、女性勞動力等等。所以，在本項研究中，筆者一直將女性氣質對男性氣質的影響列入分析視野，考察女性氣質與男性氣質之間的互動。

Demetriou在批評康奈爾男性氣質四種類型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男性氣質二分法。他將支配性男性氣質做二種劃分，有外在支配（External Hegemony）與內在支配（Internal Hegemony）兩種支配。外在的支配性是使男性優越於女性的社會制度，內在的支配性是使一群男性優越於其他男性的社會優勢。Demetriou認為，這兩種支配性在以前的理論中是不清楚的，也沒有明確說明。外在的支配造就了男性氣質整體的支配性，而內在的支配造就了男性菁英階層的男性氣質（Demetriou, 2001）。

在筆者看來，即使在同一職業的男性當中，也存在著等級的差別，而這種差別使得他們在相同情境中實踐出來的男性氣質也是有差異的。本研究中，筆者便分析了「高等級」的男性性工作者對其他男性性工作者的「內在支配」，以及這對他們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

隨著全球化的普及，跨國界舞臺對男性氣質的重要性不斷被論及。因此，地理差異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分析近年來也受到重視，男性氣質研究的不同地理層次被提了出來：

1. 地方層次：在面對面互動情景中建構的男性氣質，如家庭、工作場所以及最親近的社區。



2. 地區層次：在文化和國家層次上建構的男性氣質。

3. 全球層次：具有跨地區的、全球性特點的男性氣質，可以通過國際商業和傳媒相互影響的（Connell & Messerschmidt, 2005: 849-850）。

全球化對非西方國家男性氣質的影響更受到注意。西方的男性氣質，通過殖民經濟、全球市場、跨國公司、勞力輸出、跨國際媒體等等，對非西方國家施加深刻影響。在地區層次上看，經濟重建的過程、遠距離移民、發展議題引起的變動對男性氣質的影響，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全球化進程中的影響（Connell, 2005; Morrell & Swart, 2005）。加入全球經濟與全球文化，必然改變本國的性別現狀，也導致重構男性氣質。在這一過程中，不單是男性氣質被重構，女性氣質也同樣被重構（Connell, 2005: 71-89）。

但在筆者看來，假設一個從全球到地區、再到地方的關於權力與權威的簡單等級容易產生誤導，使得全球性的決定力常被高估，而對它的抵制，以及我們可以稱之為地區層次對男性氣質建構的影響力，很容易被忽視。而且一些有限的對男性氣質的全球層次的研究，也沒有顯示出它具有超越地區層次和地方層次男性氣質的能力（Connell, 2005; Hooper, 2001）。

因此，本研究將充分考慮「全球層次」、「地區層次」與「地方層次」三者間的關係，立足於中國本土，考察男性氣質的建構過程。全球層次的男性氣質對地區與地方層次肯定存在著影響，但哪一種影響更大，而且這影響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均是需要考察的。

### 1.2.5 中國的男性氣質研究與「剛／柔趨勢」

中國大陸已有的男性氣質研究文獻主要是哲學界和文學界的研究。它們的特點是，沒有與當代西方男性氣質理論相結合，主

要集中於對中國文化中男性氣質表現的分析，以及這種男性氣質的文化與哲學基礎。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些研究不具備社會學意義，更無法與「支配性男性氣質」概念提出後的西方男性氣質理論進行對話。但是，其中對中國男性氣質「柔化」的分析，對於本項研究具有啟發性，筆者視之為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男性氣質的實踐。

楊雨指出，中國傳統社會獨特的社會文化和社會心理結構導致了兩性的社會性別刻板印象的同化——「柔化」。士大夫性格的「柔化」明顯地體現在中國古代文化「溫柔敦厚」氣質的形成上（楊雨，2004）。對於這種「獨特的社會文化與社會心理結構」，李修建曾針對魏晉時代主流的男性氣質加以論述。他認為，魏晉士人身處亂世，社會混濁不堪，在某種程度上使其氣質偏向陰柔的一面。老莊的隱逸思想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並衍生出魏晉玄學，而魏晉玄學又使得魏晉人士格外關注個體自我，特別是身體形象。那個時代崇尚「清」的審美觀，推崇「膚清」、「神清」，表徵為瘦、白。士人的榜樣作用，最終促成了中國社會乃至文化中的「柔」的男性氣質（李修建，2007）。

範揚也討論了「陽剛之氣」在中國「隳沉」的原因。他認為，魏晉時「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世風日下，由『陽剛』轉向『靜穆』，縱酒不與世事，每日高談闊論，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男子有人及時行樂，塗脂抹粉；有人隱身避世，放蕩不羈」。而到了明清，「時風染上纖細、繁縟、富麗、俗豔、矯揉做作，雖百般精細而不厭膩」（範揚，1988: 4-6）。

範揚指出，中國人所能奉行的最高準則並不僅僅是陽剛。法家主張入世，老莊哲學帶有厭世和消極色彩，《易經》強調「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構成了中國男子社會心理定勢，也形成民族男性氣質的主體（範揚，1988: 139）。中國文化下頌揚的兩性和諧模式，也不只是英

雄美人，而是才子佳人。貌似美女的男子如宋玉、潘安，也是被文化所欣賞的。

林驊、方剛則直接稱《紅樓夢》男主人公賈寶玉具有女性氣質，是一位「男性解放主義者」（林驊、方剛，2002）。聶春豔指出，清代小說中男性主體的退化，來自於清代政治、文化的專制造成的人文心態和性格的扭曲。軍事征服與思想鎮壓使得「男性陽剛之氣」退化，「而多了一種察言觀色委曲求全的品格、惟命是從柔順軟弱的個性」（聶春豔，2004）。

也有學者對中國男性氣質的「柔性」使用另外的稱謂。Futoshi Taga的一項研究提出，東亞性別關係與西方有很大不同，男性氣質圍繞文武建立。前者是精神的或文化的，後者是生理的及肉體的。在中國文化中，文強於武，學者和官員高於士兵。而在西方文化中，這是相反的（Taga, 2005）。臺灣青年學者高穎超也在研究中提出了中國男性氣質具有文武分類的論述（高穎超，2006）。

筆者認為，將中國男性氣質以文武分類，難以明確彰顯其特點，還是「剛／柔」更能準確地與中國古代哲學中的思想及男性氣質的建構相契合。因此，筆者在此提出男性氣質的剛性趨勢與柔性趨勢這一描述，與筆者在分析康奈爾的理論時提出的男性氣質的支配趨勢及從屬趨勢形成呼應。如果說支配與從屬體現的是一種關係，是男性氣質具有等級性的兩種趨勢，那麼剛性與柔性則是個人在男性氣質實踐中體現出來的行事風格、外表氣質、個性特點等。剛性趨勢具有粗獷、強硬、倔強、粗糙的特點，而柔性趨勢具有溫柔、和諧、細膩的特點，筆者又將兼具二者的屬性、難分伯仲的男性氣質實踐稱之為剛柔相濟趨勢。

剛性、柔性是中國男性氣質的兩個理想類型，大多數的男性氣質實踐同樣是在這兩個理想類型之間的一個變動的點。這樣，我們便獲得了西方與東方各自的兩個理想類型，從而得以進一步

發展出一個「男性氣質實踐的十字軸」。我們將在第二章具體展示和討論這個十字軸，而本章主要用於完成文獻的梳理。在對男性氣質研究文獻梳理之後，我們需要再梳理一下關於本研究的對象——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文獻。

### 1.2.6 男性性工作者及其研究

此研究考察的男性性工作者，為以女性為顧客的男性性工作者，它作為一個行業，在西方的歷史也非常短。市場由需求決定，有學者對購買男性性服務的女性顧客缺少的的原因做了如下歸納：

1. 女人被社會化為喜歡年長的、成功的、比她們更有經濟實力的男人。女性自己在兩性關係中處於主宰的、控制的地位，與女人們所受的性腳本的塑造相違背。

2. 既使在當代社會，女人也不是性關係中的主動者，她們更接受「女人被追求，男人去追求」的模式。

3. 女人和男人對性機會的反應不同，對男人來講，多性機會對於保持他們的自我評價是非常重要的，而對女人卻沒有這樣的重要。所以在親密關係中，男人外出獵豔，要一夜情，他們更沉湎於性關係，而女人則更看重感情關係。

4. 為女性提供性服務的男性性工作者的缺少，也反映出歷史上，女人一直缺少權力、金錢，以及其他社會支持系統（Adie, Robinson, 1994: 43）。

在筆者看來，前三點講的都是女性氣質對女人行為的建構，這種女性氣質屬於性角色理論定義的女性氣質。後一點講的是女性在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中的弱勢處境，這種弱勢處境又影響著她們女性氣質的實踐。

但到了20世紀，男性性工作者作為一個行業開始出現。在美國，有學者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濟迅速發展，婦女受教育

程度與經濟地位提升，使得購買男性性服務的女人多了起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婦女運動更促成女性地位的提升及男性性工作者的增加（Taylor, 1994: 10-13）。在歐洲，兩次女性解放運動，以及20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男性社會性別角色的解放運動的影響，也被看作是男性性工作者作為一個行業出現的重要原因（Adie, Robinson, 1994: 54-99）。而一些不發達國家男性性工作者的出現，則是被發達國家女性遊客的到來帶動的（Ratnapala, 1999）。在筆者看來，這些研究未闡明的背後寓意是：女性在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中位置的變化，促成了女性氣質的變化，進而對男性氣質的實踐構成影響。與我們前面提及的男性氣質是在與女性氣質的互動中建構的觀點相呼應。

直到今天，對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仍然非常罕見，而且沒有關於男性性工作者之男性氣質的專門論述，只是部分內容涉及了男性氣質問題。Lawrenson認為男性性工作者必須犧牲自己的男性氣質。他分析說，因為現代女性在購買男性性服務的關係中尋找優越感，而一個擁有強壯身體與個性的男人無法讓女人覺得自己有優越感，所以這些女人不喜歡強壯的男性性工作者。他進一步認為，職業的男性性工作者「沒有規則，沒有教條，他們只是想贏，想尋找到有效的技巧，令女伴滿意」，因此他們必須壓抑自己的男性氣質（Lawrenson, 1983）。

在筆者看來，Lawrenson仍然是在「支配性男性氣質」的概念上使用男性氣質一詞，他一直在重複優越與低級的概念。因此，這一論述的背後，實際上潛在著對「男支配女」的傳統權力關係的簡單顛倒。所以，他的這些分析也非常片面，本研究後面所呈現的分析將證明他的論斷錯誤。

與之不同，Nelson則認為，男性為女性提供性服務並不必然挑戰傳統的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不能簡單地認為這些女人就是一個背叛傳統女性氣質的群體，許多時候，受訪者格外強調對

傳統女性氣質的維護，甚至尊崇這種氣質。我們訪問的男性性工作者，仍然與傳統男性氣質的許多元素緊密結合在一起。他們所做的，只是通過精打細算的出價，通過不傳統的方法去獲得傳統的利益。他們並沒有改變傳統的男性氣質，而只是在傳統上變了一下花樣。受訪者絕大多數沒有顯示出對傳統社會性別角色的鬥爭，他們的行為時常表現出兩面派。他們對傳統男性氣質和社會性別角色的挑戰，也只是表面上的，而不是事實上的」（Adie, Robinson, 1994: 38-43）。在筆者看來，Nelson的論述從另一個角度捍衛著性角色理論下的支配性男性氣質，他實質上沒有承認多樣男性氣質的存在，而認為不符合支配性男性氣質的行為只是一種策略性的「表演」。而筆者的研究將說明，所謂的「兩面派」是不同符號下男性氣質的實踐。

中國大陸學者關於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只有兩、三篇短文，但都扯到了「女權（女性）主義」。

有學者指出，面首是「中國古代男妓的特定形式」（史楠，1999: 9）。史楠對男寵的歷史進行了梳理，並從性別角度有所論述：「寵養男娼的女人，一般都是一些鄙視夫權世界、強橫荒淫之輩」（史楠，1999: 2）。「這既是對封建社會道德說教的一種諷刺，又是對帝王本身的一種懲罰，更是對夫權至上思想的一種以毒攻毒！」（史楠，1999: 8）一方面談反夫權，一方面又稱之為「強橫荒淫」、「以毒攻毒」，中國學者的這種矛盾心態，透露著其性別理念與性觀念的不完善。

對當代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只能夠檢索到一篇關於「深圳男妓」的短篇論文。作者表述了矛盾的評價，一方面說：男性性工作者的不幸處境「動搖了我所有對女權的堅持和對女性的信仰」，進而提出反思：「女權是勝利了還是失敗了？」另一方面轉而又說：男性性工作者的存在是「女性在認識自己的身體需求及支配自己的經濟所得的自信，這體現了男女平權意識」（張慧

敏，2005）。

將男性性工作者與女性主義聯繫起來思考本無不可，但上面這些研究的缺點在於將二者的關係過於簡單化了，彷彿只要女人有錢有地位了，信仰女性主義了，就會去消費男性性工作者，或者男性性工作者的女客人都是女性主義者，至少受女性主義影響了。這顯然和常識有所違背。這些研究仍然簡單地從性別「權力」的角度進行分析，而缺少對男性氣質實踐過程及影響因素的深入解讀。本研究後面的分析將顯示，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氣質的實踐、女客人女性氣質的實踐，要更為複雜和多樣。

本章，筆者梳理了西方男性氣質研究的理論，在對康奈爾的理論進行總結的基礎上提出質疑，同時對男性氣質研究中可以為本文所借鑒的一些最新進展進行了分析。在綜述中國本土的男性氣質研究中，提出了「柔性」這一特點，而這將為本文後面的研究所倚重。東西方對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均非常缺少，專門針對這一人群的男性氣質研究更是幾乎空白。這些均使本研究具有了足夠的擴展空間。



## 第2章

# 理論創新與分析視角

基於對西方已有的男性氣質理論的掌握與批評，同時考慮中國男性氣質的歷史特點與面對的現實問題，本研究試圖提出中國本土男性氣質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使之一方面相對於西方理論而言有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又適合本土的研究。

筆者認為，男性氣質是具體的人在具體實踐中的過程，沒有脫離具體實踐的男性氣質。因此，對男性氣質的分析，實際上是針對男性氣質實踐過程的分析。本研究便是在這層意義上使用「男性氣質實踐」這一辭彙的。

西方男性氣質的研究已經提出了男性氣質的多樣性，分析到了同一個人在生命史不同階段男性氣質的變化，但是仍然缺少對生命史同一時期不同情境、甚至同一情境不同符號下的變化。也就是說，對於男性氣質實踐的動態性仍然缺少認知。

本研究提出男性氣質實踐的十字軸，十字軸呈現了男性氣質實踐的多種可能趨勢，而不是男性氣質的類型。任何男性氣質實踐均是十字軸上縱橫兩軸間一個變動的趨勢，而不是一個靜止的位置。這也就使對男性氣質的研究由靜態研究進入動態研究。

本研究提出情境、符號、主體位置建構的分析視角，對不同情境中的符號進行命名，從而考察男性氣質在不同情境與符號中的實踐機制，以及當事人能動性的發揮。同時，男性氣質的地理差異、身體實踐、男性氣質內部的等級制、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相互建構、男性性工作者內部的差異性等，均被作為綜合分析



的視角。這些作為一個橫向的分析面，又是與生命史研究的縱向分析面結合的，也就是說，男性氣質實踐的十字軸，不是一個平面的軸，而是一個立體的軸。

這一理論視域的提出，使得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分析得以真正成為一種立體的、動態的、多元的分析，從而使我們得以更深入地體會男性氣質在實踐中建構的過程及其機制。

## 2.1 男性氣質實踐中的六種趨勢及十字軸

康奈爾將男性氣質分為四種類型，筆者認為這仍然具有非常強的結構主義特點。本研究提出任何男性氣質的實踐都是一種變化中的趨勢，而不是靜止的類型。我們提出男性氣質的支配／從屬趨勢與剛性／柔性趨勢兩個不同的判斷維度，支配／從屬較看重關係，而剛性／柔性則看重的是個性，二者是兩個交叉而不相重合的軸。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一個對男性氣質實踐進行分析的十字軸，而對任何男性氣質的分析均需要同時從橫縱兩軸著眼（請見圖2-1，本書28頁）。

在這個十字軸中，縱軸是關係軸。各種關係（康奈爾將其分為權力、經濟、情感三重關係）建構著位於兩端的男性氣質的支配趨勢與從屬趨勢，其中間點為關係均衡。橫軸是個性軸，即個人在男性氣質實踐中所表現出來的行事風格與外表氣質，個性決定著位於兩端的剛性趨勢與柔性趨勢，位於中間點的是剛柔相濟。我們看到，六種趨勢不是用六個點來表現，而是用六個向外擴展的箭頭來表示，即突出其延續的、建構中的狀態，而不是固定的位置。

高穎超曾在對軍隊中男性氣質的研究中提出過類似的十字軸，不同在於，他是點而非箭頭來標誌四端，即沒有提出「趨勢」這一概念，而且將橫軸的兩端標識為文武，主要考察文武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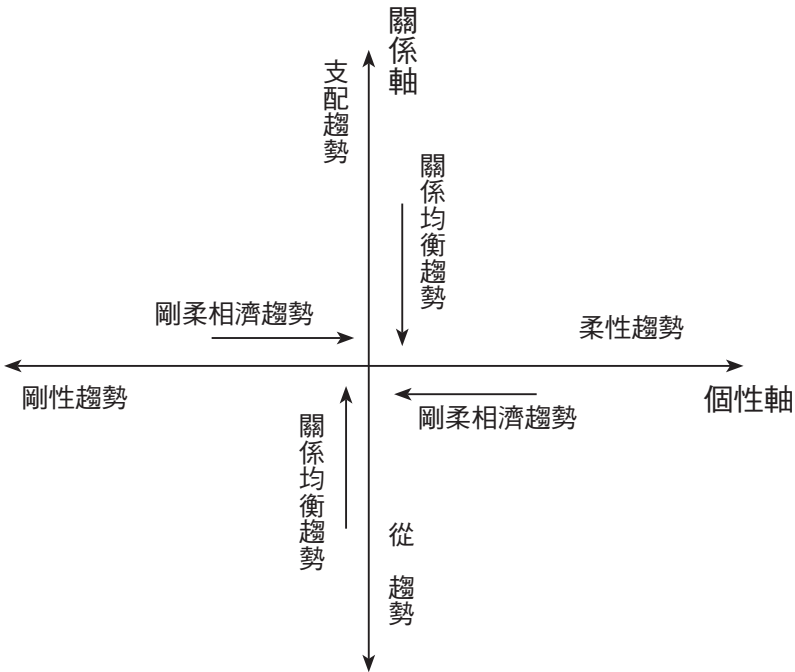


圖 2-1 男性氣質實踐十字軸

何被躍升或貶損到縱軸兩端的支配性或從屬性當中，而沒有認識到男性氣質實踐是縱橫兩軸共同確定的一種趨勢（高穎超，2006: 135-147）。本研究則認為男性氣質實踐在縱橫軸的共同影響下，從而致力於考察男性氣質在六種趨勢間的實踐過程，以及其背後複雜的機制。

筆者認為，每一種男性氣質的實踐均可以從男性氣質十字軸的縱軸與橫軸兩個維度進行分析，考察其在不同維度間的實踐趨勢。不同的男性氣質便可以被描述為：剛性／支配性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剛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剛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柔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剛柔相濟／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剛柔相濟／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上述這些只是一種對男性氣質實踐的趨勢的描述，而絕不是分類。事實上，剛／柔趨勢與剛柔相濟趨勢之間、支配／從屬趨勢與關係均衡趨勢之間，均存在著廣大的空間，兩個維度間男性氣質的實踐趨勢存在著無數種組合。比如同樣是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便可能是剛性多一些或少一些（更接近剛柔相濟），支配強一些或少一些（更接近關係均衡）。我們沒有辦法給每一個不同點上的男性氣質實踐進行命名，而且男性氣質的實踐過程是在這空間中的移動過程。所以本研究只是在談某一種男性氣質實踐在十字軸上移動的趨勢，而不是靜止的位置。

男性氣質十字軸的重要價值在於：揭示出男性氣質作為一種實踐是在變化中的，它是只能描述，而不能分類的。在筆者看來，這樣的分析才充分地體現了男性氣質在實踐中建構的特點。

另外需要強調的是，個性軸上顯示的男性氣質實踐，和關係軸上的一樣，均不是個人便可以決定的，而是處於整個社會體制中的一種社會實踐，是在康奈爾所講的三重關係中建構的，即權力關係、經濟關係、情感關係。本研究同時考察，不同情境中存在的私人間的三重關係，可能（並不必然）是與社會性別秩序中的三重關係不一致的。本研究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分析，便將是在綜合考慮社會性別秩序和私人關係這二種不同的三重關係下進行的分析。

因為取得資訊的限制，本研究在具體分析中，不一定均能夠對每位資訊提供者生命史每個階段，或每個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均從關係軸和個性軸兩個維度進行描述。

## 2.2 影響男性氣質實踐的情境與符號的命名

除男性氣質實踐的十字軸之外，本研究提出的另一個重要的分析視角，便是對男性氣質實踐的不同情境的分析。不同情境對男性氣質的實踐有不同的規定性，從而產生對男性氣質實踐產生影響的不同符號。情境不同，所表達出的男性氣質的符號也就不同。情境分析是依據這些符號進行的橫向分析。

因此，筆者先提出不同的分析情境，進而再對不同情境中影響男性氣質的符號進行命名。

本研究將分析到的資訊提供者面對情境主要有兩組，一組是在生命史同一時期面對的不同情境，另一組是生命史不同時期可能面對的不同的地區情境。

對於第一組，筆者提出了六個重要的分析情境：

1. 家庭情境。與父母、兄弟姐妹相處時的男性氣質實踐。
2. 同齡夥伴（非性產業同伴）情境。與同學、同事相處時的男性氣質實踐。
3. 戀愛情境。與戀人相處時的男性氣質實踐。
4. 性產業從業情境。與女性顧客相處時的男性氣質實踐。
5. 性產業同伴情境。包括與其他男性性工作者、性產業管理者（爹的）相處時的男性氣質實踐。
6. 偶發性性行為情境。如一夜情、購買性服務等情境下的男性氣質實踐。

第二組主要是指深圳的資訊提供者，他們均經歷了跨地區的流動，所以，筆者從他們的生命史中抽出兩個重要的地區，即「老家」和「深圳」。

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在不同情境中的體現，以及不同情境中私人關係中的三重關係對男性氣質實踐的規定性，共同構成了不同的符號。符號是抽象的，可以體現在語言中和行為中。筆者

嘗試從資訊提供者對不同情境的描述中，找到該情境的「符號」。具體的做法是：筆者將資訊提供者對不同情境的表述進行了編碼，分別找出他們對每種情境最常使用的描述、評論等，然後分析這些描述與評論中最關鍵、核心的思想，這些思想便反映了資訊提供者所體驗與接受到的該情境的符號。不同符號與男性氣質的實踐形成不同的相互建構關係。為了行文中分析的方便，筆者對不同情境符號進行命名時，以一個短語的方式概括不同情境中影響男性氣質實踐的核心符號。下面分別選取「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和「深圳符號」來說明筆者的提煉與命名過程。

從對資訊提供者有關性產業從業情境（與女顧客的交往情境）的描述中，筆者先提煉出下面這些最經常被用來描述與女顧客關係的符號。括弧中標注為在社區考察筆記中「誰」共使用了「多少次」完全相同或非常類似（個別詞語差異）的表述。

「對客人，不能吵，再怎麼樣也不能得罪客人。」（申哥，6次）

「先生沒有拒絕客人的權利，為了賺錢，再噁心的客人選了你，你也要陪。對客人就是服從。」（泡泡，5次；申哥，3次）

「遇到實在難看的客人，不想出街，客人堅持也沒有辦法，畢竟是這個職業。」（阿超，5次）

「情況非常現實，一切都是圍繞著怎麼賺到錢。賺到錢是最重要的，那個女人什麼樣並不重要，只是為了賺她的錢，逢場作戲，又不是想和她生活。」（小邱，5次；阿濤，4次）

「作公關的出門時，都把臉放在家裏，不帶臉出來。」（昌寶，6次；泡泡，3次）

「我們這行裏都這樣說，出門的時候不帶臉出來，把臉放家裏了。」（小付，3次；富哥，2次）

「遇到客人，就沒有尊嚴。」（阿桂，4次；昌寶，4次）

「作公關的人都沒有個性，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如果有個性，

肯定不能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也就聯繫不到這些不同的人。」  
(阿桂，3次)

「做這行對男性氣質肯定有傷害，就只能靠自己調節了。」  
(小邱，2次)

「為了錢，不得不低頭。」(羅飛，3次；阿洋，3次)

「做我們這行就沒有什麼尊嚴可言。」(小邱，3次)

在提煉出這些資訊提供者對此情境最常做的描述與評論之後，筆者進一步提煉出這些描述與評論中最關鍵、最核心的思想，即：「要不惜一切代價服從客人的要求，不惜為此放棄尊嚴」。進一步，筆者用一個短語對此情境中的符號進行命名，即：「顧客是上帝」。「顧客是上帝」便被視為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成為本研究對資訊提供者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進行分析時所依據的視角之一。

應用同樣的方法，筆者將資訊提供者面對的另外五個情境的符號進行粗略命名。之所以講是粗略的，因為任何命名均無法精確地囊括某一情境中符號的全部內涵，符號本身也是變動中的，粗略命名只是為了分析的方便。如，男性間的同齡夥伴情境符號通常強調男人剛強、粗獷的一面，我稱這種符號為「陽剛之氣」符號，這種符號最典型地體現著對性角色理論所認定的支配性男性氣質的認同；家庭情境和戀愛情境中，資訊提供者通常強調了責任與義務，雖然責任與義務的性質有異，但我均暫且稱之為「承擔責任與義務」符號；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資訊提供者通常強調了合作與競爭的關鍵，我便稱之為「在競爭中合作」符號，但同時性產業同伴也是一種同齡夥伴的關係，所以「陽剛之氣」符號在某些情況下也很重要；對於偶發性性行為情境，資訊提供者通常強調自己處於支配的、占有的、獲益的地位，我便將這一情境的符號命名為「獵豔」符號。

但是，受私人關係中的三重關係的影響，同一情境中不同資

訊提供者面對的符號也可能會出現差異，不同時期的同一情境符號也可能是不同的；而有的時候，我們無法給一種符號命名……具體某位資訊提供者是在什麼樣的符號下進行男性氣質實踐的，只能到他的生命史材料中去進行分析，再行具體觀察社會性別秩序的三重關係和其私人關係中的三重關係對該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制約性。這些無法在此統一系列出，只能在研究中涉及到的時候進行具體的分析。

不同的符號對男性氣質的實踐有著不同的建構作用，如「顧客是上帝」，要求從屬／柔性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而「獵豔」符號便要求支配／剛性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但是，符號與男性氣質的關係不是決定與被決定的關係，而是一種在實踐中建構的關係，男性氣質的實踐是有能動性的，而且受著符號之外其他因素的影響，所以具體的實踐過程可能更為複雜，而這其中的機制，正是本研究試圖揭示的。

在提煉「深圳符號」的時候，筆者亦先通過編碼，從社區考察筆記中提煉出下述這些資訊提供者描述、評論深圳的符號：

「在深圳非常現實，幫助別人要先算一下自己可以從中得到什麼。」（富哥，5次）

「深圳非常現實，有錢就行。」（申哥，6次）

「深圳太現實了，有錢就行。」（昌寶，5次）

「怎麼賺錢不重要，賺的都是錢。」（小邱，4次）

「大家都是到外面賺錢的，都是靠自己的本事賺錢的。」（阿超，3次）

「職業不分貴賤，能賺錢就行。」（泡泡，3次）

「深圳只認錢。賺錢，就是硬道理。」（羅飛，3次）

「有了錢，將來幹什麼都行。」（阿桂，3次）

「在深圳沒有人關心你是誰，大家只關心怎麼賺錢。」（富哥，3次；昌寶，2次）



「深圳這地方，有錢什麼都有，沒錢什麼都沒有。」（小付，2次）

上面這些表述中，核心強調兩點：首先，深圳非常「現實」；其次，賺錢最重要。二者綜合在一起，便突顯了對深圳消費主義、市場經濟、「金錢至上」的認知。賺錢是第一位的，怎麼賺錢並不重要，我將深圳這一地區情境中的符號概括為：「笑貧不笑娼」。

而在談到老家的時候，絕大多數資訊提供者均強調了其「傳統保守」的一面，「傳統保守」既包含重責任的意思，也包括兩性觀念上的保守。這些資訊提供者均來自內地的小城市或農村鄉鎮，我便以「傳統保守」來命名他們的「老家符號」。但也可能在總體而言傳統保守的地區符號下，同齡夥伴情境中的「性自由」符號對資訊提供者的影響更大，如羅飛、泡泡、小邱、小付等人，他們到深圳之前均有過活躍的性經歷，同時我們對他們同齡群體之外的社區（老家）符號的資料比較缺失，因此在分析的時候，便主要借助於他們深陷其中的性自由符號作為他們在老家時所面對的符號來進行分析。對符號的描述並不是僵死的，只是為了分析的方便，所以，具體分析的過程中可能還會說到某一符號的其他內涵，比如在分析資訊提供者在老家的成長時，可能便難以用一個詞囊括他所面對的符號，所以即使「傳統保守」也只是一個總體印象而已。

兩組不同的情境符號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係，這也在分析的過程中得到了重視與揭示。

此外，當筆者將北京的資訊提供者與深圳的資訊提供者進行對比分析的時候，為了描述的清晰及分析的簡便，只以「不具備深圳那種『笑貧不笑娼』的符號」來形容「北京符號」，不再另行「命名」了。



## 2.3 研究內容與分析視角

### 2.3.1 研究內容

本研究應用男性氣質理論，考察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氣質在實踐中的建構機制，具體研究內容包括：

1. 現有的社會性別秩序（即遍布全社會的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之間的權力關係模式，涉及經濟關係、權力關係、情感關係）是如何影響男性氣質的實踐的；社會性別秩序的三重關係與私人關係中的三重關係又是如何相互影響的；對此的研究又是融合在下面這些研究當中的。

2. 男性性工作者生命史的不同階段，男性氣質實踐受著什麼影響，如何影響的；生命史的另一階段，同一個人在不同情境（context）中的男性氣質實踐又有什麼不同，受何影響及如何影響的；同一個人在同一情境中，是否也存在著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這又是如何建構的。

3. 不同男性氣質彼此之間的互動是怎樣的，不同男性氣質在男性性工作者生命史不同階段、同一階段、不同情境、同一情境中同時影響個人時，它們之間會發生什麼樣的關係。其中，不同情境中的符號發揮著什麼樣的作用。

4. 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氣質的實踐過程如何受男性氣質結構地理學的影響，即男性性工作者所面對的全球層次的、地區層次的、地方層次的差異是如何對他們的男性氣質實踐進行建構的。

5. 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氣質，是如何與他們交往的女性（包括並不限於他們的女客人）的女性氣質在實踐中相互建構的。

6. 男性性工作者的身體實踐，是如何建構他們的男性氣質實踐的。

整個研究中，男性氣質是最基本的分析範疇，是影響人行為

的因素，至於男性氣質是怎樣實踐的，又怎樣影響人的行為，正是本研究要解決的問題。

### 2.3.2 分析視角

本研究同時使用多種分析方法，在具體分析的過程中會有一些交叉之處。

#### 1. 生命史的縱向分析

康奈爾在其經典著作《男性氣質》(Masculinities)中，進行生命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種縱向的分析，揭示了同一個人在生命史的不同階段男性氣質是不同的。本研究繼承了康奈爾對生命史的縱向分析法，應用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符號與主體位置、男性氣質危機趨勢等理論及方法分析男性性工作者生命史不同階段男性氣質相同與不同的建構。

其間，我們注意到生命史不同階段，如果存在地理流動，便會面臨不同地區的符號，如深圳的男公關普遍經歷了從老家到深圳的流動，不同地區的不同符號將影響到男性氣質的實踐。

#### 2. 情境與符號的橫向分析

在繼承康奈爾生命史縱向分析的基礎上，本研究同時進行橫向分析，即考察男性氣質在男性性工作者生命史同一階段內，是如何在不同情境的符號中進行具有能動性的建構。

縱向分析針對的是不同時間點上的實踐，而橫向分析針對的是同一時間點上不同情境中男性氣質的實踐。橫向分析呈現的是，即使在生命史的同一年齡，一個人的男性氣質實踐也不是一致的，也是多樣性的；甚至同一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也是多樣的。橫向分析的加入，進一步顯示了男性氣質實踐的多樣性、複雜性、生動性，也豐富了對男性氣質的理論研究。

#### 3. 主題分析

將考察獲得的素材，按研究的主題進行分類，分別進行分

析。這樣的主題如：身體在男性氣質實踐中的作用、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的影響、菸酒與毒品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男性性工作者如何在與女客人的互動中實踐男性氣質等等。

#### 4. 對資訊提供者的對比分析

筆者將本研究的資訊提供者，分為一個中心研究組和四個對比組，以方便進行對比分析。

中心研究組：深圳夜總會裏的專職男性性工作者。資訊提供者編號002至012，為我在深圳FH夜總會進行社區考察時所接觸到的，雖然他們並非都工作於FH，但他們同樣處於深圳這一大環境之中，而且除作性工作外沒有同時從事其他職業。

對比組一：北京／臺北的男性性工作者，資訊提供者013至021為在北京從業的男性性工作者，022和023在臺北從業。這個對比組的提出，主要為了比較地理差異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其中「北京符號」、「深圳符號」也被作為不同的地區符號進行比較，以研究它們在對資訊提供者男性氣質實踐上的不同影響。

對比組二：兼職男性性工作者。資訊提供者014、016，此二人最大的特點是，他們是兼職的；014是大學生兼職，而016讀大學時也開始進入性產業，在此研究進行時已經畢業，進入IT企業工作，同時在性產業兼職。這個對比組的提出，主要為了考察專職與兼職所面對的不同符號對男性氣質實踐影響上的差異。

對比組三：「高等級」男性性工作者。主要為012、015、017，其中012已經屬於我們的中心研究組中，但此處仍然將其作為「高等級」與002至011進行對比分析。男性性工作者內部也是有階級差異的，這不僅體現在收入上，還體現在經營方式上。這一對比組的提出主要考察男性內部等級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上的差異。

對比組四：「男性伴」。資訊提供者018、019、020，他們的共同點是，沒有進入職業的性產業場所，也並不都認為自己是性

工作者，但他們與女性的關係中有明確的金錢與性的交易性質。「男性伴」不是一個理想的命名，只是筆者目前能想到的一個比較接近的稱謂。需要說明的是，這三個人彼此也是完全不同的。這一對比組的提出旨在展示男性氣質實踐的複雜性與多樣性。

本研究中的差異性比較又不止於此，比如001作為娛樂場所的管理者，016作為同時賣性給男人的男性性工作者，011作為賣性給女人的男同性戀者，在研究中均作為對比被提及。

同樣的情境符號中，不同資訊提供者的這些差異，決定了男性氣質實踐的多樣性。這種差異性分析，使得本項研究對男性氣質理論做出更大的貢獻。需要說明的是，這種對比進行的差異性分析並不都是獨立成章的，許多是融合在各章的分析當中的。

## 2.4 研究意義與分析框架

目前中國社會學界對男性氣質的研究完全空白，本研究志在填補這一空白，為社會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與分析視角。

在中國，女性研究已經有很大發展，而男性氣質研究則是空白，這不利於社會性別研究的整體建設。筆者希望通過分析多樣男性氣質的實踐，推進中國更全面的社會性別研究。

男性氣質多樣性的理論認為，不同文化、歷史下的男性氣質是不同的，中國文化更具有其特殊性。中國正經歷社會轉型、經濟體制轉型，以及全球化下東西方文化的衝突，處於特殊歷史時期的中國社會中各種力量的交織與較量，無疑在以世界為範圍的男性氣質理論中注入了中國情境下的豐富觀察。

在以往西方男性氣質縱向生命史研究的基礎上，加入了橫向的情境研究，通過縱橫雙向維度考察男性氣質實踐在生命史不同階段、不同情境、不同符號中的建構，是本研究的重要創新之

處。

本研究提出男性氣質實踐是一種在情境中變動的趨勢，而不是一個固定的位置，這使得對男性氣質的研究從以往對靜態類型的研究，轉到了對動態趨勢的研究。這是本研究重要的理論創新。

在全世界範圍內，對主要以女性為顧客提供商業性服務的男人的研究都非常罕見，本研究將填補此項空白，同時也為當前中國的性社會學理論與方法論提出豐富的貢獻。

本研究將分作4部分進行寫作：

第1部分：導論。包括選題理論與文獻綜述、理論視域與研究方法、研究性質與調查方法等內容。

第2部分：生命史與性產業從業情境。這一部分首先分析不同情境符號在資訊提供者生命史不同階段、同一階段不同情境、同一情境不同符號下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以說明男性氣質是在具體情境中能動的實踐過程。同時，本部分還將考察男性性工作者與女客人關係中的男性氣質實踐，涉及對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接受、雙方的性關係、雙方的衝突與感情，以及地理差異的影響。

第3部分：對比分析。對男性氣質的實踐進行一些不同層次的對比，比如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實踐與性產業同伴情境、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對比；同一行為（菸、酒、毒品與身體改造）在不同情境中建構的不同男性氣質實踐的對比分析；男性性工作者與女性性工作者從業行為的對比，以及與「男性伴」男性氣質實踐的對比。

最後，將是本論文的總結部分。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如下（請見圖2-2，本書40頁）。

本章，筆者針對西方男性氣質的現有研究，結合中國男性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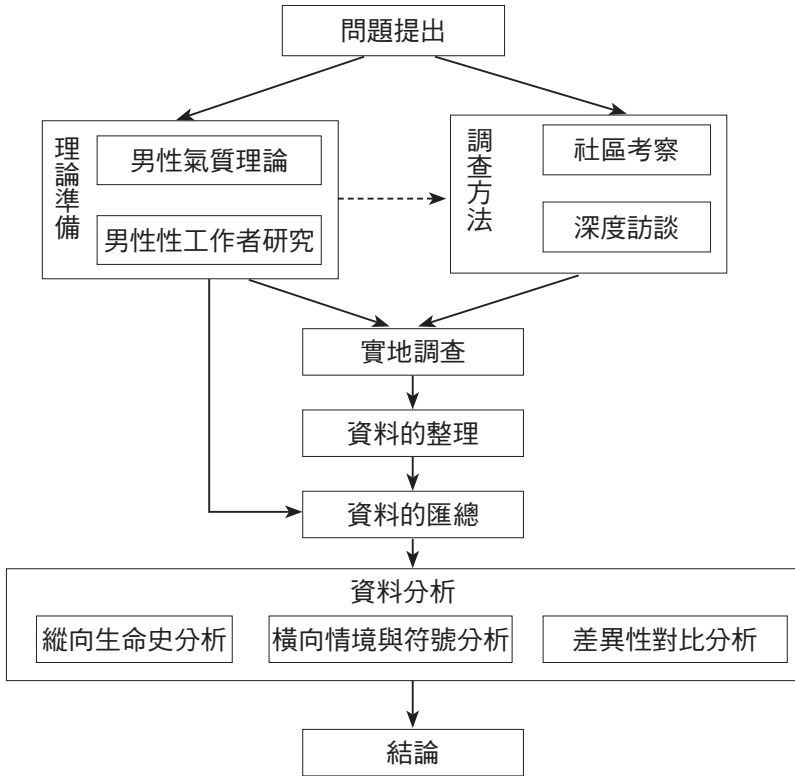


圖 2-2 研究分析框架

質的本土特點，提出了男性氣質實踐的十字軸。筆者認為，男性氣質是十字軸上一個變動的趨勢，而不是一個穩定的位置。同時提出了男性氣質實踐的六種趨勢，以取代康奈爾對男性氣質四種類型的劃分。

筆者提出將情境與符號應用到男性氣質的研究中，並對男性性工作者生命史不同階段、同一階段不同情境中的符號進行了命名。這使得男性氣質研究有可能成為一種對動態趨勢的研究，而不再只是對靜態的研究。

本章還提出了此項研究將關注的問題，以及分析視角。對差異性分析的強調，將有助於呈現男性氣質實踐的多樣性、複雜性、變動性。最後，本章畫出了研究框架圖，使本研究的脈絡清晰化。

## 第3章

# 研究方法與研究主體

在研究方法的選取上本文採用質性研究，運用社區考察的方法對男性性工作者進行調查。

### 3.1 研究方法

#### 3.1.1 為什麼選擇質性研究

本研究之所以不使用定量方法進行研究，首先因為事出無奈，同時也因為，質性研究對本研究而言是最好的選擇。

不選擇定量研究，主要理由為下面四點：

1. 本研究要考察的性少數人群的生活，遊走於法律的邊緣，高度隱秘。他們對「外來人」均將持警惕與防範心態。因此，他們幾乎不可能接受問卷調查的方式，更不可能如實在紙上寫下自己的真實經歷與感受，所以，本研究無法使用問卷調查；

2. 本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決定了無法進行隨機抽樣調查，即無法進行符合定量調查要求的抽樣、選擇符合要求的調查對象；

3. 本研究目的不僅為「瞭解」事實，更是尋求「理解」男性氣質實踐中潛在的運行規則，這些都是無法轉化為定量的問卷調查的。定量的問卷調查側重於測量，而質性研究則側重於理解，這是由兩種不同研究方法的特性決定的。

與定量調查相比，質性研究對本研究而言是理想選擇。



質性研究的目的是就某一個研究問題進行比較深入的探討，注重對研究對象（特別是他們的內在經驗）獲得比較深入細緻的解釋性理解，因此樣本一般比較小，採取的是「目的性抽樣」的原則，即抽取那些能夠為本研究問題提供最大信息量的人或事（陳向明，2000: 103-104）。這又稱為理論性抽樣，即按照研究設計的理論指導進行抽樣（Glaser, Strauss, 1967）。本研究選擇男性性工作者為研究對象，就是具有清楚目的性的抽樣。

質性研究的成效不取決於樣本多少，而取決於樣本是否合適，即是否能夠代表本文化的完整個案。質性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揭示樣本本身，通過對這一特定對象（通常是比較小的樣本）的深入研究而獲得比較深刻的理解（陳向明，2000: 105）。這些，均與本研究通過對男性性工作者的考察來分析男性氣質在實踐中建構的初衷是一致的。

一些質性研究者還強調，應該注重傾聽被研究者對他們經歷的解釋，對他們採取尊重的態度，和他們共同構築知識。筆者在此項研究中沒有使用「受訪者」或「研究對象」這兩個最經常使用的措辭，而採用了「資訊提供者」，便意對筆者和他們的關係進行更具合作性的解讀。

### 3.1.2 社區考察法及其價值

社區考察法，是潘綏銘在進行針對女性性工作者的性產業調查時使用的方法（潘綏銘，1999）。

關於社區有如下定義：「社區（Community）是進行一定的社會活動，具有某種互動關係和共同文化維繫力的人類群體及其活動區域。」鄭杭生將社區的特徵分為四點：第一，占有一定的地域，其社區形態都存在於一定的地理空間中；第二，社區的存在總離不開一定的人群；第三，社區中共同生活的人們由於某些共同的利益，面臨共同的問題，具有共同的需要而結合起來進行

生產和其他活動；第四，社區的核心內容是社區中人們的各種社會活動及其互動關係（鄭杭生，1998: 364-365）。

筆者進行此研究時進行社區考察的夜總會，便符合上述概念、特徵，是一個很典型的小型社區。首先，夜總會本身是一個具有穩定地理空間的場所，主要進行休閒、娛樂這一社會活動；其次，夜總會裏的工作人員相對穩定，他們彼此之間，他們與顧客之間，存在著頗強的互動關係；第三，雖然夜總會的員工與顧客的經濟利益可能不同，但他們在維持這一娛樂場所存在和正常運行這一點上的利益是相同的，在面對外界打壓（如治安管理）等方面，他們的利益更是完全一致；第四，夜總會這個社區之所以得以存在，就在於其間員工彼此之間、員工與顧客之間共同活動與互動，在這一過程中各方面的欲求均得到滿足，夜總會這個社區的存在不能缺少任何一方。

潘綏銘將進行考察的社區所應該具備的特徵和規範做了歸納：一，所研究的社區應該具有足以說明問題的、明確的時空，既包括確定不變的地理範圍，也包括足夠長的一個時間段；二，所針對的社區應該是一個具有共同屬性、具有可以與外界明確區分的顯著特徵、具有相對緊密的內部聯繫和運行機制、在地理上相當明確的一個人群聚居地；三，社區考察應該盡可能多地運用各種研究方法，包括觀察、個案訪談、群體調查等等。他認為社區考察的優越性在於：更容易瞭解某個人類集群所處的自然環境、歷史背景、人文傳統和心理氛圍，因此在解釋人類行為或社會現象時比個案調查具有更多的代表性、可比性以及環境感。「研究者也可以更多地、更直接地、更全面地獲得對於該社區的整個生活的直接體驗、感受和理解；更容易發現那些無法量化和統計的、無法在個案中表現出來的，甚至根本無法言傳、無法觀察的活生生的資料」（潘綏銘，1999: 42-43）。

潘綏銘認為在性產業研究中，量的調查沒有任何現成的抽樣

框，個案訪談也難以獲得真實的資訊且沒有代表性，而社區考察則是「最佳選擇」。「作為社會學的研究，應該不僅僅是描述和評論某種現象本身，而是努力去發現和分析現象背後的整個社會機制。社區考察最適合於做這樣的研究，而且可以事半功倍」（潘綏銘，1999: 44-45）。

而且，質性研究強調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密切關係，研究者應該在與研究對象的互動中進行研究（Owens, 1982）。所有這些均決定了本研究主要採取社區考察法。

### 3.1.3 本研究對社區考察法的運用

2006年4月至5月，筆者在深圳市的FH夜總會，以「客房行銷員」的身分進行了為期近兩個月的社區考察。林哥，是我進入FH夜總會進行社區考察的「引路人」。在2005年年底，我在互聯網上發布了「進行男性性工作者研究，尋求資訊幫助」的啟示，林哥是較早與我聯繫的人。我們通過網路即時聊天工具QQ的交流，建立了信任。林哥利用他在深圳的各種資源，幫助我尋找可以進入考察的社區。在經歷許多次碰壁之後，終於獲得了FH夜總會客房行銷部經理申哥的許可，同意我以「客房行銷員」的身分在他的部門裏工作兩個月。申哥，便是我進入所考察的社區的「看門人」。

對「看門人」申哥，我從一開始便說明真實身分與意圖，說明自己要進行男性性工作者的調查，同時保證在使用資訊的時候不透露任何可能使讀者識別出當事人身分的內容，而且明確表示希望論文正式出版前可以請申哥先讀一遍，一來更正對社區與行業的誤讀，二來也對不該透露的資訊進行把關。當然，對於申哥的支持給以足夠的物質回報，也是我們合作的重要前提。得到了申哥的支持，事情便順利起來了。

到深圳之初，我便與申哥深入討論了我該以何種身分進入社

區、是否公開研究意圖等問題。考慮這些問題，既是為了保證調查的順利進行，也考慮到了研究的倫理規則。申哥深知在那樣一個複雜的環境下，如何既能夠很好地完成我的考察，又能夠保證我個人的安全，不傷及各方面的利益。在申哥的建議下，我最後決定以「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這一真實身分和真實姓名進入了社區，申哥又對外講我是一位鐵哥們兒的鐵哥們兒。事實上，正如引路人林哥所說，在深圳沒有人關心別人的事，我進入夜總會後沒有任何人問及我的身分，所有人都只認為我是一個「來賺錢的」。

我曾想像「博士生」這一身分仍然可能令一些社區人員感到階層距離，不利於溝通。我很快發現自己多慮了，在那樣一個社區中，甚至在深圳這樣一個城市，是否有錢才是判斷一個人階層的唯一標準。社區中人剛聽說我是「博士生」的時候，會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敬佩，但當看到我也一樣和他們打工，特別是當聽到我說「學歷高有什麼用，還不如你們有錢」的時候，便完全釋然，毫不覺得我有什麼地方優越於他們了。甚至，有的人還對我表示同情，說「讀書有什麼用」之類的話。

我曾設想，如果被問及自己為什麼來夜總會，便說是研究深圳的娛樂生活。但我很快就發現，根本就不會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所有人都自然地認為，我是因為經濟困難，來打工賺錢貼補學費的。

這就是深圳的地區符號，更是夜總會這種社區中普遍的思維方式。也正因為這樣的思維，我得以在社區中生活了兩個月。其間也有多次風險，許多尷尬，但在「看門人」申哥的幫助下，總體而言順利平安。

考慮以何種身分進入社區時，研究倫理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隱瞞真實目的無疑有助於我獲得真實性資訊，但是這一隱瞞，是否算對社區成員的欺騙呢。這其實是學術研究中一直沒有

辦法解決的二難論題。筆者所做的只能是：我時刻警惕著，無論是調查階段，還是論文寫作階段，均不讓自己的行為對社區及社區中的成員構成了傷害。我將社區中人士視為我的「資訊提供者」，我努力成為他們利益的「代言人」，同時，本研究中將刪除一切有可能使別人識別出這家夜總會及其中工作人員的私人資訊。雖然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會使研究受損，但這可以成為對倫理規則的最大尊重，所以我不得不有所放棄。

我離開深圳後一直與幾位資訊提供者保持私人聯繫。我曾在北京幫過他們一些忙，我希望這可以是對他們的一種補償。

在進入社區一個月之後，我漸漸對一些相處較好的資訊提供者透露我準備寫一篇關於他們的論文。讓我感到意外的是，沒有人表示擔憂，甚至有人表示明確的支持，並且接受了我的深入訪談。我想，這是因為交往中對我建立了信任。

所以，我的社區考察又可以分作兩部分工作：參與觀察和深入訪談。對於此項研究而言，觀察到的，與訪談到的，同等重要。本研究後面的分析中，以引用資訊提供者的談話為主，但這些談話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是從正式的訪談中獲得的，絕大多數是在參與觀察中聽來的，或聊天聊來的。參與觀察的另一個重要價值在於，對社區及行業情況耳熟能詳，可以對聊天及深入訪談獲得的材料進行辨偽。有了參與觀察的經驗，筆者對資訊提供者任何迴避或掩飾的說辭都高度敏感，能夠立即意識到。

筆者以客房銷售員的身分，完全是夜場中的「自己人」，資訊提供者無需防備我。與社區中各種人的廣泛接觸，可以將得到的不同資訊進行相互驗證、辨偽，同時，長期在一起工作，也使得即使是無意的「說謊」也很容易被發現，這些均保證了資訊的真實性。如果單純用訪談法的話，一些問題絕對不會想到，也不會問到。但在參與觀察時都遇到了，成為重要的研究資訊。參與觀察時的聊天又並非漫無目的的閒聊，進入社區兩個星期之後，

我已經有意識地在聊天中梳理資訊提供者的生命史了，這便將訪談法也運用到社區考察中。社區考察後期的深入訪談更使得資訊變得全面。

筆者作為社區一員，生活在社區符號中，對資訊提供者的經驗做到了感同身受。進入社區之始，筆者對於聊天時研究對象所說的一些「弦外之音」反應麻木，而兩個星期之後，則已經能夠立即聽出他們的話中話了。較長時間的相處，也使得筆者得以觀察到一些資訊提供者經歷的變化，瞭解他們與社區及社區中其他人的互動。而這些都是單純的訪談法、問卷法等絕對無法獲得的。

當我無法與社區中人士採取同樣的行為方式（如抽菸、喝酒、吸毒、偶發性性行為）時，我的參與觀察程度受到一定影響，也影響了我與部分資訊提供者建立更親密的關係。但我也努力通過其他方式建立親密關係來消解這一負面影響，比如在談話中和資訊提供者找到共同點（如在性的價值觀上），建立親近感，也包括在經濟上讓他們覺得我「夠哥們兒」。同時我也幾乎對社區中日常接觸的每個人都認真地解釋過我迴避這些行為的最重要的原因。比如我不抽菸和喝酒，是因為我19歲時一次醉酒之後患了痔瘡，痛苦很長時間，即使在手術之後只要抽一支菸也會立即便血，飲酒也便血，再加上對健康的全面考慮，便早早地戒了菸酒；對於吸毒，完全是因為恐懼，幸好在FH夜總會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恐懼吸毒；對於迴避偶發性性行為（主要是和社區中的女孩子），我的解釋是如果戴套我就會「完全不行了」，而如果不戴安全套又非常害怕愛滋病和性病，這一解釋在我的資訊提供者當中獲得了普遍的接受。他們中許多人還會認為，已然將近四十歲的我不像他們那樣渴望做愛。社區中還有人會替我做出另外的解釋：「書蟲，酸！」或「讀書讀呆了」。讓我欣慰的是，我的這些解釋都是事實，我沒有欺騙他們。



雖然筆者已經努力去獲得「真實」、「全面」的資訊了，但還是要說明，在質性研究者看來，被研究者沒有一個唯一的、固定不變的「真相」，研究者也無法窮盡被研究者的「真相」。很多研究者都認識到，研究永遠不可能客觀，自己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他人」。「質的研究真正感興趣的並不是量的研究所謂的『客觀現實』的『真實性』本身，而且被研究者所看到的『真實』、他們看事物的角度和方式以及研究關係對理解這一『真實』所發揮的作用」（陳向明，2000: 389）。

此外，在前往深圳進行社區考察之前，筆者還曾在北京進行了短暫的社區考察。隨兩位商界的朋友數次進入男性性工作者工作的夜總會，以客人的身分觀察、聊天。此外，還對三位從網上找到「男性伴」進行了面對面的深入訪談。筆者在2006年夏季到臺灣進行學術交流兩個月，亦對臺北的兩名男性性工作者進行訪談。與深圳社區考察相比，這些調查獲得的資訊均不夠豐厚，所以本研究主要是針對深圳的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而北京和臺北的材料在本研究中只是作為對深圳資訊的參照進行對比分析時使用。但這種對比分析，使我們對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氣質實踐豐富性的理解更加深刻了。

筆者社區考察獲得的資訊，只有少部分應用到了本論文中，但所有這些資訊對於全面理解所研究的現象無疑都具有重要意義。

本研究主要資訊提供者的基本情況，參見附錄「主要資訊提供者基本情況表」。

### 3.2 行業與社區概況

因為男性性工作者對於絕大多數讀者來說過於陌生，所以，筆者在這裏專列一節，對此行業及深圳考察的社區概況簡要介

紹，以方便理解後面論文中的分析。

中國歷史上不乏「男寵」的記載，但男性性工作者作為一個行業的出現，肯定不會早於20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最早的特區，更被申哥等業內人士認為是最早出現男性性工作者這一行業的城市，而且也被認為是目前中國男性性工作者最集中的城市。深圳的男性性工作者通常自稱為「男公關」、「公關先生」或「仔」，所以本研究在談及深圳的男性性工作者的時候，使用「男公關」這一稱謂。

富哥是我接觸到的最早在深圳從事過性工作的男性，曾在1998年短暫從業。據他講，1998年很多夜總會已經有男公關了，他當時工作的一家夜總會有20多名男公關，而他曾去過的另一家據說當時非常火爆的夜總會，裏面及夜總會外站街的也有六、七十人。申哥也告訴我，業內人士均認為，在90年代中期男公關在深圳已經形成為一個行業。

現在深圳火車站方圓二公里內，夜總會約有二十多家，每家均有色情服務，絕大多數有男公關。富哥稱這裏為「紅燈區」。其中最為有名的要數DD夜總會，據說那裏有四、五百名，只要想加入，他們來者不拒，所以深圳許多男公關最早是從那裏開始性產業的職業生涯的。我做社區考察的FH夜總會裏的資訊提供者當中，有四人最早便是從那個夜總會做起的。但因為那裏競爭太激烈，所以很多人幹不長。關於DD夜總會男公關之多，業內有不同版本，一個比較「靠譜」（可信度比較高）的說法是：正式領了工牌的、幾乎每天都來的有二百人，沒領工牌、偶爾來的還有二百多人。

我曾在一位資訊提供者的陪伴下到DD夜總會做過一次觀察，這家夜總會有五層樓，一、二層樓是迪廳，三層至五層是包間。迪廳裏場面確實盛大，同時可容約八百人，俊男靚女令人眼花撩亂。我在一層迪廳裏觀察，能夠確認為男公關的有一百多



人。考慮到上面三層樓的包間，以及未同時在場者，所謂這裏有二百到四百的說法並不誇張。

男公關與小姐的比例，深圳業內人士說，小姐通常是男公關的二至三倍。申哥便對我講，深圳略大一些的夜總會才會有男公關，小姐則每家夜總會都有。有男公關的夜總會，多少有一些「背景」，但是，並非所有的「背景」都能算得上「黑社會」。「陷的深的」（申哥語），畢竟是少數。

深圳男公關的女顧客主要來自香港，其次是臺灣。申哥說，只有約20%的女顧客是內地人。但我在北京的資訊提供者說，他們的女顧客中大陸女性占到半數以上。兩地女客人均以四、五十歲的居多，三十歲以下的和六十歲以上的都很少。

每到週末，會有許多香港女人專程來深圳的夜總會消費，這些女客人較多是香港社會的中下層收入者，如公司職員、政府公務員、小企業主等等。申哥說，香港的有錢人不會來深圳消費，而是在香港消費，或者去泰國和馬來西亞玩。深圳的消費和香港比起來非常便宜，所以來的人多是為了省錢的。而女客人中的大陸人，有企業主、經理人、二奶，在大陸屬於有錢人了。

在深圳生活，能夠清楚地感受到深圳人價值觀中對於金錢的看重，我所接觸的各行各業的人，幾乎都會對我說這樣一句話：「深圳很現實！」這裏的現實，講的就是賺錢第一，其他都是次要的。富哥便這樣說：「在深圳，沒有人管你的事。別人的事，誰也不關心。」也正是在這樣的文化下，人們對性工作者的態度是見怪不怪，非常寬容。我在深圳時住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幢公寓式酒店裏，便明顯能夠覺察到這裏住著許多女性性工作者（小姐）。每天晚上七、八點鐘，打扮的很性感地出去，夜裏三、四點鐘回來。我的房東便坦言，因為附近夜總會多，所以她的另一套房子租給兩個男公關住，而我現在住的這套房子以前也曾有小姐住過。

我做社區考察的FH夜總會由「某某文化公司」管理，所以大家通常會說「到公司上班」。FH夜總會各部門的工作人員，晚上六點正式到公司上班，各部門經理點名，總結一下前一天的工作，強調些紀律，並給當天的工作加油打氣。

公司設這樣幾個部門（或職位）：

樓面部：樓層的服務員；

諮客：自己來的客人由他們領著進入大廳；

DJ：客房點歌員；

行銷部：客房推銷；

公關部：男公關；

禮儀部：小姐；

此外，還有酒水部，負責送酒水的。

資訊提供者飛飛曾生動地解釋說：「作行銷是把客人弄進包房，而作男公關是把客人帶出夜總會，弄上床。」但不同部門又是互通的，比如行銷部的男女行銷員也可能陪台甚至出街，而公關部的男公關和禮儀部的小姐也可以向客人推銷客房。DJ均是女性，偶爾也會陪台或出街，但其他部門的人員則不會。

大家習慣於稱夜總會為「夜場」或「場子」。在一個夜場，每晚開包間的多少對經濟效益的影響最大。FH屬於中等偏小的夜場，一層樓，21個包間。舞池也不大，約四百平方米。最小包間的最低消費自人民幣580元起，最大的包間有獨立衛生間的「總統套房」，最低消費自1580元起。FH有兩套總統房，平時大家口頭上稱為「總統1」和「總統2」。每個星期五和星期六，最為繁忙。而星期天，最為冷清。公司規定，行銷部要保證每天都開一個房，所以，如果星期天一間房都沒有訂出去，就要行銷部裏的人員自己湊錢開間房，自己玩。為了討好部門裏的人，我做社區考察期間，星期天的開房錢總是我出。

行銷人員每天起床後便開始四處打電話找客人當晚來開房

間，每天下午五點，各部門主管統計好自己手下員工給客人的訂房數，去向公司訂包間。這時就可能出現搶房的現象，因為客人多想訂小包間，而FH的最小包間只有二個。如果拿準客人會來，就可以開卡。開卡就意味著這一晚上的錢要支出了，即使客人不來了，開卡的人就要自己出錢。這種情況經常出現，補救的辦法是：隔天會給那客人打電話，說：「你來吧，開間更大的房吧，讓我把錢賺回一些。」沒有十足的把握，大家是不會開卡的，通常會選擇預定，不需要交費，但幾個部門可以同時預定某間客房，這就可能成為事後爭吵的根源：比如，同時預定了某個房間的行銷人員，其中一方的客人先到了，就要進房間了，同時預定的另一方可能就會阻止不讓進，說：「我的客人也來了，就在樓下了。」衝突便起了。

FH的禮儀部有二十多位小姐，而公關部只有八位男公關。我所在的行銷部有十個行銷「經理」，對我承認曾「出街」的有三人。申哥說，男公關在FH夜總會來去自由，沒人控制他們。還有更自由的，不固定屬於哪一個夜場，哪裡需要了打個電話就叫來。申哥便常叫這樣的男公關來FH，我見到的便有四、五個。但是，申哥說，在一些酒吧，也有被人身控制起來的男公關，怕他們跑了，家裏人的姓名地址都知道，想不幹也不行。申哥稱之為「專業店」，去那裏的客人不會要求陪酒、聊天，往往是物色好男公關直接領出去上床。

包間裏男公關和女客人做的主要就是擲骰子、喝酒、唱歌。FH夜總會裏，大家最常喝的是每瓶330ml的青島啤酒，人民幣48元一瓶，買一送一，相當於24元一瓶。雖然男公關並不從酒的消費中提成，因此沒有必要拼命灌酒，但狂飲已成為夜場文化的一部分，筆者在下文中將專門分析它對建構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

男公關和小姐並非可以隨意進客房攬客，通常是幫客人開房的那個人（主要是行銷人員）讓誰進去，誰才可以進去供客人挑

選。所以，男公關和小姐都有求於行銷人員。如果哪個行銷員訂房好、訂房多，男公關和小姐就會去討好他們，請他們吃飯，送禮物和紅包給他們。

夜場裏一些「專業」辭彙，對於理解本研究後面的分析也非常重要：

「High場」：夜總會的大廳、舞池，跳舞到High（高潮）的地方。

「扣女」：指物色、尋找女客人，並協商發生性交易的過程。

「扣仔」：女客人物色、挑選男公關，並且協商發生性交易的過程。

「坐台」：陪客人坐那裏喝酒。

「出街」：與客人離開夜總會，發生性行為。

「速食」：與客人發生一次性行為，做完就走。

「包夜」：整晚陪伴客人。

在FH，小姐和男公關都不用向公司交錢，公司也不給他們錢。小姐坐台最低人民幣200元，出台800到1000元，包夜1200至1500元，其中給開房的人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男公關坐台人民幣500元起，出街2000元起，但也不乏1500元便出街的。男公關的這些收入中，也會給開房的人百分之二三十。當然也會有人多給，一位資訊提供者說：「誰會來事，誰就有客人。」

我的一些資訊提供者聊天時曾說，深圳某某五星級酒店裏面的男公關出街人民幣3000元起，包夜可以拿到7000元。

雖然九點前後就陸續有客人來了，但夜裏十點High場的舞曲和表演正式開始。沒有被選進包房的男公關便要在場子裏自己「扣女」；同時也有一些女客人是常泡在場子裏「扣仔」的。跳舞的時候，來扣仔的女人會三五成群地在High場裏面「四處蹦」，「哪裡男孩子多就往哪裡蹦」（申哥用語）。挑的差不多

了，就會跳過來問那孩子是做什麼的，然後就聊起來，讓男孩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喝酒。

我的觀察是，在FH開包間的女人通常是會三、四個人一起來，每人叫一個男公關，兩個女人一起來的時候都少。FH全場21間包房，每天晚上至少會有一間包房點男公關。

申哥這樣總結說：「來夜場的男人，十個 有九個是要找小姐的；單獨來夜場的女人，十個 也有九個要找男公關；大陸的男人和女人一起來，通常不會找小姐也不找男公關；香港的男人和女人一起來，男人會主動替女人找公關。」我在FH的時候，曾遇到一對自稱夫妻的香港客人，小姐和男公關各叫一個，四個人在房間裏玩。

一些媒體將男性性工作者描寫成枯槁的形象，而我所接觸的男公關每個人都非常陽光、青春。有些人只是比較瘦，但還是健康的膚色與神采。他們都否認從事性產業會對他們身體有太大的影響，申哥也說：「鴨們都很會保養自己的。」

做社區考察期間，對我衝擊最大的是夜場中吸食毒品的普遍。我在FH時，搖頭丸人民幣五塊錢就可以買到，K粉十元、冰毒二十元都可以買到。據說K粉過時了，冰毒正走俏，因為更安全一些。搖頭丸的品質很差，「很沖」（資訊提供者阿紹語），雖然藥效目標與另幾種一樣，但對身體損害程度也更大一些。通常，香港來的客人，都會讓男公關吃藥。有一次，吃藥後，幾個香港女人和幾個男公關在包房裏整關了五天，玩了五天。

FH出過這樣的事，女孩子High大了，被幾個男人拉出去，隔天醒來時赤身裸體躺在路邊草叢裏。男人也是，如果High大了，把他東西拿光了也不知道。

2005年底，深圳的夜總會High場裏因為服用搖頭丸後死了幾個人，在當時非常轟動。2006年春節前，深圳市公安部門集中「打毒」，嚴格規定所有包房裏的「低音炮」全部撤掉，大廳裏

才許有。申哥說，低音炮的音樂與毒品有著相輔相成的作用，沒有了音樂吸毒後就無法盡情發洩，而沒有了毒品，喜歡吸毒的人聽到低音炮音樂的刺激也無處發洩。

我在FH時包房裏的客人如果單獨要吸管，是不能提供的，擔心吸毒後夜總會承擔責任。客人如果想得到吸管，唯一的辦法是要七喜，但一瓶七喜，只給一支吸管。雖然有這些規定，吸毒現象仍然很普遍。

性產業從業人員流動性很大，我離開深圳不到一個月後，申哥便帶著他的行銷團隊去了另一家夜總會；而到2006年年底，我得到的消息是，申哥已經改行退出性產業了。與我相處最友好的資訊提供者阿京，也退出性產業回東北老家結婚了。

### 3.3 研究者個人背景

質性研究非常看重研究者個人背景對研究的影響，研究者的個人經歷、經驗、理念、知識結構等均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研究。

質性研究者承認自己的研究承載著個人的價值傾向，自己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對研究現象的一種理解和解釋而已。因此，他們不必受到事先設定的「科學規範」的嚴格約束，在建構新的研究結果的同時也在建構著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陳向明，2000: 8）。研究者的個人生活和工作是不可能截然分開的，個人的經歷和看法不僅影響到個人從事研究的方式，而且也可能成為對研究本身來說是十分有價值的經驗性知識（陳向明，2000: 90）。

研究者的自我意識不僅可以包容被研究的對象世界，而且可以創造一個對象世界。研究不僅僅是一種意義的表現，而且是一種意義的給予；而在這個意義的給予中，研究者本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研究者也是一個行動者，是組成實地的一個部分；

研究者本人的工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研究結果的性質（Cicourel, 1964: 30）。

這些均要求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認真反省自己，瞭解自己在建構研究結果的過程中所可能起到的作用。正因為此，筆者在社區考察階段，在資料分析與寫作階段，一直在觀察與思考我的角色、個人身分、思想傾向、我與資訊提供者的關係等所有這些因素對研究過程和結果所產生的影響。但是，這種觀察與思考並不意味著要排除或否認這些影響，而只意味著要重視這些影響。

筆者認識到，曾經的記者經歷使我對隱秘的人群與生活方式充滿好奇，高難度調查的挑戰是促使我選定男性性工作者這一研究對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便在社區考察中不斷提醒自己：不要因為對「隱秘」的興趣而忽視社會學的整體觀。

筆者在學社會學之前具有一定的心理學知識背景，這使得此研究在微觀互動層次上的分析較重，雖然筆者也一再留意論述這種微觀層次的互動是如何受社會宏觀性別秩序的宏觀影響的。

筆者個人的人生經歷，使得我對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實踐有一種深刻的反感與抵制，這一傾向無疑也影響到此研究中的分析。

此項研究之前，筆者便受女性主義理論、酷兒理論影響較多，在分析階段，我便時刻提醒自己不要先入為主地解讀獲得的資訊。但是，我的研究結果是否仍然受到了我已經有的這些學術背景的影響呢？這仍然是值得留意和檢討的。

事實上，異性戀的、生理男性的、支持性革命的、正讀博士學位的……這些身分均影響著我的社區考察、研究與寫作，在後面的分析中也有一些具體的涉及。質性研究者認為，不可能存在絕對客觀的學術研究，所以我們只是盡可能地客觀，並且分析哪些因素阻礙我們不夠客觀，如何阻礙的。

本章，筆者論證了此項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和社區考察法



的必要性，並對自己在深圳進行社區考察的經驗進行了總結。因為男性性工作者這一研究對象的神秘性，所以筆者還在本章對此行業背景進行了介紹，這將有助於理解此論文中的分析。筆者關於個人背景對研究可能產生影響的反思，有助於對質性研究的結論進行更準確的把握。



## 第二部分

# 生命史與性產業從業情境

## 第4章

# 生命史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在本章中我們首先從生命史不同階段的男性氣質實踐分析入手，進而分析了生命史同一階段不同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以及生命同一階段同一情境不同符號中的男性氣質實踐，最後我們通過一個男公關生命史中男性氣質實踐過程的分析來進一步討論情境、符號與男性氣質實踐的關係。

### 4.1 生命史不同階段的男性氣質實踐

資訊提供者生命史的不同時期所面對的影響男性氣質建構的符號可能是不同的，生命史同一時期不同情境中所面對的符號可能也是不同的。因此，本研究對資訊提供者的分析，便從考察其生命史不同階段的符號，以及同一階段不同情境的符號入手。

我在深圳進行社區考察時，對11名資訊提供者（男公關，其中包括一名前男公關），即「資訊提供者基本資訊表」上的編號002至012，進行了生命史的深入訪談，並就他們生命史軌跡的相同與相異之處進行了比較。

這些資訊提供者生命史的共同點是：

1. 學歷均不高，除富哥大學畢業外，其他人均為初中或高中畢業，甚至小學輟學；
2. 除小付來自貧困省份的大城市外，其他人均來自農村、中小城鎮；

3. 小付、富哥到深圳一直沒有找到工作，幾個月後直接進入性產業；其他人做過的工作均是工廠工人、社區保安、酒店服務員等；

4. 他們進入性產業時，年齡以20歲至24歲為主。

到我接觸他們時為止，這些資訊提供者的人生經歷大體相同，我在這裏將其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老家」，通常讀書或者從事低收入工作，個別人開始接觸性產業；第二階段「初到深圳」，他們在這一時期或者從事艱苦的低收入工作，或者從事直接接觸較高層生活方式的工作（社區保安、酒店服務員），或者乾脆就沒有找到工作；第三階段為「性產業從業」，即進入夜場工作了。可以看出，資訊提供者由老家到深圳，再到夜場，經歷了對深圳地區符號的接受，在深圳符號中找到主體位置，再進入夜場符號中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因為符號不同，主體位置的建構也不同。

康奈爾強調了生命史研究在男性氣質研究中的重要性：生命史是一項投入，是穿越時間的實踐的統合。生命史所紀錄的絕不是個人的主觀感受和經歷，也紀錄了社會結構、社會運動和制度，是豐富的非個人的和集體過程的證據。生命史所紀錄的，本身就是決定實踐的社會環境和實踐產生的未來社會世界之間的聯繫。「生活史方法一直關注穿越時間的社會生活的形成。生活史是真實的歷史」（康奈爾，2003: 121）。本研究資訊提供者所經歷的三個生命史階段，表面看是個人生命軌跡的移動，但其中的相同之處也佐證了，影響其男性氣質實踐的仍然是社會結構、社會制度與社會文化，或者更具體直接的，是凝結著社會規定性的符號。

本節選取的兩個典型，來考察他們面對老家符號、深圳符號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時，男性氣質實踐的變化。我們選取的資訊提供者是飛飛和揚揚，飛飛的特點是到深圳之前面對的是「傳

統保守」的符號，揚揚的特點是到深圳之前便處於「性自由」的符號之中。我們看到，這對他們到深圳之後實踐男性氣質有著不同的影響，雖然他們都經歷了新符號的影響，以及男性氣質實踐的轉變。

#### 4.1.1 飛飛生命史三個階段的男性氣質實踐

飛飛在老家、深圳初期、性產業從業階段這樣三個階段，分別面對的符號及他的男性氣質實踐是不同的。

第一階段：在老家。

飛飛的家在湖南農村，非常窮。飛飛家有五個孩子，飛飛是老四，他下面還有一個妹妹，正在讀高中三年級，就要參加高考了。父母是文盲，但非常想讓孩子上學，希望孩子們能夠通過高考走出農村。「小時候，如果姐姐不好好學習，父親就會用竹條打她手，用來嚇唬下面的孩子。妹妹不會挨打，大家都寵著妹妹」。飛飛說。但因為貧困，前三個孩子都放棄學業出來打工了。飛飛個性溫和，從沒有動手打架的經歷。

在對待兒女的問題上，父母一視同仁，不會因為性別的差異而有不同的期望。村子裏，有的人家是女兒出來打工，兒子在家裏讀書，但飛飛的媽媽說：「手心手背都是肉。」

飛飛說：「我家 男女平等，我受的是男女平等的教育。」

飛飛也想讀大學，但當初是他自己提出退學的。因為家裏實在太窮了，他想出來打工，幫助妹妹完成學業。當時父親沈默了。

飛飛現在時常會打電話給妹妹，叮囑她好好讀書，一定要考上大學。飛飛說：「自己出來這麼多年了，一定不要讓妹妹再走這條路，一定要幫父母供她讀大學。」

對於老家的性觀念，飛飛說：「保守。」每天晚上八點鐘之前必須回家，否則父母會四處找，談戀愛也都是別人給介紹。

老家有許多女孩子出來打工，父母都會說自己的孩子工作好賺錢多。哪個女孩子每個月給家裏寄多少錢，成為村民們吹噓和比較的內容。有說自己女兒寄錢多的，就有人問：「你知道你女兒為什麼能寄那麼多錢嗎？你知道她做什麼嗎？」這樣說著說著，就會打起來。飛飛當時想：「男孩子出來打工沒這些問題。」

飛飛說自己「那時很老實，見人不敢說話，見女孩子更不敢說話」。

我們可以看出，飛飛在老家面對的符號內容比較多，如體現在語言中的「考上大學，擺脫貧困」，如「手心手背都是肉」，但總體而言，老家符號仍然是「傳統保守」的。在這樣的符號中，飛飛為了妹妹而犧牲自己的學業，顯示出對責任的重視；在異性面前的「很老實」，顯示著「聽話」的一面。其行動所體現出來的男性氣質實踐，在關係軸上，一方面沒有表現出對他人的支配趨勢，另一方面也未顯示從屬趨勢，我們視之為較多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在個性軸上，則體現出較為明顯的柔性趨勢。也就是說，飛飛在老家實踐的是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第二階段：初到深圳。

老家那種「傳統保守」的符號，與深圳「笑貧不笑娼」的符號形成激烈衝突。

飛飛退學後便到深圳打工，他說：「老家人都說廣東遍地是黃金。我剛到深圳時，出了火車站，抬頭一看，呀，深圳的房子好高呀，抬頭時草帽都要掉下來了。裏裏深圳人太有錢了，我當時計畫用五年的時間，賺到一定的錢，去搞服裝批發裏裏」

飛飛先在一家工廠幹了一年，那時，聽到有工友談論「拍拖」（廣東話談戀愛的意思），飛飛不知何意，他只是悶頭在流水線上做自己的事。工廠裏大家常開各種性玩笑，比如一起吃飯的時候就會說性方面的事情，如「昨天晚上去哪兒了？做什麼

了？在哪兒開的房呀？」等等。男人們集體談性的過程，體現著對性的主動、控制、支配、炫耀，是飛飛在同齡夥伴情境中男性氣質支配趨勢的實踐。飛飛開始處於一個完全不同於老家的符號系統之中，這符號一方面強調賺錢，另一方面又把性看作非常隨意的一件事，也就是我們稱之為「笑貧不笑娼」的符號。飛飛承認，就是在工廠這段時間，他的性態度開始變得「隨意」了。

飛飛趕上深圳普遍招保安，他便辭了工廠裏的工作，進了物業公司當上保安。

社區裏有幾個作小姐的，常有人來找，進社區時需要登記，這就需要保安的關照，於是她們便會和保安聊天，混的比較熟。小姐不想見來人時，就會事先告訴保安，保安就會幫她攔下。小姐們時常晚上三、四點才回來，常給保安帶些宵夜。

熟了之後，保安們就會和小姐開玩笑，「啥話都說」（飛飛語），如問賺了多少錢呀，什麼時候休息一起出去玩等等。小姐前面走了，幾個保安看著她的背影，會議論她身材好，有人便說：「和她睡一覺，少活兩年也行呀。」飛飛說：「大家也就是過過嘴癮，知道人家看不上自己。」

飛飛說：「保安們也結伴去夜總會玩過，會議論那 的小姐長的是不是漂亮裏裏看到小姐們和別人划拳、喝酒，像有好多錢，覺得好羨慕。」

可見，保安工作帶給飛飛的不僅僅是薪水多了幾百元，重要的是，開始更深入地接受深圳「笑貧不笑娼」的符號。

飛飛說：

在家 覺得丟人的事情，在外面久了，出來看的多了，也不覺得丟人了。大家都是到外面賺錢的，都是靠自己的本事賺錢的。我現在的觀點是：職業不分貴賤，能賺錢就行。

此時，家鄉那種「傳統保守」的符號，已經被深圳「笑貧不笑娼」的符號所取代了，而飛飛的男性氣質實踐也必將發生變化。

作保安的時候，飛飛開始了初戀，女朋友是一家餐館的服務員。兩人戀愛後同居了一個月，「她對我很好，非常照顧我，給我買過許多禮物，我一分錢沒給她花過」。在與異性的關係中，我們看到的不再是飛飛老家那種「男女平等」了。雖然女友對飛飛好，但兩人仍然摩擦不斷，飛飛：「她對我好，對我的朋友不好。她怕我出去亂搞，不喜歡我出去玩。她照顧我，可也管束我。而我更喜歡和哥們兒待在一起。」此時，飛飛面臨著戀愛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與同齡夥伴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衝突，而這是因為兩個情境中影響男性氣質實踐的符號是衝突的。

飛飛後來辭了保安工作，有一段時間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女朋友就很著急，「總說怎麼還找不到工作呀之類的話，我就很嫌她煩。原本沒有工作就煩，她整天嘮叨更煩，這個不行那個不行的，你倒底想做什麼呀。我們整天吵，就分手了」。

飛飛和女朋友的衝突，一方面體現在女友想將他「圈」在家裏，而這與他在同齡夥伴（保安們）情境中實踐的剛柔相濟／權力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相衝突；另一方面女友對飛飛不外出工作的「絮叨」背後是對男性「責任」的要求，當這種期待具有譴責意味時，飛飛便通過分手來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以上分析可以使我們粗略瞭解飛飛在「深圳初期」不同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是存在差異的，更重要的一點是，這些體現出他的「責任」觀、異性交往觀均發生著變化，這就是深圳地區符號的影響。

第三階段：性產業從業。

因為看了廣告知道男公關賺錢多，飛飛便去夜總會應聘，這

時他還不知道男公關是做什麼的。面試他的經理向他灌輸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盡一切辦法讓客人開心」，這時飛飛有些明白了：「就是像小姐那樣。」經歷了深圳符號影響的飛飛這時唯一的擔心是：「我們是男的，傳回家會有非議。」顯然，他記憶中的仍然是家鄉人對外出打工女孩子的議論，使他遲疑的是老家符號與深圳符號的衝突，而不是對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本身的抗拒。

飛飛進夜總會之後，首先經歷了培訓。所謂培訓，就是經理讓一個有經驗的「老公關」領著他，看別的男人公關是怎麼做，怎麼「扣女」。一個月之後，飛飛才單獨去和客人溝通。飛飛說：「這段培訓，就是看別人怎麼討好客人。讓客人開心的方法很多，一定要找她感興趣的話題聊。」培訓的過程，也就是強化性產業從業情境「顧客是上帝」符號的過程。

在培訓那一個月，飛飛就已經下定決心作男公關了，他對同住的老鄉說：「我還是去當公關算了，你要給我保密呀。」規避了兩種符號的衝突，飛飛便可以在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中實踐相應的男性氣質了。關於兩種符號衝撞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我們後面還將專門討論。

飛飛說：「說話誰不會呀。」「以前我說話都臉紅，現在會主動接觸客人」。我們從中看到是對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接受。但是，我們要說的是，對這一符號的接受，並不意味著就一切都聽客人的了，資訊提供者在符號中建構自己的主體位置的過程中，多種因素發揮作用。比如在安全套使用的問題上，我們看到的是協商，但最終是服從客人的意願。飛飛說：「一般都會戴，賓館房間 都有安全套。也有客人提出不戴，我會勸，戴是為了雙方好，以防萬一。但如果客人堅持不讓戴，也就沒有辦法了裏裏不戴安全套的時候，完事後，我會用香皂、開水認真、反覆地清洗陰部。」



在為客人口交問題上，飛飛會堅持自己的主意：「我自己從不做，客人如果堅持，我會建議幫她另找一個公關，因為有同事是喜歡口交的。」但是，飛飛也說，如果是「有感情」的客人，他也會為客人口交。可見，在口交問題上，像在安全套問題上一樣，當和客人的意見不一致時會採取協商的態度，但協商不成會堅持自己的態度，然而，如果和客人「有感情」了就不堅持了。

所以，我們看到的男性氣質實踐不是簡單的角色理論可以解釋的，也不是環境決定論可以解釋的，而是在符號中，發揮了主體能動性的實踐過程。這一實踐中的一些具體過程和影響因素，我們還會在後面詳細展開分析。到此可以得出的印象是：飛飛在與女客人的關係中，總體上實踐著從屬／柔性趨勢的男性氣質。之所以講這是一種「總體上」的實踐，是因為飛飛已經顯示出面對不同的女性顧客，也可以有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對此，我們後面還將詳細分析。

在性產業從業階段，飛飛也面臨著其他的人際關係，面對著不同的符號，實踐著不同的男性氣質。如在戀愛情境中，是較多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則更多關係均衡／剛柔相濟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對生命史同一階段不同情境中男性氣質的實踐，我們將在後面相應的章節中再展開分析。

#### 4.1.2 揚揚生命史三個階段的男性氣質實踐

我們要梳理的另一位資訊提供者的生命史，是揚揚的生命史。

第一階段：在老家。

揚揚說，小時候人們都說他長的像女孩子，性格也像女孩子，對此「從來沒有人講過不好的話，都覺得非常好，大家只講過：如果真是女孩子，就更好了。」（揚揚語）

揚揚長的非常清秀、明朗，很陽光，他說自己「有些小孩子氣」。他讀中學時是學生會禮儀隊的隊員。禮儀隊，是禮儀活動時的「花瓶」。全隊共有四、五十人，其中男生只有不到十人。

初中時，揚揚的同齡夥伴在性行為上便已經非常開放了，男孩子們在一起會談做愛的感受，議論和描述女孩子的乳房等身體部位。揚揚自己的第一次性行為是十五歲時。他和女友常吵架，吵架的原因，揚揚說：「男孩子都花心，我在高中難免喜歡別的女孩子，這種事傳的很快，傳到她那 就會吵。她太愛吃醋，總說我和別的女孩子太近了什麼的。慢慢地，兩個人就淡了。」

揚揚說：「到高中二年級時，我的性對象已經多了，那時班戀愛很普遍，今天追你，明天追她，追到手，同意談戀愛了，一、兩個星期後就會發生性關係。」

揚揚的朋友們的女朋友，有時「玩膩了」，也會放手，圈子裏別的朋友會再去追。揚揚說，還會追別班的女孩子。「大家在一起時，常會議論喜歡那個女孩子之類的話。大家一起看毛片更是經常的事」。

揚揚高中時交過一個女朋友，「玩的久了，慢慢感覺就淡了，沒有感覺了。但是她對我太好了，不忍心分手」。揚揚說。兩個人在學校附近租了房子，每天都會發生性關係。

揚揚說：「她看重的是我這個人，對我照顧的非常周到，提過結婚的事，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結婚。我和她交往有些害怕，怕脫不了手，怕她為我死。」

後來揚揚便在自己的大學交了一個女朋友，和這個女友分手了。新交的女朋友，只一個星期就分手了。揚揚說：「男孩子是為了性，只要那個女孩子看著還順眼就可以上，玩一個星期也就膩了。」對於這個新女友，揚揚說，她也很放的開。

對於小姐的態度，揚揚說：「心 挺想認識她們的，因為覺得她們放的開，玩起來更方便，而其實是瞧不起她們的。」

揚揚的同伴還說他「挺適合作『鴨』（也是一種對男公關的稱呼）的」，揚揚自己對此也有嚮往。

我們看到，揚揚從初中開始，便生活在「性自由」的符號之中。在他和女性的關係中，將女性當作玩弄的對象，朝秦暮楚，渴望占有卻輕視女性性工作者，這是他男性氣質支配趨勢的一面；但同時，他相貌、性情卻柔順，不喜歡激烈的運動卻參加禮儀隊，這些都是其男性氣質柔性趨勢的一面。所以筆者稱揚揚在此一階段實踐的是柔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男性對女性的權力控制，並不一定通過剛性趨勢來達到，柔性趨勢也可以達到。這一階段對「作鴨」的嚮往，也是基於「有女人玩又有錢」的幻想，仍然體現著其柔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第二階段：初到深圳。

揚揚自稱因為經商的父親被騙破產、負巨債，家庭經濟陷入困頓而休學。有一個親戚在深圳，介紹他來深圳進酒店打工。但因為收入少，揚揚根本沒有去。他到深圳後便在網上查夜總會招聘行銷、公關的啟示，去應聘。

揚揚與飛飛的巨大差異顯示出來了，飛飛在生命史中熟悉、接受深圳「笑貧不笑娼」符號的過程，在揚揚這裏全部省去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在老家階段經歷的「性自由」符號的影響，在老家對作「鴨」的嚮往也在其中起作用。也就是說，「性自由」符號與「笑貧不笑娼」的符號有一定的互融性。但二者也有衝突的地方，比如，此時揚揚仍然按著「性自由」符號下將當男公關假想成「有女人玩又有錢」的事情，準備繼續實踐他在老家實踐的那種柔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這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是衝突的。

性自由符號及揚揚和同齡夥伴在「泡女」上的實踐，折射出的是整體社會性別秩序關係中，男性以位於權力優勢地位的處境，去占有、支配女性的現實。而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女客人

在權力關係、生產關係，甚至情感關係中，均處於優勢的決定地位，所以同樣是男人和女人的自由的性關係，因為私人關係與社會性別秩序關係的差異，揚揚無法在其中實踐性自由符號下的男性氣質了。

第三階段：性產業從業。

接待揚揚來應聘的經理對揚揚說：「你的條件，最適合扣女人！」揚揚便默認了。

入行之後的揚揚才真正開始接受深圳「笑貧不笑娼」的符號，以及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顧客是上帝」的符號。

揚揚說：

第一個月，放不下面子。看別的男公關與年齡大幾十歲的女人拉扯、擁抱，感覺很噁心，甚至有些看不起他們。因此自己也沒有努力做，不喜歡那樣討好客人。

中哥請我吃飯，給我做思想工作，他說：你出來是賺錢來的。賺錢，就是硬道理。

第一個月一分錢沒賺到，但和同事交朋友、一起玩，還認識了一些客人。我性格內向，很少說話，現在變了。公關這行 有一句話，就是：「我們這行是靠嘴吃飯的。」所謂「靠嘴吃飯」，就是要討客人的歡心。

我的思想就是這樣一步步被生活改造的，其實大家都是為了生存，沒有錢就沒有辦法生存。現在在這 讓人看不起，但賺足了錢，換個地方待著，人家一樣看的起你。

不難看出揚揚在努力將自己後來的選擇「合理化」。揚揚在進入夜場的第一個月，便同時接受了兩套混合在一起的符號：首先，笑貧不笑娼；其次，顧客是上帝。這就是深圳符號和性產業

從業情境符號的結合。在這樣的符號下，揚揚開始實踐新的男性氣質。

對於和客人的關係，揚揚有下述表述：

跟客人出去，只要自己有點看的上的，比自己女朋友好，感覺好，就可以有愛撫。最不喜歡年長的女人，那時只是為了應付，把她弄爽就行，自己不用爽。自己喜歡的客人，才想自己也爽。和年長的女人，有時會硬不起來，這時就要吃藥。

不想做、不能做也要強做，而且要把客人「弄爽」，客人確實成了「上帝」。在戴安全套的問題上，揚揚說：「客人要求不戴，就得不戴。」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建構出來了。

從揚揚的生命史主線我們看到，因為在老家接受了性自由符號，所以揚揚沒有經過深圳符號的培訓，便很主動地進入了性產業，他誤以為性產業中使用的也是性自由符號。但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不同，使得揚揚又不得不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同時經歷了深圳符號和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培訓，其男性氣質的實踐才和情境、符號一致起來。

在此補充的是，我在深圳的資訊提供者的另一個共同性是，他們第一次「出街」均比較順利，對遇到的客人感覺良好。如阿強第一次出街的女客人是他的四川老鄉，而且和他前女友的名字很像，這讓他感覺很親切；飛飛第一次出街的女客人不僅沒提特殊要求，甚至連口交等要求都沒有，飛飛事後的感覺是「賺錢好容易呀」；揚揚是在和那個客人「聊了兩天」後才出街的，「做的很曖昧，有愛撫」；小邱第一次出街的感覺是「既興奮又高興」；阿莊第一次出街也是一個聊過多次的常客；……沒有人

提到第一次出街時便遇到客人有特殊性行為要求的。

雖然第一次出街時通常已經處於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中一段時間了，但是，「第一印象」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對第一次出街與第一位女客人的較好的感覺，對他們進一步在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中實踐男性氣質起到了促進作用。

相比而言，北京的資訊提供者有些不同，我們會在男性氣質的地理差異分析中論及。

本節雖然從符號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入手分析，但符號是社會的符號，符號的影響就是社會的影響。在男性氣質實踐的建構中，社會性別秩序的三重關係（權力關係、經濟關係、情感關係）更是直接影響著符號及男性氣質的實踐。即使私人關係中的三重關係與社會性別秩序中的三重關係是不一致的，也並不意味著後者的影響力徹底消失了。對此，後文將展開論述。

## 4.2 生命史同一階段不同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當人從一個社會空間進入另一個社會空間時，各種社會空間對人實行各種限制，使人主體化。每個主體面對不同的情境，均有不同的主體位置；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符號，主體在這符號中建構自己的主體位置；這就是主體位置的多重性。

不能簡單地將不同的主體位置理解為不同的身分或角色。身分或角色有先在的規範，是在文化中形成的；主體更是一種心理的、內部的理解，通過對身分的解構來達到。人在這個過程中產生能動性，可以對符號進行創造性的使用。

本節以四位資訊提供者為例，考察他們是如何在不同的情境和符號中進行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的。

#### 4.2.1 揚揚：生命史不同時期不同情境下的男性氣質實踐

在老家階段，揚揚在不同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便有所不同。

我們曾在前節提及，揚揚長的像女孩子，性格也像女孩子，而且父母也希望他是女孩子。媽媽曾說揚揚：「如果你是女孩子就好了，可以幫我洗衣、做飯，我就不需要這麼操勞了。」揚揚說他的性格與母親的期望有關：「父母要求我們懂事、聽話，所以現在這樣太軟弱了。」揚揚因為從小聽父母的話，在父母心中是穩重的、讓人放心的好孩子。我們可以看到，揚揚在家庭情境「承擔責任與義務」的符號下，實踐著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

在和異性交往中，揚揚面對「性自由」的符號，他在異性那裏實踐的是柔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性自由」符號雖然也在揚揚同齡夥伴群體中存在，但這一群體性中更重要的是「陽剛之氣」符號，強調健身、抽菸喝酒、哥們兒情誼等等。陽剛之氣符號最接近性角色理論對男性氣質的要求。陽剛之氣符號與性自由符號有交叉之處，因為男人在性上的積極、主動、進攻，也符合陽剛之氣符號的要求。但性自由符號不一定是陽剛之氣符號，因為性自由也可以通過非積極、主動、進攻的方式實現。

揚揚讀中學時是學生會禮儀隊的隊員，大一時他又參加了這一非常女性化的組織，這是他個性的柔性使然。與之相對的是，揚揚從小不喜歡任何體育運動。揚揚說：「小時候體育課踢足球，總踢不進去，無精打采的。大一時，朋友都說我太脆弱，應該多練習體育。」於是，揚揚開始喜歡籃球了。體育是陽剛之氣的一種表現，嘗試進行體育運動，正是同齡群體中陽剛之氣符號對揚揚的影響。但揚揚只打了一年球，那之後又忙著泡女孩子



了，他說：「對球就沒有興趣了，對女孩子有興趣了。」我們從中看到，揚揚對陽剛之氣符號不是簡單的順從，而是與自身的柔性一面結合起來，有努力，也有放棄。

同樣是在同齡夥伴群體中，揚揚讀中學時同伴中就有人抽菸，但揚揚不抽。他說：「他們知道我不抽菸，所以不會勉強。別人問我為什麼不抽，我會說爸爸不讓我抽。爸爸確實反對我抽菸。」到讀大學時，周圍的朋友都在抽菸了，大家會笑話揚揚是「不抽菸的男人」。於是揚揚也開始抽菸了。他的解釋仍然是：「不抽，不給人家面子。」這一次，揚揚遵從了陽剛之氣符號的要求來實踐男性氣質了。

揚揚在同齡夥伴群體中實踐的男性氣質，在性的方面與性自由符號的要求相吻合，在其他方面卻與陽剛之氣符號的要求部分地吻合，部分地衝突。我們視之為在主體位置建構中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實現，而這與他在家庭情境中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受到鼓勵有關，即家庭情境中的符號支持了他對同齡夥伴情境符號中某些內容的抗拒或改寫，從而也說明不同情境男性氣質實踐的不同以及彼此之間的互動。

大一暑假的一件事沉重地打擊了揚揚，使他渴望改變自己。那年，他被自己的同學、好朋友騙走了暑假打工辛苦賺到的幾千塊錢。這件事對揚揚的打擊「特別大」，他說，三天沒睡覺，成為「人生轉捩點」。他「從此不再嘻嘻哈哈了」。這件事讓揚揚認為：「是自己太軟弱了，才成為別人欺負和欺騙的對象，男人不應該像我這樣軟弱。」揚揚開始嘗試努力改變。這也說明他在同齡夥伴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並不是僵死的，而是仍然處於變化中的。

總體而言，我將揚揚在老家的同性同齡群體情境中實踐的男性氣質稱之為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他在本身的柔性之外，也同時實踐著剛性；他和同性同伴的關係中，只有



「玩」女孩子時的團結一致，而沒有明顯的一方壓制另一方的關係，所以可謂關係均衡趨勢。

再看性產業從業階段揚揚在不同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我們上一節已經分析過，揚揚在與女客人的關係中（性產業從業情境）面對的是「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他實踐的是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此節，我們再分析揚揚面對「偶發性性行情境」和「戀愛情境」時的男性氣質實踐。前者指的主要是和小姐（揚揚稱之為「玩的好的女孩子」）的關係，揚揚自己這樣談到這種關係：

現在玩的好的女孩子都是作小姐的，小姐上床從來不用花錢，我有條件。（指自己相貌好，有資本。）

夜場 女孩子很多，只要自己願意，每天都可以換著女孩子上。對於和小姐上床，只是多個女人玩玩而已，而且心 會有覺得她們髒的感覺，因為衝動才會做，做的時候一定會戴套。

和小姐出去消費的時候，也都是讓小姐買單。靠小姐吃飯很正常，女孩子賺錢比我們容易多了。

和客人做與小姐做的一個不同是，如果對那個客人感覺好，也會愛撫；而和小姐做，完全是為了打炮，沒有感覺，也不會去愛撫。

雖然同為性工作者，揚揚對小姐的輕蔑與在老家階段是一樣的，仍然會認為她們「髒」，和她們只是「玩玩而已」，即使愛撫客人也不願意愛撫小姐。這些表述中，均體現著「獵豔」符號的要求。此時，揚揚實踐的也仍然是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揚揚在FH夜總會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女朋友，我們大家都認

識，她是DJ，不作小姐。這種關係挺微妙，因為他和夜場裏別的女孩子的關係，這個女朋友會常吃醋，容易發生矛盾。這女孩子有時就鬧脾氣，不來上班，影響工作。揚揚的這位女友雖然不出街，但偶爾也會坐台，坐台時會與客人有身體接觸，但是，在夜場裏待的人都會覺得這樣無所謂。我雖然沒有直接問揚揚對女友坐台的感受，但他對坐台的女孩子有過這樣的評價：「無所謂，不會覺得像出街的小姐那樣下流。」由此可見，揚揚對坐台時的身體接觸與夜場中人有著一致的態度。揚揚相信女朋友未出過街，因為「她在我的視野下」。

揚揚出街的事，一直瞞著他的女朋友，女友只知道他陪酒（坐台）。在同一個夜場工作卻可以瞞過去，全靠著我們大家幫他。紙裏包不住火，有幾次女友懷疑他出街了，就會吵。有一天夜裏我沒有去FH，自己在住處寫東西，揚揚忽然打電話給我，講他剛才和客人出街了，關了手機。出了賓館打開手機女友的電話便進來了，他就說是和方剛在一起。揚揚說：「她馬上會打電話給你，你別說漏了。」我也只能幫揚揚繼續圓這個謊言。

和這個女朋友外出時，總是女朋友花錢。揚揚對此的解釋是：「她每天都有坐台的機會，而我一個星期才有一次。」而揚揚在老家「談戀愛的時候」，都是他買單。可見，揚揚進入深圳夜場後，在戀愛情境中不想扮演「男子漢」的角色了，這是否是「深圳很現實」這一符號的影響呢？或者對來自夜場的女朋友，終究無法像對普通女孩子那樣對待？

一方面自己出街，同時不讓女朋友出街，這種雙重標準本身是隱蔽著實施的。此情境雙重標準的存在，以及揚揚男性氣質的實踐，符合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對男女的規定性。無論是小姐還是女友，在與揚揚的私人關係中的位置和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中的位置是一樣的弱勢地位。

揚揚並非以剛硬的態度來管束、要求女友；同時，沒有跡象

表明他個性柔性的一面在和女友的交往中有變化。所以，揚揚在性產業從業階段戀愛情境中實踐的是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 4.2.2 小邱：生命史同一時期在異性關係中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

在進行小邱生命史的分析時，筆者亦將其分作三個生命階段，其中第一階段是在老家、讀體校的時候，第二階段是初到廣西在某小縣城的時候，第三階段是進入深圳在性產業從業的時候。

小邱從小就喜歡打架鬥毆，初中進體校後更是經常出去故意鬧事，實踐的是非常鮮明的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小邱初中沒畢業就全家搬到廣西一座小縣城，這段時間他生活中主要有兩條線，一是拐賣女青年賣淫，另外便是和一位年長九歲的女子的「戀愛」關係。我視之為在同齡夥伴情境和戀愛情境中，同時實踐完全不同的男性氣質，這種差異及二者間的互動對本研究極具啟發。

那個縣城是廣西有名的治安最亂的縣，小邱說，他整天和小混混們混在一起：「那時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女伴，你們都有，我也要一個，你們能扣到，我也能！」同伴間競爭的男性氣質，與占有女人的男性氣質，便這樣體現為同齡夥伴情境中的「陽剛之氣」。

小邱果然輕易搞到了一個「髮廊妹」，他對我說：「髮廊妹都很開放。」語氣中充滿著不以為然。小邱說：「和她玩了一頓時間，就覺得沒有意思了，分手了。」既需要能夠輕易搞到女人，又對這種女人不以為然，這便是陽剛之氣符號對性角色理論中「支配性男性氣質」的認同。

小邱那時候也去酒吧、迪士高扣女，他說：「非常容易，當天晚上就能帶出去上床。」縣城裏有一個溜冰場，裏面的女孩子

很多，有許多是工廠妹。小邱和他圈子裏的朋友「每個人都去扣」，然後「帶出去玩」。「兩、三天就能扣上一個」，如果遇到太難上手的，小邱就領去見他父母，好像確立了戀愛關係一樣。「這樣再上床就比較容易了。上床之後，玩膩了，再甩掉」。

很快，小邱便在自己玩膩後將這些女孩子送進髮廊作賣淫女，髮廊的老闆會因此給小邱錢。靠著威逼加利誘的方法，每送進髮廊一個人，小邱可以得到五、六百塊錢。漂亮些的，還可以送到酒店的夜總會裏。小邱說：「我一個星期就可以往髮廊送一個。送進髮廊之後，就不管了，全交那 的老闆了。進去了，想出來可不容易，自然會有人管。」

很顯然，小邱此時和他的同齡夥伴一起，實踐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我們從私人的三重關係角度分析，就會發現，小邱和這些被誘拐的女孩子之間，在權力關係、經濟關係、情感關係中，小邱均占據著上風。而且重要的是，私人關係中的上風，與整個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的結構，是一致的。這使得小邱的行為得以非常順利地實施。先是靠經濟關係中的優勢來引誘，請這些處於社會最低收入階層的女孩子們吃飯、喝酒，這種經濟優勢也是整個社會中男性所具有的經濟優勢；進一步布下情感圈套，社會的性別文化塑造陷入情網的女孩子為男友「付出」，使得小邱玩弄這些女孩子變得容易；當這些女孩子被送去賣淫時，整個社會體制中的男性權力優勢便結成同盟，阻止她們的反抗和逃脫。可悲的是，小邱用誘拐這些女孩子賣淫得到的錢，進一步加強了他在經濟關係中的優勢，再去誘拐其他的女孩子，我們從中看到的便是整個社會性別秩序的再生產過程。

但是，當面對另一位女性的時候，因為私人關係中三重關係的改變，與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不同，小邱在同一時期間實踐了完全不同的男性氣質。

最初，小邱和同伴在酒吧裏注意到了一個獨自來喝酒的女人，同伴間打賭誰有勇氣去「扣」她，小邱過去了。沒想到這位女子很主動，約他出去玩。小邱每次與她約會之後，她都會給他500元「打車錢」。此時雙方在經濟關係上已經顯示出女性的優勢，這是與整個社會的性別秩序相衝突的。雙方對這與社會性別秩序的衝突都心知肚明，所以女性會說這是「打車錢」，給足了小邱面子，同時又使他獲得性交易的實惠。小邱對此還有一句精彩的解讀：「她花錢，她有一種成熟感。」於是，允許這位女子為自己花錢，便成了小邱「關照」、「幫助」她獲得「成熟感」的一種「恩賜」，從而與陽剛之氣符號吻合。

兩人間的性關係也是這位女子先提出，小邱的態度是：「我當時想：有便宜為什麼不占？」我們可以想像，因為女子在經濟關係中的優勢，使得一向主動「扣女」的小邱不自覺地在上床一事上也處於了被決定和被告知的地位。但在整個社會性別秩序的權力關係男性占優勢的情況下，小邱仍然會認為這是自己「占便宜」的事，「占便宜」便符合性角色理論下男性氣質對男人的性的建構。

有過性關係之後，小邱才知道，這位女子已經29歲了，比自己大9歲。「男大女小」這一傳統的男性居主動、支配地位的模式被打破了，這再次與小邱一直在實踐的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相衝突。

圍繞著女人的年齡，小邱有如下一些表述：

如果事先知道她比自己大那麼多歲，就不會去扣她。但是，既然已經扣了，而且外表看起來差不多，也覺得無所謂，玩一玩，大幾歲有什麼呢？

我心 一直沒有感覺她比自己大，如果當時感受到外表比自己大，可能會受影響。

她長的年輕，一點兒都看不出來像快三十歲的人。這個女的是本地人，在香港做事，比較有錢，每週都會花幾千塊錢去做美容。

我那些哥們兒在一起的時候，都會比誰玩的女孩子年齡更小。我一直瞞著她的年齡，我有些擔心自己喝酒多的時候會說走嘴。

小邱與我聊這件事時，一直強調對「哥們兒」知道她比他大的擔心。可見，他清楚地意識到他在和這位女子的交往情境中，已經實踐著與同齡夥伴情境中不同的男性氣質了，而二者是不能碰撞到一起的，只要不碰撞他就可以同時實踐不同的男性氣質。兩種情境下符號的差異，背後是在性別三重關係中的位置的差異。對於不同情境中相互衝突的男性氣質實踐，我們後面還會有詳細分析。

在床上，小邱實踐的男性氣質從屬趨勢已經明顯了：

我和她第一次上床前，她給我一百塊錢，讓我去買套，說怕懷孕。我是第一次用套，跑了許多路才找到一家藥店。有十多塊錢一盒的，我怕她知道沒有買，因為有標籤。後來，買了六十八元四支的。我回到賓館，她已經洗完了，非讓我也去洗。

這個女人有「潔癖」。每次做愛前後都要洗，而且衣服放在哪裡，怎麼放，都有規定。我把衣服扔在床上，她就大叫起來，讓放到椅子上，而且衣服的一兒不能挨著椅子，要反疊，然後衣服面挨著椅子。

床上，她聊自己的老公，說老公的不好。我心不高興：我們倆人做，你說你老公幹什麼？但我只是想想，嘴上沒有說。

從上述表述中，我們不難看到女子在經濟關係、權力關係，甚至情感關係中，均已經處於優勢的支配地位了，而小邱則實踐著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

小邱前胸上紋有一頭虎，這是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一種手段。我們在後面方析身體的改造時對此還有專門討論。需要在此一提的是，小邱的父親曾強烈反對他紋身都沒能阻止他，父親曾揮著菜刀說：「你是要命還是要這個（指紋身）。」小邱當時的回應是：「想剃就剃！」從這件事可以看到，小邱和父親的關係中實踐的是剛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而第一次上床之後，那個女人便讓小邱乖乖地將紋身去掉了。女人的話是：「你讓我怎麼敢睜眼看？」小邱說：「她陪我去洗掉了，是她拿的錢。」在小邱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過程中，他對金錢的一再強調，也反映出經濟關係對二人關係的影響。但小邱對同伴們說，是遵從父親的命令洗掉的。聽父親的話雖然也不夠「自主」，但至少可以借用「孝順」這一符合傳統社會理想男人形象（性角色理論下的男性氣質）的符號，而聽女人的則與同齡夥伴情境中的陽剛之氣符號衝突太大，所以小邱需要進行迴避。

從一開始，小邱和這個女人的關係便是在同伴的競賽中開始的，所以他此後難以將二人的關係完全從同伴的視野中抹掉，兩種情境時常會碰撞，小邱時時擔心自己酒後說出女伴的年齡，其實是因為兩種不同的情境過於接近，又過於矛盾和衝突的關係。

「在和她玩半年後，厭煩了」的時候，小邱主動提出分手，女子哭著要求再過一夜，那一夜，女人又讓小邱去買套，小邱說：「我懶得去了。」女人便沒有再說話。一直被迫去買安全套的小邱，這一次終於反抗了。兩人在床上調情，小邱激動的受不了了，女人說不戴套不行。小邱說，那怎麼辦？女人說，我幫你解決吧。於是，便給小邱口交。

小邱說：「那是第一次有女人給我口交。我想，這個女人怎



麼這樣願意為我付出呢？那時我心 真的有些動搖了，我差點兒就決定繼續和她在一起了，但這時她說了一句話，可把我嚇壞了。她說：如果你願意，我想和你結婚。這話使我下決心要徹底和她斷了。年齡差那麼大，家 知道了怎麼辦？我還怎麼見人？作地下情人行，結婚的話我不是完蛋了嗎？！」

在最後一次，小邱和這位女子的關係已經改變，通過圍繞分手的決定權、戴安全套的決定權，小邱實踐著一種較多剛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在小邱和這位女友的關係中，權力關係與經濟關係上，小邱均處於下層地位，情感關係上由一開始小邱想獲得金錢，投入較多，到後來來女人動了感情，對小邱的投入較多，還曾給他做飯，關心他生活。所以，情感關係是在變化中的。最初小邱實踐著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到最後分手時實踐剛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這一男性氣質實踐的變化，與二人間三重關係及整個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是相互發生建構的。

總結此一階段，我們看到小邱一直在迴避不同符號間的衝突，同時在不同符號下，在三重關係的不同結構下，實踐著不同的男性氣質。

#### 4.2.3 小付：對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

小付在性產業從業階段，在不同情境中，體現著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

小付說自己「心細，會體貼人、照顧人」，在和一位常客交往時，「我會給她買早餐回來吃，她感冒時我會買藥給她，還會打電話叮囑她吃藥」。即使對不喜歡的客人，也可以「把假臉放下來」。我們從這描述中看到的小付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對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的實踐。

在體貼人這一點上，小付說，他對客人和對女朋友沒有差



別。我在FH的時候，小付正談著一個女朋友，那女朋友有一次來FH玩，和我們聊天時誇小付會關心人。「如果我們間有不同意見，他總是沈默不語，有時會出去走走，靜下來再說道理」。小付的女友這樣說。在我看來，小付和女友間實踐的是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小付會找小姐發生一夜情，通常只做一、二次，性行為中也很主動和支配。這種關係不需要付費。「付費誰還和她幹?!」小付一臉不屑。此時，我們看到的是柔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小付說，他只會對女人那樣溫柔和謙讓，如果是男人欺負到他頭上，他就會還擊。小付舉例說，在學校的時候，別人對他的女朋友動手動腳，他一個人找去打架，對方來了十多個人，他也不怕，結果自然是他被打了一頓。

小付現在也偶爾會打架，包括幫朋友打架。他說：「朋友有事，要人幫，自然要去。否則，以後你有事的時候誰還會幫你呢？」喝醉了酒打架時，小付說：「總是頭破血流的。」「每個晚上打架都不奇怪」。他說。喝醉了酒，甚至吃了搖頭丸之類的藥，在音樂與氣氛的慫恿下，打架就這樣成為在同齡夥伴情境中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一種方式。

小付說，自己的性格具有二重性。對女孩子細心，對男人就要凶。「不知為什麼，就是改不了」。他自己這樣說。小付又說：「對男人再怎麼凶，也不能對女人凶。」

#### 4.2.4 大牛：不同情境中符號與男性氣質實踐的相互建構

北京的資訊提供者大牛正在讀大學，他同時在性產業從業，這種「兼職」身分使他比深圳那些專職在夜場工作的男公關需要同時面對更多不同的情境。情境不同，符號不同，他也就同時實踐著多種男性氣質。

戀愛情境：

大牛對戀愛關係的認識，反映著他所接受的戀愛情境中「承擔責任與義務」符號的影響：

男人要呵護女人，像愛自己的眼睛一樣，看的比自己的生命還寶貴和珍惜，給她家的感覺；希望她有品味，會呵護她喜歡的人，希望她能是我家的概念的回歸，是兩個人的家，相互的關懷裏裏

在性上，不是主宰女人，是雙方自然的追求，做自己該做的事。

我們看到，大牛的兩性符號中有充分的平等精神、相互關懷的意識。在他正要進入性產業從業時，別人介紹他認識了一個女朋友。大牛說：「當時沒想交往深。但她對我太好了，所以被感動了。但有強烈的欠疚感裏裏」

我不能在週末陪她，一直得瞞著她，很累。萬一她發現了，我擔心她怎麼看我，我很在乎別人的感受看法，尤其對我喜歡的人。

我怕我承擔不起責任，害怕，就是如果不能讓我愛的人幸福，會難過。我不能把整個身體給她一個人。

只是在一次醉酒後可能有過性行為，我記不清楚了。我不想傷害她，那次是唯一的一次。那之後，許多次在擁抱和接吻時，都撫摸了，但要進入的時候就止住了。那時我突然感覺自己是在欺騙她，我和別的女人在做，並且還會做，可她什麼也不知道。我就感覺是在欺騙她似的，她對我越好，我就越難受、內疚裏裏

我們看到，大牛在戀愛情境的「承擔責任與義務」符號下，實踐著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性產業從業中實踐的男性氣質，清楚顯示了對戀愛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因為戀愛情境中「承擔責任與義務」的符號，有一些是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相衝突的。

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對大牛在戀愛情境中的影響，還體現在：他對兩性關係中平等、家庭的強調，對女性氣質的強調。具體到三重關係，大牛明確表示了對情感關係中「平等」的期待，但因為自己在性產業從業，所以無法做到在情感關係上的平等（「不能在週末陪她」、「自己在欺騙她，我和別的女人在做」），也就無法實踐他嚮往的戀愛關係。

以上分析使我們看到，不同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是相互影響的。

#### 同齡夥伴情境：

大牛大學裏的同學，是他的同齡夥伴。在學校裏，大牛認為大家性觀念都很「傳統」。老師上課的時候曾講到賣淫者容易得愛滋病，大牛與宿舍的同學還曾議論過小姐，說一些對她們進行貶損的話。大牛說，這時候他都非常敏感，會覺得是說自己呢，於是就會做出激烈的反應。比如與宿舍同學非議過小姐後，他就總找藉口吵架，說他們整天上網聊天又不玩視頻，實在太「低級」等等。

但同時，大牛認為自己和同學關係還可以，因為他「非常大方」，時常買回吃的東西請大家一起吃。同屋的同學也都是從農村來的，所以，那天便是開齋一樣的日子。同學會以羨慕的口吻問：「你從哪兒弄到這麼多錢？」大牛說自己這時會有一種滿足感。

在我看來，大牛在此同齡夥伴情境中一方面面對「陽剛之

氣」符號，另一方面也面對關於性的「傳統保守」的符號，這些顯然都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衝突很大。面對不同符號的衝撞，大牛會高度緊張，脆弱而易受傷。

大牛在請同學吃飯的過程中獲得一種「給予」的快感，同樣被用來緩解他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面對同齡夥伴情境符號時所產生的壓力。也就是說，大牛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實踐的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加強了他在同齡夥伴情境中的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這再次體現了兩種不同情境符號在男性氣質實踐上的相互建構。

性產業同伴情境：

大牛在談到性產業同伴情境時有這樣的表述：

他們教我怎麼叫床，怎麼去買衣服，怎麼去要錢裏裏不是教，開玩笑似的，在那 叫：「我愛死了你了裏裏」真像極了，聲音讓人受不了。同伴教我在客人那 撒嬌呀，討好呀，就是做愛的時候要裝作很興奮、很享受的樣子，還得會煽情，會說情話，做的時候你得賣力，讓她感覺你快樂的要死了。眼神越朦朧，越感覺青春，就越好裏裏

我們什麼都說，調侃大街上的女同胞，但只有我們工作的內容不說裏裏

在他們中間，我感覺自己不是一個人，不孤單。有時候幾個人一起去逛，就是感覺自己放蕩也不是一個人，自己墮落也不是一個人，我還有自己的夥伴，只有他們是和我在一起的。少了瑩瑩孑立，你會慢慢地被感染裏裏

第一，我畢竟得和他們好好相處，我得融入；第

二，我感覺新鮮刺激，和以前那種生活太不一樣了，一種眩暈的感覺，或者說是幻覺；第三，我總得有幾個朋友裏裏

這段表述，體現了性產業同伴情境中「在競爭中合作」的符號。正如康奈爾所說，男性氣質的實踐有時需要在集體維度中進行。在男公關這樣的弱勢群體中，集體實踐似乎更顯得重要，大牛描述與同伴一起逛街時不再孤獨的感覺便是證明。另外，大牛的上述描述也強調了性產業同伴情境中的相互協作、幫助的重要。總體而言，大牛的這段話讓我們判斷他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實踐的是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筆者還注意到，對於深圳專職的男公關而言，這種需要在集體中找到「不孤單」感覺的需要遠沒有這麼強烈，這一方面說明兩地在男性氣質建構上存在地理差異，另一方面也說明兼職的大牛經常要面對和性產業無關的情境符號，而這影響到了他在性產業從業情境、性產業同伴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通過以上對在北京兼職作男公關的大牛在不同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分析，我們獲得證據支持不同情境之間的符號和男性氣質實踐中存在互相建構關係的觀點。這也使我們進一步相信，大牛與群體建立密切的同質性，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一種角色扮演或在情境中的表演，而是其處在那樣的符號中的一種必然的男性氣質實踐，背後是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等諸多因素的綜合建構。

### 4.3 生命史同一階段同一情境不同符號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我們已經分析說，生命史的不同階段會面對不同的符號，同

一階段在不同情境中也會面對不同的符號，而事實上，即使是同一階段的同一情境中，也會面對不同的符號，使得男性氣質的實踐出現差異。

這種同一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不同，可能是因為在私人的三重關係（經濟關係、權力關係、情感關係）上的不同引起的，可能是受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的影響，也可能是因為不同符號進入同一種情境的結果，還可能是與其他人的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互動所產生的差異。這也進一步說明，男性氣質是一個具體的實踐過程。

本節我們便選取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種種不同，來看哪些因素在發揮影響。

#### 4.3.1 男公關男性氣質實踐的能動性

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帝」的符號影響著資訊提供者男性氣質的實踐，但不能簡單地認為男公關就是一味地順從女客人的要求了。像小邱，一方面他接受著「顧客是上帝」的符號，另一方面在和客人的關係中又發揮著自己的能動性。關於為女客人口交，小邱就這樣說：

剛作公關的時候，遇到看著不喜歡的客人，就不願意為她口交，就想辦法，嘻皮笑臉地想躲過去。躲不過去，也只能勉為其難。後來有了辦法，口交時不會看她的陰部，只是做個樣子，不用嘴，用鼻子在那 蹭來蹭去的。女人年紀大了，反應弱了，不會知道你是在用鼻子蹭。如果是熟的客人，我自己有時也會主動做口交。像某某（小邱自述與自己「有感情」的一位女客人），後來兩人玩69式，我還覺得挺新鮮和刺激，從中有快樂。如果對客人進行口交，客人的反應會更強烈，這樣

對我完成任務也有幫助，我就不會覺得有壓力了，會樂於同意口交。

我們看到，僅在口交問題上，便存在著影響小邱行為的多重因素：客人看著是否順眼，能否嘻皮笑臉躲過去，可否用鼻子做做樣子，是否是熟客人，是否同時被口交，是否對「完成工作有幫助」等等。所以，這裏實踐的不是簡單的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而是經歷了不同符號下的實踐，如和「有感情」的熟客人的69<sup>1</sup>式中，便體現一定的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再看飛飛。在口交問題上，飛飛會堅持自己的原則，他說：「如果客人提出口交，我會明確告訴她，自己不喜歡。如果客人堅持要求，我會提出換一個公關過來，因為有的公關喜歡給客人口交。有的客人會繼續哄騙，說『小弟弟，沒事呀』這類的話，但我還是會堅持。也有的客人會真的換人過來，但這種情況不多，通常她們不堅持。」在口交上，飛飛實踐著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在戴安全套問題上，飛飛說：「一般都會戴，賓館房間 都有安全套。也有客人提出不戴，我就會說，戴是為了雙方好，以防萬一裏裏但是，如果客人堅持不讓戴，也就沒有辦法了裏裏不戴安全套的時候，完事後用香皂、開水認真、反覆地清洗陰部。」從飛飛的表述中，我們看到的雙方權力關係中，不是簡單地服從，而是有博弈的過程，雖然最後還是會順從客人的要求，實踐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可見，飛飛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實踐的男性氣質是不同的。

#### 4.3.2 女客人女性氣質實踐的影響

1. 指兩人同時為對方口交，對當時體位的形象性描述。



那些並非專職在夜場中從業的資訊提供者，因為他們面對的情境更多樣，同時接觸的符號也更多樣，便也有可能展示同一情境中多種因素影響下男性氣質實踐的不同。

北京的資訊提供者小毛同時通過兩個管道接觸客人：互聯網，夜總會。兩個途徑的符號不同，接觸的客人不同，小毛實踐的男性氣質也不同。

小毛說自己不適合夜場的氣氛：

我性格偏內向。在包房，打情罵俏，我不好意思。別的公關和客人聊的很熱鬧，這時我通常坐一邊臉紅。包房門上都有一個窗戶，但窗上有掛鉤，可以掛上衣服，我一進去就掛上衣服，把窗戶擋上，這樣來回過的人就看不到了。

吃搖頭丸，或者喝一種德國產的止咳糖漿，能起到相似的效果。喝了之後，感覺特別high（興奮），這時，客人讓做的時候，就會放鬆地做，否則會很不好意思。喝這些，對性不一定有用，主要是興奮，可以把氣氛搞好，然後就打情罵俏裏裏

我們看到，不適合夜場氣氛，其實就是不適應夜場中的「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使得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存在障礙。但小毛不需要一定適應這種情境符號，因為當他從互聯網上找客人的時候，「顧客是上帝」的符號影響便弱一些。從互聯網上找來的客人，小毛說：「都是正常生活中的女人，知識層次高」，「會擁抱我，會照顧人，感覺挺好的」，「都是正常的做愛，誰也不折騰誰，還會抱著睡一夜。」而夜總會裏的女客人，小毛說：「那 的女人亂七八糟的」，而且「另類、少數、主動」。他說：「夜場 很多人變態，有虐待的習慣，自己帶SM皮鞭等，還拿



菸頭或杯子燙人。而網上找來的，沒有這樣的女人。」我們從小毛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雖然他與互聯網找來的女客人的交往也屬於性產業從業情境，但因為這些客人女性氣質實踐的不同，將類似於情人或一夜情關係中的一些浪漫與溫情帶了進來，從而使該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帝」的符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所以小毛就可以實踐與和夜總會的女客人在一起時完全不同的男性氣質。這一不同，背後主要是客人的女性氣質的不同。

因此，我們粗略可以這樣說：小毛與互聯網上找來的女客人實踐的是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而與夜場裏的女客人，則在實踐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他的個性，一直是比較柔性的。

因為女客人女性氣質不同而建構的男性氣質實踐的不同，大牛為我們提供了同樣生動的例子。我們上節已經提到，大牛的同伴教他如何討客人開心，這其實就是他學習接受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帝」符號的過程，也是在學習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的過程。大牛說：

太男人化的人，在我們這找不到。都不是特別陽剛的那種，都有點逆來順受的意思，太男人了即使窮死也不進來（指進不了性產業）。應該有點女性化裏裏我適應性挺快的，學的挺快，這是個適應的過程，從不成熟到成熟裏裏進去之後有變化，以前很害羞，現在很不害羞，臉皮也厚了裏裏

大牛上述對性產業從業人員男性氣質的描述與我的社區考察經驗是有出入的，但這不是我們要在這裏討論的。重要的是，他的這一描述折射了他的判斷，也說明了他自身實踐著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

大牛還談到，客人要求與他接吻時，「一般情況下我很少主

動的，我不喜歡吻，尤其是陌生人。如果吃到嘴 的話，她們的壯能讓我撐死。客人主動吻，我當然不能拒絕，我只是想辦法轉移注意力，敷衍地做做而已裏裏」

雖然大牛自己的描述中似乎一直進行著這種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但當我們進入到他與具體的女客人的關係中便會發現，其中隱藏著的多種男性氣質的實踐是他沒有察覺的。

大牛與記憶深刻的四個客人的關係中，面對著不同的符號，不同的女性氣質，實踐著完全不同的男性氣質。到目前為止，沒有研究將女性氣質像男性氣質那樣分類。但當我們在這裏考察女性氣質與男性氣質的互動時，我暫且也將女性氣質按男性氣質相同的十字軸進行說明，以方便理解二者間在實踐上的相互建構。

客人1：

這是大牛第一次出街的客人。他和我談起她的時候，忽然冒出幾個英文單詞，臉上寫滿了厭惡：「*An ugly old women, so disgusting me*」（「一個又老又醜的女人，噁心死我了」）。給我的印象是，用英文可以降低他談到她時倒胃的感覺。

大牛描述他和這位客人上床的過程中，清楚地體現了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互動過程中的實踐：

我現在想想都還有些尷尬，還有噁心，還有難過，還有背叛裏裏可憐！

她要接吻，我迴避，但又不能拒絕，只能閉著眼睛。雖然以前和女友有過接吻，但這客人的吻味道噁心。她讓我摸她，往我身上蹭，手去摸我，伸進我的衣服，撥弄我陰莖裏裏完全是她在主動，最受不了的是，把我推到床邊坐下，她自己站在我面前，讓我為她口交。她把我的臉往她那 推，都吐到嗓子眼了裏裏

不想為她口交，我就開始動她，脫她的衣服裏裏只有開始摸她，那個女人才上當的。她可比我主動老練，還沒怎麼動，我的衣服就脫沒了，然後摸我，讓我也摸她，抓著我那 往身上蹭裏裏我一直都閉著眼睛，當時感覺好無奈。然後把我的頭往她脖子上推，讓我吻她全身，先是乳房，然後往下，她讓我咬，她很被動地在那裏裏

見我不想吻，她就說：「乖乖，聽話！給你錢！」

我後來就心 罵她，還自我安慰，想：是我在幹她！心 罵婊子，然後我開始用力咬，有報復的心理。她就開始興奮，她一直在那 叫，好像很受用的樣子。她讓我平躺床上，開始趴我身上，很用力的樣子，好像自己是個男人似的，那種性交的姿態裏裏還一直呻吟著亂叫，還讓我叫，用手拍我的臉，讓我叫，讓我說我愛她，她一直拍，一直笑著讓我叫「我愛你」。我說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怎麼就說了出來裏裏

然後她蹲起來，坐我胸前蹭，弄的濕了，然後她就開始讓我的進去，她坐我那個上面，很用力，她抓著我好疼，還一直在叫裏裏她一直在上面搖，瘋子似的裏裏永遠不要再有第二次了，我當時這樣想。

大牛生活在北京，又是兼職的男公關，我們將在男性氣質的地理差異一章中分析這些對他的影響。簡而言之，北京沒有深圳那種「笑貧不笑娼」的符號，與此同時他又需要面對大學裏的許多其他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衝突的情境符號。所以大牛在與這位客人交往中的男性氣質實踐便表現出一定的矛盾，一方面他在看似順從、被動，實踐著典型的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但另一方面，他並非完全的柔順，在個性表達上有一些剛性的東

西，如主動脫客人衣服的行為（為迴避口交），用力「咬」的「報復」行為，暗想「我在幹她」、「婊子」的自我安慰……但這份剛性趨勢遠不夠強大，不足以改變他整體行為中的柔性趨勢，所以我視他在個性軸上實踐的是剛柔相濟趨勢的男性氣質，而客人的主宰、命令意識非常強，使大牛在關係軸上實踐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需要說明的是，無論剛性趨勢的不夠強大，還是從屬趨勢的鮮明，都與雙方在三重關係中地位的不平等直接相關。

客人2：

大牛這樣描述他記憶最深刻的第二個客人：

（女客人）看樣子很有學問，有點知識份子的樣子似的，戴著眼睛、穿嚴肅衣服的女人。我晚上陪她，她很變態的那種，喜歡辱罵，罵什麼：「世界上好男人死光了，媽的，都剩你們鴨子了！」「最討厭你們這些妖妖氣的鴨子，今天老娘做死你！」「你們就是賤！」

她讓我站她面前，把燈光調到最大，盯著看我，目光很可怕。我感覺她好像沒有意識似的，眼睛直直的，很恐怖，一邊罵一邊讓我脫。我感覺受侮辱了，但忍著沒有發洩，心 很好奇，感覺她和別人太不一樣，有一種玩她、折磨她的衝動。我心 想：先忍著，一會兒叫你好受！

後來她讓我趴床上，臉朝著枕頭，她騎我身上。當時她還沒有脫衣服呢，鞋子也沒有脫就坐我身上，我難受死了。那是一種很侮辱的方式吧，我忍受下來了，她還在罵：「婊子養的！野種！你以為你們很神氣嗎！老娘幹你、玩你！」她一邊罵一邊使勁壓我，非常瘋狂，我叫了，因為不舒服。我回頭看她一下，她的頭髮都弄

亂了，眼睛有點紅，並且開始擰我了裏裏我有點快感，我們這行做多了，一般的都可以忍受吧，因為畢竟是客人的要求。我當時的快感是一種急著要做的衝動，一種報復性的衝動，是想著一會報復她才有的快感裏裏

她擰我，我開始行動了。我掙扎著要起來扒她的衣服，她反抗，還打我，一邊叫：「反了你了，賤東西！」同時使勁兒地壓我。她罵：「我今天幹死你！你是賤的沒人要了吧！」

我的手在動，她沒有我力氣大，我已經抓住她的手了，我把她推到床上了，當時她還在罵，我使勁抓她的手。她一直在反抗，很用力的反抗。然後我就扒她的衣服，拿眼睛瞪她，我說：「我要你！」她開始鬧，竟然咬我胳膊，幸虧我當時反應快，要不都出血了，都有牙印了！我使勁的抓著她的胳膊嘛，她疼了，喊著讓我放開她，說「要不不給錢了，我告訴你們老闆！」我放開了，可當時我底下已經起來了，她盯著看，然後傻笑起來，那種瘋癲似的笑，我很難堪，就扯她的衣服、鞋子，扔到床下，她一直在反抗，就是扯打似的，但我很衝動裏裏

她一直掐我，還想咬，嘴不停地叫：「你想幹什麼，別碰我！」但我不理她，她很快就被我剝得一絲不掛了，像我似的。我就是想用力幹她了，我把她的腿撐開，一下子就進入了！她大叫了一聲，抓的我好疼，瞪著我，還是一種反抗的姿態，但是力氣明顯小了。她那面很緊，像好久沒有做過似的。我一直在抽動，她後來開始叫，很呻吟的，看樣子是享受的感覺了裏裏

最奇怪的是，她後來又找我三次，她裝作不認識似的，每一次也都像第一次一樣，她被我強迫做裏裏

在和這個客人的關係中，大牛實踐著剛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剛開始的時候，大牛雖然內心在謾罵，表面卻強忍著女客人的凌辱，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這是最符合「顧客是上帝」符號的男性氣質實踐。但女客人的剛性／支配趨勢的女性氣質過於強了，對大牛的謾罵集中到對男性氣質剛性／支配趨勢的貶損，這反而將陽剛之氣的符號引入此情境中，刺激了大牛，激發他去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也就是說，此時影響他男性氣質實踐的已然不是「顧客是上帝」的符號，而是陽剛之氣符號了。但是，符號無法完全改變雙方的三重關係，女客人在私人的三重關係中的優勢地位無法真正撼動，所以大牛在男性氣質實踐的關係軸上，也只能算是實踐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大牛在與女客人「搏鬥」的過程中，也有過遲疑，特別是當客人威脅「不給錢，告訴你老闆」的時候，便將「顧客是上帝」的符號拉了回來。女顧客對他勃起的陰莖發出瘋癲似的笑，讓大牛很「難堪」，這再次將陽剛之氣的符號拉回，大牛便堅定地實踐剛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了，我們看到的便像是一個強暴者了。當然，這裏還要提及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的影響，以及北京的、兼職的男公關大牛本身面對多種符號時的尷尬。同樣需要注意的是，我在北京的調查使用的是單純的深入訪談，大牛在向非性產業業內人士的男人講述這些經歷的時候，也可能存在著「加工」的情況。但即使如此，上述描述也應該較真實地反映了大牛自己的內心感受。

女客人在這過程中實踐的女性氣質的變化，對大牛男性氣質的實踐起著互構的作用。由一開始的剛性／支配趨勢的女性氣質，到後來的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甚至有些偏向於從屬趨勢的女性氣質的實踐，是與大牛男性氣質的實踐相對應展開的。

女客人後來又曾幾次找大牛，而兩人又均重複上演了第一次

時的博弈，說明她至少從被支配的過程中獲得了生理甚至心理的快感。這提示我們，符號對男性／女性氣質實踐的決定性真的是有限的，私人的三重關係中的優勢與劣勢及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位置，並不一定能夠決定身體以何種方式獲得快感，並不一定改寫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對個人行為的影響。

總之，從這個例子中，我們看到的是在私人的三重關係中均處於弱勢地位的男公關，因為與女性氣質的互動，因為將不同的符號引入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其男性氣質實踐是如何變化的。

客人3：

大牛形容另一個重要的客人是「五十多歲，很老的女人，皺紋好多，妝好濃的」。他說：

她對我特別好，像母親似的。可惜她只是出差來這，所以到目前只找過我兩次。

她對我很疼愛的，陪我買過東西，洗面乳什麼的，請我出去吃飯。晚上老盯著我看，尤其當我剛洗頭，頭髮還沒有乾，她在暗處看我，說我長的像一個人裏裏

她給我的感覺就像個慈祥的母親似的，那種感覺很微妙。我們間的關係不是平等，更多是我的意願，很尊重我。裏裏不是我主控，是相互的意願。她更多的是愛撫我，也許是思念誰吧，在她眼，也許我是個孩子。

和她在一起，安靜的感覺，她也許不是追求性慾來的。和她在一起，有一種生活的味道裏裏

大牛在與此客人的關係中，實踐著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這位女客人將「母愛」的符號引進了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疼愛」、「像個慈祥的母親」、「她也許



不是追求性慾來的」……我們無需深究這位女客人倒底為何對大牛慈愛有加，但從大牛的這種自身感受便可以看出，他被置於母愛的符號中，彷彿被一位母親呵護著。女客人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加大了情感投入，使得二人間的三重關係發生了微妙變化。雖然大牛自稱在二人關係中「更多是我的意願」，但因為這本質上是女客人「賜予」的，而不是大牛在關係中的位置決定他擁有的，所以，我們並不視為「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而只視之為「關係均衡趨勢」的。

雖然仍然是性產業從業情境中，但因為母愛符號的進入，已經看不到「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了，男性氣質實踐便也獨具特色了。

客人4：

大牛這樣描述他印象最深的第四位客人：

好像剛過三十歲的樣子，很漂亮，也很時尚，她好像是來這 出差的。南方的女子嘛，很秀氣的。我感覺最好的一次。

一開始就都很激情地做著，我想那時候已經沒有客人和鴨子的區別了，很自然地接吻、擁抱、脫衣服、進入裏裏都很投入，也許我們都比較年輕吧。當時真的在體驗「性福」的樂趣。

我們接吻了，我主動的，她有點拒絕，不過沒有堅持。

因為女客人「很漂亮，也很時尚」，其女性氣質實踐又並無強大的剛性／支配趨勢，便將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客人是上帝」背後的那份忍耐與無奈沖淡了，而煥發起大牛的「性趣」，此時



他已經將「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的「獵豔」符號引入了進來，所以才會「很激情地做著」。通常不喜歡吻客人的大牛也主動接吻了，因為此時吻的似乎不是女客人，而似乎是「一夜情」的女人。大牛加入了情感投入，兩人間的三重關係同樣發生了細微變化。女客人對接吻的要求「有點兒拒絕，不過沒有堅持」，至少其實踐的女性氣質不是支配趨勢的。因此，在這一具體情境中，大牛得以實踐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我們已經發現，個人在情境與符號中的男性氣質實踐可以有很強的能動性，而且還有一些其他因素會影響到男性氣質實踐，以大牛為例：

1. 大牛在北京從業，北京沒有深圳那種「笑貧不笑娼」的符號，雖然夜場中仍然是「客人是上帝」的符號，但缺少了地區層次符號的支持，夜場這種地方符號與地區符號間存在衝突，這使得大牛在接受夜場符號時一直不徹底；

2. 大牛是兼職從業，兼職從業需要面對多種符號，這些符號的存在使得他在和客人的交往中也受著多種符號的影響，有衝突，有矛盾，也影響到了他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3. 女客人在找男公關時，她們實踐的女性氣質不同，深深影響著男公關的男性氣質實踐；但這也不是簡單的決定與被決定的關係，而是在實踐中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係。

對於男性氣質實踐的複雜性，我們還將進一步展開論述。

#### 4.4 一個男公關生命史中男性氣質實踐的綜合分析

在我們於前面三節分別完成了生命史不同時期不同符號中男性氣質實踐、生命史同一時期不同情境符號中男性氣質實踐、生命史同一時期同一情境不同符號中男性氣質實踐的分析之後，本

節我們通過詳盡地展開阿紹的生命史，來綜合觀察他生命史過程中上述三種情況下的男性氣質實踐。

阿紹生命史的第一階段是「在老家」。

阿紹小時候便很漂亮，常被說長的像女孩子。阿紹聽了會高興，他說：「別人這樣說並沒有貶意。」父母對阿紹的管教非常嚴，阿紹被教育的從小愛學習、服管。上高中時離開了家，父母時常交代說：「不要做對不起父母和你自己的事情！」在這一點上，阿紹與揚揚的經歷相近。

高中時，阿紹的很多同學去找小姐，一些男性「很爛」（阿紹語）。學校不遠處有髮廊，同學領阿紹去找小姐，同學進去了，他在外面等。阿紹看到幾個有過性行為的同學，要麼是被學校開除，要麼是被家長堵在床上嚇出了毛病，他覺得「好慘」。

有女生寫情書追求他，他回覆說「還太年輕」，女生主動約他出去玩，他也不去。「就和哥們兒玩」。他說。但阿紹同時也承認，有女孩子追讓他感覺：「挺自豪的，說明自己有本事。」

阿紹說，他不喜歡高爾夫球，「太臭了」，除此之外，「所有體育運動都愛好。體育樣樣得大獎，後來只是因為踢足球時摔傷了膝蓋，才不再玩足球」。

從阿紹的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在「老家」這一階段面對的兩種不同符號：首先，在家庭情境中，面對「承擔責任與義務」的符號；其次，在同齡夥伴情境，面對性自由與陽剛之氣的符號。這兩種符號有一定的衝突之處，因為「性自由」便違反了「承擔責任與義務」符號對性行為的規定；這些與揚揚生命史此一階段經歷的完全一樣，但阿紹和揚揚的不同之處在於，這揚揚在同齡夥伴情境中也實踐著性自由的生活，而兩種符號在阿紹進行男性氣質的實踐過程中，並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影響的。

因為長的漂亮被說「像女孩子」，在阿紹這裏成為一種對陰柔的肯定，而這對他實踐柔性趨勢男性氣質無疑具有支持作用。

在父母師長嚴加管教下，阿紹努力學習，聽話乖巧，促使他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像女孩子——聽話——柔性／從屬趨勢，這是一條有內在邏輯的線。但在同齡夥伴情境的陽剛之氣符號中，這則會被貶損為媽媽的乖寶寶，不夠反叛、獨立等等。於是，又通過總和哥們兒在一起玩，陪哥們兒去找小姐這些行為，建構群體認同，並且通過運動，在同學中顯示自己剛性的一面。所以在同齡夥伴情境中，阿紹的男性氣質實踐便更顯複雜。一方面，他拒絕自己找小姐，從而和在家庭情境中實踐的男性氣質不衝突，另一方面，他通過體育運動這一明確具有剛性／支配性特點的活動來實踐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特別是他強調儒雅的高爾夫球「太臭了」，而為踢足球竟然摔傷了膝蓋，可以看出他通過體育運動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努力。

「就和哥們兒玩」，又表述出一種拒絕女色，注重哥們兒情誼的男性氣質，屬於剛性的一面。面對女生的追求，阿紹通過回絕，滿足了自己在家庭情境中，和在同齡夥伴情境中實踐的表面看起來完全不同的男性氣質的需要。拒絕女友求愛，既符合聽父母話、努力學習的符號要求，即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的要求，又因為被女生求愛本身說明了他「有本事」、「挺自豪」，並且採取主動的拒絕態度，掌握兩性關係的主動權，也成為對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被女人追求說明「有女人緣」，這同樣體現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當阿紹強調被女生追是「有本事」的時候，實際上也透露出與其他男性進行陽剛之氣的潛臺詞（弦外之意）：「別的同学要花錢去找小姐，而我有女同學追，我還不要，可見我的本事。」這種高於其他男同學的感覺，更可以使得他在不同情境中實踐兩種男性氣質而毫不衝突。

我們可以看出，阿紹並不是被動地接受兩個不同情境中符號的建構，也不是單純扮演不同的角色，而是有自主能動性的。在

被同學拉著去找小姐的時候，他並非盲目地順從性自由的與陽剛之氣的符號，而是選擇了在外面等著；在他拒絕情與性的時候，也並非只是因為父母的訓誡，而包括對「出事」的同學「很慘」的判斷在起作用。

在「老家」這一階段中，我們將阿紹的男性氣質實踐分作兩個情境來分析，並且可以看出，兩個不同情境中實踐的男性氣質處於筆者所畫的男性氣質十字軸對立的位置上，但是，這並沒有影響兩種男性氣質實踐在同一時段內的和諧並存。

筆者想在這裏順便強調的是，同一個人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是在不同符號下建構的，而不能夠簡單地理解為在不適宜表現「支配性男性氣質」的情境中的策略。否則，便仍然是假定性角色理論是正確的，假定只有一種「支配性男性氣質」，而其他男性氣質的表現均是「權宜之計」。阿紹在家庭情境中和同齡夥伴情境中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便已經表明：二者對他具有同等的意義。

筆者將阿紹生命史的第二階段稱為「初到深圳」。

阿紹到深圳之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四星級酒店作服務員。上班不到一個月，俊美的他被總經理的女助理所追求，建立了戀愛關係。整體社會性別秩序的三重關係與資訊提供者個人處境中的三重關係中的男女優勢位置，再次出現顛倒的情況。在社會層面上，男性在這三重關係中均居於主導與支配地位，而在阿紹和總經理助理女友的關係中，社會上占支配地位的權力模式都被顛倒了。

她比他更有權，更有錢，在情感關係中也更有支配性。因為酒店規定員工間不能談戀愛，所以需要阿紹和女友間有一個人辭職，雙方很自然地決定是阿紹辭職。因為女友在酒店中的工作位置使她擁有更大的權力與既得利益，她的離開將遠比阿紹的離開損失大。表面是情侶間商議的結果，實際上經濟關係、權力關

係、情感關係均在發揮著影響力。我們也可以說，阿紹表現出對戀愛情境中「承擔責任與義務」符號的認同，但是，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如何承擔責任，這些戀愛情境符號中的細則，同樣是在三重關係中被建構出來的。

她是總經理助理，他是服務員；她主動追他，他被動接受；她支付一切開銷還送錢送物給他，他接受她的錢；她對性的要求太強，他自稱因此「一個星期瘦了10斤」；需要一方離開酒店時，他為她而犧牲；最後由她提出分手，而他感到感情受了欺騙；……當「他」和「她」交換使用的時候，才符合我們社會關於兩性關係的模式，即：男強女弱，男主動女被動，男給女錢，男人性慾強於女性，女性為男性犧牲，男性拋棄女性，女性情感受傷……正如我們此前所說，男性氣質的實踐，是在與女性氣質實踐的互動中實現的，所以這種關係模式的顛倒絕非偶然。可見，阿紹在這一戀愛情境中，實踐著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

但這種與整個社會性別秩序的三重關係相衝突的關係中的男性氣質實踐，面對社會性別秩序的符號仍然需要做出讓步。對於一直是女友為他花錢，阿紹只是輕描淡寫地認為「她賺錢多」，還說：「當時想她對我這麼好，還不是因為喜歡我！」通過這一表述，阿紹將對女友比自己強的經濟地位的接受，以及物質的授受關係理解為愛情的表達，而與其他無關。對於女友最後提出的分手，阿紹說：「當初以為她的感情是認真的，沒想到是鬧著玩的。」通過「鬧著玩」，將女友的感情貶為非感情，那麼也就無所謂自己的魅力不夠了。當整個社會鼓勵「支配性男性氣質」為唯一的男性氣質之時，阿紹的這番話可以理解為對自己非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一種「合理化」，但這是在符號壓力下做出的解釋，並未影響其非支配趨勢男性氣質是在不同符號中實踐出來的這一事實。

此外，阿紹生命史第二階段中「戀愛情境」中男性氣質的實踐，與他在生命史第一階段「老家」中的一些男性氣質實踐具有歷史依賴性。比如說，阿紹仍然認為被女人追求是值得驕傲的，並不會因為自己的被動位置而感覺尷尬；被追求中，阿紹也得到了成就感，因為自己「有本錢」，才會被女人追求。他說：「以前都聽別人會說到女孩子追男孩子，沒想到自己也遇到了，覺得挺光榮的。別人有這樣嗎？感覺自己挺有魅力的，嚮往被女孩子追求。」更何況，被高自己一個社會等級的女人追求也能成為一種抬升自己，抬升被追求的價值的表現。但是，這無助於改變阿紹與女友的戀愛情境中的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可見，在阿紹生命史第二階段的戀愛情境中，他繼承著老家階段的符號，但這種在男女關係中「被女人追說明有本事」的符號，卻與同齡夥伴（酒店同事）情境中陽剛之氣符號關於「男人傍女人沒出息」的認知相衝突。

阿紹和這樣一位女上司的私密關係，很自然地被同事們理解為「和老總建立了關係」，如攀了一個高枝。有同事打趣他時，便問他「你們倆晚上誰厲害」之類的話。阿紹便也打趣地說：「肯定是不行了呀，她比我重。」

「誰厲害」，表面是性的玩笑，背後是對權力關係的暗示，阿紹對此也有敏感的認識。所以阿紹說，同事的類似玩笑讓他很不舒服。所謂「不舒服」，就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碰到一起時發生的衝突，也是阿紹在同齡夥伴情境中要實踐不同的男性氣質時遇到的障礙。在決定誰辭職離開酒店的時候，選擇阿紹辭職，除了我們前面分析過的權力因素外，其實也是對這種不同符號衝突的迴避。阿紹在深圳酒店的戀愛經歷，特殊之處在於將整體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中的男女位置顛倒了，但這無助於在社會層面上挑戰社會性別秩序，而只是私人關係中的挑戰。所以當阿紹處於同齡夥伴情境中時，符號衝突便不可避免，男性氣質的實踐也出



現斷裂。我們以後還將討論，當兩種符號在同一情境中發生衝突時，人們可能採取的策略。

如果簡單地認為，只要是被女性追求就可以去實踐柔性／從屬趨勢較強的男性氣質，就將男性氣質實踐的複雜性理解的過於膚淺了。我們來比較同一階段阿紹另一次被女生追求的經歷，便能顯示出男性氣質實踐的多元與複雜。

一天阿紹和遠房哥哥、幾個朋友去夜總會玩，這同樣屬於同齡夥伴情境。有一個女孩子跑過來和他們玩，又拉著阿紹的手不放，說：「我跟你去。」阿紹最後還是將她推走了。阿紹對我說：「那個女孩子死纏著不放，煩死了。」又說，那個女孩子「看起來只有十六、七歲，感覺很隨便，不喜歡」。還提到，當著哥哥的面，他非常不好意思。

在我看來，哥哥在場的「不好意思」與那個女孩子「很隨便」，是阿紹拒絕這個女孩子發生一夜情性關係的原因。哥哥在場，便將同齡夥伴情境符號「陽剛之氣」引了進來，要求實踐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一方面對於「很隨便」的女人進行貶損體現一定的陽剛之氣，另一方面接受「很隨便」的女人不足以說明自己有魅力，而且會使自己的價值受損。而那個同樣主動追求他的總經理助理女友，是地位比他高的女人，被這樣的女人追求能夠提升他的價值，被一個「很隨便」的女人追將貶損自己的價值。所以，重要的不是女追男，而是這被追求過程中，阿紹自身價值的提升或貶損。這個在夜場裏追求阿紹的那個女孩子，將「蕩婦符號」引了進來，使得阿紹必須逃避。

上述分析給我們的總體印象是，阿紹在同齡夥伴情境中實踐的是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阿紹生命史的第三階段，是性產業從業階段，他在此一階段不同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更為複雜。

阿紹進入性產業，與他和總經理助理女友談戀愛時，常被女

友帶著出入夜總會之類的場所不無關係。在這一過程中，他不僅熟悉了那裏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漸漸接受了夜場的符號。但是，像絕大多數的男公關一樣，他進入性產業也是經過了一個過渡。

與女友分手後，阿紹與朋友們在夜總會玩時偶然結識了一個香港女人，她引導他吸毒後發生性關係，並給了他幾萬塊錢。這之後，阿紹正式進夜場工作。他說：「賓館沒意思。」他說自己「習慣了」夜總會的生活方式。

阿紹在一家夜總會應聘的是樓面經理的職位，阿紹承認，當時已經在想當公關先生了，只是「沒好意思直說」。面試的人告訴他，這個職位已經滿了，又說：「你長的這麼帥，可以作公關經理。」阿紹說：「我試試看吧。」

阿紹對我說：「想開了也沒有什麼，女孩子在外面那樣大把大把地賺錢，男孩子也可以。」

至此，我們基本理清了阿紹成為一名公關的過程：

先到深圳賓館從事一項低收入的工作——結識比他成功的女友，接受女友的物質給予，出入娛樂場所消遣——為女友放棄原工作——女友棄他而去，他繼續在娛樂場所玩——偶然結識香港富婆，陪聊後收到可觀的「小費」——在香港富婆誘使下吸毒、性交，並得到豐厚的報酬——正式進入夜總會，成為男公關。這一過程就是對深圳「笑貧不笑娼」符號、性產業從業情境「顧客是上帝」符號的接受過程，權力關係、經濟關係、情感關係在背後一直發揮著作用。

進入性產業之後，阿紹面對性產業從業情境、性產業同伴情境、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等，每一種情境中他實踐的男性氣質均是不同的，甚至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與不同的女客人相處時實踐的男性氣質也是不同的。

比如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如果太醜的客人阿紹就盡量避免出街，必須出街時就吃藥以使自己能夠完成性行為；有些客人會



要求特別的姿勢，如躺在他身上，讓他在下面把她頂起來，阿紹覺得這樣做「累死人」，但有時也會順從；在是否戴安全套問題上，阿紹便說：「通常情況，我說不戴，客人都會同意。不同意可以不做，我會再幫她找別的人來。有時還會明說：『我沒有病，我還不知道你有沒有病呢』。」但阿紹也承認，如果客人比較「強硬」，也只能戴。所以在我看來，阿紹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基於「顧客是上帝」的符號，總體而言是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但並非簡單接受，而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博弈結果與客人女性氣質的實踐有關，有時便會實踐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在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阿紹說自己和「一夜情」做愛與和女客人做愛非常不同。找一夜情可以像花錢找小姐一樣「支配她，讓她做什麼就做什麼」。「深圳找一夜情式太容易了，只要你想，在夜場待一、兩個小時就可以帶女孩子出去。裏裏與一夜情做的時候，會很關心她們，會說情話，會製造調情的氣氛。但是，目的還是獲得更好的性滿足」。通常，和一個一夜情中的女人，有一、兩次性行為後就不想再維持了。可見，在此情境中，阿紹仍然受「獵豔」符號影響，以玩弄女性為目的，但為了「更好的性滿足」會在性活動中展示溫柔的一面，實踐剛柔相濟／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阿紹多次對我提到「我們北方人直爽」，暗示出對南方人的輕蔑。阿紹外形不錯，他穿著整潔，但不刻意打扮，反而非常看不起愛打扮的同事，他說：「他們都是自身條件不足的，所以要注重外表。很虛偽！」在這樣的態度背後，是阿紹將自己向「高等級」男公關提升的努力。這種提升還表現在他和我聊天時對自己在戴安全套等性行為方式上決定權更大的強調，這實際上是在性產業同伴情境（我也是這一情境中的「同伴」）的「在競爭中合作」符號下進行剛性／支配趨勢的男

性氣質實踐。

同時，阿紹仍然保持著高中時期對運動的酷愛。阿紹說自己現在仍然加入一個社會上的籃球隊，「我有六、七雙球鞋，還有一大堆名牌衣服，如耐克，主要是休閒裝和運動裝，我從不穿西服」。對運動、休閒類型服裝的喜愛，如投入運動一樣，是一種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阿紹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也曾面對不同符號的衝撞。如有一次他在包間裏被兩個女客人夾在中間貼身跳舞，引來圍觀，從而將不同的符號引進，造成阿紹男性氣質實踐的斷裂。對此事件，我們後面還將有專門的分析。

至此，我們通過對阿紹生命史的考察，已經看到了不同時期、同一時期不同情境、同一情境內的男性氣質實踐的多樣性。這些都在說明：男性氣質沒有刻板的模式，沒有固定的形態，而是一種具體關係、狀態、話語、符號下的實踐過程。此後，我們將做一些更深入的分析了。

本章，本研究最重要的一個創新點得以充分地呈現。以往西方男性氣質的研究多強調生命史不同階段的男性氣質實踐是不同的，而筆者在本章論證說，生命史同一階段不同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也是不同的，甚至同一情境中不同符號下的男性氣質實踐也是不同的。這就使得對男性氣質實踐的研究由靜態轉為動態了，男性氣質的多樣性得到更為充分的體現，它體現為一個運動的過程，而不是一個靜止的位置。這為我們在以後章節中的展開研究打下了基礎。

## 第5章

# 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接受與碰撞

資訊提供者進入性產業從業情境後，面臨對此情境符號的接受、前期符號與此情境符號的關係，以及其他情境符號與此情境符號相衝突等問題。而這些無不對男性氣質的實踐產生影響。本章便盡可能詳盡地分析這種影響。

### 5.1 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培訓

資訊提供者進入性產業後的第一步，便是接受該情境中的「符號培訓」。這種培訓並非都是夜場的管理者有計劃地、正式地進行的，也包括非正式的培訓，甚至是無意間進行的培訓或「主動學習」。所有這些培訓與學習的目的，都在於讓這些「準男公關」儘快瞭解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規定其男性氣質實踐的符號，瞭解之後的行動則可能是多樣的。

資訊提供者卡卡便是完全拒絕符號規定的例子，他斷續地講述自己在夜場中「面試通過」後的臨陣脫逃：

晚上很尷尬地坐在那 等客人裏裏確切地說是自尊  
救了我，一個很胖的女人要我陪她，長得很噁心，我就  
走了。

卡卡短短兩句話，說明他對性產業從業符號完全沒有領會和

接受，「自尊」是為這種情境所不容的，客人更沒有什麼「長得很噁心」的，只有是否有錢的。

此研究的資訊提供者主要分為深圳、北京兩市的。比較而言，深圳的男公關對性產業從業符號的接受更為徹底，而北京的男公關則相對弱一些，偶爾會質疑和挑戰這一符號。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深圳的資訊提供者在進入性產業之前已經受過深圳這一特殊城市的地方符號的培訓，這體現在那種「笑貧不笑娼」的普遍表述中。這種符號成為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帝」符號的一種鋪墊，而北京的男公關沒有經歷過類似於「深圳非常現實」那樣的地方符號影響。這在我們前面生命史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一些脈絡。

深圳的資訊提供者基本上都經歷了這樣幾個過程：

1. 認識到賺錢最重要，「深圳是一個很現實的城市」，在這樣的城市裏，「笑貧不笑娼」；
2. 不願意幹辛苦的工作，嚮往賺大錢、快賺錢，並且對男公關這一行業有了一些瞭解和嚮往；
3. 通常以應聘其他職業的方式進入夜場後，慢慢接受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也有此前經歷過黑社會及夜場生活的資訊提供者，因為已熟悉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便直接應聘男公關的職位；
4. 在新的情境與符號中找到主體位置，並從中獲益，包括金錢的與個人感覺的，從而逐漸自如地進行男性氣質實踐。

這一過程便是對性產業從業符號不斷接受，並在其中實踐男性氣質的過程。這過程通常並不都是在清楚自覺中完成的，而是一個不自覺的實踐過程。

以上的分析可能會被誤解為一種角色的學習、角色的扮演，但不同情境中的符號，以及男性氣質的實踐與角色學習和扮演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角色有一套外在的既定的規範，而符號只是提供了一種可能，男性氣質實踐是一種個人的實踐，如何在符號

中實踐男性氣質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同一符號中實踐的男性氣質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但並不影響其在此情境中的順利存在。這一點，我們在其他章節中已經並且還將有所分析，如大牛在和不同客人關係中所顯現的。

符號培訓的過程就是男性氣質實踐的過程，這可能呈現多種方式。

阿強沒工作時，到夜總會應聘。人事部的女經理告訴他：公關就是陪客人，要陪喝酒、陪逛街，玩什麼都行，讓客人高興了自然就會有很多小費。又強調：「要讓客人高興，要讓客人滿足，客人需要什麼就提供什麼。」這其實已經是在進行「顧客是上帝」的符號培訓了。

阿強到夜總會公關部上班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正式培訓。阿強介紹了這一培訓的過程：

每天晚上，公關部經理給我們三個同時進去的人講課，講怎麼去扣客人，讓客人滿意和開心。告訴我們要自己扣，不能靠別人。課講了三天，每天晚上七點開始講，講到八點多，理論部分就算完了，就交給老公關帶著進場子觀察和實習。

裏裏主要是學習觀察哪些客人有找公關的需要。從看穿著打扮入手，年齡在三十歲至四十歲之間的，比較容易扣。如果是一對男女一起來了，也有他們想各自找的可能。如果是一個女的坐在那 不斷吃東西，喝酒，眼神在尋找什麼，百分之八九十就是在找人陪她。這時就可以過去敬酒，哄她玩的開心。

我們當時要跟老公關後面，在近處觀察，不能讓女的發現。要聽他們怎麼說話，看他們的反應，事後，再讓老公關談自己的感受，具體分析當時的情況裏裏

表面看來，這是扣客人的技巧培訓，但其作用遠不止於此。阿強這樣評論那段「培訓」對自己的影響：「環境與現實非常現實，一切都圍繞著怎麼賺到錢。賺到錢是最重要的，那個女人什麼樣並不重要，只是為了賺她的錢，逢場作戲，又不是想和她生活裏裏」

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阿強迅速地接受著性工作從業者從業情境符號。

飛飛進夜總會之後，也經歷了一個月的正式培訓。飛飛詳細描述了這一過程：

領我的師傅去扣客人時，我在旁邊偷偷看，看怎麼和客人溝通。首先是以服務員的身分，問喝什麼酒，一點點兒聊裏裏表面的形式可以看別人怎麼做，細節只能自己去體會了。

我到夜總會後學會了唱歌、跳舞、划拳。

在散座扣上客人的機率比較低，有時客人會直接說「不用陪酒」，就等於直接拒絕了。瞄準十個人過去，有六次能夠成功地陪上酒，但是，真正出街，一次不到。所以，看準再出手，非常重要。

我慢慢學會在散座中找合適的女人，以行銷經理的身分過去，問需要什麼酒，留下自己的名片。如果女人自己來的，就去陪酒、聊天，讓客人開心。讓客人開心的方法很多，一定要找她感興趣的話題聊。在聊的比較放開的時候，就開一些挑逗性的玩笑，看人家的反應，比如說：「一個人呀，今晚有沒有活動呀，要不要找找刺激呀？」

客人如果對開玩笑不太反感，就請客人跳舞。跳舞的時候，先慢慢地把手放在客人身上，如果她不反對，

就先輕輕抱著跳。如果客人表示了反對，就開一個玩笑，手晃一下，掩飾下尷尬。有的客人會說：「把你的手拿開。」我們這時笑一笑就可以。

即使被拒絕了，也不要就這樣放棄，要再做幾次。如果客人強烈反對，就知道她是怎麼回事了，就再喝酒、唱歌，不能得罪她，然後找機會說接電話什麼的，儘快離開。

如果客人不反對你抱著跳，就可以再有一些輕輕的動作，不能過分。同時要進行觀察，如果只是出來玩的女人，就只是跳舞，會拒絕你親暱的動作。如果有意找公關的女人，就不會拒絕親暱的動作，這時就可以一點點深入。到一定程度，可以說：「這地方不好，要不要出去走走？邊走邊聊？」或者說「出去喝茶」之類的話。

如果有意找公關的，就不會拒絕。如果答應出去了，就成功了百分之八十了。雖然以喝茶、吃宵夜、散步等為藉口，真出去後，通常都直奔賓館開房了。如果不想找公關的，就不會出去，會說：「下次吧，留個電話吧。」客人如果不明白出去是幹什麼，通常不會出去。

在這個過程中，事先看好、看準非常重要。否則忙活半天，人家沒有那個意思，時間和精力就全浪費了。也有費了半天勁兒，卻被誤解，以為我們是在找一夜情。有一次就有個女的對我說：「我們都是來找刺激的，是一夜情，事後你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你。」

這種時候，如果沒有別的客人可以扣，如果這個女人長的還可以，也可以出去免費玩一次；如果實在看不上，就找藉口，說有客人來，有事，先離開了。前兩年



非常流行一夜情。人們常會說：「今天晚上找個一夜情去。」原本想當客人發展的，人家卻當成一夜情來對待了，這樣的經歷我遇到過七、八次。

至於出街的價錢，通常客人在出去前會先問清楚。

從這過程中，我們不僅看到了如何選擇客人、「扣」客人，也看到了如何討好客人、順從客人，如何從客人那裏獲得利益。表面看起來是非常技術化的「專業學習」，但飛飛自己這樣評價這段培訓：「就是看別人怎麼討好客人！」討好客人的過程，就是學習「顧客是上帝」符號的過程，是嘗試相應的男性氣質實踐的過程。

我們前面已經對揚揚的生命史有所介紹，他進入夜場之後一開始不能適應，「不想做這行」，看不起男公關們和「大幾十歲的女人拉扯」，但人家卻「大把大把地賺錢」，最後是申哥給他做了思想工作：「你出來是賺錢來的。賺錢，就是硬道理。」使他認識到：「其實大家都是為了生存，沒有錢就沒有辦法生存。現在在這 讓人家看不起，但賺足了錢，換個地方待著，人家一樣看的起你。」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揚揚沒有經歷深圳符號的培訓便進入了性產業，當揚揚說「不想做這行」的時候，看不起別的公關和「大幾十歲的女人拉扯」的時候，還是在他老家的符號中實踐男性氣質，而當他看到同行「大把大把地賺錢」的時候，感受到了「笑貧不笑娼」這一深圳符號的挑戰，因為這一符號中還有一些關鍵字如「成功」和「富有」，這時申哥向他灌輸「賺錢，就是硬道理」，揚揚才開始接受性產業從業情境「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上帝」比你大多少並不重要，長的美醜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給你錢。

入行之初這些培訓的重要性，正如臺灣的一項研究中提到



的：「主要是要拋棄做這行的男人沒有自尊的觀念，這是大男人沙文主義」（吳翠松，2005: 108）。但吳翠松的這項研究只注意到了上述這類「正式培訓」，而沒有注意到，更多的培訓其實是非正式進行的。

阿洋到深圳後的第一個職業是跟車拉貨，講好是按周給錢的，結果幹了十多天不給錢，他住在小店裏，每天還花十塊錢。知道受騙，便辭了拉貨的工作，通過街頭的廣告進入了深圳那家據說男公關最多的DD夜總會。對於入行，阿洋的解釋是：「做別的，一年最多賺一萬多塊錢，做這行，一個月就可以賺幾萬元。」這便是深圳這種很現實的城市的符號表現。

但阿洋進去快一個月了，只是阿京領女性朋友去時點過他一次坐台，得了500塊錢。雖然還沒有真正出街過，但每天看著別的公關扣女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培訓。甚至男公關間的競爭也是一種符號培訓，讓你充分理解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現實」。

我問阿洋，看著別的公關和又老又醜的女人在一起，他有什麼樣的感受。我原以為他會說感到羞恥等等，但出乎我的意料，阿洋說：「自己太差了，沒有交流能力，扣不到客人，心很著急。」可見，他已經完全接受了深圳符號和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只缺機遇和實戰經驗了。

性技巧上的「培訓」，同樣是接受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一個管道。

飛飛說：「經理傳授技巧，談如何控制時間，要先慢慢親吻、撫摸，再進入，再慢慢動，時間控制的比較長。」

小邱曾向我介紹一些行內的秘訣：「感覺快射的時候，可以放慢速度，抽出來，或者換換姿勢。最好的方法是，提著陰莖袋子（陰囊）向下拉，這是避免射精的好辦法。做這行的人都能夠控制射精與否，不會這個就做不了。」這些也是小邱入行之初向

老公關討教來的。

男性性工作者中還流傳著一個「秘方」：每天用涼水、熱水輪流沖陰莖，堅持半個小時，長期這樣做會降低陰莖的敏感度，有助於延長性交時間。此外，喝「三鞭酒」同樣能補身體、防止射精過快。小邱第一次出街前已經幾個月沒有性生活了，他擔心自己「萬一不行怎麼辦」，就請教老公關，那人給了他用大黑螞蟻泡七天以上的白酒，具有壯陽功效，喝了也能延長性交時間。

申哥曾說：「公關們保養身體，可是不遺餘力！營養品、補品、保健品，什麼好吃什麼。」

每次出街收費5000元，主要待在家裏等「經紀人」介紹客人的「高等級」男公關阿穆，則受過高強度的性交技巧訓練：

紅酒杯一杯水我們可以在5分鐘之內用舌頭舔乾，我們的舌頭可以彎曲成一條槽，再用吸力把水吸到嘴，並且我們的舌頭被盡可能地拉長。這些都是基本功，舌頭可以捲起來就像是弟弟（陰莖）一樣肛門進去，然後把酒也弄進去，一般是紅酒，所謂的冰火兩重天就是這種感覺！也可以從陰道吹進去，紅酒的酒性不會很烈，如果是烈酒客人受不了。我們前後都做，好多客人還要求用牛奶呢。

我們練習了好長時間的，下面放一個杯子，每天都練習，時間長了，自然就可以了。沒有幾個人能吃得下來這個苦的，剛開始的時候舌頭伸得都沒辦法吃東西裏裏

這種艱苦地學習技巧的過程，同樣是學習「顧客是上帝」符號的過程。

此外，公關們閒時在一起的聊天，也是一個重要的培訓手

段，許多資訊提供者入行之初都是從這些聊天中學習到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對此，後面會有專節的分析。

在我們談論資訊提供者接受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時一些共同性的時候，也不能夠忽略他們之間的差異性。在曾為黑社會一份子、早就接觸過性產業的小邱這裏，差異性便體現了出來。

小邱曾有拐賣小姐賣淫的黑社會經歷，雖然他當時的主體位置不同，實踐的是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但因此他較早地熟悉了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規則和符號；另外，他還曾與一年長九歲的有錢女人保持了半年的有經濟利益的性關係，其間一度實踐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這些均為他後來作為一名男公關的男性氣質實踐做了鋪墊。與揚揚等人不同，他積極主動地去當男公關，去學習男公關的職業技巧。因此，在談到入行之初的心理體驗時，小邱幾乎從未對我提過與兩種符號衝突的情況，而只是談自己對沒有客源的擔心。

和小邱類似的，還有阿起。阿起在老家也有過黑社會經歷，他到深圳之後，也積極主動地進入性產業從業。阿起一直羨慕男公關，覺得他們賺錢多。他第一次出街後，便請公關們吃飯、討經驗。所謂經驗，主要是如何判斷哪個女人「有料」（有錢），哪個「沒有料」。「有料的就上，要瞅準了。沒有料的，白浪費時間和感情」。阿起這樣說。

另外一個差異性的表現是，一些資訊提供者談到自己「有些戀母」，如阿雲。阿雲談到他17歲時被30多歲的女鄰居引誘發生第一次性行為，從此之後一直覺得和年長女人做愛才有味道。這一獨特的背景，也使得他在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中，面對年長許多的女客人更少抵觸，更少兩種符號交替時在男性氣質實踐中體現的衝突。

## 5.2 前期符號為後期符號做準備

性產業從業雖然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情境，但此情境的符號仍然是在社會中被建構出來的，資訊提供者此前生命史中經歷的情境符號，或者有與其相一致的地方，或者針鋒相對的地方，但通過一定的機制，便可以對接受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起到促進作用，共同參與到男性氣質的實踐過程中。

比如，申哥教導揚揚的那句「賺錢是硬道理」，表面看屬於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笑貧不笑娼」的符號，是用來建構從屬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但它同時也與同齡夥伴情境中陽剛之氣符號有吻合的地方，因為男人富有是「好男人」、「成功男人」的重要標誌，可以用來建構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在揚揚的家庭情境中，「賺錢是硬道理」同樣是重要的符號，因為揚揚是因為父親經商欠了鉅款才休學到深圳來的，他對金錢的重視早已經形成了。我曾試圖和揚揚討論男性氣質，他就說到：「有錢就有男性氣質！」揚揚不一定清楚地認識到，但他確實點明了同齡夥伴情境、家庭情境和性產業從業情境各自符號的共同點，而避免了不同符號的衝突，靠著「賺錢是硬道理」這句話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建構男性氣質的實踐。

許多資訊提供者均談到，他們到深圳之前便在同齡夥伴情境中談論過「作鴨」的話題，而且那個情境的符號中對「作鴨」持積極肯定的時候居多。揚揚的同伴曾說他「作鴨準賺錢」，揚揚也曾自鳴得意地說「我有條件（作鴨）」；富哥身邊的人也曾說「是男人都想過作鴨」；阿雲說：「我經常看新聞什麼的，早就知道這個行業，對他們有很多想像，再加上我性慾很強，羨慕他們財色兼收裏裏」資訊提供者入行前在同齡夥伴情境中談論的「作鴨」幻想，集中於「既賺錢又有女人玩」，這顯然符合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鼓勵男人在性上占有更多女人的符號，認為男人

和女人發生性關係終歸是男人占了便宜。這一符號在資訊提供者決定進入性產業從業時，對他們是有支持作用的。雖然他們很快認識到，他們和女客人的關係中情況要複雜一些，而不是簡單地誰「玩」誰的問題。因為，當「玩」女人的時候，強調的是男性在經濟關係、權力關係、情感關係上相比於女性的優勢地位，而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這三重關係被普遍顛倒了。阿雲在第一次性交易後，便說：「沒有我想像的刺激。」即使如此，在性上「得到」更多女人的身體這件事本身在兩個符號中均具有重要的符號意義，將兩個符號溝通在一起。

小付在老家時也認為「作公關沒什麼不好」，但小付現在的說法是「不吃虧也不占便宜」，重要的是「還賺錢」，「為了錢不得不低頭」。也就是說，小付雖然認識到了作男公關並非他在老家想像的那樣「玩女人」，但「賺錢」這一點卻得到了維持。

在文獻綜述部分，我們已經談到陰莖對於實踐「支配性男性氣質」的意義。在同齡夥伴情境中，以及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粗大的陰莖均具有積極的符號象徵意義。粗大陰莖可以成為同齡夥伴群體中男人比試陽剛的符號，同樣也可以成為性產業從業情境中討女客人歡心的符號，成為男公關抬升自己身價的手段。我的資訊提供者中，阿莊和小邱均做過陰莖增大增粗的手術，也是因為對陰莖象徵性意義的看重。

富哥在談到自己第一次坐台時，女客人的關注中心一直集中在他的陰莖上：「女的還來摸我雞巴裏裏她拿手抓著我的雞巴往她身邊拖，叫我離她近一點。她手一有空就在我身上摸，手一沒事就放到我大腿根邊，時不時摸一把我雞巴裏裏」可見陰莖同樣是女人調情助性的工具，這一工具的符號意義已經浸入到所有人的思維裏。其他幾位男公關的經歷也證明了，陰莖是女人關心的東西，比如有的女客人出街前要看男公關陰莖的大小，加工過的陰莖也被較多的女客人喜歡。於是，在同齡夥伴群體中用來實踐

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陰莖此時被用來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討女人歡心，成為可以實踐剛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道具。

硬漢形象，同樣可以成為連結不同符號的紐帶。在同齡夥伴情境中肌肉是男人展示、競爭陽剛之氣，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符號，而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它同樣是一些女客人「喜歡摸」的物件，能夠滿足女人對「玩」「硬漢」型男人的需求。一些資訊提供者強調自己「壯」，如阿強說：「肌肉是一塊塊的，胸肌、腹肌都是一塊塊的，摸著手感特別好，很多女人喜歡摸。」「像男子漢那樣的體魄，結實，撫摸時手感好。摸著踏實，有安全感」。所以，我在社區考察中的發現，與前面綜述西方對男性性工作者研究時，Helen Lawrenson所提到的女客人不喜歡硬漢型男公關的說法是不同的（Helen Lawrenson, 1983: 42-48），事實肯定是「蘿蔔青菜，各有所愛」。而這也說明，對於社會性別角色，不能像性角色理論那樣做簡單的二分法。

另一個在同齡夥伴情境和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都重要的便是男人的性能力要強。幾乎所有的資訊提供者均強調自己的性能力強，一晚上可以做多少次，讓女客人達到性高潮，可以搞爽客人。阿強便說過：「我做愛的時間比較長，一晚上可以做八次，剛開始半小時一次，到後來一小時至一個半小時一次。裏裏我做的時間長，次數多，技巧與花樣多，特別會玩，能夠讓客人滿意。」阿莊說自己成為「王牌」的原因是「身材好，幽默，長得好」，但更強調：「最主要的是我的性能力很不錯。」可見，性能力強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是件值得誇耀的事情。男人性能力強，在同齡夥伴情境中的陽剛之氣符號下是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表現，而在性產業從業情境的「顧客是上帝」符號中，性能力強讓女人高潮，讓客人開心，也可以成為實踐剛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符號，是兩種符號的重合之處。



### 5.3 對符號碰撞的迴避

一些資訊提供者，在進入性產業之前，便已經經歷過不同符號的碰撞。當入行前的小邱在一個年長九歲的有錢女人那裏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時，他知道這與他在同齡夥伴情境中實踐的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屬於兩種不同的符號，因為與親密關係中的女人在私人關係的三重關係（經濟關係、權力關係、情感關係）上居於弱勢是會被認為有損剛性／支配趨勢的，所以小邱會迴避讓朋友們知道那個女人的年齡等資訊。同樣，阿紹與總經理助理女友的戀愛關係，之所以被同事們譏笑，也是因為他在戀愛情境中面對的私人三重關係、實踐的男性氣質，與同齡夥伴情境符號所體現的整體社會性別秩序中的三重關係及其所試圖建構的男性氣質實踐相衝突。

因為不同的符號對男性氣質的實踐可能會有不同的要求，所以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符號如果與和它相衝突的符號碰撞到一起，就會影響資訊提供者的男性氣質實踐，出現我所稱的「男性氣質實踐的斷裂」。資訊提供者格外警惕不讓老家的人知道他們從事性產業，就是因為老家存在著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完全不同的家庭情境符號、同齡夥伴情境符號；而且，資訊提供者多由北方的小城鎮及農村來，也面臨著地區符號間的衝突。

阿強曾說：「男人不像女人，別人說仔會少一些，這的人不會說仔，說的話也是內地人在說。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工作，深圳人不會在意這些。」他這裏的「說」，是非議之意。阿強強調的便是，作男公關在深圳「笑貧不笑娼」的地區符號中不需要有任何擔心，只要迴避老家「傳統保守」的符號便可以了。

飛飛到深圳後先在工廠工作，後來當保安。這兩個階段，他已經開始接受深圳地區符號的影響了，而在當保安時，更是看到了很多二奶和小姐，性觀念變得開放，賺大錢的欲望更強烈。



辭去保安開始找工作時，他被一份男公關「三萬元以上」月薪的廣告吸引住了。飛飛沒有立即答應，他說自己當時「放不開」，還說：「我們是男的，傳回家會有非議，怕父母和家人知道。」

「放不開」只是行為的表現，而「傳回家」則是真正的擔心所在。怕的是什麼？怕的是老家的地區符號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衝突。飛飛老家的地區符號也是「傳統保守」，人們會對外出打工的女孩子們賺「來路不明的錢」非常鄙視。

小付也曾說過：「走在（深圳）街上會感覺不舒服，但也不怕，除了老家人我不在乎。原來在深圳的幾個我認識的老家人都回去了，不會有老家人看到我了。對老家人，我一直講自己是作行銷經理裏裏」「除了老家人我不在乎」，顯示著對老家地區符號和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碰撞的迴避，因為深圳地區符號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是不衝突的。

但是，即使深圳「笑貧不笑娼」的地區符號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不衝突，也並不等於在深圳的所有人都接受這一地區符號。資訊提供者正是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也在努力迴避自己的性產業從業身分在深圳街頭被曝光。

阿紹說：「我白天不出來，怕碰上人。」我問他怕碰到什麼人，他說：「客人們白天上班，碰到不好。客人可能會和旁邊的同事或朋友說，這個小夥子是做什麼什麼的。」阿紹碰到過這種情況，他那之後便不願意白天出來了。這讓我有些奇怪：夜場的客人和與阿紹無關的人議論自己，阿紹為什麼會在意呢？阿紹說：「不認識的人議論我，我在意；特別熟的人議論反而不在意，特別熟的人都是同行和出入夜場的人。」顯然，阿紹的顧慮在於，那些「不認識」的人是歧視性產業的，是代表著「傳統保守」的符號的。阿紹不敢上街，他在躲的是兩種符號的碰撞。阿紹說過自己「在乎聲譽」，但這只是針對那種歧視性產業從業的符號才有意義，在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中，阿紹用不著擔心聲譽

受損。

揚揚說，他剛進場子的時候「很在乎別人怎麼看自己，自尊心特別強，現在剛慢慢地放棄了」，「年齡大的女人，比較放的開，有人在迪廳 就會摟著公關打kiss。我剛開始覺得很羞恥，現在自己也放得開了裏裏」這說明揚揚接受了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但是，即使在「放開」之後，揚揚仍然覺得：「在一個場子，和女客人在一起，不怕認識的人，因為認識的人通常是場子的同事，即使他自己不作公關也能夠理解。怕的是不認識的人看低自己，而最怕的，就是認識但不熟的人看低自己。」揚揚這裏談的，還是對兩種符號碰撞的擔心。與在夜場裏工作，即使對方不是公關，也屬於同一種符號之下；但是那些不認識的人，那些從場子外面進來的人，便提示著揚揚另外一種符號的存在。可能那個人並沒有歧視揚揚，但揚揚自己仍然會有這樣的壓力，因為這種潛在的不同符號的碰撞發生在他的內心。

理解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阿京的表現。

有一次我正和阿京、申哥等幾個人在包房裏聊和作男公關有關的事情，有一個非夜場工作的女孩子進來和申哥說話。我繼續和阿京聊，他搖頭，小聲說：「別說了。」那女孩子走後，我問他：「認識她？」他說：「不認識，但是不喜歡別人聽到這些。」雖然我們當時聊的是很含糊的話題，但阿京仍然非常敏感和迴避。重要的是，當我們關起門來聊的時候，我們處於封閉的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當中，而當那位女孩子進來時，就打破了這種符號的封閉性，面臨著不同情境符號碰撞的可能。

我的多位資訊提供者，都有戴墨鏡上街的習慣，特別是白天逛街的時候。聯想到阿紹曾對我說過「平時不敢上街」的話，我推測他們戴墨鏡有怕被熟人看到的成分。阿起認同了我的這一推測，他說：「就是掩飾，不想讓人們認出來。」

另一個例子還是阿京的。阿京對我說，他自己從來不去high

場扣女，我也確實沒看他進過。阿京曾說：「看到場子 年輕的靚仔被老女人摟著跳，別人用怪異的眼光看，我心 那個難受呀！」阿京說，如果一定需要在大廳裏跳舞，他也只能接受和年輕些的、靚些的、感覺好些的女客人跳。而如果是老的和醜的，他會掉頭就走。但是，在包房裏，阿京說「這些問題就不存在了」。所以，阿京主要是在包房裏玩。

大廳與包房，是夜場中兩個不同的世界。前者不僅有老女人和男公關，更有許多老男人和小姐，男人摟著小姐跳舞是FH大廳裏最常見的鏡頭，這鏡頭展示了嫖娼男人的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顯示了整體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中男女兩性的位置。雖然大廳也屬於深圳「笑貧不笑娼」和性產業「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之下，但在阿京的眼裏，那些找小姐的男人和不找公關的女人存在著對「男人賣給女人」不認同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在阿京這裏，將大廳又區分為「男人嫖女人」和「女人嫖男人」兩種不同符號了。

而在女客人的包房裏，只有女客人和男公關，是非常單純的男性性工作者的性產業從業情境了，符號也單純了。所以，同樣是被「老女人」抱著跳舞，門裏門外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門外存在著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的衝突。這也就是阿京只在包房而不在大廳陪「老女人」跳舞的根本原因。阿京不屬於FH的員工，申哥會在需要的時候打電話給他，然後阿京直接去包房見客人。阿京這種「跑場子」的工作方式，與他對不同符號及不同男性氣質實踐碰撞的迴避，存在著一種相互建構的關係。「如果讓我在大廳，我才不幹呢」，阿京曾這樣說。

## 5.4 同齡夥伴情境符號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碰撞

深圳的資訊提供者生活中的人際關係比較簡單，不止一個人

對我說過：「做這行的沒有朋友，朋友都是同行。」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交際圈子窄，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他們自覺地通過迴避與性產業之外的男性成為朋友，從而避免不同符號碰撞的可能。但是，也有例外。

阿京說自己有幾個夜場外面的哥們兒，在這個同齡夥伴情境中，哥們兒知道他作男公關，並不會因此笑話他，這其實是符合深圳地方的「笑貧不笑娼」的符號的。有時哥們兒會和他開玩笑，也沒有關係。但一次走在街上，他們就問他：「你昨天出了幾次台呀？」阿京說自己當時就翻臉了，扭頭就走。後來，那幾個朋友追上來向他道歉，事情才算過去。在我看來，關鍵不在於哥們兒開玩笑，阿京既然讓他們知道就不怕他們開玩笑，關鍵在於是在街上開玩笑。在街上，便存在著不同情境符號碰撞的可能。

作公關後，需要面對同齡夥伴情境的情況，在北京的兼職男公關這裏非常普遍。比如小毛便在一家公司打工，他和以前的大學同學仍然有交往，他說與那些同學比，自己「很慶幸做了這一行，挺高興的，不後悔。因為賺錢容易，我的許多同學，工作不是特別好。沒人像我一樣有車有房」。可見，在同齡夥伴情境中，小毛因為收入高而實踐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對於正在讀大學的大牛來說，同齡夥伴情境對他而言主要是在大學裡。當大牛在學校和夜總會間跑來跑去的時候，他便經常面對兩種符號的碰撞。我們前面已經提過，教師上課講到愛滋病，宿舍同學討論小姐，他都會很敏感，以為在暗諷自己，便找藉口和同學打架。同時另一方面，他還常買東西給同學吃，獲得同學們羨慕的目光，顯示出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我在臺灣考察期間，接觸過的臺北男公關肖力也面臨著夜場之外的同齡夥伴情境及符號。一方面他是兼職的，另一方面臺灣太小了，臺北又是他出生、成長和工作的城市，所以他難以迴避

不同符號的碰撞。

肖力說：「有的公關會想的多，憂鬱，也有的公關會自卑。但我都不會。和朋友們聚會的時候，我有時會主動說起自己的公關生涯。我不說，朋友們也不會提。」

肖力說，在進入公關這行之前，他通常是講「國語」（普通話）的。入行後他和朋友們聊天的時候，會用「臺灣話」（閩南話），臺灣話裏有一些粗魯的詞和髒話是國語中沒有的。而他和客人在一起的時候，只說國語，國語文明一些，客氣話多一些。但朋友們會不習慣他說臺灣話，會說：「你還是說國語吧，這樣我們更習慣。」語言的不同使用，也說明著對男性氣質的不同實踐，「客氣話多一些」的「國語」，有助於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而「粗魯的詞」和「髒話」多一些的「臺灣話」，有助於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肖力在沒有進入性產業之前，不需要在同齡夥伴情境中刻意去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而當進入性產業從業之後，再回到同齡夥伴情境中，因為面對兩種符號的碰撞，肖力深知兩種符號是衝突的，他潛意識地便通過使用「臺灣話」來強化在同齡夥伴情境符號中的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 5.5 男性氣質實踐的斷裂

雖然有許多盡力的迴避及努力的協調，我的資訊提供者仍然會面對兩種符號的碰撞，並且發生激烈的衝突，使得其男性氣質的實踐無法在情境中順利進行，即男性氣質實踐的斷裂。這主要是指不同的、相互衝突的符號被引入同一情境中的情況。

我在FH夜總會做社區考察時，親歷這樣一件事：一天晚上十一點多，幾個行銷人員正閒聊呢，有個行銷員過來說：「有兩個女人真騷，夾著阿紹蹭呢。」一個人說要去看看，在場的幾個

人便都起哄跟了過去。隔著包間門上的玻璃，看到兩個約四十多歲的女人前後緊貼著阿紹跳舞，模擬著性交動作。阿紹看到我們，臉脹的通紅。大家便哄笑著散了，阿紹很快也出來了，他過來和我們說：「不行了，難受死了。她們抱著我蹭，搞的我和那些小姐差不多了。」阿紹去找申哥，說不想陪下去了，那兩個女人可能在打歪主意。申哥說：「不去就不去吧。」後來又給他要了五百塊錢，還說：「不能讓我的人受委屈。」再晚些時候，那兩個女人臨走時，正巧看到了阿紹，說：「你跑哪兒去了？害得我們沒玩好。」

我和阿紹聊起，到底發生了什麼使他決定半路不做了？阿紹說：

擲骰子時，無論輸贏，都讓我喝酒，她們自己不喝。兩人還總小聲嘀嘀咕咕的，不知道說什麼，可能是想把我灌醉了帶出去。喝夠了就跳舞，把我夾在中間跳，前後緊貼著我，猛跳裏裏我很不好意思，覺得被人當猴耍了。

如果沒有人看也就罷了，結果你們還不斷有人過來看，一大幫人守著看！

如果堅持下來，拿一、兩千是沒問題的，但實在太難受了，堅持不下去了。搞的我和小姐一樣了！

「一大幫人守著看」，顯然是言過其實了。在夜場裏大家對什麼事都是見怪不怪的，所以並沒有「守著看」。但在阿紹的感覺中，當時我們做的可能已經太過份了。

上面這段話中，幾個關鍵點是：兩個女人夾著阿紹跳舞；許多人來看；阿紹感覺自己被搞的「和小姐一樣了」。兩個女人夾著阿紹跳舞，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是不衝突的，阿紹本來可以



很好地跳下去，在服從「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中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所以阿紹會說「如果沒有人看也就罷了」。關鍵是我們去看了，「觀看」本身說明了將當時的情境視為「特殊」，而「特殊」顯然便不再是以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符號來看，是將另一種強調男人陽剛、不應該「像小姐那樣」的符號引進來了。那位最初對我們講「有兩個女人真騷」的行銷員，便已經在使用非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來評論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行為了，而我們去看了，而且有人笑了，這些在阿紹那裏都被作為符號放大了，而且這些看與笑的人幾乎都是像我這樣不陪酒也不出街的行銷員。

於是，阿紹在當時感受到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之外的同齡夥伴情境中的「陽剛之氣」符號被拉了進來，兩種符號強烈衝突，使他無法繼續在單一符號（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中實踐男性氣質了，只能藉故逃離那間包房。阿紹以中止服務作為從兩種符號的碰撞中逃脫的方式。

我們前面也已經談到過阿紹進入夜場前那段與總經理助理作情侶的經歷，也是因為與同齡夥伴情境符號的碰撞而使阿紹最終以辭職從兩套符號的衝突中逃脫作為結局。

阿京曾在剛和別人打架之後接一位常客要他出街的電話，他當時拒絕了，並且因此使那個客人「飛了」。在我看來，他頂撞那個常客的背景是剛剛在同齡夥伴情境的「陽剛之氣」符號下通過打架實踐了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而客人電話中一句「有錢賺，你還不來？」將性產業從業情境「顧客是上帝」符號引了進來，形成碰撞，從而造成男性氣質實踐的斷裂。

在「調查方法」一節中，我曾經談過，當我在深圳社區考察時的資訊提供者對我作為一個博士生的身分表達敬慕的時候，我會說到諸如「學歷高有什麼用，沒有錢還不是一樣」、「你們賺錢比我多」之類的話，於是，我便立即能夠從資訊提供者的眼神



中看到放鬆、接受，乃至同情我的態度。這便是因為我使用了深圳的符號，也就是申哥和多位資訊提供者曾說過的那句話「賺錢才是硬道理」。因為使用的是同一種符號，我們立即便在同一個平臺上了，資訊提供者接受我為他們中的一員，至少是「準成員」。於是，和我聊天的時候才有可能自如地談論自己從事性工作的情况。但是，揚揚是一個例外。

揚揚以前在DD扣客人，比我到FH還晚。當其他男公關向他介紹我「是一位博士」時，我注意到他的眼睛裏閃過一種難以描述的東西，有羨慕，有嫉妒，還有疏遠和隔離，這是我在其他資訊提供者那裏沒有看到過的。

揚揚和我交往中，與其他資訊提供者最大的差異在於，他一開始試圖掩蓋他陪客人出街的事實，一再強調自己只是「陪酒」。我從其他資訊提供者的談話中可以感覺到，揚揚也從來不對他們掩飾自己出街。因此，揚揚對我掩飾出街，便只是他和我之間的問題。我便要弄清楚：為什麼別的資訊提供者不對我掩飾，而揚揚要掩飾？為什麼揚揚不對別人掩飾，偏偏對我掩飾？

我主動接近揚揚，並幾次找理由請他吃飯。知道他是東北人，我便也談自己少年時在東北的生活經歷，聊出很多共同的东西，這樣才一點點走近，瞭解了他的生命史，也理解了那令我困惑的問題。

揚揚與幾乎所有深圳的資訊提供者的不同是，他是大學生中途休學來深圳的。無論在他的家庭中還是大學同學中，讀大學都是重要的符號，他也渴望能夠重新回大學讀書。揚揚認識我時正是他需要做出選擇的時候：要麼繼續在夜場工作，要麼就可能徹底放棄學業。雖然渴望讀大學也曾是多位其他資訊提供者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內容，但在認識我的時候已經不像揚揚這樣正處於艱難的選擇中。我的出現，因為「博士」的身分，立即將讀書這一符號擺放到了揚揚的面前，展示著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衝

突，使他不得不更加清楚地面對現實的衝突與選擇。我無法靠一句「你們賺錢比我多」來消解他內心和我的階層距離感，更無法化解兩種符號的衝突。更重要的是，揚揚其實內心已經清楚將失去學業的前景，而我的存在令他無法迴避這一喪失。正因為這兩種符號衝突的無法迴避，使得揚揚在和我交往的初期無法像其他資訊提供者那樣承認自己出街，使其男性氣質的實踐出現了斷裂。

以上分析揭示給我們：從主動與積極的角度看，不同符號間存在著相同的符號，有可以被連結在一起的東西，生命史中已經經歷與接受的符號有可能促進對後期經歷的符號的接受；從被動與消極的角度看，不同情境中的符號進入到另一情境中，可能會使該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斷裂。

本章，筆者提出，某一情境中的符號需要一個被接受的過程，只有在被接受之後才可能會實踐這一符號所建構的男性氣質。生命史前一階段接受的符號會對後一階段產生影響，不同情境符號可能相互碰撞，相衝突的符號碰撞會導致男性氣質實踐的斷裂，而這是被努力迴避的。

可見，無論生命史不同階段的不同符號，還是同一階段的不同符號，它們都是處於相互影響和建構的過程中的，或者相互促進其對男性氣質實踐的要求，或者相互阻礙，但是可以肯定它們不是彼此互不影響的。

## 第6章

# 與女客人性關係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康奈爾認為「情感關係」是影響男性氣質的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中的重要一重，一對男女在情感上是否平等，康奈爾說可以通過分析雙方性快樂是否同等、性行為是平等給允的還是強迫的來獲知（康奈爾，2003: 102）。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女客人與男公關的關係是前者付費向後者購買性服務的關係，這似乎決定了性快樂不是平等給允的；雙方的性行為雖然不是客人對男公關的直接強迫，卻是一種基於經濟關係和權力關係中的優勢地位的間接強迫。本章，便將從男公關與女顧客的性行為本身進行分析。

Jacobo Schifter指出，性符號存在於任何文化中，並且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這就意味著，一個人在特定文化中的特定的性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是他在這種性符號中被同化的結果（Schifter, 1999: 37-57）。本研究所命名的各情境符號，也在一定意義上包涵了性符號的內涵，所以我們仍將在前面提出的各情境符號中討論男性性工作者在和女客人性關係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 6.1 口交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口交具有非常鮮明的符號意義。潘綏銘的研究發現，「口交禁忌是我們中國人裏最根深蒂固的傳統禁忌」，人們普遍認為其「髒」（潘綏銘，2004: 224）。

按著性角色理論，男性的性行為應該圍繞著陰莖進行。男性為女性口交，性活動的中心是陰蒂，整個活動表面看來與陰莖和男人的性高潮毫無關係，是以滿足女性的性高潮為目的的。以口這一「潔淨」的器官去「吃」鄰近排泄器官，並且有分泌物的女陰，是「髒」而且遠離男人性快樂的。所以，如果獨立判斷男性為女性口交，它無疑是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方式。此項研究中，筆者認為，男性為女性口交需要放到具體的情境中，具體的當事雙方的關係中，去分析此一行為對男性氣質實踐的意義。

男人主動對女人口交，及男人接受女人為自己口交，具有完全不同的符號意義。在同齡夥伴情境「陽剛之氣」符號下，以及在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的「獵豔」符號下，男人接受女人口交均是剛性／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實踐，而主動為女人口交則是柔性／從屬性男性氣質實踐。在戀愛情境中，因為對「承擔責任與義務」符號的強調，主動對女人口交與被動接受女人口交，均可能成為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男性性工作者為女顧客口交才符合「顧客是上帝」符號的要求，因為他們就是應該以女顧客的性快樂為中心的。也就是說，接受了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男性性工作者應該非常自然地接受為女顧客口交的要求，女顧客也應該非常自然地提出這樣的要求。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男性性工作者為女顧客口交這一行為可能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所以實踐的男性氣質也是不一樣的。

小毛描述了自己對為女顧客口交的厭惡，他一臉厭煩地說：「最不喜歡、噁心。」又說：「如果客人堅持，也沒有辦法。」當我追問「沒辦法」時怎麼辦，他說：「做唄。」用詞與語氣都透著無奈。小毛說，他會「舔一會兒就停下來」，但客人有時會要求「再舔會兒」，他就只能接著舔。有一次，他就噁心地吐了：「有的客人那 會比較好看，但那個客人太難看了。裏裏舔的時候，幾次胃 反酸水，酸水到嘴 ，都咽了回去。到最後，實在

咽不回去了，就跑到衛生間吐了很多。那女的還說呢，以前也有別人吐過裏裏她那 流水多，有怪味，我懷疑她有性病，特別噁心裏裏」

我們從小毛的描述中看到，雖然他很反感為女客人口交，但還是忠實地服從「顧客是上帝」的符號要求，而且從他的表述看沒有體現出任何能動性，所以我們視之為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實踐。小毛嘔吐的事例，可視為一種身體實踐。雖然身體是抗拒的（「吐了很多」），但他的男性氣質實踐還是只能服從。

阿強對口交經歷了態度變化的過程。來深圳之前，他曾當兵，大家會一起去夜場找小姐，事後相互交流做了什麼。阿強說：「比如問她有沒有給你口交。」在那個階段，在同齡夥伴情境、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口交是女性為男性服務、男性體現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一個符號。到深圳後第一次出街時，女客人便提出要阿強為她口交。阿強當時的感覺是難以接受，見阿強不願意做，那個女客人又說：「想開些，錢不是問題。」意思是可以多給錢。他對我說：「我以前從沒為女人口交過，這是第一次，覺得髒。但再一想：既然自己找小姐時也要求小姐給自己口交，那麼女人提同樣的要求也是很正常的。」阿強又強調，這個女人和他前女友的名字只差一個字，於是，他便在自己的腦海裏將她想像成前女友，想像正在和自己喜愛的女人做愛，這樣就能夠順利完成口交了。

阿強在這一過程中實踐的同樣是柔性／從屬性的男性氣質，但是，除了對「顧客是上帝」符號（「想開些，錢不是問題」，「自己找小姐時也要求小姐給自己口交」）的接受外，他又把戀愛情境符號（「將她想像成自己的女友」）帶了進來，幫助自己找到了在這一情境中的主體位置。

有意思的是，幾個月的性產業從業生涯之後，阿強對口交已經沒有反感了。他說：「我和別人感覺不一樣，別人會覺得髒，

我不覺得髒。如果有病，我能夠看的出來裏裏」這一變化中，我們看到了男性氣質實踐過程中對身體感覺的建構。對於原本不願意接受的行為，在情境符號的要求下接受了，並且最終「沒有反感」了，體現出一種對感官和心理的改造，在男性氣質實踐的十字軸上也屬於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了。

飛飛則是另一種實踐。他說，如果客人要求口交，他會「明確告訴她，我不喜歡。裏裏有的客人會繼續拐騙，說：『小弟弟，沒事呀』。」飛飛使用「拐騙」這個詞，足見他對被要求口交的反感。如果客人堅持要求，飛飛會提出換一個公關先生過來。飛飛說，作男公關的同事中，「有人愛好口交」。但通常客人就會妥協，不再要求口交，當然也有極個別的時候真的換一個男公關。而且，飛飛說自己和熟客交往中也不為對方口交，在所有資訊提供者中他是唯一堅稱自己從不在任何情況下為客人口交的男公關。我們看到在這個過程中他實踐的是剛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剛性趨勢體現在他的堅持上，關係均衡趨勢體現在要麼客人放棄對口交的要求，要麼去換另一個男公關，他和客人間並沒有強迫關係，只是協商後的妥協。因為飛飛發揮了能动性，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被解構了，當事雙方重新建構了彼此的關係。

阿雲談到對口交態度的變化：

阿雲：她叫我舔她陰部，我非常討厭這樣。我用手啊，總之是敷衍她，但她沒有表示不滿意裏裏

方剛：你一直沒有為她口交？

阿雲：後來我這樣做了。第三次開始為她口交，當時覺得她對我真好。

方剛：您後來為客人一直口交了嗎？

阿雲：不一定，沒有特別要求的我就不做，有的沒

有這樣明說，我就裝不懂。

這裏面透露出的兩個資訊是：首先，客人不「明說」情況下，「裝不懂」，而客人也並不堅持；其次，客人「對我真好」情況下，開始提供口交。前者是針對客人的女性氣質實踐而進行的男性氣質實踐，這種「裝不懂」是有限度的，因為客人可能會進一步明確她的要求。女客人提要求時所表現出的女性氣質是不同的，男公關對這要求的回應中也就實踐著不同的男性氣質。而後者則因為加進了感情，便改變了三重關係中的「情感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戀愛情境符號，口交的意義便也不同了，具有了「承擔責任與義務」的內涵，不再是絕對的從屬趨勢男性氣質實踐，因為讓有「感情」的人快樂不再是誰服從誰，而是自己樂於讓對方高興，於是為女顧客口交中便體現了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在此，我們也注意到，不同情境符號交織到一起時的另一種可能性。

口交上男性氣質實踐的多樣性也體現在小邱身上。小邱說：「有的客人不是直接說，而是用手把你頭向下按。」對於這種暗示，小邱有時會假裝沒有讀懂女客人的身體語言，從而實踐一種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之所以說是「剛柔相濟趨勢」，因為反抗卻不明確反抗；之所以說是「關係均衡趨勢」，是客人在小邱裝不懂時不再堅持，便可以達到一種關係上的平衡。當然，這種表面看來是二人間的博弈，背後也仍然是社會性別秩序的建構。一些女客人「不直接說」的背後，是整體社會性別秩序中男性處於優勢地位的壓力，這種壓力使得在私人交往情境中女性的優勢地位的實踐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

小邱對客人口交要求的回應還有一些：

剛作公關的時候，遇到看著不喜歡的客人，就不願



意為她口交。就想辦法，嘻皮笑臉地想躲過去。躲不過去，也只能勉為其難。後來學精了，口交時不看她的陰部，只是做個樣子，不用嘴，用鼻子在那 蹭來蹭去的。女人年紀大了，反應弱了，不會知道你是在用鼻子蹭。

現在，如果是熟的客人，我有時也會主動做口交。我第一次出街那個客人，後來我們兩人玩69式，我覺得挺新鮮和刺激。對客人進行口交，客人的反應會更強烈，這樣能早完成任務，也就不會覺得是壓力了。再有人提這樣的要求，會接受，會更快更好地完成任務。

我們從小邱的表述中看到，他對於口交的態度可以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剛作公關的時候」，這時對「看著不喜歡的客人」不願意為其口交，不想做時會「躲過去」，而在無法躲開的時候採取變通的策略，即鼻子代替舌頭。他這時實踐的是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而到了第二階段的「現在」，則意識到口交有助於完成「任務」，所以「會接受」。我們看到，「更快更好地完成任務」在他提供口交服務這件事上有重要的影響力，於是小邱為客人進行口交便有了一定的主動性，雖然其男性氣質實踐仍然要算作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

我們不能忽視的另一點是，在兩個階段，小邱都用到了「喜歡」、「熟」這樣的詞語。在第一階段，他說：「看著不喜歡的客人，就不願意為她口交」，換言之，看著「喜歡的」也還是可以做的。而在第二階段，他又特別提到和有一定情感基礎的熟客玩69，「覺得挺刺激和新鮮」，在這一和熟客口交的符號表述中，已經不再僅僅是「更快更好地完成任務」了，而是自己有「刺激和新鮮」這樣正面的感受了。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即使單就為女顧客口交這一行為而

言，男公關的男性氣質實踐也是受多種因素影響，可以實踐出多種男性氣質的。在其中，權力關係、經濟關係、情感關係，以及身體實踐，均發生著作用；整體社會性別秩序與私人交往中性別關係的相互影響，不能忽視。

## 6.2 性交體位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性交體位與方式，在性角色理論關於支配性男性氣質的論述下，同樣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種符號的意義。當我們說「幹」與「被幹」的時候，「操」與「被操」的時候，均強調著一種主動與被動、進攻與承受的關係。

飛飛說，他和女朋友、「一夜情」對象做愛時，與和客人做愛時體位完全不同：「和女朋友、一夜情主要是男上位和老漢推車（女跪趴，男後進），但和客人，就要根據客人的要求，更多是她主動的姿勢。」我們從中看到，飛飛在性交姿勢上的這種不同，是和他與性交對象私人三重關係中的不同聯繫在一起的。飛飛在和女朋友、一夜情的三重關係中居於優勢地位，性交姿勢便也是主動的、支配的，而和在三重關係中居於上層的客人在一起的時候要按客人的要求更多採取自己處於「被動」與「從屬」位置的性交姿勢。

同樣的情況還表現在小邱身上，小邱這樣講第一次出街的感覺：「和工廠妹，是我操縱，而現在是服從她（指客人）。幸好，她沒有提什麼要求，我心 就踏實多了，感覺蠻好的。但還是不一樣。畢竟主動權不在我手上，心 總想著怎麼讓她舒服了，和工廠妹做的時候只需要想自己舒服。工廠妹做的時候通常像木頭一樣，要我提出換姿勢。而現在這個，她不換，我也不敢說讓她換。工廠妹做的時候看都不敢看你，閉著眼，而現在這個，一個勁兒猛喊：『你幹死我吧！』我的後背都讓她抓紅了。」

阿紹在聊及和女友及一夜情做愛時的體位及與客人做時的體位差異時，說：「和客人做當然完全不同了。有的客人要求的姿勢，太累！比如讓我躺下面，她背朝我躺我上面，讓我把她頂起來，累死人了裏裏」

小毛說過，會有客人要求他站在衛生間裏等地做，「非常累」。

揚揚說：「我朋友（指其他男公關）遇到過恨男人的女人，很難伺候，把你當玩具，想怎麼弄就怎麼弄，變態裏裏有女人要弄很多次，也受不了。」

阿起說，自己接了約十個客人之後，遇到一位要求特殊的女客人：「要讓她隨意擺弄。我一開始很不願意，想不可能，我是男人，我擺弄女人，怎麼能讓你擺弄？但想一想也就想明白了，做這行的，剛強有什麼用？花的都是錢。」阿起的思想掙扎，是基於兩種不同符號的思想掙扎，也是基於社會性別秩序中的三重關係與私人關係中的三重關係的交鋒。

阿起又說：「會提出這種要求的，都是偶然遇到的客人；常客不會這樣。」並非常客不會要求變換性交體位，而是既然為常客，雙方已經達成了一種彼此均接受的、和諧的性愛默契。所以，即使有所變換，即使女性「主動」，也不會給資訊提供者帶來一種「隨意擺弄」的印象了。

由以上這些描述，我們不難看出，性交體位在男性氣質的實踐上具有意義，誰決定哪種性交姿勢，誰在性交姿勢中居於主動與支配的地位，與雙方在三重關係中的位置是聯繫在一起的。當男公關採取主動的姿勢時（如阿紹和女友及一夜情對象），他實踐的是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而當其採取被動的姿勢時（如和客人），實踐的是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但是，我們從阿起的表述中也能夠注意到，當男公關和客人的關係「熟」了之後，有感情介入之後，性交姿勢中的權力色彩便淡化了，而更多了娛樂的色

彩。所謂「熟」與「感情」，就是三重關係中私人間的「情感關係」被改變了，所以男性氣質的實踐被改變了，我們可以視之為一種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 6.3 健康措施決定權上的男性氣質實踐

在安全套問題上，小付說，客人有決定戴與不戴的最後決定權，但「大部分客人都會要求戴安全套，而且都是客人自己準備的」。

揚揚說：「客人要求不戴，就得不戴。」

飛飛說：「一般都會戴，賓館房間 都有安全套。也有客人提出不戴，我就會說，戴是為了雙方好，以防萬一裏裏但是，如果客人堅持不讓戴，也就沒有辦法了。」可見飛飛在戴安全套的問題上不像在口交上那樣實踐剛性趨勢的男性氣質。不戴安全套性交後，飛飛會立即去衛生間用力清洗陰莖。

從以上三人的描述中，我們看到他們在戴安全套的問題上實踐著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之所以說是柔性趨勢的，是因為他們會柔和地表達自己的要求，但不會堅持，最後會服從客人的決定。

小毛非常強調戴安全套的重要性，對愛滋病有著高度恐懼，但即使如此，他仍然有一次不戴套的經歷。小毛說那天的情況是，夜場裏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客人，相貌身材「中等」，挑人的時候是一排排大家都進，看過第一排後，記住某個人的特徵，再讓後面的一排排進，最後，再把選中的說出來，再重新進。這樣，選兩、三次，一次次再「瞄」，最後篩選到三個，小毛就在其中。

小毛說：「她當時跟我說不戴套，如果戴就不做。還說可以多給些錢，不會少於兩千。我當時一個星期沒有接活兒了，缺

錢，而且，當時是三選一，我不答應別人就會答應。既然是先問到我，我就答應了。」小毛說，當時「競爭的心理非常重要，自己可以接到活兒了」。這令小毛有一種成功感。

我們看到，非常重視戴安全套的小毛最後還是服從了客人的安排，這其中經濟的影響是一方面，性產業同伴間「在競爭中合作」的關係也是一方面，而不再是簡單的權力關係在起作用。

事後，小毛說自己非常害怕，去做了愛滋病毒檢測。

對於絕大多數的男公關而言，雖然都強調戴安全套非常重要，強調自己重視戴安全套，但是因為與女客人關係中的弱勢地位，他們的決定能力非常有限。而與之相比，那些「高等級」的男公關在決定是否戴套的問題上權力便更大一些，二者對比，顯示出的是男公關內部的階級差異。

阿穆這種特殊的「高等級」男公關，其職業規範中便發展出另一套程式，來解決包括安全套在內的健康問題：

（仲介人）把我們的相關資料提供給客人，客人滿意後，就給我們打電話，然後去醫院體檢，體檢正常後，基本上就算成交了。體驗不僅僅是HIV，還包括要檢查一些傳染病、性病什麼的，都要檢查。客戶也需要檢查的，所以我們在整個過程中全部不用採取任何措施的。裏裏是的，安全套什麼的都不用。

檢查是我們要求的，也有客人拒絕，但是拒絕的不多，因為她們也非常想安全。我們的客戶一般都是三高人群：高學歷、高收入、高素質。

拒絕的客戶會說：「哪有這麼麻煩啊？」「難道送上門的錢都不掙嗎？」

這時我們會說：「為了大家的安全，我們也想讓客人更加快樂。」如果仲介說的話，一般他們都會說：

「要不成您換一個吧。」我這幾年來總共碰見不上十個不願意去檢查的。

仲介可以保證24小時都可以檢查的，他們會一起去。你想呀，我們成交一次仲介的收入一般都是幾千，而他們去溝通醫院的醫生才花多少呀！一般都是通過醫生檢查的，不是通過正常的程序走的，比如化驗尿液什麼的直接把尿液給醫生就可以了。

體檢過的，客人有要求我們都會吻的裏裏

我們從中看到的，在性交的安全保障上，男公關（包括他們的仲介人）具有了最終的決定權，但這是通過強調雙方利益的友好協商獲得的，所以我們視之為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這種最後的堅持保證他們處於男公關行業的上層位置，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也正因為有了這樣的「高等級」作背景，他們在和女客人的關係中才有一定的權力空間。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認為「高等級」男公關和女客人的私人關係中維持了社會性別秩序的三重關係，因為第一男公關的這種「權力」只體現在體檢這一個小方面，第二因為即使是這樣的「權利」的獲得也是因為它同樣符合女方的利益，「讓客人更加快樂」。

那些堅決拒絕去檢查的女客人，顯然是擔心檢查過程會曝露她們的身分。

## 6.4 施受虐與男性氣質實踐

雖然對於普通的SM<sup>2</sup>愛好者，施受虐可以是一種共娛共樂的行為，但那是建立在雙方自願基礎上的。在性交易的情境下，存

2. 指性行為中的施虐與受虐行為。

在著三重關係不平等的情況下，即使是雙方同意的施受虐行為，也很難解讀為共娛共樂了。事實上，此情境中已經是一種明確的權力應用的展示。

我的資訊提供者即使從施受虐行為中「受益」，但是，從其描述中仍然可以看到被強加的權力關係。

一些資訊提供者描述了他們被女客人施虐的情境及心態。

阿強說：

有的客人會狠咬胳膊和乳頭，一般是做完之後咬，客人說為了開心，為了記住你，發洩一下。這時會想自己折騰小姐時的情況，也是一樣的，就可以理解客人了。大家發洩方式很接近，自己找小姐時想要的，也是客人找你時想要的，都是玩一下嘛，這樣一想就好接受了。

男人玩女人，女人也有同樣的權利玩男人。男人做的，女人也可以做。

在阿強這裏，將客人施虐行為順理成章地歸入到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中去理解，並通過自己在同樣情境中的行為表現進一步將其完全合理化，於是便可以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了。

小毛有過這樣一段經歷：

她專門燒了開水，放到杯子，燙胸部、陰莖裏裏那女人拿杯子燙我的前胸，我疼，一躲，女人手抖，水灑出來了，澆到我身上，很快起了泡裏裏她立即陪我去醫院，還住了兩天院。她後來給了我兩萬元。



女客人以調情、遊戲的方式對小毛施虐，其女性氣質的實踐顯示出剛柔相濟／支配趨勢的一面，即溫柔地實施，但也不能拒絕，而且是單方面決定的。也是這種女性氣質，使得小毛在受害後，她會立即陪他去醫院，並且給了一大筆補償。我問小毛覺得二萬元換這次傷害是否值，他說：「不值，永遠留下疤了。」資訊提供者均非常在意他們的身體，身體受損傷破壞了他們的形象，影響他們的市場價值，會帶來更大的經濟損失，所以雖然有二萬元的進帳，小毛也覺得不值。但也不能排除小毛的這一表述有「作秀」的成份。

客人折磨男公關的方式不一而足，阿莊的一段體驗同樣體現了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阿莊：有一個歲數很大的，大概60多歲，非要選我，而且讓我吃那種很強的春藥，不跟我做，她喜歡看男人吃過春藥那種難受得樣子裏裏是一種進口藥，藥效很強。（她）在一邊看著我難受，那藥持續了4個多小時，而且有壯陽的作用。

方剛：真的那麼難受？怎麼難受法兒？

阿莊：渾身出汗，下體漲得難受。

方剛：勃起了？她讓你脫衣服看了？

阿莊：我就沒穿衣服裏裏她把藥放進酒 了我不知道。

方剛：她說了什麼，做了什麼？

阿莊：她說她就喜歡這樣，我說不做了行不行，我的意思是我要走，可她不同意。

方剛：那你當時只能自己弄了？

阿莊：沒有，她不讓。她讓我看外國的毛片，很煽情的那種。

方剛：不看不行？

阿莊：不行。她看夠了，扔下一把錢就走了，我當時也快死了。

方剛：快死了？那麼嚴重？我還不知道有那麼嚴重的藥。她給了多少錢？

阿莊：1500，不值。我的下體受了很嚴重的傷，好幾天不能勃起。有很多客人會拿很奇怪的藥給我們吃裏裏

如果說燙傷小毛的那位女客人進行了剛柔相濟／支配趨勢的女性氣質實踐，那麼阿莊的這位女客人則是典型的剛性／支配趨勢的女性氣質實踐，其間充滿了強權的實施。但是，阿莊和小毛一樣，在此一情境下均只能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所以我們說，這不是真正的施虐與受虐遊戲，而完全是建立在不平等的三重關係下的侵犯與傷害。

阿穆體會過喜歡施虐與喜歡受虐的不同女人：

我感到噁心。我曾經遇到一個女的，她非要讓我把辣椒塞進她的陰道！她甚至讓我咬得她的陰蒂出血。要求我把香蕉塞進她的肛門 面，然後要我把香蕉吃掉，那次我沒有答應，結果她自己吃了！她想男人虐待她，用鞭子抽她，我答應了。

阿穆此時實踐的男性氣質，屬於剛柔相濟／從屬趨勢的。因為他有拒絕也有服從，在「抽她」的行為中表現著剛性趨勢，但這些均是被要求的，並非自願的，所以仍然是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小毛同樣既被施虐過，也被要求施虐於客人，對他來講二者

同樣都是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有一個喜歡受虐的。買皮帶讓我打，讓我罵。我非常不好意思，罵不出口，也下不了手狠抽。她就教我怎麼罵，教我怎麼抽。她一再要求下，我就打了。後來她全身都腫了。我打她時，她自己也在自慰。

她教我罵的都是一些髒話，我說不出口裏裏我以後在QQ上告訴你。

她後來說，一開始覺得刺激，爽，後來也會覺得疼，再後來就麻木了，沒什麼感覺了。打完後，又做愛了。

常有客人會逼我說髒話，我不願意說，很不好意思。有些人，你不好意思說，她們會更興奮，非讓你說裏裏

我和小毛討論，在他扮演施虐者的過程中，是不是會有擁有權力的感覺，有一種凌辱、壓制女客人的快感呢？小毛說：

沒有。因為我自己不想做，是客人讓我做的，我根本不好意思打她，我不適應裏裏

是她讓我打的！我下不了手。我本身沒有那愛好，所以體驗不到快樂。如果我自己有那愛好，可能會覺得高興裏裏

打客人，我感覺寧可讓她打我，（我）往床上一躺，由她抽就行了。別人打我，我容易，因為不用刻意做。

我被打過，但不是太疼，因為那種鞭子和一般的皮帶打人的感覺不一樣。

但我會裝疼，女人覺得刺激，就不會再加重力氣。

如我們前面一再提到的，在社會性別秩序的三重關係中，女性居於全面的弱勢地位，而在性產業從業情境男公關和女客人的私人關係中，女客人居於優勢地位。當女客人提出自己「被虐」的要求時，是希望在角色互換中享受顛倒權力宰制、臣服的愉悅，因為階級跳躍的挑戰可能會加強性體驗的強度。但是，表面上的「打」與「被打」，並不等於男性氣質實踐中的「支配」與「從屬」。表面是男性對女性的「支配」行為，因為非自己的欲求所在，我的資訊提供者均強調並不會因此而感到快樂。因為要付出太多的表演，倒不如讓女客人打自己，只要不太疼，只要配合著滿足她的施虐心理，便可以輕易令客人滿意。可見，男公關和客人的行為中，無論是施虐還是受虐，都是一種職業需要，是「工作」，而毫無個人喜愛在裏面。即使是打客人，也並非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而因為是被要求打客人的，所以實踐的只能算剛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

這也再次提示我們，男性性工作者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男性氣質的實踐，並非完全按著「顧客是上帝」的符號要求來做，而是具有能動性的。男性氣質的實踐，註定是一個多元的建構過程。

SM是有原則的：安全，神智，同意。但在男公關與女客人的關係中，這些原則顯然是不存在的。從這層意義上講，女客人和男公關間的施受虐行為，並不是真正的SM。

此外，筆者想在此一提的是，施虐與受虐並不局限於性關係中，而擴及師——生、老闆——下屬等握有權力和喪失權力者的關係，那麼女客人和男公關的關係本身便已經是SM關係了。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SM不只是個人的特性，我們文化本身，就深深地朝著SM的方向前進。我們活在一個SM化的社會。來自宰

制和臣服經驗的轟炸，遠超過自由或平等互惠的感覺」(Chancer, 1992: 2)。

## 6.5 性交目的與男性氣質實踐

除極個別人外，資訊提供者均對我說，與客人的性關係中不存在個人的享受。

同樣是一夜多次的性行為，在戀愛等情境和同齡夥伴情境中，會成為男人炫耀自己性能力突出的資本，從而在炫耀的過程中同樣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但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卻不是這樣。

阿雲說自己印象最深的客人是一個「性慾狂」：「那次把我都榨乾了，她要了我4次，每次30到40分鐘。做完一次就又用手摸我JJ，我很敏感裏裏最後給我了3000，比談好的多了1000。後來她再找我，我就沒有幹了。很不好受，完全是為錢而做裏裏」

我們看到，雖然阿雲射了四次，按常理來說是爽了四次，但是這一切都是被迫的，是在為客人服務。阿雲在這一過程中雖然實踐了剛性趨勢（能做四次畢竟夠「剛」），但在男性氣質十字軸的關係維度上則是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而且身體實踐也是「很不好受」，下次再找就不幹了。

小邱曾聊到，女客人達到高潮後，一些人會說：「行了。」這時，小邱就不能再做下去了。還有的時候，見客人滿意了，小邱自己就不想再做了，他說：「因為是要完成工作，任務達標了，就沒有興趣再繼續了。」

有一次經歷，讓小邱覺得十分尷尬。那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女青年，和老公吵架後，賭氣出來玩，叫上小邱出去開房。小邱說：「每做一步，她都給老公打電話，告訴他自己在做什麼。開了房，其實什麼也沒做，聊了一晚上。她傷心地哭，我就不斷

安慰她裏裏那晚上真受罪，我睏死了，還得安慰她，還不如做一次簡單呢，做完了走，也許還能再接一個呢！」

本是一次性交的機會，卻沒有發生性關係。小邱之所以感到遺憾，並非因為缺少了一次性交機會或性高潮，而是因為需要「不斷安慰她」、「睏死了」。他之所以希望「還不如做一次簡單呢」，是為了「也許還能再接一個呢」。我們看到的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對利益的看重，而非對性樂趣的看重。

小付說：「如果不是和自己心愛的女人做，不存在舒服不舒服的問題。」

小毛說：「和客人做的時候，想的多的就是做什麼，別表現的太差，幾點了，怎麼還不完？」「有時客人高潮了會等我繼續做到射，有時做二十幾分鐘，顧客說『行了』，我就會停止。有時客人也會身體一動不動躺在那，我就問：『還要嗎？』她說：『就這樣吧。』我就不做了。」

我問：「你做半截，沒射，會不會不爽？會不會想繼續做？」

小毛說：「不會，因為做這個不是為了自己舒服，也不想自己舒服的事。」

小毛的第一個客人是一位戀足的女孩子，整個活動中一直以他的腳為性中心，而沒有觸及他的陰莖。我問小毛：「這過程中你想沒想過做愛？有沒有要求陰莖插入？」他回答說：「沒有，既然她花了錢，她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吧。」

小毛雖然覺得戀足有些「噁心」，但又說：「她給錢了，無所謂了，就是覺得挺怪的。」

我們看到的是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帝」，而非以性高潮為目的，雖然他也不刻意迴避性高潮。可見，男公關和女客人之間不存在「性快樂是否同等，性行為是否平等給予」的問題，而只是購買服務與提供服務的問題。

小毛沒有希望在性交易中得到快樂，還表現在，當他使客人滿足之後，如果客人還繼續要，他就會假裝高潮：「出來的時候要及時把套子扔掉，不能讓她們看到裏裏」小毛強調這必須是客人滿意之後，他說：「我比較敬業，儘量做好，不會對付。有些人對付。所以，我回頭客多，好多人沒有回頭客。」

小毛提到，做愛之前，通過網路找來的女客人會擁抱他，會「照顧別人」，那時他的感覺還是「挺好的」。但感覺好一些，並不等於就希望從性交易中自己得到享受。他談到一個只有19歲的女客人時，語氣也較為「積極」，但是，即使是這個「漂亮小女生」，他仍然認為「不如自己找小姐做著爽」。

小毛這樣描述這個女孩子：「還不錯，家 有錢。裏裏做愛時也正常，沒讓我口交。就是抱抱、接吻、做裏裏」但小毛仍說：「還是不如自己花錢找的好裏裏還是覺得人家有錢，地位上不如人家，有些自卑。」雖然同樣是陰莖插入陰道的性行為，但因為權力關係不同，便體現著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小毛仍然是「被嫖者」，而不是「嫖人者」。

揚揚的體驗有所不同，他說：「跟客人出去，只要自己有點看的上的，比自己女朋友好，感覺好，就可以有愛撫。最不喜歡年長的女人，那時只是為了應付，把她弄爽就行，自己不用爽。自己喜歡的客人，才想自己也爽。」當把客人與自己女友作對比的時候，揚揚其實已經將戀愛情境中的符號引進了性產業從業情境中，所以會有自身性享受上的追求，在實踐一種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了。而小毛的前述經歷中，雖然那個19歲的女客人「還不錯」，但因為他仍然對雙方的三重關係非常敏感（「覺得人家有錢，地位上不如人家」），而無法將戀愛情境符號成功地引入，故而仍然是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阿雲曾說到入行前自己「早就知道這個行業，對他們有很多想像，再加上我性慾很強，羨慕他們財色兼收」。顯然這是在偶



發性性行為情境符號中對性產業從業情境的想像。我問到：「現在您還認為是財色兼收的職業嗎？」阿雲笑了，說：「不了，只是一個職業。時間長了，什麼人都有，對色沒有感覺了。」「到現在有3年多了，覺得做這個比較收入高。」這種「對色沒有感覺了」，是對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符號的真正接受，因為在這個符號裏原本就沒有給男公關自己的性慾求與性享受留位置。

但是我也注意到了，當男公關談和客人性交時「不要性高潮」，通常是指沒有長期交往的客人。在與有長期交往關係的客人的性生活上，加入了「感情」，因此，三重關係改變了，情況自然也就不同了，我們將有專節分析。

## 6.6 客人的「美醜」與男公關的職業性

西方研究中曾有人提出「軟陰莖」(limp penis)理論，認為如果一位女客人的外貌對男性性工作者沒有吸引力，他便無法勃起完成性行為，從而解釋男性性工作者少的原因(Nelson, Adie, 1994: 38-43)。「軟陰莖」與其說是一種理論，不如說是一個「常識」。我的社區考察經驗是，這一「常識」被男公關通過心理或技術的手段宣佈無效了。

夜場裏的老總曾經對申哥說：「你不作公關真是浪費了！」申哥則多次對我說：「那些公關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作不了。」申哥又曾說：「他們真不容易，想做就能做，不喜歡的女人也能做。」雖然申哥身處夜場，但至少說這句話時他是以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的符號來理解男公關。

我進夜場不久，申哥便對我提到過一個非常讓他「噁心」的女人，他說：「看著就想吐。」申哥這樣描述她：「只有一米五多，畸形腿，粗胖，身材很短，屁股很大，肥，那個噁心呀！」申哥又說，她脖子上戴著粗大的白金鏈子，手指上戴著兩個大金

戒指，讓人覺得很有錢。

我也向其他資訊提供者打聽過這位申哥提到的女人，確實所有人都認為她真的很醜。而且她每次來夜場的時候，都喜歡同時選五、六個男公關陪，然後全帶出去吃宵夜，再同時帶兩、三個去開房間。一次她叫申哥去吃宵夜，申哥找理由逃掉了。申哥說：「陪她喝酒都受不了。」

我做FH夜總會期間，據說有一次她曾經來消費，可惜我沒有見到她。隔天晚上，申哥和陪那個女人出街的一個男公關聊天，讓我聽到：

申哥：那麼醜的女人，你也搞的了？

男公關：把眼一閉，心想誰就是誰。想鞏俐是鞏俐，想章子怡就是章子怡。

申哥：那你和老母豬做，也能想誰是誰？！

眾人大笑中，轉換了話題。因為申哥的特殊地位，所以他有資格這樣開玩笑。事後申哥還和我說：「真想不明白怎麼和她做，估計吃了藥都不行！」

上面男公關的談話，其實說出了很多男公關面對自己毫無興趣的女客人時所採取的策略：「閉上眼睛，想誰是誰。」靠著性幻想，來使自己興奮起來，並完成工作。

飛飛曾說，自己遇到過的客人沒有「太老太醜」的，「如果遇到，如果我真的硬不起來，我把燈一關，想像別人，就可以繼續做」。

阿紹便說過幾乎是同樣的話：「如果是醜女，可以用幻想來撐著。」更甚一步，阿紹說：「如果實在太醜，可以陪酒，但不會出去。陪酒時不看她，想像她是美女。」連一起喝酒都要靠幻想來支撐，也難怪申哥說：「陪她喝酒都受不了。」

阿紹還提到另外一個應付醜女的策略：「如果吃藥了，會感覺好一些。吃藥後會特別想做，醜女看著也好看了許多。」

據我所知，阿紹是經常吃了搖頭丸等毒品後出街的，不知道這是否因為他絕大多數時候對客人都不「起性」的關係。阿紹有一次對我說的另一句話成為證據，他說：「如果客人長的還可以，也可以不吃藥就能做。」他講這句話時的措辭和語氣，讓我感覺這種時候似乎非常少。

小毛也談到幻想和藥物兩大助性手段：「大多數時候都可以做，除非是特別不喜歡的，就要閉著眼睛，想像自己看過的毛片來起性了。有時覺得自己不行時，就吃一片藥，用手撥弄撥弄陰莖，也能夠硬起來。」

阿京曾說，如果某個客人又老、又醜，而且沒感情，他就會「做不了」，想做就得吃藥。

男公關此時的服藥行為，可以理解為一種特殊的身體改造，借助外力來使自己沒有反應的身體發生反應，使性活動成為可能。而此時的性活動，突顯了「被迫」的特性，即使幹的再猛，幹的次數再多，也不能算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我在社區考察中獲得的另一個與此相關的印象是：我的資訊提供者對女客人相貌美醜的判斷能力似乎已經退化。

飛飛像多名公關先生一樣，說自己沒有遇到過太老、太醜的女客人。但從資訊提供者彼此對對方客人的描述中，從申哥及其它人的描述中，事實遠非如此。像飛飛的第一次出街，別人說那個女人又老、又醜，飛飛卻對我說：「我感覺還可以。」那麼，是飛飛等人有意否認自己曾經的客人又老、又醜，還是他們的審美觀使他們察覺不出客人的老與醜？

小毛也是一樣，對美醜、年齡等等的判斷能力顯的非常淡漠。他通常是用「中年人」、「身材還可以」、「很少有特別的」、「挺好」，這樣的話來形容客人，很難有更明確的描述。

申哥有一句話說的非常道地：「在夜場 什麼樣的人都見多了，再漂亮的小姐也見過了，所以，都差不多，彼此都是工具。一方是另一方賺錢的工具，另一方則是這一方性滿足的工具。」

在我看來，資訊提供者對客人相貌判斷與描述能力的弱化，是一種職業化的表現。這可以從如下幾點來理解：首先，這是一項職業，無論你喜歡這個女人與否，你都需要做；如果你對客人的相貌敏感，你的從業能力就會受損；其次，正因為是一項職業，所以需要完成的是工作，而不是自己獲得性快樂，因此就不需要關心客人的相貌；再次，因為性交是工作而不是享受，就會如申哥所說的，男公關無論和「美」客人還是「醜」客人做，久了感覺都是一樣，自然對美醜的感覺也就淡漠了。也就是說，雖然男公關也會在閒聊的時候談論客人的美醜，但談論女人本身是在同齡夥伴情境中實踐支配趨勢男性氣質，而真正的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客人的美醜是一個不該被考慮的指標，至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富哥對此有準確的表述：「我在做愛時是沒有把她當成做愛的對象，她只是一個賺錢的機會，一個給我錢的客人。如果當成做愛的對象就會有性的快樂，而我是當成一個任務來完成的。」這才是男公關職業性的表現。

顯然，美醜可以是戀愛情境、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考慮的，同齡夥伴情境中談論的，卻是與強調「顧客是上帝」的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衝突的。當申哥，還有我，這些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邊緣人」詢問男公關對女客人美醜的感覺時，其實使用的是非性產業從業情境的符號。當男公關對女客人的外貌感興趣的時候，便是超出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了，或者把客人當成豔遇對象了，或者「有感情」了。對此，我們後面另有專章分析。

當客人的美與醜不是男公關考慮的一個因素的時候，除非極特別的情況，他們也就不會因為這一點來決定是否出街了。「做

的就是這一行」、「畢竟是這個職業」，才是屬於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但是，身體實踐並不完全受男公關的職業符號控制，這裏，男公關就需要發展出一些策略，來對抗身體的無反應，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性幻想和服藥。作為一種對身體的改造，使得男公關與女客人性行為中的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成為可能。

## 6.7 對比：同性性交易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在我們討論床上男性氣質實踐的時候，男公關賣給男客人的情況提供了一個進行對比分析的視角。

與北京的資訊提供者不同，深圳的資訊提供者都說，他們沒有接過男客。這與我在深圳進行社區考察獲得的資訊是相符合的，至少FH夜總會沒有男客人叫男公關。專以男性為顧客的男性性工作者，在深圳另有專門的場所。但這並不能說，在深圳沒有同時以女性和男性為顧客的公關，只是可能相對比較少。我和資訊提供者討論：為什麼北京有許多男公關同時接男女客人，而深圳較少？一位資訊提供者的分析是：北京的女性客源遠遠少於深圳，所以北京的男公關需要開闢「第二市場」。這看來是很重要的一點。

北京的資訊提供者小毛是異性戀者，但他也同時為男顧客提供性服務。小毛說，自己的同行中就有人「既接女活兒又接男活兒」，並且說接男活兒「輕鬆，不費勁」。受其影響，小毛也開始接男活兒。先是在包房裏，讓男人摸，小毛說：「覺得也無所謂，鬧著玩。」後來和男人做過，才知道和男人做確實「輕鬆」，小毛這樣描述和男客人的性行為：

時間短，體力付出少，做一個女人的付出，可以做

四、五個男的；給男的口交也乾淨些，女人水太多；和男人做也沒有太多前戲，男人不需要前戲。

和男人做時，我只作1，不作0<sup>3</sup>。最好是相互手淫就可以，有人是在腿那 蹭出來的。如果是作1，我常戴兩層套。

和男人做錢少，但容易。通常三、四百，四、五百。如果是和外國人做，會多一些，六百至八百。最多的一天，我能夠和六個男人做。他們射，我不射。有的男人要求一定射，除非特別要求，說「不射不給錢」，我才會射。

在接男客人的過程中，小毛在性行為方式上只接受作主動（1號）的一方，即插入，而不是被插入。這與他和女客人性交關係中時常處於被動、從屬的位置有所不同。西方以往的調查也顯示，非同性戀男子出賣性服務給男性時，通常要堅持「主動」的性行為方式。「真正的男人不碰同伴的陰莖，他們只是插入，或者接受口交」（Shivananda Khan, 1999: 198-199）。有些人還聲稱他們「從來不為男人口交，也不接受肛交」（Michael L. Tan, 1999: 247）。

為何與男顧客的性行為（如肛交）中堅持扮演主動的角色，在我看來，這是因為小毛同樣受著主流社會關於同性戀的符號的影響，比如認為同性戀更陰柔，更「女人」而不是男人等等。賣性給男人的「省力，好賺錢」是重要的吸引，但同時通過堅持在性行為上的主動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仍然是一個異性戀男人」的形象，是實踐剛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而不因為和男人上床便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女性氣質」了。

3. 男同性戀者之間用語，表示在肛交中被插入的一方。相對應的是「1號」，表示肛交中插入的一方。

談到為什麼和男顧客做時「不射」，小毛說：「懶得弄。」我們前面已經講過，他和女客人做時通常不射精的。這讓我想起富哥，作為一個同性戀者，他和女客人做的時候，從來不射。這在身體實踐上的意義，我們將另行深入討論。

本章，筆者通過對男性性工作與女客人關係的考察，分析男性氣質實踐的多樣性。從口交、性交體位、健康措施的採取、施受虐、性交目的、客人美醜的影響等幾個方面，我們並不能夠看到以往對男性性工作研究中所強調的他們對女客人的絕對順從，男性性工作在男性氣質實踐的過程中可以充分發揮能動性。男性性工作者內部也存在著階級性，不同「階級」能動性的發揮是不同的。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可能與男女私人關係中的三重關係相衝突，這影響到男性氣質實踐的差異。私人關係的改變可能會影響到男性氣質的實踐，如「培養感情」便被男性性工作者和女客人同時看重。但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並不會被輕易地顛覆，它具有相當強的穩定性。

本研究以目的性抽樣方式選擇男性性工作者作為研究對象，使得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與私人關係中三重關係的衝突得以清晰呈現。



## 第7章

# 與女客人衝突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男性性工作者並不會因為與女客人私人三重關係中的弱勢處境而總是採取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這種非絕對順從的態度使得雙方難免發生衝突，在發生衝突的過程中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氣質實踐更加多元。

### 7.1 拒絕客人「特殊要求」時的男性氣質實踐

雖然申哥一再說「不能得罪客人」，雖然很多其他資訊提供者也說面對客人便「沒有尊嚴」了，但是，實際上男公關和女客人之間，並非前者對後者無條件的簡單服從，也並非總是客人有最後的決定權，有的時候便會出現男公關堅持不從的情況。

阿紹便提到：「有時客人提出特殊的要求，先生們（男公關）無法解決，就要請經理來協調了。」具體是什麼要求不能接受，並沒有一定之規。我的觀察是，與男公關當時的感覺，以及對客人的感覺有關。但必不可少的兩點是：首先，這要求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非常少見，絕大多數的客人不會提出來的；其次，對這要求的服從將使男公關實踐極端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我的資訊提供者通常稱之為「女人做的」，彷彿是對「女性氣質」的實踐。雖然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規定了「顧客是上帝」，但是當那特殊的要求極少有客人提出來的時候，便似乎不再是「顧客」的要求了，男公關便有了拒絕的理由。

我在FH遇到這樣一件事，一天晚上，資訊提供者飛飛和另一位男公關在包房裏陪兩個女客人。客人提出，要包房裏的公關先生脫光衣服，拿著性玩具玩。飛飛和另一位男公關不同意。客人就不幹了，說：「你是幹什麼的？我花了錢，你就得聽我的！」事情僵住了，飛飛溜出來向申哥求助。申哥忙進包房，一臉燦爛地向兩位客人問好，解釋說，客人提的那種要求在包房裏是不允許的，公安會管的，包房裏最多是摟摟抱抱。申哥一通花言巧語把客人哄開心了，申哥又送了客人一箱酒，自己也坐下來陪聊，直到客人開心地離去。

客人走後，我與飛飛聊了這件事，我問他：客人的要求為什麼不可以接受，他說：「太過份了！把我弄成脫衣舞女郎了！」「弄成脫衣舞女郎了」，是將男公關直接「貶損」為小姐，這讓我想起阿紹被兩個女人夾著跳舞時說的一句話：「把我搞的像小姐似的。」兩個事件的共同之處是，女客人對於男人「玩小姐」的權力模式的複製過於直接和徹底，完全使用了男人「玩小姐」時的方式來「玩公關」，在男公關看來是在作「女人」（小姐）才做的事情，似乎連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都稱不上了，而是對「女性氣質」的實踐了，所以是無法接受的。可以看到，事件中客人使用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顧客是上帝」，男公關不想服從這符號的時候，便拉進了「公安會管的」這個政府權力符號來進行對抗。但這政府權力又不是直接拉進來的，而是通過請經理出面，由經理拉進來的，所以公關和客人的直接衝突被迴避了，「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維持。

飛飛還對我講了他的另一次經歷：女客人提出來讓兩個男公關親嘴、摸性器官。「這種情況以前有過，兩人會做做樣子，不真的碰上，一笑就過去了。但這次客人堅持，必須做，也就只能找經理來。經理來，也是說，公安會管的」。飛飛說。

飛飛說：「兩個女人那樣可以，因為女人本來就很親近，無

所謂的，但兩個男人那樣絕對不可以。」讓兩個男人實實在在地實踐男性間的性親暱，做「兩個女人那樣可以」的事情，同樣將男人貶為非男人。對這些要求的抗拒後面，是同性戀恐懼，是對男性親暱的迴避。如果客人認同於「做做樣子」，便會達成一種妥協，但這次客人堅持要求以往沒有過的「實質接觸」，屬於「特別」的了。

可見，當女客人的要求將男公關女人化，而且超出性產業從業情境的常規，雙方就僵住了，這時找第三方（經理）來解決，迴避了男公關直接對抗女顧客。而經理來處理的辦法，就是用政府管理的符號化解這一矛盾。這就彷彿我們前面分析圍繞口交的衝突時，因為加入了「情感」這個符號，使得部分衝突得到解決。新符號引入的成功，還取決於雙方的妥協。這一過程中的妥協與協商，是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在互動中的實現。此時，男公關實踐著剛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剛性趨勢表現在男公關的堅持上，關係均衡趨勢表現在雙方的最終妥協一致上，而不是完全的從屬趨勢男性氣質實踐。

## 7.2 拒絕出街時的男性氣質實踐

陪酒（坐台）與出街，是兩個不同的層次。幾乎沒有資訊提供者說他們會拒絕陪某個客人喝酒，但是，有人會拒絕出街。阿京陪喝酒的客人中有許多是「又老又醜」的，但是，他不願意陪這樣的客人上床。即使是管理者申哥，也常陪客人喝酒，但FH的人都相信，申哥從來不陪客人出街。

男公關不想出街，是對「顧客是上帝」這一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違背。與前面提及的客人的「特殊要求」不同，因為「出街」不是特殊要求，而是基本的性產業從業行為。所以如果說面對「特殊要求」時男公關可以直接說「不」，並且找第三方（經

理)來處理以避免與客人直接衝突的話,那麼,當他們不想出街的時候,男性氣質便無法通過那種「剛」的方式來實踐了。

幾乎深圳所有的資訊提供者,均講過他們有拒絕出街的時候。我得出的印象是,那些自由流動、等電話的男公關,他們拒絕出街的時候較多;固定夜場的男公關拒絕出街的時候較少,而酒吧類營業場所中的男公關,很少、甚至沒有拒絕出街的時候。自由流動的男公關,受約束最少,而酒吧等場所的男公關,受管理者的約束最多,固定夜場的男公關居於兩者之間,雖然可能沒有明確的條文來約束他們,但在夜場中的業績、同行間的競爭、與管理者的關係等等,均是他們在決定出街與否時不能不考慮的。

即使在拒絕出街問題上最具自由度的男公關,他們也沒有人會直接了當地說自己不願意出街,而是發展出了一套策略來使拒絕變成一件可以被接受的事情,一件「不得罪客人」的事情。

阿雲說:「拒絕出街的時候,我通常說今天身體不舒服。當然,她們知道這個是藉口,但讓她們有面子呀。」這裏面的關鍵是解決「面子」問題,「有面子」便是不去直接對抗「顧客是上帝」的符號。另外,女客人女性氣質的實踐也使得男公關的這種逃避成為可能,因為很少有女顧客會像男人找小姐時那樣死纏硬打,非讓某人出街不可。

阿京對這一原則便掌握的爐火純青,他說:「太老的,就不願意接。」那麼,如果有太老的客人點了他怎麼辦?阿京說:「我上來就叫阿姨。」

如果客人當了「阿姨」仍然要和阿京出街呢,他說:「有許多辦法迴避,主要是裝醉。沒喝醉也裝醉了,倒在沙發上就睡。有時還打電話給朋友,說我醉的不行了,快來接我回去。客人看我都醉的睡著了,就沒興趣叫我出街了。」

可見,男公關迴避出街時,均實踐柔性趨勢的男性氣質,而

不會以「剛」的方式拒絕。

與男公關不同，作為管理者的申哥在拒絕客人要他出街的要求時，則實踐著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申哥說：「有一個客人拿了五千元放在桌面上，讓我出街。我說：『我就值這五千呀，你給我五萬吧！』她不可能給五萬。」

另外一個現象是，男公關將「拖延首次出街」作為一種手段，以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阿京對我講過，如果一位剛認識的客人要他出街，他往往會推說「今天有事」、「今天醉了」等等。阿京說：「她沒有得到我，就總會找我，坐一次台就賺五百元，有時還會多給，幾次下來錢就不少了，而如果出了街，她得到了，就不會再找我了。所以，還是這樣上算。而越吊著，沒有得到的就越想得到，她就越來勁兒，這樣吊一段時間，再出街，價錢也好談了。而且，幾次這樣的交往後，也有感情了。」「有感情」的意義，我們後面將專門分析。當然如果遇到客人是偶然來的，公關就不敢「吊」了，免得沒吊成常客，當次交易的機會也丟了。關於「吊客人」，我們還將在與臺北男公關的比較時談及。

### 7.3 言語背後的權力與男性氣質實踐

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之下，「討好客人」便非常重要了。揚揚說：「作公關這行就是為了哄客人。」阿京說：「深圳是要動嘴的，不會說話不行。」「會說話」顯然是指的會說讓客人高興的話。在這一點，臺灣和大陸的男公關是一樣的，臺北的男公關肖力就對我說，做這行之前他就「挺會說話」，做這行後，「更會說話了」。哄客人主要是在包間裏，阿起說：「如果把客人哄高興了，哄開心了，不一定退場時才給你錢，隨時可能拿出錢來給你。」「哄」與「給錢」，是相互促進

的。

但是，仍然有資訊提供者說錯話得罪客人的時候。每一個情境中均有自己的符號，將不屬於這個情境的符號引進來，可能會打亂此情境內的穩定。男公關在陪女客人聊天時的「說漏嘴」，便是將一種不屬於該情境的符號引進了該情境，並在那瞬間實踐了一種不應該於此時此地實踐的男性氣質。

飛飛便有這樣一段經歷：

有一次我就說漏嘴了，那個女人特壯，我說了句「你身材好結實呀」，那客人還好，沒發脾氣，只是掉下臉說：「小夥子你蠻會說話呀。」我馬上意識到自己說錯了，忙道歉，說「開個玩笑」。

飛飛承認「說漏了嘴」，即不小心說出了心中所想卻不應該說的話。「你身材好結實呀」，是對客人傳統女性氣質的一種貶損，「結實」、「壯實」，這些辭彙是用來形容男人的，而用來形容女人時等於在說她「不像女人。」更重要的是，男人評點女客人的身材，在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下是合情合理的行為，即在三重關係中占優勢地位的男人觀看、評論（包括貶損）女人，這是一種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但是，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女客人在私人三重關係中占了優勢，處於劣勢中的男公關完全沒有資格像飛飛那樣「評點」女客人的外表。他在「暈乎乎」中，未能清晰地識別情境，所以才錯誤地在不屬於此情境的符號下進行了男性氣質的實踐。在一定意義上，這也是一種挑戰客人權力位置的試探，起著權力博弈的作用。但是，這是一種危險的遊戲，只能借著酒勁兒來實現。

面對飛飛的「挑釁」，女客人可以有三種反應，一種是激烈的怒斥，這將使權力關係的鬥爭鮮明，雖然註定客人會勝利，但

這一晚上的情緒也會被破壞；另一種是置之不理，而這與客人在私人三重關係中所具有的優勢地位不相吻合；所以，這位客人採取了第三種方式，即含蓄地說出了自己的不滿：「小夥子你蠻會說話呀。」而其語氣，完全可以表示自己的態度，背後潛藏著另一句話任何人都可以聽出來的話：「想想你在和誰說話！」

有學者論述說：「使用語言是為了達到一定的影響，或支配他人的行為與想法。但是因為這種支配趨勢的欲圖非常容易讓人反感，使談話過於具有權力鬥爭色彩，所以人們會在交談中採用一種『去政治化』(depoliticize)的策略，通常是用間接的談話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圖」(Bradac, 1993)。我們看到，這位女客人便使用了這一技巧。

在女客人的回擊面前，作為男公關的飛飛，或繼續原來的話題，或對客人的反彈置之不理，但這都不符合他在私人三重關係中的位置，不符合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所以，他的反應是慌忙道歉。

有學者說：「對於『去政治話』的談話策略，在權力關係中居於上風的人使用，起到的效果會比較好，立即引起居於下風的人的重視」(胡幼慧，1996: 84-85)。我們這裏看到的個案，便是一個實例。

再來看飛飛講的另一次經歷：

還有一次，也是包房 喝酒時，那位女人臉上有一個大痣。我喝的暈乎乎的，說：「你怎麼這麼大一個痣呀，好難看呀。」旁邊幾個陪酒的兄弟忙幫著打圓場，說：「你錯了吧，沒這個痣就不好看了，就是因為有這個痣才好看呢。」客人笑笑，沒說什麼。

包房 幾個兄弟間會有默契，誰出了錯，大家都會幫忙。如果有一個人錯大了，客人生氣了，大家就全完



了，誰也別想拿到豐厚的小費了。

這個例子中，又是「喝的暈乎乎」時說的話，但因為第三方的及時介入避免了事態的升級。擔心「客人生氣」，就是擔心在私人三重關係中處於優勢的一方對劣勢一方的挑釁進行嚴厲處罰，而避免方式就是在男性氣質上做出相應的實踐。正是在這樣的共同利益中，其他在場的男公關，不等客人說話就出來自行打擊對三重關係中優勢一方的挑戰了，而飛飛也迅速認識到自己在做著什麼，還對其他人心懷感激：「大家都會幫忙裏裏」

飛飛以上二次男性氣質的實踐，是在社會性別秩序之下進行的，但挑戰了性產業從業情境中與客人私人關係中的權力結構，幸好二位女客人的女性氣質實踐均不太「強勢」，使得事態沒有擴大。

即使曾說如果客人太刁難自己「抬腿就走」的阿京也承認，有時是必須忍受的：「比如客人聊著天，喝著酒，哪句話說的不得體了，她就立即翻臉：『你算個什麼東西，不就是一個作鴨的嗎，我拿錢就能砸死你！』公關這時也只能陪著客氣，說：『對，您說的對，我沒有什麼了不起，我賺的就是這份小費裏裏』」話說的「不得體」，便是違背了說話時的情境，通過這「說話」實踐著不應該在當時當地實踐的男性氣質，所以自然要陪著客氣承擔責任了。

與前面飛飛的例子不同的是，在阿京講的例子中客人使用的語言是沒有「去政治化」的，而是以強力在直接行使語言中的權力。這種時候，男公關要做出的反應則不能是輕描淡寫地以「開個玩笑」作為託辭來「道歉」了，一句「您說的對，我沒有什麼了不起，我賺的就是這份小費」使我們看到，在這樣的符號交鋒中，當客人直接使用語言中的權力，男公關就要表現出更大的「服軟」，充分地顯示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我自己做社區考察期間，沒有遇到過客人和男公關翻臉的事情，聊天時偶爾會有一些小的不愉快，但都會被打叉過去。所謂「打叉」，和飛飛同伴的「打圓場」是一個意義，均是立即將兩種不同的符號分隔開來，使其衝突被忽視，從而使現場迅速恢復到它原本應該有的樣子。這樣客人才能玩好，而公關也才有錢賺。

也許正因為雙方，特別是夜場中更占優勢地位的女客人一方，充分理解這兩種符號的矛盾，所以在遇到兩種符號交鋒時，會共同默契地採取妥協、迴避的態度，彼此讓一步，避免衝突升級。當然，這種讓一步，通常更需要男公關先做出。

衝突出現時，女客人掌控有更大的決定它是否繼續發展的權力，在面對男公關的首先退讓時，她是否也做出妥協。如果她決定不妥協，男公關想退讓也沒有機會。富哥便對我講過一次女客人打男公關的例子：

客人打了陪酒的小子，據說人家一巴掌把鼻子打出了血裏裏

那晚的客人都是30多歲，有一個女的當時好像很不高興，很橫的樣子。

經理給賠了禮、道了歉，然後那幫客人就買單了。大家在聊天時說一兩句讓人不高興的話不是什麼大事，主要是那個女的心情不好。

這種事在那種場合不算什麼大事，不是經常，但也不足為怪，在那種場合，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大家都麻木了裏裏

我們從上面這段話中看到的資訊是：「聊天時說一兩句讓人不高興的話不是什麼大事」，但是，「那個女的心情不好」便決

定了事態後來的發展，「橫」是剛性／支配趨勢女性氣質的實踐。客人翻臉的結果註定是男公關一方更多地退讓，「經理給賠了禮、道了歉」；從情感上來講，當時同樣是男公關的富哥並沒有譴責女客人的行為，而是說「大家都麻木了」。麻木的背後，不僅是對私人三重關係中女客人優勢地位和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認可，也是對自己將不同的符號引進此一情境中的責任的自覺承擔。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約略看到，語言的使用是一種複雜權力關係的運作，「言語對話不僅是反映參與互動者彼此的權力位階關係，同時也是一權力角力的互動空間。參與者以言談互動的同時，也正是互相再建構及協商彼此的權力地位關係的時刻」（胡幼慧，1996: 84）。

我們看到，不同的衝突情況會有不同的應對可能，其複雜性與多樣性便是男性氣質實踐的複雜性與多樣性。社會性別秩序的三重關係，與私人關係中的三重關係，無疑對男性氣質的實踐發揮著影響。但是，權力關係並不會導致簡單的一方對另一方的服從，也沒有簡單的角色扮演，男性氣質完全是一種在具體情境下的實踐中的建構，而非權力決定的。

同時，在我們分析男公關和女客人的衝突時，還不能不考慮空間與性別的關係。空間中是存在性別的，有些空間是男人的，有些空間是女人的。女性主義者認為公共空間是屬於男人的，私人生活空間被建構成女人的。夜總會這種空間，通常是男人的。當女人進入一個常規的男性空間的時候，種種不諧調出現了。更何況，二者在此空間的「工作」也是違反傳統的社會性別秩序的，即原本應該是男人購買女人的性服務，而在男公關和女客人間成了女人購買男人的性服務。「工作並非性別中立，而是被塑造造成適合男人或女人的工作，構成和維繫工作的整套社會實踐被

建構出來，以便體現為社會所認可但多變的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特徵」(McDowell, 2006: 182)。影響女客人處理男公關的拒絕與「挑釁」的因素中，無疑具有這些空間性質對她們的影響，當處於「男人空間」時，女性即使在私人三重關係中居於優勢，也受著此空間內的性別壓力作用。

## 第8章

# 感情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

資訊提供者與女客人的關係中，感情是一個重要的影響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實踐的因素，它對私人三重關係中的「情感關係」構成影響，並且直接影響著男性氣質實踐的多樣性。

### 8.1 戀愛情境符號的引入

性角色理論定義的支配性男性氣質，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均非常排斥感情。

性角色理論認為，感情是一種軟弱的、過於女性化的東西；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雖然對女性性工作者的調查中也有少數小姐和客人戀愛的情況（潘綏銘，1999: 158-160），但總體而言是拒絕感情介入的。有學者將女性性工作者如何看待和客人的「感情」作為衡量其「專業化」程度的指標之一，正如女性性工作者自己所說：「做生意就是做生意，跟感情是兩碼事，如果混合起來吃虧的還是自己」（黃盈盈，2004: 96-98）。

但是，男性性工作者與女客人所處的性產業從業情境，卻有所不同。無論北京還是深圳的資訊提供者，幾乎都對我談到，和客人培養感情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我的感覺中，他們使用「感情」一詞，不是愛情（雖然有時也會說「我愛你」），也不是親情，而是與「友情」比較接近的溫情，一種因為談得來，因為漸漸熟識，而在彼此間培養起來的親切感。當然，這是針對絕大多

數資訊提供者與他們客人的關係而言，極個別的資訊提供者會和客人發展出深刻的感情，但雙方關係的性質已經變成真正的戀愛關係了，屬於特例。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然統一採用資訊提供者使用的「感情」一詞來表述。

「感情」，又可以解讀為「性關係中有感情」、「交往中要感情」，它是屬於戀愛情境中的元素。把戀愛情境中的「有感情」帶入性產業從業情境，便打破了男公關與女客人所處的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帝」的符號，商業交易關係便具有了戀愛的色彩。不同資訊提供者使用的辭彙與表達有所不同，有人說「感情」，有人說「感覺」，有人說「愛」，但是，他們對於戀愛情境符號的借用是一致的。

飛飛說「聊天就會有感情」，事實是，聊天是男公關的「基本功。」絕大多數的女性性工作者不需要和客人聊很多，但男公關則不同，聊天，甚至「談情說愛」為他們的職業所需要，如果嘴不甜，不足以扣到一個客人。如果談情的功夫不強，不可能維持住一個客人。男公關的這一職業能力，是在與女客人女性氣質的互動中建構出來的。

阿雲說自己「有魅力」，而「魅力」是：「語言和形象，女人更多更喜歡動情的交流，我把她們當情人來作秀，當然是恭維她們漂亮啊，說喜歡啊什麼的。說的這些當然是作秀，目的就是讓她們動情，這樣才會有下一次甚至N次。」

「時間長了，就會有感情成份」，小邱反覆強調了這一點：「熟了就會有感情，平時要發發短信聯絡。如果察覺到她心情不好，就要安慰她，說如何想她。」但是，小邱說：「不會說愛。」

僅談情還是不夠的，還需要一些實際的行動。小付的一個香港長客就總誇他，說他心細，會照顧別人。小付說：「和我在一起的女人常誇我心細，像女人一樣會關心人。這可能是女人願意和我在一起的原因。」關於心細與會體貼人，小付自己舉例說：

「比如我會給她買早餐回來吃，她感冒時我會買藥給她，還會打電話叮囑她吃藥。」小付的這種舉動與自身的個性相符合，是他的男性氣質柔性的表現，在他和女友的關係中也是這樣。「對客人和對女朋友沒有差別」。小付這樣說。

我們曾提到，將不屬於某一情境中的符號引入該情境，必然使得該情境中的規則出現動盪甚至混亂。戀愛情境符號進入性產業從業情境，對男公關與女客人間的關係構成影響，對男性氣質的實踐產生衝擊。

感情的引入，改變了私人關係中的三重關係，雙方因為均增加了在情感關係上的投入，女客人在權力關係、經濟關係上的優勢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被化解了，男公關男性氣質的實踐也不再是極端的從屬趨勢了。

## 8.2 發展感情，誰受益？

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引入戀愛情境中「重感情」的內涵，男公關和女客人均受益。

許多資訊提供者表示：女客人也需要先談情，先有感情了才好出街。而且，女性與陌生男人上床，較之男性找小姐上床，更會擔心自身安全。只有通過聊了，並且聊出感情了，至少是聊出「感覺」了，才會更自然地上床。可見，感情這一符號，雖然是作為性產業從業情境之外的符號進入的，但它符合女客人實踐女性氣質的需要，所以獲得了在男公關和女客人關係中存在的可能。當然，經常找男公關的特別老練的女客人，對這一過程的需求度便降低了。

阿京最早的客人是作保安時認識的二奶和闊姐，他一直用「朋友們」來稱呼這些客人，這是在指明他和這些客人先是有的一種朋友情誼在裏面了。無論是「有感情」，還是「朋友」，都強



調雙方關係中有一種情感。即以私人三重關係中的情感關係的「變質」，來沖淡權力關係、經濟關係中男公關所處的絕對劣勢。於是，純商業交易的性行為便發生了某種微妙的變化，男性氣質的實踐也不再是極端從屬趨勢的了，而顯示出一定的關係均衡趨勢。

飛飛說：「有感情交流，她（女客人）不會有距離感，不會覺得是一種交易。因為交流了，說話了。這樣我自己也會投入一點，自身感覺也會好，不覺得是交易了。性會和諧一些，慾望也會高一些。那種辦事、拿錢、走人的人，一點兒感情都沒有。」

「不會覺得是一種交易了」，便產生一種兩人由性產業從業情境進入到戀愛情境的錯覺，男性氣質的從屬趨勢與女性氣質的支配趨勢都改變了。

絕大多數資訊提供者均說到，長期的客人更會在交往形式等很多方面模糊性交易的色彩。一次性的性交易，通常是當場支付現金；而長期交往的關係中，通常不會這樣。小付那個長期的香港女客人，便「有時會主動給我錢，有時我也主動要。即使她某一次沒給，下次也一定會給，所以無所謂的。」（小付語）

飛飛還強調有感情後「做愛會好一些」，因為「有了感情便造出一種為情在做愛的感覺，自然不同了」。可見，通過借用戀愛情境符號，男公關和女客人雙方均有更好的性體驗，雖然這並未從根本上改變性交易的性質，也無法使男公關的性感受好到與真正的戀愛情境或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性感受一致的程度。

許多資訊提供者表述，他們不願意和客人接吻，而如果加入了感情，接吻就成為可能。正如阿起談到，他「與常客會接吻，與偶然遇到的女人不會接吻」。與常客接吻，是因為雙方的關係中有情感的因素了。接吻在這裏作為一種調情行為，也成為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在談感情的過程中，彼此有瞭解，即使那些「主動」、「支

配」的性行為方式也會增加遊戲的色彩。一對情侶間，即使性行為為上一方再支配一方，甚至「罵」人，說「髒話」，也不會認為是污辱，而只會認為是遊戲，這與自願的SM行為是遊戲一樣。

阿雲第一次出街前和那位女客人「聊了3個小時」，後來在床上女客人聽任他擺弄，他對此的解釋是：「我想可能是我們聊的時候她就喜歡我了吧，女人很容易動情的裏裏她事後找了我很多次，還給我買了衣服啊什麼的。每次都給錢，都是她在房間等我裏裏我們聊的也多。聊、做占的時間，五五開吧。我們什麼都聊，但都不打聽對方的私事。她現在都還在找我，空虛了就找我，我們聊得來呀，我想她找我有生理和心理的雙重滿足吧裏裏」雖然「什麼都聊」，但「對方的私事」不聊，可見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基本規則還被維持著。

有了感情，性上就會有變化。阿雲便承認，第一次上床時不願意為之口交的女客人，後來可以接受為其口交了。

方剛：為她口交，感覺如何？

阿雲：感覺沒有想像的那種差，還可以，後來就習慣了。

方剛：您對她有感情？

阿雲：應該有點吧。

方剛：你覺得她喜歡你了？

阿雲：是的。

方剛：她說過什麼這類的話嗎？

阿雲：這個還用說嗎？能感覺出來。

方剛：說過嗎？

阿雲：高潮後說的算嗎？說愛我，早認識我就和我結婚什麼的，說喜歡我啊，想包我。

方剛：你相信她說愛你的話嗎？

阿雲：有一點相信。

加入感情符號，對男公關來說還有很多現實的好處。阿京曾說，他的客人百分之七十都是回頭客，有的人從他一開始做這行保持關係到現在，主要是因為「有感情了」。小邱說：「女人找公關和男人找小姐是不一樣的，我自己也與一個小姐最多三次，大多數是一次後就不再找了。但女人籠住了，可以維持一、兩年。」對此，小邱的解釋是：「因為女人感情脆弱一些。」在筆者看來，顯然不能用「脆弱」來解釋，而要考慮到女性氣質被社會文化建構的原因。在傳統的性角色理論中，女性氣質便應該是溫柔的、重感情的。

一項解釋為何以女性為顧客的男性性工作者少的研究指出，在親密關係中，男人要外出獵豔，要一夜情，他們更沉湎於性關係，而女人更看重感情關係（Nelson, Adie, 1994: 38-43）。所以女人購買性服務的時候，也是需要感情的。另一位學者便指出，男性性工作者同樣是女性尋求情感安慰的對象，而不僅僅是性對象（Nelson, Robinson, 1994: 42）。這樣的論述，均屬於性角色理論關於女性氣質的觀點。我的研究中，不能以上述的性角色理論來簡單解釋。因為畢竟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女客人是不要感情的。我們只能說，將感情符號引進純粹的性交易當中，會使性交易多一絲溫情。女客人找男公關的時候，還會考慮到安全問題。在整個社會性別秩序中女性的弱勢處境下，女客人有一個穩定的、熟悉的男公關，比不斷換陌生男人上床要安全許多。這安全又不僅是身體的，還有社會聲譽的。這些也可以看作是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受社會性別秩序影響，並與女性氣質實踐互動的又一實證。

此外，資訊提供者在強調自己有意義才出街時，也是把自己和其他性工作者，特別是和小姐區別開來。做這一區別的過程，

是提升自己到「高等級」男公關的努力，是在性產業從業同伴情境中的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將戀愛情境中的符號引入性產業從業情境，並不是總能成功的。阿京以「吊」客人為多贏利和穩住客人的手段，但也有培養感情的考慮，他曾說：「我不可能和別人一見面就上床，要有幾次交往，有感情了才可以。」但阿京也承認並非總能如願：「如果是港客，週末才能來一次，就不能吊太久，可能會吊不住。」這種情況下阿京只能不要感情就出街了。這其實和我做社區考察時的觀察是一致的，男公關們顯然更喜歡「有感覺」、「有感情」之後的出街。但是，面對生存競爭，面對「顧客是上帝」的符號，實際上是無法做到和每一位客人都「有感情」了再出街的。

在與沒有感情、甚至自己反感的客人出街的時候，我的資訊提供者便說「把假臉皮放下來」，「出門的時候不帶臉出來，把臉放家」，當他們說這些話的時候，是明確地感受到自己在實踐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了。

### 8.3 感情的性質

關於與客人的感情的性質，我的資訊提供者的一些表述是很好的說明。

飛飛說：「聊天就會有感情，不是愛，是親切感，雙方都不覺得陌生，印象會好一些。」

小邱說：「要揣摩客人的性格，跟著她的性格走，她想聽什麼你就說什麼。如果性格方面實在合不到一塊兒去，談不來，女客人找你一、兩次就不會再來。」可見，聊天的過程並非只是「尋找知音」的過程，而同樣可能是放棄自我、討好客人的過程。所以，如果說在有感情之後，男公關與女客人交往中會實踐

權力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的話，那麼為了建立這種「感情」，男公關所做的仍然需要算作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小邱說：「公關們每週都會給老客人挨個打電話。老客人肯定也會再去找別的公關，但是，只要偶爾來找你一次，這客源就算沒斷。客人也會拿你和別的公關進行比較，這比較除了性上的，還有感情上的，每個成為常客的客人，都是比較的結果。」正如臺灣的一位研究者談到男公關對女客人的感情時所說：「感情是他們所販賣的商品」（吳翠松，2005: 139）。

小邱第一次出街時的客人至今還有聯繫，他說：「客源不能放呀！」所以，隔一段時間會打電話問候一下。小邱說：「一定要想辦法拉住客源，讓她每次都覺得捨不得走，還想再來。光有感情是不行的，還要學新的招數，創造新鮮感。每次做愛都要讓女客人達到兩次以上的高潮。」小邱的話再一次揭示出：感情作為一種手段，與讓客人在性上獲得滿意一樣，均是為了更好地服務於「顧客是上帝」的符號。

阿莊在談與一個常客的關係時，也有針對客人性滿意的類似表述：

阿莊：她受不了我，我的技術很好。一般的姿勢我全會，而且熟練運用，高難度的我也會。我們之間很有默契，做得多了。有時也給她些意外驚喜，換幾種她沒做過的姿勢裏裏

方剛：聽您的描述，你們不像是公關與顧客的關係，反而像是情人？

阿莊：有點，不過我知道我和她是不可能的。

方剛：你喜歡她？

阿莊：不，我只是需要她的錢。

情感是一種手段，性滿足非常重要，這些在阿莊的談話中都揭示了出來。所以，感情的介入，並不會改變性工作的實質。聊天聊出感情，與普通戀愛男女聊出感情的狀態並不一樣。

下面這個例子也可以說明，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感情」是可以基於特殊目的而有計劃地一步步地「深刻」起來的。

申哥曾受一位女客戶趙姐的委託，參與實施了一次「美男計」。趙姐的一個合作夥伴鳳姐，家在北京，但是，將鳳姐留在深圳對趙姐的商業利益非常重要。趙姐便找申哥商量，想辦法把鳳姐留在深圳。申哥對我講述說：

那天趙姐帶著鳳姐來開房，我找了最有女人緣的阿留陪酒，阿留在男公關 算最聰明的了，我事先交代給阿留了：要迷住鳳姐，讓她留在深圳！

大家喝酒，聊的挺開心，阿留真把鳳姐迷住了，但鳳姐還是執意要回北京。阿留畢竟是阿留，下樓的時候，佯裝倒了腳，說走不了了，鳳姐就把他扶到賓館，開了房間。隔天我問阿留，昨天怎麼樣，他說：「她給我揉了一夜腳！」

我就讓阿留給鳳姐打電話，把她套牢。阿留當著我的面打的，在電話 和鳳姐「寶貝兒」長，「寶貝兒」短的，那個肉麻呀，就是不讓她回北京，說回去了就會對他變心什麼的，還說，要回去也要把他帶去，哈哈，鳳姐最後答應阿留，就回去一個星期，一個星期後肯定回來。

我不信她真會回來，阿留說沒問題，會回來。我和趙姐天天盯著阿留玩命打電話，在電話 談情說愛。一個星期後，鳳姐竟然真為阿留這小子回來了！

後來他們就住一起了，總來我們這 包房，幫阿留

完成定額，後來給他買了車，買了房，不讓他到夜場上班了，給了他一家公司當經理裏裏

男公關談情說愛的技巧，由此可見一斑。但也已經曝露出了這份感情的性質，似乎不能脫離性產業從業情境來理解。

與長期包養自己的女客人，小付說：「肯定會談情說愛的。但是，嘴上說愛，真愛是不可能的。」而與只做幾次的客人，「連說愛也不會了，只會在打電話的時候說『你想不想我呀』之類逢場作戲的話。對這些，大家心 都明白」。

我們看到小付將客人分了兩個層次，一個是直接「談情說愛」的層次，一個是「逢場作戲」的層次，但前者仍然是「嘴上說愛，真愛是不可能的」，可見，和後者的逢場作戲的區別也只是是否具有他說的「感覺」，而不是真的「感情」。

雖然「大家心裏都明白」，但這樣逢場作戲的「情話」還是要說，為什麼？因為即使沒有感覺和感情在裏面，也要營造出一種有感覺或有感情的氛圍來，製造一種戀愛情境的假像，以方便大家借用它來實踐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

正因為這份感情並沒有改變男公關和女客人間關係的性質，所以它也不可能帶來「忠誠」。小付說自己有「一個固定的女客人，已經半年多了，每個月給我四、五千元」。這是一個香港女人，對於她，小付說：「她三十五歲左右，相貌一般，所以我心理上不需要做太大的努力就能夠接受她。這個女人總是週末過來，她對我說：『別幹這個了，找份正式工作吧。』她還要求我不要再找別人，我答應了。這是騙她的。我當然還會去夜場。她知道了，我就說，是自己喜歡玩，去那 玩的。」

小付清楚地知道，感情是用來促進在性產業中從業的，而不是用來阻礙他完成這份工作的，所以他會對客人有違這一宗旨的要求（「別幹這個了」，「不要再找別人」）陽奉陰違。



阿起說，那第一個女客人，後來每月給他四、五千，現在過去半年了，有時間還約他出去玩。那個女人自己也出去玩，阿起說：「我們沒什麼隱瞞的，我們什麼都知道。」那個女人要求阿起：「你的手機不能沒有錢，你要隨叫隨到。」雖然兩人建立了一種情感關係，但也建立了一種默契，即彼此都可以出去玩，但要「隨叫隨到」，以強調自己的重要性。

阿雲第一次出街時的客人，兩人一直關係很好，但即使如此，在我問及「她同時還找別的男公關嗎」的時候，阿雲只是說：「這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雙方再「動情」，也不能違反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符號，情愛關係的改變可以影響男性氣質的實踐，但不會徹底改變彼此間的權力關係。

## 8.4 深刻感情的建立意味著關係性質的改變

男公關和女客人並非絕對不可能有深刻的感情，但這份感情產生之際，便意味著雙方關係已經不再是「買賣」關係了。

阿穆說，自己進入性產業的原因是為了給女友賺錢治病。阿穆來自貴州農村，女友是同村的，兩人青梅竹馬，讀高二時，女友被查出患有白血病。阿穆讀大二時進入性產業，為女友賺錢治病。很快，便遇到了一位重要的女客人。

我們大概是在1999年的時候認識的，那時我讀大二，進入這個行業只有幾個月時間。客人非常少，她來到夜總會我們聊了很多。她只比我大三歲，我當時二十歲，她二十三。她算是那種「二奶」吧。

我們第一次是在某某飯店開的房間，那次戴了安全套。後來就沒有戴過，我和她一起去體檢過，她這個人很在乎這些的，並且非常愛清潔衛生。

第一次我們做的很激情，接吻了，高潮時她還哭了，可能是情之所動吧。她還問一些我的情況，問我為什麼要出來做這個，我把女友生病的實際情況告訴她了。

當時她肯定懷疑呀，但她當時說的很委婉，說我能否跟您女朋友說說話。其實她人心腸很好的。我說「算了吧，她不知道我在幹這個，我都告訴她說我休學了，在打工掙錢給她治病呢」。然後我又說：「這樣吧，我給她打電話您在旁邊聽吧。」當時用的是她的手機打的。這樣她才相信的，並且我當時還故意打電話問了醫生一些情況，這樣她就更沒有懷疑了。就這樣我們成了比較要好的朋友。

我們第二天中午11點多去退的房，吃完午飯我回學校了。她晚上8點左右給我打電話，說要見我，沒想到她一見面就給了我一萬元，還說她的能力只能這麼樣了。她說給我送點錢過來給女朋友治療用，但還是能從她的口氣中聽出一些不信任的話來。

您知道嗎，當時我的確是需要錢呀！我們直接就存到了那邊的帳戶上了。當時她和我一起把錢打過去的。

後來，她就不要我出去做了。她租了一個房子，我們住在那邊。她男人回來的時候她就過去，畢竟對方是有家庭的。

她會到學校來接我，甚至在我考試的時候還陪我上過晚自習呢，她坐在旁邊看報紙。

但時間不長她說要到美國去。那個男的去國外做生意，在美國和加拿大的時間比較多，要她去那邊，讓她在那邊隨時等候他的光臨吧。

她走前，問我能不能不做，我說除非我現在有錢，

否則不可能。她說她明白了，但讓我一定要好好保護好自己，絕不能染上病。

2002年她回來的時候，說想和我要個孩子。她說在外面感覺很孤獨，但那個男人是無法要孩子的，所以她回來找了我。

那次在一起半年，她一分都沒有給我，我沒有要。她在國外的開銷比較大，再加上當時她懷上了，所以我就沒有要了。那段時間我反而給了仲介人民幣8000元。仲介說這麼長時間不接客人了，要不然後面就不給我安排了，我不敢得罪他呀。

我覺得我欠她的。我只見過孩子的照片，不過，孩子的中文名字我取的。我不願意看到孩子，看了我覺得我內疚，不看可能還好些。

我的理解是我跟她在一起感情多於金錢，不然她不會要我的孩子的。我們在一起的時候，相愛的話是說過的，但我們都是無法主宰自己命運的人，所以無法去追求愛。她離開了包她的男人沒有錢，我離開了這個行業就不會掙這麼多錢。我女友在2001年底去世的，她走時給我留了幾十萬的債。

她每年回來時，不會因為我陪她而產生金錢關係。她會問我需要錢否，我都不要。我女朋友走後，我經濟壓力小很多了。

我們間是有感情的。她回來的時候，她會為我出去買早餐什麼的。睡覺的時候，她都是枕在我的手臂，摟著我睡覺的，客人不會。她一般都叫我親愛的，而客人一般不會。出去的時候她一般都挽著我的手，而客人不會。她一般叫「弟弟」，而客人一般叫雞巴什麼的。在性上她比一般的客人要主動。她非常喜歡我親她的陰

蒂，我基本上每次都親，為了她快樂，我也喜歡親。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她一般都坐在我上面，而跟客人基本上都是我出力，並且她一般不會連續超過三次的，而普通的客人大多在第一天會有很強的要求。完了後，她會主動給我擦「弟弟」的，而客人一般都是我替她們擦裏裏

她隔段時間會給我電話，讓我注意身體，並常勸我別做了。

這個故事因為太戲劇性了，所以沒有辦法不令人懷疑。但我個人與阿穆密切交往得出的印象使我相信他。這個故事不再是簡單的戀愛情境符號進入性產業從業符號的例證，而是戀愛情境符號最終完全取代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例證了。

阿穆和這位女友的關係，雖然始於性產業中的交易，但很快便成為兩個年輕人間的愛情了，阿穆在這份關係中實踐的是柔性／權力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本章，筆者分析了「感情」對男性性工作者與女客人關係中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感情的存在改變了上述雙方私人三重關係中的相對位置。感情原本不屬於性產業從業情境，但因為它的被引入，也將戀愛情境中的符號引了進來。雖然雙方對這份感情的性質都有默契，但戀愛情境符號的引用，使得性產業從業情境男性氣質的實踐變得更為自然。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不同情境符號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們對男性氣質實踐的複雜影響。作為對雙方情感關係的討論，略有些遺憾的是，我們無法訪問到感情的另一方，即女客人。無法知道她們對與男公關的感情的理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



## 第三部分

### 對比分析

## 第9章

# 地理差異與身體實踐

從地理差異與身體實踐的角度進行男性氣質的研究，在西方已經有一定成果。地區發展不均衡的中國在「地理」意義上具有其獨特性，而中國人的身體觀也有不同於西方之處。這些，促成了本研究的對比分析。

### 9.1 地理差異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

在文獻綜述部分，我們介紹了近年來發展起來的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的研究。這一研究普遍認為考察男性氣質應該在三個層次上：地方的（面對面互動的場景）、地區的（文化與國家層次）、全球的（跨地區、跨國家的）。雖然存在全球化的趨勢，但並非全球性的男性氣質就一定壓倒地區的和地方的男性氣質，後者可能對前者進行抵制，還可能為前者提供新的內涵。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以全球化一詞總結所有變遷的結果，並非世界將合而為一，減少地方差異」（琳達·麥道威爾，2006: 5）。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的研究認為，西方的男性氣質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顯得突出，在這一過程中，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都發生著改變；男性氣質的改變與經濟重建、遠距離移民、發展議題引起的動亂等直接相關。



### 9.1.1 「老家」與深圳

前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在多處使用了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的分析方法。比如，當我們說深圳地區符號是「笑貧不笑娼」、性產業從業情境（地方）符號是「顧客是上帝」的時候，我們已經在地區的和地方的層面進行男性氣質實踐的分析了；而當我們從中國男性氣質的歷史中提出「男性氣質的柔性趨勢」的時候，我們就是在將地區的男性氣質特質加入到「支配性男性氣質」這一西方的（全球的）符號中進行分析；而當我們分析深圳獨特的經濟發展、男公關多來自貧困的村鎮的時候，我們已經是在談論經濟重建、遠距離移民、發展議題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了；而女客人這一群體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出現，便是女性氣質處於改變中的表現。

我想在這裏補充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研究的是，同樣是在中國這一個文化與國家層次的「地區」內，也可以分作多個不同的分層區。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太大了，但更重要的是因為中國的內地與沿海地區之間、農村鄉鎮與改革開放較早的大都市之間存在著太大的差別，使我們沒有辦法在同一個層次上考察男性氣質的實踐。這，應該屬於中國本土研究對全球男性氣質研究的又一個補充。本研究中，筆者以「老家」和「深圳」兩個不同地區的符號來分析資訊提供者男性氣質實踐的地理差異。

我在深圳的資訊提供者，絕大多數均經歷了由內地農村、鄉鎮到深圳這樣一次移民過程，也均經歷了由老家到深圳所面對的不同文化的衝擊。他們在深圳較多接受西方文化，西方性別符號也滲入較深，男性氣質實踐於其中的符號自然不同於老家。老家相對封閉，經濟落後，與深圳形成鮮明的對比，幾乎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地區性」的男性氣質實踐場所。

在生命史不同時期的男性氣質實踐那一章，我們約略提到了

幾位資訊提供者到深圳後進入性產業的過程。這一過程，也可以從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的角度來理解，即由老家那種男性氣質實踐的地區符號中，進入深圳這種男性氣質實踐的地區符號中的過程。我將這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體驗到深圳的消費主義文化，開始做個人發財夢。

幾乎每位資訊提供者都清楚地對我表述了深圳特殊地域文化對他們的影響，反覆發著「深圳太現實了」這樣的感歎。

飛飛是戴著草帽到深圳的，他這樣講述自己初到深圳時的感覺：「出了火車站，抬頭一看，深圳的房子好高呀，抬頭時草帽都要掉下來了。」揚揚的表述幾乎如出一轍：「出了火車站，看到高樓，這麼高呀，頭都暈了。」緊接著讓揚揚驚歎的便是汽車了：「街上跑著這麼多名牌汽車！我特別喜歡汽車，以前在老家只是看圖片，這次算是見到真車了！」

高樓大廈、豪華汽車這些具體物質所帶來的衝擊，其實是文化的衝擊，它們是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所呈現的文化符號。在初到深圳的男孩子們的驚歎聲中，一種文化碰撞已經在他們的內心開始了。其最直接的結果便是：樹立一個遠大的志向，而這種志向是與那些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的符號聯繫在一起的。由文化衝撞到對這一文化進行接受與追逐，其間的過程通常非常短暫，因為這些男孩子在來深圳之前便已經被關於這裏的種種傳奇與夢想所招引，他們本來就是來這裏尋夢的。從這層意義上講，剛到深圳時的文化衝撞，又不能單純理解為通常意義上的文化衝撞，而更近似於促進其夢想的文化符號的具體化。

第二階段：認識到賺錢並不容易，同時接受深圳的地區符號。很多資訊提供者均經歷了經濟的困窘，以及深圳「笑貧不笑娼」這一地區符號的影響，使他們更深入地領會了深圳，從而開始在這一符號之下實踐男性氣質。

他們很快意識到，深圳即使「遍地是黃金」，也不可能「俯拾即是」，理想的實現遙遙無期，而與此同時，又看到太多付出很少，收穫很多的人。對比之下，對辛苦勞動的不滿，對更多更快收益的嚮往，加上性觀念的變化，就在這三者的共同作用下，我的資訊提供者進入性產業從業的準備已經成熟。他們當中一些人，如阿洋更經歷了貧困的打擊。

阿京窮的時候，哥們兒聊天，就會說到：「沒有錢？沒錢做仔去呀。」阿京說：「在深圳三個月，就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觀念。而如果是在老家，可能永遠也改變不了。」這講的就是深圳這一特殊地區的文化（符號）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力。

我的資訊提供者中，多人進入性產業之前作過酒店服務員和社區保安。在高檔住宅區當保安所接觸到的人和事，對他們後來的擇業有很大影響。所有作過保安的資訊提供者都說，他們是在當保安時接觸過二奶和小姐的，阿京最早的客人更是他當保安的社區裏的女住戶。

第三階段：在適當的機會下，正式進入性產業從業。

在這三個階段中，深圳與老家兩種完全不同的地區符號，決定了在兩個地區的男性氣質實踐是非常不同的。這正是在經濟迅速發展、步入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家所體現出來的發展的不平衡性對同一文化和國家內的男性氣質實踐影響的差異。

我們也曾經提到過，許多男公關對於自己從事性產業不覺得有羞辱感，但是害怕自己的從業經歷傳回老家去，害怕被老家的人知道。正如阿強所說：「這 的人不會說仔，說的話也是內地人在說。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工作，深圳人不會在意這些。」這也顯示了深圳和老家這兩種男性氣質符號的地區差異。怕傳回家去，是符號問題，也是男性氣質結構的地理差異問題。

但是，對深圳這一「地區的」男性氣質實踐受西方符號影響力的程度也不能過於誇大。此研究中兩例做陰莖增大增粗手術的

男公關，均是在深圳。阿莊便將自己的手術背景歸結為「西方文化」：「因為西方文化的大量湧入，亞洲人在性器官上不如西方人的粗大，而且很多客人很想試試大陰莖。」事實是在中國古籍當中，同樣有對粗大陰莖推崇的證據，而並非「西方文化的大量湧入」之後才出現的。所以，阿莊的表述其實是一種對全球化符號的借用。當我們強調西方文化的影響之時，實際上可能過於誇大了這種影響，將一些原本就存在於我們文化中的男性氣質的實踐視為外來物。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在整體經濟大潮的衝擊下，「老家」也經歷著男性氣質的危機趨勢，經歷著全球化的洗禮，這從阿穆家鄉的變化中就可以看出。

阿穆對婚外性行為極多貶斥，這與深圳的性符號是衝突的。這一方面證實了我們所說的，男性氣質在符號中的實踐是具有能動性的，而非受符號單方面的建構；另一方面，也顯示了阿穆將老家的符號帶入深圳符號之後的尷尬。阿穆介紹了他貴州老家符號的變化。

在我小的時候，我很瞧不起離婚的人的。村子裏有一個嫁出去的女人，沒兩、三年離婚後又回到娘家了，大家一說到她，就是「那個離婚的女的」，好像沒有人記得她的名字了一樣。當時我十歲左右吧。裏裏離婚的原因，大家並不知道，大家只知道結果，那就是她是一個離婚的人！我爺爺那個時候告訴我，過去叫被休了，休是休息的休。所以我的思想裏面一直都有離婚的人其實就是休息的人的概念。休息就是什麼都不做，懶惰在我們家鄉也是非常可恥的。

現在我們鎮上聽說還有小姐了，10元一次，20元一次的。我現在都不願意回去了。性觀念變化非常大，回

去後聽他們說某某女的和某人有一腿什麼的。這時他們議論中，貶意少了。沒想到開放的性文化居然傳到家鄉的小鎮去了！

阿穆家鄉的這種變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看作全球化符號在影響了深圳這樣的沿海大都市之後，向內地的進一步擴張與延伸。

對於家鄉的這種變化，阿穆的感覺是「麻木了」。

### 9.1.2 深圳與北京

談過了深圳和老家的差別，也不應該忽略深圳的資訊提供者和北京的資訊提供者的差別。這種差別可以視為一種同為「地方的」（具有面對面的互動）層次上的男性氣質實踐的差別。一個例子可以顯示這種差別：北京的資訊提供者比深圳的資訊提供者更多遇到要求提供口交的女客人，他們認為「變態」的女客人比例也更高。

深圳的一些資訊提供者說，他們沒有遇到過女客人要求提供口交服務的情況。我認識時已經從業四個月的阿強說：「客人有時會要求刺激陰蒂，有時用手，沒有過被要求用口的時候。」小邱的解釋是：「也許他們不好意思講，迴避，但也可能是他們真的沒有碰到。」小邱第一次出街時的女客人，就沒有提這樣的要求。揚揚說：「口交，做久了都會遇到。」從這些表述可以得到一個綜合的印象是：雖然深圳的女客人也會要求口交，但並非是必然的，也不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這和北京資訊提供者的表述完全不一樣，我接觸過的幾乎所有北京男公關都對我說，客人都會要求口交，口交是必須完成的重要功課。

雖然深圳的資訊提供者講了很多女客人「變態」的事例（主要指施虐），但當我深入核實時，每個人都會說這是偶然的，有

的男公關接了幾十個客人也只遇到一個這樣的。但是，北京的資訊提供者則普遍說，到夜總會的客人幾乎都有些「變態」，都會有施虐等方面的「特殊要求」。只有像小毛那樣，通過互聯網找來的客人「變態」的情況才少一些。

這些地理差異又說明了什麼？我就此請資訊提供者自己提供解釋。阿紹解釋說：「可能是北京的女人比較保守，大多數不會出來，能夠出來找男公關的都是找刺激的，就會要求一些另類的方式；而深圳非常開放，出來玩的女人只是來找性需要的，就會只要求平常的做法；香港來的女人也是一樣，找特殊刺激的很少，大多數就是來找普通的性的。」

申哥的解釋也大同小異，他說：「北京想玩特殊花樣的女人，不找男公關就沒人陪她們玩；深圳是玩什麼花樣都有人陪著玩，不一定要找男公關，這樣一來，找男公關玩花樣的女人的比例就低了。」

顯然，這一兩地差異的背後，是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在性問題上的實踐的差異，也是兩地文化的差異。

另外一個角度的證據也支持了兩地差異的說法。我們曾經提到，深圳的資訊提供者第一次出街後的印象均比較積極，遇到的客人均未提特殊性行為要求，相處比較和諧，這使得資訊提供者在事後對繼續從業持樂觀態度。與之相比，北京的男公關則不同，小毛第一次出街遇到的是戀足女孩兒，自始至終圍繞與他的腳發生親密接觸；大牛第一次出街，客人便要求他口交，讓他反感、「噁心」。雖然沒有確切的比例統計證明北京男公關第一次出街時遇到有特殊要求的女客人比例肯定多於深圳男公關遇到的，但至少就筆者接觸而言，存在這一特點。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北京的「女客人」確實和深圳的不同。

在討論北京和深圳兩地性產業中的差異性時，還不能忽略的一點是，深圳的男公關是在深圳這一「地區的」「笑貧不笑娼」



的符號之下，於性產業從業情境這一「地方的」「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中，實踐男性氣質的。而北京的男公關，面對和深圳同行同樣的性產業從業符號，卻缺少深圳那樣的「地區的」符號。北京遠不像深圳那樣盛行消費主義，它並不是一個「笑貧不笑娼」的城市。也正是兩地的這一差異，使得將北京男公關與深圳男公關進行對比時會發現，前者面對性產業從業情境更多矛盾的心態，如北京的大牛和小毛均有這樣的表述。我們曾分析過大牛與女客人間的「搏鬥」，他感受到的自尊受辱也與他沒有經受深圳那種「笑貧不笑娼」符號的建構有關。大牛下面的表述從語法角度看可能不乏語病，但對那種內心的矛盾卻揭示的很深刻：

以前很嚮往的美好的感覺，對生活的美好、愛情的美好，對未來的期盼，都在剎那間粉碎了。就是你從小到大一直追求的、渴望的、割捨不下的那些，你都覺得可笑、可悲。你感覺自己很可憐。難道生來就這麼下賤，要做這個嗎？難道我的爸爸媽媽願意我這樣作賤自己嗎？

大牛表現出的這種矛盾，一方面是因為「地方的」與「地區的」符號存在著不和諧甚至衝突之處，另一方面，也因為大牛作為兼職者，他的生活中不斷需要面對多種符號的撞擊。

深圳的資訊提供者在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甚至在進入性產業後的戀愛情境中，也均是讓自己的女伴買單。與之相比，北京的男性性工作者則有非常大的差異。筆者曾到北京一家專門為小姐（女性性工作者）提供性服務的夜總會做社區考察，不止一位夜場工作人員告訴我，男公關和小姐（女客人）一起出去消費的時候，男公關時常會主動買單。可見，至少當客人是小姐的時候，主動買單的男公關無疑將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甚至戀愛情境



中的符號引到了性產業從業情境中，並且「承擔責任與義務」。在筆者看來，這仍然是因為北京地區符號中缺少深圳地區符號那種對「現實」的強調，從而影響到男公關和女客人相處時的男性氣質實踐。

此外，深圳的地理位置決定許多香港女人來消費男公關，占了女客人中的絕對優勢；相比北京男公關的女客人就少很多，所以一些北京男公關會同時為男性提供性服務，可謂「兼職」，而在深圳卻有專門為男性提供性服務的男子。

總之，不同的「地區」與不同的「地方」在男性氣質實踐上產生的差異，可以理解為符號的差異，但其背後，仍然是全球化程度的差異、經濟發展的差異、西方觀念影響與本土傳統保持的差異等等。

### 9.1.3 臺北與深圳

深圳的資訊提供者講，他們的女客人中至少80%來自港臺。這些女性在港臺本地消費男公關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完成本項研究在大陸的調查之後，我利用在臺北進行學術考察的機會，對臺北的男性性工作者行業進行了調查。其中與大陸的一項重要不同，提供了本節的對比分析。

在臺北，我對兩位男性性工作者肖力與光正進行深入訪談，他們都向我描述了臺北男公關在「出街」一事上與大陸的不同。肖力去過一次深圳找小姐，和小姐談到自己在臺北做公關，小姐說，我們這裏也有呀。於是肖力叫了幾位過來聊，聊的過程中便發現了兩岸的差異，主要是在「出街」上，臺北性產業中講的「出街」不一定是發生性關係，可能是逛街、吃飯、聊天。男公關這時會有機會認識客人的朋友，進一步便可以把那客人的朋友也發展成客人，也請她來公司消費。

在深圳，女客人點男公關出街就意味著去上床，男公關通常

求之不得。而在臺北，出街不等於上床，男公關也會努力避免發生性關係。肖力對此的解釋是：臺北的公關講究「放長線釣大魚」。但我們前面已然講過，阿京也是非常看重慢慢地「吊客人」的。那麼，兩岸的差別何在呢？

肖力對我說：「如果輕易和客人上床，上過之後就不珍貴了，那客人就不會再找你了，所以經濟上還是不划算的。而放長線釣大魚，可以使那客人不斷來公司消費，花錢在他身上。所以，要想抓住一個客人，絕不能和她上床。」既有了性，又維持長久關係的，非常少。

臺灣吳翠松此前的一項研究，也對我的訪談所得做出佐證：「男公關的性在這個行業中，反而是非常珍貴的。對於酒店男公關來說，他們通常不輕易和女客發生性行為，更不要說以性來做交易。除非是真的很喜歡那個女客人，或是跟客人成為男女朋友，否則他們通常都會拒絕與女客發生性關係」（吳翠松，2005: 112）。

「性在這個地方絕對不是一個用來直接換取金錢的交易工具，最多它只是捉住客人的一種手段。當然，不可否認的，這個手段的背後還是要獲取更多的金錢，只是它絕對不是一項直接交易的商品。所以從技術層面來說，性這個東西在這個行業裏可以算是一個餌，它讓客人有想吃的慾望，但是卻可能永遠都吃不到，這樣才能顯出它的珍貴」（吳翠松，2005: 113）。

光正講了一個例子：有一位公關，和一位客人的關係處的非常好。前段時間因為要出國了，就打電話給一位客人，說要出國，那客人就給送二十萬元來。光正對我說：「他還沒有和客人上床，如果上床了，就不可能有這二十萬了，因為沒有得到的才最珍貴。」

「珍貴」，無論在吳翠松的研究中，還是在我的訪談中，都是臺北男公關常使用的符號。

男公關回絕女客人上床要求時，常用的理由是「為了不傷害你」、「我是真心喜歡你，所以才不想和你發生性關係」等等。在一個男人已經被事先設定為「好色之徒」的文化中，這樣的表述非常容易打動女人，從而有助於男公關實現其建立長期穩定關係的目的。

有正面的例子，也有反面的例子。肖力講到一個例子，他介紹一個客人給另一位男公關B，B和她上了床，那客人一次之後就不再來B了。據說是因為經濟上的一些誤會，但如果沒有上床，誤會可以消除，因為上了床，誤會就無法消除了。而且一傳十，十傳百，B在那家公司便做不下去了，那位女客人一個星期去三、四次，都不點B。肖力推B，客人說：「你再推他上臺，我就走了。」B總也沒有客人找，只能「換店」了。

肖力講的另一個例子：一次，一個女熟客帶來一位新女伴去，拿出十萬元砸在桌子上，說：「你們今天晚上誰和她上床，這十萬就給誰。」但是，沒有人敢拿。

肖力說：「我當時真的動心了，但是，一想，如果真做了，名聲沒了，客人少了，實在得不償失。」在肖力看來，如果他和那個熟客人的女伴上了床，那熟客人以後再也不會找他了，因為「女人都是小心眼」。而且傳出去他和女客人上了床，「名聲沒了，別的客人也不會找他了」。

「名聲沒了」在這裏扮演著一個重要仲介的作用。上床會導致「名聲沒了」，而「名聲沒了」則會導致「別的客人也不找他了」。所以，這裏的關鍵是「名聲沒了」，但這是什麼樣的名聲呢？光正一語道破：「男人這麼容易上，也會很爛。」「爛」，用來貶損女人時，主要指其性生活過於隨意，但男人的性生活隨意從來就不是問題，何以也被貶為「爛」呢？歸其因，是因為這性行為是「賣」給女人的，這時才稱其為「爛」。可見，向女人出賣性行為是被貶為「爛」、不再「珍貴」的關鍵，而抗拒這種出

賣這是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有了基於長期利益的自我約束，就會有當長期利益無指望時的自我解套。光正便說，當一次他想換店的時候，便在走之前「使勁兒拿」，和多個女客人迅速上床。

和肖力、光正談話也證實，許多女客人是非常強地有上床的要求的。肖力說，有的客人一定要上，這時他如果對這個客人有把握就會上，「否則只能轉給別的男公關」。

面對客人的上床要求，男公關要考慮兩層因素：首先，她出手是否大方，如果不大方，就放棄，轉給別的公關；其次，自己是否吃的定她。如果有把握，就可以「吃你吃死」。也就是說，在非常有把握的情況下，男公關才會和客人上床。

肖力說自己現在有三個是由客人發展來的「女友」。他說，和客人發生性關係後，就改稱「女友」了。肖力確信對這三個客人「有把握」，才和她們發生了性關係，而且也確實在事後已經維持了一年之久了。

對於臺北相比於深圳較少發生直接的性交易，肖力的一個解釋是：臺北的客人「來公司」主要還不是想發生性關係，她們可能是工作壓力太大了，來調調情，減減壓。至少摟抱之類的身體接觸，都是有的。至於為什麼許多臺灣女商人到大陸就直接要性服務了，肖力的解釋是：首先，大陸消費便宜；其次，大陸的男公關比臺北的普遍年輕；再次，可以花錢買到，大陸的風潮和臺北的不一樣。

但這樣的解釋在我看來是過於表面的。阿京便曾對我講，他也一直盡力推遲和客人發生性關係的時間，以此獲得更大的利益。可見，此一技巧並非只是臺灣男公關才懂，那麼，為何臺灣男公關的成功率更高呢？推遲的時間更長呢？

在臺灣考察期間，我對於臺灣地方小、人們彼此之間常會因為各種關係發生聯繫，甚至在公共場所也偶能相遇深有感觸。這

讓我想到了光正對我講過的另一句話：「客人也會很慎重，事情曝光對誰也不好看。」

再聯繫港臺女性在大陸購買男公關的性服務時少有這種顧慮，以及許多男公關對我描述說，找他們的女人即使是大陸人，也是非本地常住人口為多，我有理由做這樣的推測：身在穩定居住地以外的地方時，女性更容易放鬆自我，購買性服務時更少顧慮。因為遠離熟悉的環境與熟悉的人群，會產生一種「陌生人效應」。

在男公關與女客人的互動中，一方面，男公關希望「放長線釣大魚」，另一方面，大多數女客人對於發生直接的性關係又有所顧忌，於是，較長的調情期便成為可能。這也就不難理解，當真正發生性關係的時候，肖力已經有充分的理由稱女客人為「女友」了。重要的是，此時的性交易被賦予了更多情感的色彩，從男公關這方面講，他成功地淡化了出賣性服務這一行為對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而從女客人這一方面來講，她也成功地維持了貞潔、淑女的傳統的女性氣質。正是因為雙方有同樣的目標與需求，這一男性氣質的特殊實踐才成為可能。臺北男公關男性氣質的這種實踐，與有其顧客女性氣質的實踐密切相關，同時男公關充分利用了情感關係，改寫了雙方私人關係在權力關係和經濟關係中的處境。而在深圳，則不具備男公關與女客人共同促成這一實踐的基礎。一方面，女客人因為「陌生人效應」而不必對性要求遮遮掩掩，這無疑影響了男公關「放長線」的企圖。另外，激烈的市場競爭（顯然比臺北激烈的多）也使得男公關不得不較多選擇短線行為，即使聰明如阿京，也並非總能夠「放長線」。

我們需要注意到的另外一點是，通過放長線男公關將自己與其他男公關分割開來，以使自己顯的不夠「爛」和比較「珍貴」，從而成為男公關中的「高等級」。當肖力和光正向我描述他們與深圳男公關的不同時，我能夠清楚地感覺到他們談吐間流

露出的自豪感。這種自豪感，便是作為一個「高等級」的男公關實踐支配趨勢男性氣質時的自豪感。

正因為在臺北男公關通常是不和客人上床的，所以夜場裏會公開表彰男公關的業績。臺北夜場裏客人買單時，單子上除了酒水消費項註明之外，還會註明各位公關的化名，客人如果不滿意可以「劃台」，即劃掉這名公關的名字不付費給他，理由如「他沒來一會兒，總轉臺了」，或者說「他沒喝多少酒」，這位公關便沒有收入了。如果對某位公關非常滿意，客人也會「加台」，如「加十台」，就是付十倍的坐台費。這時，大廳裏的銀幕上就會打出來「某某小姐給某某先生加了十台」之類的字樣，以示一種表彰。每個月底，夜場還會公然貼出點台的排行榜，顯示公關每個月點台數目。

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重要方式之一便是性上的主動與積極，而臺北男公關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表現出的對性交的迴避，並不能夠被理解為一種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臺北男公關因為在決定上床事宜上有更多的主動權，從而實踐著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 9.2 男性氣質實踐與身體實踐

在男性氣質實踐的建構過程中，一些身體行為具有了符號意義的指向，這多是與性角色理論關於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定義聯繫在一起的。但是通過身體的實踐，有的資訊提供者可以顛覆這種指向。身體實踐，可以成為顛覆支配性男性氣質對個人影響的重要管道。比如我們曾經在對男公關與女客人性關係中的男性氣質實踐一章中分析說，阿強的身體曾經抗拒為女客人口交，而這背後是支配性男性氣質對男為女口交的定義對身體的影響，而當阿強在性產業從業符號中較多實踐了為女客人口交之後，他的身體



便已經不再抗拒了，而認為自己「喜歡口交」了。此時，男為女口交原有的符號意義已經被改寫了，在阿強這裏又因為有助於「完成任務」，而成為筆者提出的男性氣質實踐十字軸上的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作為大學生的大牛在第一次出街後，回到學校，感覺陰莖「上面有什麼東西，很黏，也髒。」大牛是在學校那個情境（同齡夥伴情境）中體驗到上述身體感覺的。因為情境不同，面對的符號不同，才會出現了這樣的身體感覺。陰莖上面是否「有什麼東西」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感覺到陰莖「上面有什麼東西」，其中體現的是對抗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身體實踐。

所以，在筆者看來，身體實踐同樣是在不同情境符號中的實踐，它並不是被符號決定的，而是一種能動的建構。康奈爾非常強調身體在男性氣質實踐中的作用，當性角色理論將身體變成了符號實踐和權力的對象而不是參與者的時候，康奈爾強調：「我們需要堅持身體在社會過程中的行動性，也就是『能動性』的本來意義。」「身體參與了社會的能動性、參與了產生和型塑社會行為的過程」（康奈爾，2003: 82）。

我們從富哥這裏，既可以看到身體在男性氣質實踐中的能動性，也可以看到同性戀男子賣身給女客人時呈現出的男公關群體中的差異性。

富哥從小便喜歡同性，性幻想的對象也都是同性，卻曾經向女性提供商業性服務。他說：「我對女人完全沒性趣，我連雙性戀都不是，是純同性戀。但這不妨礙我的生理功能，不能和女人做的是0號。」其第一次出街前後的身體實踐具有豐富的內涵可供分析，他這樣描述那次的經歷和感受：

「爹的」說我是處男，發話的女的還來摸我雞巴，逗了一會，那女的就說，看來還真是處男。就讓我留



下。大家都逗，你一言我一語的，我低著頭，一言不發。我很緊張，臉紅了，心也跳的，不敢看人。

她拿手抓著我的雞巴往她身邊拖，叫我離她近點裏裏從沒女人碰過，能不勃起嗎？舒服、緊張、害羞、興奮裏裏我拿手抓住她的手，本能地不讓摸。緊張是主要的，肯定也有興奮的成份裏裏

我對女人沒有性慾望。我當時根本就沒有把她往性方面聯繫，因此就不存在對她感覺如何的問題。這就是好比你在工作生活中接觸到的人，不一定是你喜歡的，但你不喜歡未必就一定會煩裏裏我當時正處在找工作中，沒有收入，想到今晚上能拿到小費，心想的是如何讓人高興，如何順從別人。

我們看到，在陪台階段，女客人關注的中心是富哥的陰莖，她在採取主動、進攻的姿態，這是一種女性氣質的實踐。雖然富哥對女人毫不感「性趣」，但被摸陰莖仍然「興奮」，仍然會有身體反應。可見，此時的身體反應與富哥自我認知的「純同性戀」身分關於性的建構是衝突的，也就是說，富哥的身體反應不是關於性傾向的認知建構的，而是身體自己實踐出來的。雖然富哥一再說這只是「工作」，但他的身體仍然會興奮。換言之，作為同性戀者的富哥在同性戀符號下的身體實踐，此時與作為男公關的富哥所處的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交織時，他的身體實踐超越了性傾向。

在談到出街後，在床上時，富哥說：

她摸我，親我臉，我都能接受，但有幾次她想親我嘴，我拒絕了。一方面是因為她口氣味不好，另一方面可能和我是同性戀有關，我煩女的親我嘴，現在還是

這樣。我們就躺到了床上，她想和我接吻，我沒理她。我只能接受與我喜歡的人接吻，我把接吻和性聯繫在一起。

為了不讓她不高興，我趴到了她身上，親吻她的乳頭。我用舌頭繼續在她身上糾纏，一直到她陰部裏裏這是本能，性很多時候都是無師自通的。我舔著她全身，包括陰部。她很舒服，嘴不斷地叫著寶貝。我以前也完全不知道親吻陰蒂的說法。不過我當時是有目的的，我的想法是下邊很髒，我用嘴吻了你陰部你就不會要和我親嘴了，我寧願吻陰部也不願意和她接吻。

我不斷地吻她全身，我沒想過要吻那讓她高興。我只是把它當成一份工作在做，就像垃圾讓人噁心，但清潔工卻不會有厭惡的心理一樣。有點異味，但能忍受，其實這些主要是心理問題。正常的人應該是能接受接吻的。

上述描述的奇妙在於：首先，同性戀者富哥本能地拒絕和異性接吻；其次，從沒聽說過口交的富哥第一次口交效果很好。富哥拒絕與女性接吻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關於同性戀的性行為的符號建構對身體實踐的影響，當這與性產業從業情境「顧客是上帝」的符號衝突時，富哥的身體「本能地」選擇口交來迴避這一衝突。男為女口交這一原本帶有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特點的實踐，在富哥這裏則成為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幫助他達到不與客人接吻的目的；而且富哥對口交的身體實踐完全是偶然間自己實踐出來的，沒有受任何先入為主的文化的影響，當大多數男公關把為女人口交作為服從客人要求的手段時，富哥則將之視為拒絕客人要求的手段，這體現了身體實踐在建構男性氣質實踐過程中的能動性，身體實踐可以自己改造自己，而不只是被文

化建構。

在和女客人性交中，富哥一直不射精。富哥這樣描述當時的感覺：

和她做時，身體興奮是有的，因為勃起了，但心理上沒有興奮。我就像掉進了無底的大海，能感覺到濕濕地溫溫地很舒服裏裏

我到現在和女人做都沒射過，我和女人做沒有高潮，你忘了我是同性戀？我只有自己手淫才會射，或者別人和我肛交同時給我手淫才會射。

第一次幹完後雞巴會好幾天不舒服，是不是大家都這樣？龜頭上好像有什麼在腐蝕似的，我和我老婆第一次幹也有這感覺，但現在沒有了。這感覺持續一般都是二、三天，然後自動消失裏裏排尿？排尿不受影響。

男同性戀者與女性性交不射精，顯然不屬於單純的生理問題。我們從中看到的，仍然是關於同性戀性行為的既往建構被引入到異性性行為的情境中之後，發生的獨特的身體實踐。富哥第一次和女人發生性關係後龜頭上的異樣感，與大牛第一次和女客人上床後的異樣感一樣，只不過，大牛陰莖的異樣感來自於同齡夥伴情境符號和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衝突，而富哥陰莖的異樣感來自於同性戀情境與異性戀性行為情境中符號的衝突。二者的共同處在於，不同情境符號的衝突會影響到身體實踐，也會影響到男性氣質的建構。

這次和女客人的性交經歷也告訴富哥，他是可以和異性成功做愛的（除了不射精），所以他後來便結婚了。如果沒有這次經歷，富哥對異性性行為可能完全沒有信心。這也說明瞭，在對性別、性傾向覺醒的過程中，不僅僅是社會的作用，也包括身體實

踐的作用。

富哥與其他一些男公關的不同，表現在他對陪台時被挑逗、為客人口交等，從一開始便沒有任何抵觸，這一方面可以說明他對深圳地區符號和性產業從業符號接受的比較好，另一方面也許可以這樣講：身為「純同性戀」者使他對於和女性交往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沒有那麼敏感。而且，按著男性氣質支配性的外在支配與內在支配理論，男同性戀者與異性戀男性相比有其從屬性，被貶到女性的地位，這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他們對性別等級制的感受，可惜本研究未及對此深入探究。所以，同樣的身體實踐在富哥這裏的意義是不同的。但也有一些身體實踐對於富哥和一些男公關是相同的，比如對親吻的態度，比如讓對方高潮自己不要性享受等等。

本章，筆者首先分析了地理差異對男性氣質實踐的重要影響，深圳、北京、臺北三地男性性工作者和女客人關係中建構的男性氣質是有差異的。比如，北京與深圳的地區符號存在著差異，專職與兼職的男性性工作者同時面對的符號存在差異，這些均增加了兩地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氣質實踐的差異性。此外，筆者還討論了身體實踐與男性氣質建構的相互作用，比如異性戀男子賣性給同性戀男子、同性戀男子賣性給異性戀女子，不僅一定程度揭示了身體實踐與男性氣質實踐的關係，也豐富了我們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差異性、多樣性的研究。

## 第10章

# 性產業同伴情境中男性氣質的實踐

本研究中，男性性工作者的性產業同伴，指其他男性性工作者。他們既是同行，又是同齡群體。相對於其他職業者，他們具有共同性。而他們彼此之間，又有很大的差異性。這使得性產業同伴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成為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一個很好的對比。

### 10.1 男公關聊天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在FH夜總會，每天晚上六點上班，到九點前後最早的客人來到，這段時間男公關們除了由經理組織開會，說些紀律之類，餘下的時間便是吃飯和聊天。聊天時間是我獲得資訊的最好時機。如果不對聊天內容進行干預（主動提問參與），男公關聊的內容通常會集中在下面四個方面：

1. 貶損女客人，圍繞著某個女客人的身體進行貶損；
2. 誇耀自己的某個女客人，同樣是圍繞著她的身體進行；
3. 炫耀自己賺的錢多；
4. 交流扣客人的經驗，以及提高性能力的技巧。

即使先不看這些談話的具體內容，我們也能夠清楚地看到男公關在其中集體實踐的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此時，並不是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在影響，而是性產業同伴情境「在競爭中合作」的符號影響，同時，還有一定同齡夥伴情境中「陽剛之氣」

符號的影響。這兩套符號總體而言均鼓勵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雖然同樣會因為更多具體因素的介入而呈現多樣化。性產業同伴情境與同齡夥伴情境的一個重要不同，在於同齡夥伴情境中的同伴可能是什麼職業都有，而且可能是因為私人感情結合在一起的，性產業同伴情境中的同伴是因為同一個職業的關係結合在一起，而且在同一個夜場中，還是潛在的競爭對手。因此，如果說同齡夥伴情境中的符號是以合作、友情為核心的，那麼性產業同伴情境符號便增加了競爭、性這樣的字眼。

男公關們此時的聊天，幾乎都是和他們的女客人有關，是一群男人在合作、競爭、性的話語中聊女人，通過談話來顯示自己陽剛的一面，進行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男性在一起集體談性，集體談論女人，這本身就符合性角色理論關於男人的性的描述。

康奈爾在對男性氣質的分析中提出了「集體維度」這一概念（康奈爾，2003: 148），強調群體是男性氣質的載體，以及環境的重要性。「性別主要形成於和環境鬥爭的能動過程，以及在該環境中建構的生活方式」（康奈爾，2003: 158）。而男公關「聊天」這一情境，便是非常典型的男性氣質的集體實踐過程。

貶損女客人的聊天會說某個女客人如何醜、「短」（矮）、胖，如有的男公關會評論說某個女客人的乳房像面口袋，陰道像下水道之類，或者說某個女客人的陰道如何地鬆，「趕一頭牛進去都行」。還會有男公關模仿女人的叫床聲。

在貶損女客人的符號中，充斥著凌辱、汗損的辭彙，而且全部是關於女性與性有關的身體器官的，在對女性與性有關的身體器官（陰道、乳房等）的談話中，將女性身體化、器官化、非人格化。於是，男公關呈現出一種高高在上的、俯視的姿態，像評委在給物品打分。富哥有句話講的非常精彩：「大家聊天時是沒有把那個女的當作客人，而我在做愛時是沒有把她當作女人。」

男公關在描述女客人身體時使用的語言越具體、下流，實踐出來的男性氣質便也越接近剛性／支配趨勢。這從兩個方面表現出來：首先，貶損女人獲得居高臨下的感覺；其次，貶損女人所使用的髒話，符合性角色理論關於支配性男性氣質陽剛、粗獷的要求。

在誇獎女客人的時候，仍然是關於她們身體的，皮膚如何白嫩，相貌如何出眾，如何年輕，叫床的聲音如何好聽，做愛如何爽等等。需要說明的是，在FH社區考察的兩個月間，我自己從未看到符合這些標準的女客人。當然，我無法看到所有的客人，但有許多次我確實看到了與男公關一同出去的客人，而隔天當這男公關誇獎那客人的美貌與身材時，我驚愕地以為他是在談論另外一個人。他並非談論另外一個人，而只是通過美化客人來抬升自己。

還有的男公關會誇某個客人「會玩兒」、「叫的好聽」、「一個晚上讓我射好幾次」，在這樣講述的過程中，自己似乎成了性交易中的獲益者。

正是在客人被美化的過程中，出售性服務的活動被描述成了一次成功的獵豔，至少是一夜情。女客人的「出色」之處，使得男公關的工作性質發生了變化，原本是提供服務的人，此時變成了享受的人，是自己從中獲得快樂，而不需要付出什麼了。「被女人玩」的處境因為這個女人「出色」，便成了「玩女人」。

進而，得到這樣好的女人（似乎已經不是客人了），成為男公關獲得成功感的一種標誌，甚至可以在同行中進行攀比：「為什麼我能夠得到，你沒有得到？」或者「為什麼這樣好的女人找我，而不找你？」於是，在誇獎女客人的過程中，男公關實際上在兩個層面上實踐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一個層面是和客人間的，主要是針對女人而言，男公關自己獲得了，占有了，或更乾脆地說「占便宜了」；另一個層面是在男性同伴間的，通



過顯示自己得到的「獵物」比其他同伴得到的出色，來顯示自己更高一級，從而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兩個層面，都可以歸到一個層面，即：「我是成功者」。

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有時兩位資訊提供者會為了誰的客人更漂亮而爭得面紅耳赤，這種爭論的背後並非審美觀的差異，而是一場針對魅力與成功的角逐。客人更「出色」的男公關會被認為（主要是自我認為）實踐了更具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其他男公關為什麼會參與到兩個男公關對彼此客人相貌與身材的爭論中呢？因為在這樣的一場爭論中，雖然並不涉及自己的客人，但是，每個男公關都會從對別人客人的爭論中，找到自己的主體位置，這有兩層涵義，首先，誇獎其他男公關的某位客人，會同時聯想到自己有過的具有相同特點的客人，因此，力挺他人也就是力挺自己，「扣過」同樣女客人的男公關實踐了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自己也在爭論的過程中實踐著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二，爭論現場其他男公關可能見過自己的某位客人，力挺與自己的那位客人具有相同特點的其他男公關的客人，也會使自己在其他男公關面前的「成功感」上升，從而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

可見，無論是貶損客人，還是誇獎客人，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而且，一群男人在一起談性，談女人，談「玩女人」，這本身就是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談客人，便成了男人間的一次精神會餐，一次關於色慾的狂歡，同時也是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狂歡。

近兩個月的社區考察期間，我只有兩次在這樣的集體狂歡場合聽到有男公關冒出一兩句客人如何不好伺候的話，這樣的談話會伴隨著幾句貶損，然後很快便會扯到其他事上去。因為，在這一情境中，在這樣集體談性的過程中，只能夠允許剛性／支配趨

勢男性氣質實踐存在，而不能夠把別的情境符號引進來。

比如，一天一位男公關以憤恨的口氣冒出這樣一句：「昨天那女的，真她媽變態，使勁兒咬我，我差點兒就一巴掌把她抽邊上去了。」我們看到，這句話的表述中首先含有貶損，如「真她媽變態」，其次含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即「我差點兒就一巴掌把她抽邊上去了」。這句話在當時得到的反應是，另一個男公關說了一句：「女人有幾個不變態的？！」周圍的幾個人哈哈一笑，便開始談女客人如何變態了，但此時談變態，大家似乎都在有意迴避像被咬這樣使男公關受創傷的變態，而是談女客人如何「騷」的變態，如大聲叫床也被稱為變態，找兩個男公關同時做也是變態等等。

雖然最初引出這個話題的男公關的談話本身，如我們分析已經是在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了（如果不是這樣，他可能根本就不會在那個場合講），但是，這似乎仍然是一個與集體談性的情境存在符號衝突的話題，所以大家並不會在「受傷」這件事情上糾纏。當男公關們在做這樣的話題選擇與話題迴避的時候，他們可能並沒有意識到正在進行的符號選擇。

同樣是被客人咬這件事，事後我和那位男公關有過私下交流，他則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措辭：「客人出錢，當然要聽客人的，有些女人就是得咬才能到高潮，我們找小姐時不是也折騰人家？」在這一表述中，我們看到了將被咬的「合理化」，因為客人出錢，所以「我」自然是要居於從屬地位的，正如「我」出錢找小姐時也是要让小姐居於從屬地位一樣，而那句「有些女人就是得咬才能到高潮」，在合理化的過程中又加入了具有人性色彩的考慮：你得讓人家達到性高潮呀！這一解釋同時還達到另一個目的，即解釋了為什麼「我差點兒就一巴掌把她抽邊上去了」而我又不能真那麼做，因為我這是在「工作」呀。

這種對同一件事的不同表述是因為，在與我單獨談話時，實

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符號已經不再那樣強烈了，而主要是在使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帝」的符號。

男公關們聊天的另一重要內容便是炫耀自己賺錢多，這也是典型的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事業有成是支配性男性氣質的符號之一，炫耀自己賺錢多的背後是「我成功」、「我比你們強」的表述。有意思的是，男公關在這種集體聊天場合通常只強調錢的數目，而沒有人提「為了賺錢做什麼都可以」、「花的都是錢」這類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下常使用的語言。強調錢的數目是強調自己成功與出眾，是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而如果說靠討好客人賺到這麼多錢，就是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實踐了。

男公關吹牛說一位客人給的錢多，意味著同時在說：第一，我的性能力強，讓她爽了；第二，我的魅力大，哄騙她開心了；第三，我能夠賺你們通常賺不到的錢，我是一個更「成功」、更高等級的男人。這三層意義的表達，均是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

有的時候，還會出現你說你賺的多，我就說我比你賺的更多的攀比現象，而這時攀比的，同樣不只是金錢的多少，而是賺錢多所指向的「成功男性」形象，以及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

男公關們不只吹自己賺的多，還會吹某個不在自己現在生活圈內的同行賺的多。FH夜總會的男公關中間流傳著多個著名前男公關的傳說，說他們汽車、房子、公司都賺到手了，現在是老闊了。這樣聊別人的過程，也是彼此加油打氣的過程。

交流「扣」客人的技巧也是公關聊天時的重要內容，也包括「扣」到客人後在床上的性技巧。比如飛飛便曾講過開房後如何挑逗客人：「不能急，要弄到火候，要由淺入深。先吻嘴，再吻臉、耳垂、身體裏裏」此時對性技巧的談論是將女客人作為一個

「獵物」來談，而不是在「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下談。

有男公關繪聲繪色地講如何叫床才更能抓住女客人的芳心，在什麼情況下用什麼樣的聲調和語氣說出「我愛死你了」之類的情話最打動客人，以及如何的客人那裏撒嬌，做愛的時候要裝得很興奮、很享受，甚至還要注意眼神：「眼神越朦朧，越感覺青春，就越好裏裏」（大牛語）

這些表面看來都是如何討好客人的談話，在男公關集體聊天的情境中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這種技巧的交流彷彿是一次獵豔前的準備，是男人去捕獲女人、玩女人的經驗交流；交流的過程中大家對女客人嘻笑怒罵，把她們描述成一群「傻瓜」，可以讓男公關們輕易欺騙和俘虜的對象。於是，這些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明顯用來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行為，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集體談性的時候，卻成為男人間交流獵豔經驗的一種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集體實踐了。

## 10.2 男公關內部的「階級」差異

Demetriou將支配性男性氣質做二種劃分，有外在支配（External Hegemony）與內在支配（Internal Hegemony）兩種支配。他認為，在男性氣質上，外在的支配性是使男性優越於女性的社會制度，內在的支配性是使一群男性優越於其他男性的社會優勢。外在的支配造就了男性氣質整體的支配趨勢，而內在的支配造就了男性中菁英階層的男性氣質（Demetriou, 2001: 337-61）。本研究想補充的是，Demetriou所論的男性間的支配，同樣可以在同一社會階級的人群中進行，比如在男公關的內部，便也是有階級性的，有「高等級」男公關，也存在著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幾乎每一位資訊提供者，都有辦法將自己描述成和其他男公

關是不同的。雖然每個人的對「不同」的強調不一樣，但「和別人不同」這一點非常重要。比如有人說自己賺的錢比別人多，有人會說自己是頭牌，有人表示看不起那些刻意打扮、灑香水的同行，有人說自己客人的品味高，有人說自己是被包養的，甚至有人會說自己做這行並不是為了賺錢而是喜歡這種生活方式……

阿京說：

我沒有什麼消費，不化妝，白襯衣黑褲子很平常，連頭髮也不做。而真正的仔就不同了，從身邊經過時有一股香水味。你看某某，就是那種典型的一看打扮就知道是作仔的人。他作公關這行很不成功。

阿京確實不做任何修飾，只有頭髮似乎稍微吹過。但是，很多男公關也不作任何修飾，他對我提到的某某也只是穿了件花襯衫、燙了長髮而已。阿京顯然在通過這一表述，強調自身條件優越於別人。類似的表述，我們在對阿紹生命史的分析中也已經提到。

男性的化妝、灑香水，從男性氣質實踐的角度看，確實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這些通常是女性的行為，不符合性角色理論下的支配性男性氣質的模式。Mort在1988年的一項研究中提出，年輕男性的文化開始有了變化，他們開始注意男人的外表了：「年輕人也開始『販賣』他的外表了，這完全打破了傳統男子漢的形象。他們對自己或他人的外表感到興奮，就好像消費者看到一件他們渴望的物品一樣」（Mort, 1987: 194）。這種改變與消費主義有著密切的關係，在男公關的從業情境中更具有「販賣」外表的意義。

阿京的另一種提升自己在男公關中階級地位的辦法，是對性交易直接性的否定。他曾對我說，他算是被包養的性質，不是每

次上床之後就付費，而是階段性的。阿京強調說：「不是每次做完之後就現給錢。」他說這話時的語氣使我感覺他對「現給錢」的方式極為不屑。而事實是，後來的談話中，可知其實許多時候阿京也是接散客的，甚至更多，但他刻意忽略了這些，其用意便是自我提升在男公關中的等級。

飛飛也常強調自己是「被包養」的，但事實是，我們前面也談過，這種所謂的「包養」不過是指常客而已。只是因為「包養」將「男公關」提升到了「二爺」（相對於「二奶」而言）的位置上，顯示了自己的魅力不同尋常，是一種「高等級」。

小毛通過提升自己客人的層次，從而也提升了自己的層次。他更多是通過上網找客人，同時強烈貶損夜場裏的客人，認為自己不適合那樣的場合，從而將自己與夜場的男公關甚至夜場本身區分開來了。

但是，小毛畢竟還是進夜場的，因此單純靠並非固定於夜場這一種方式提升自己還不夠，他又有了第二種方式，即強調欣賞自己的客人是有層次的。小毛說：「如果是讀書多一些的，學問大一些的，更喜歡我。如果是暴發戶，或者男人（老公）有錢的女人，或者自己被男人包養的，就不是特別喜歡我。」「夜場有許多東北來的少爺，比較被客人喜歡。他們外向，糙一些，放得開」。話裏話外對其他男公關的貶損，非常明顯。

阿雲說，他是「頭牌」，「通常是客人的口碑」為他帶來客人，這就是他提升自己的途徑。他說，作為「頭牌」他享有許多「特權」，比如可以拒絕客人。「我也挑客人，很粗俗的我不做」。阿雲這樣說。

但阿雲說自己與其他男公關最大的區別還是：「我把現在這樣當喜歡的一種生活方式來看」，「我很休閒，這個工作讓我可以既滿足性慾也能多掙錢，時間還很自由，我喜歡現在這樣。」他稱其他男公關「是賺錢機器，時間一長自己都很反感」。當阿



雲說自己將性產業從業當作一種「喜歡」的「生活方式」的時候，特別是能夠「滿足性慾」的時候，因為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及絕大多數男公關的經驗是違背的，便使自己似乎不再是男性性工作者了。

在強調比其他性產業同伴「優越」或「高等級」的時候，男公關實際上是在性產業同伴情境及同齡夥伴情境雙重符號下進行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 10.3 男公關間的合作與妥協

男公關間雖然有競爭，但更重要的是合作。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許多男公關是通過向同行學習「技巧」，才得以在此行當中迅速成長的。阿起、小邱、大牛，莫不如此。向同伴學習從業技巧的過程，也是學習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過程，是一種男性氣質的集體實踐。

大牛曾講述和性產業同伴一起逛街時在群體中找到歸屬感（主體位置），從而不再孤獨的感覺，這種感覺便是男性氣質集體實踐的最好例證。

此外，男公關在業餘時間一起喝酒、找小姐，更是集體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表現。幾乎所有的資訊提供者都對我說：「我們賺的多，花的也多，因為總一起出去玩。」男公關在和小姐、一夜情、女友等女性出去玩時，習慣於讓女性付費，而我的經驗是，當只有男性一起出去玩的時候，大家有搶著付費或AA制的習慣，在那爭執的過程中洋溢著對陽剛之氣的炫耀，體現著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我們提到過飛飛兩次與客人喝酒「說漏嘴」的事，兩次都是在場的其他男公關幫他打了圓場。飛飛挺感動地說：「包房 幾個兄弟間會有默契，誰出了錯，大家都會幫忙。如果有一個人錯



大了，客人生氣了，大家就全完了，誰也別想拿到豐厚的小費了。」至於陪客人喝酒時，支撐不住了，找別的公關來救駕的情況，在FH夜總會裏也很普遍。

打架是支配性男性氣質實踐的重要符號，我的資訊提供者除個別人外（如飛飛），普遍談到過自己進入性產業之前是「愛打架」的，但在性產業同伴之間，這卻變得比較複雜了。我們曾提到，小邱說過在夜場裏「每天晚上打架都不奇怪」，但是，這通常是男公關在自己工作的夜場之外的其他夜場，與非同行或至少不是自己一個夜場裏工作的同行間的打架，而同一個夜場裏的男公關打架的情況，我兩個月的社區考察從未遇到過。這也可以看出性產業同伴情境中對合作的強調。合作不等於說男公關間沒有衝突，但大家都會努力息事寧人。

在老家經常打架的阿起說，作公關就必須改脾氣了。阿起給我看他頭上的許多處傷疤，都是在老家和別人打架時打的。他說：「作公關後是不能再打架了。裏裏環境變了，不再敢打架了。是來求財的，不是來求氣的。再者，如果我敢打架，在這地方，會有一幫人來打我。只要不欺負到極點，就行了。」阿起也說：「踏入這一行，就不能想那麼多了。能忍時就忍了，如果是在家中的脾氣，早就『退伍』了。」

為什麼「會有一幫人來打我」呢？因為性產業同伴情境中「在競爭中合作」的符號不能被破壞。道理非常簡單：這個群體裏「藏龍臥虎」，很多人都有打架鬥毆的經歷，甚至像小邱有過黑社會背景，如果聽任通過打架來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則這個行業將無法維持，大家都沒辦法生存。「在競爭中合作」的「競爭」是暗中的，「合作」才是要突顯出來的。這有這樣，大家才能混下去。

阿莊說自己「人緣很好」：

我為人比較仗義，和同伴沒什麼大的爭執，再說我混得很好，一般他們都不會跟我發生爭執，也可以說不敢惹我，因為我打架的時候下手很重。

同伴對我的大陰莖感到很吃驚，別的沒什麼。因為做這一行的，那東西都不小。即使是有什麼諷刺的話，他們也不敢讓我知道。

可見，在夜場裏混，格外需要注意忍讓、謙讓。從這一點看，男公關在性產業從業同伴情境中實踐的剛性／支配性趨勢男性氣質的背後，也呈現一定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特點。

阿京來自東北，我曾和他討論是不是東北人更愛打架，他說：「是，走到哪兒都看到東北人在打架。」為什麼一定要靠打架來解決問題呢，阿京說了一句話：「要夠爺們兒。」「夠爺們兒」就是同齡夥伴情境中對陽剛之氣符號的強調。進入性產業後他也很少打架了，他說這是因為「做這行，不能脾氣那麼爆」，「我們這行，忍字最重要。不僅要忍客人，還要忍同行。因為來了一個客人，選了兩個進去，沒挑中你，你就要忍，還要認真地對客人和同行說：『祝你們玩的開心』。」這便是性產業同伴情境中「在競爭中合作」符號的要求。

但是，在性產業從業情境及性產業同伴情境中對打架的壓抑，會在其他情境中釋放出來。比如前面提到過阿京在夜場外和人打了架，而且在之後接一位常客電話時態度不好，導致那個客人「飛了」，而小付也曾講過喝醉了酒去其他夜場玩的時候「打的頭破血流」的經歷。

本章，我們展示了男性性工作者內部差異對其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高等級」的男性性工作者在同伴間、在和女客人交往時的男性氣質實踐與非「高等級」的同行有所不同。這仍然可以

從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及私人關係中的三重關係的角度進行分析。男性性工作者之間是一種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有爭鬥更有妥協，他們在私下聊天時通過或譏諷或誇耀女客人而實現一次陽剛之氣的狂歡，建構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這與同齡夥伴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有所相同，因為彼此的符號有一定的相同之處。

## 第11章

# 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偶發性性行為情境，指男公關「一夜情」式的豔遇、購買性服務等情況。男公關因其職業特點，進入正式的戀愛情境的機率很低，所以偶發性性行為情境是他們接觸女客人之外的異性的重要途徑。對深圳夜總會裏專職的男公關而言，接觸最多的還是在夜總會從業的女性性工作者（小姐），其次是在夜場裏「扣」的打工妹。我們已經分析過，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的主要情境符號是「獵豔」，鼓勵著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 11.1 「玩」與「被玩」

小姐和男公關間免費的性關係，是一種彼此「玩」，而男公關在符號中迴避了「被玩」，從而成為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在FH夜總會裏，有二、三十名小姐，男公關及其它男性從業者（特別是管理層）與她們發生不需要付費的性關係的情況非常常見。其背後，仍然是一種利益的交換關係。在FH，管理層都是男性，開房間多的行銷人員也幾乎都是男性，男性掌握更多的資源也獲得更多的報酬，從這一點來看無疑體現著社會性別秩序的三重關係。小姐們通過向男性提供免費的性服務，或者得到庇護，或者被安排更多的陪台與出街的機會。

阿起曾說：「我們找小姐不要錢的，要什麼錢呀，她們有求

我們。」所謂「求」，是指許多男公關也常替客人開包房，而夜場的規則是，開包房的人有權力決定安排哪幾個小姐或男公關進去讓客人挑選。當他們替男性客人開包間的時候，便需要安排小姐進去供挑選。因此盡可能和每個男公關搞好關係，就會給小姐們帶來更多的商業機會。

但小姐和男公關免費上床背後的原因又不止這麼簡單，阿強一語道破：「小姐也想找一找和仔做的感覺，這和仔想找和小姐做的感覺是一樣的。」

申哥便對我說過：「小姐們有時也結伴去上海玩男公關，這和男人們聽說哪裡的小姐好就去玩，是一個道理。」結伴去上海玩男公關，可能是要花錢的；而和自己工作的夜場中的男公關發生性關係，則同時滿足了雙方的需求，自然有免費的可能。

當阿起向我強調和小姐發生性關係不需要付錢的理由是小姐有求於他們的時候，他實際上是在迴避著這份性關係中的互惠性，也就是迴避了這一點：不只是男公關在「玩」小姐，小姐也在「玩」男公關！

我在夜場，亦曾聽到過小姐議論公關，說哪個比較帥、哪個性感之類的話，那感覺和男公關議論小姐是一樣的。還曾有一位小姐對我談到和一位男公關的一夜情時說：「職業的就是不一樣，爽極了！」又有些得意地說：「他沒收我錢。」從這談話中可以看出，小姐也因為不需要付費和男公關發生性關係感到「占了便宜」。雙方建立在共娛基礎上的這種「互惠」，使彼此都獲得滿足。但小姐在這當中獲得的滿足在男公關的表述中被抹掉了，他們多強調自己可以「不花錢玩小姐」，而不會講小姐在「不花錢玩公關」。

阿強還說過小姐免費和男公關上床的另一種可能性：「有的小姐可能會覺得和我做是有談戀愛、交男朋友的意思」，但阿強立即補充說：「她有這方面的幻想，但我不這樣認為。」

在夜場中討生活的小姐到底有多少人會有這樣的幻想，我對此是非常懷疑的。這種幻想的產生需要一些元素，比如對方的曖昧態度。所以即使某個小姐真有那樣的幻想，我也會將其理解為那個使她存在這種幻想的男公關給了她幻想的空間。談情是男公關的職業特長，很可能已成為一種習慣，見到女人便用。

我們看到，同樣是公關和小姐發生沒有金錢交易的性關係，對於雙方來講有不同的解讀。和女人發生性關係就是男人占便宜，如果被女人「愛」更是男人占便宜，男公關在進行這樣的解讀時，在小姐這裏進行著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

## 11.2 男公關花錢找小姐時的男性氣質實踐

我在社區考察中發現，資訊提供者並非總是像他們通常所講的那樣「不花錢找小姐」。通常情況下不找，偶爾也會找。這可能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幾位男公關與本夜場小姐一起喝酒的時候。

一次幾個男公關和幾位小姐一起出去吃飯，結果阿京「喝高了」。他對我說：「喝高了，我就讓某小姐出街。她不出，我就嗆火：給三千出不出？不出。給五千出不出？不出。給一萬出不出？小姐就出了。」阿京說：「一萬是不值，但是當時喝高了呀。」阿京曾洋洋自得地描述他「吊」客人的情境，而這一次，在我看來是他被小姐吊了。男公關與小姐職場的遊戲規則，其實是非常相似的。「喝高了」只是阿京出高價的一個因素，更重要的是，在眾小姐與眾男公關聚在一起的場合，喝酒後的「嗆火」是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個人已經控制不了了。

另一種情況是：男公關集體去其他夜場玩的時候。

我的資訊提供者也會結伴去別的夜場玩，有一次我也跟著阿京等四個男公關同去另一家夜場，並且開了包間。一開始大家說

好不找小姐，但阿京先叫進來一個小姐，他的解釋是：「特別靚，就叫她進來陪陪。」約定一破，男公關們便各找了一個小姐。在集體「找小姐」的情境上，你一個人不找會顯得非常孤立，是對眾人的一種「叛離」。在這種接近於集體嫖娼的行為中，眾人共同建構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對於「叛離」行為的容忍度接近於零，會形成一種集體壓力，使每個人都不得不加入到這一「集體嫖娼」中來。

但這時並不一定會帶小姐出街。事實是那天只有一個男公關帶小姐回去，隔天他告訴我們：「昨天我醉的太厲害了，今天中午醒來才做的。」

在性角色理論對支配性男性氣質的論述中，便提到真正的男性氣質同時體現在嫖女人的過程中。另外，我所觀察到的資訊提供者花錢找小姐幾乎都是集體行為，一起去嫖娼作為一種男性氣質的集體實踐，更具有典型的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特點。

### 11.3 與小姐免費性關係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FH夜總會裏的資訊提供者，與我聊起和他們發生性關係的小姐（女性性工作者）時，有著不同的稱謂，在性生活中的互動也有所不同，當這些與他們生命史中的經歷、他們和小姐外出消費時誰買單等等聯繫在一起時，便呈現出一定的規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視角。

下面逐項呈現的，便是幾位資訊提供者的姓名、對免費發生性關係的小姐的習慣性稱謂、外出時他是否買單，以及其生命史中的相關背景：

阿強，「小姐」，不買單，入行前從軍時便有花錢買性的經歷；

阿起，「小姐」，不買單，在老家時便是街頭混混，和小姐



免費發生性關係，「保護」她們；

阿紹，「一夜情」，會對小姐進行愛撫，不買單，來深圳前很單純，到深圳入行前有過一次和女上司的戀愛，有經濟關係；

揚揚，「小姐」，不對小姐進行愛撫，不買單，入行前有過許多性夥伴（非小姐）；

飛飛，「女朋友」，買單，在老家性觀念保守，到深圳後認真戀愛過一次；

小付，「小姐」，不買單，來深圳之前便在社會上混，找小姐。

遺憾的是筆者無法獲得FH夜總會裏所有男公關這方面的資訊，而且上述資訊也不完整，比較零散。但筆者還是發現這樣的規律：稱和自己發生免費性關係的小姐為「小姐」的男公關，進入性產業之前的兩性關係均比較「複雜」，或者有過與小姐的性接觸，或者有過許多性夥伴，他們在與小姐一起外出消費時也都「不買單」；而稱有過性關係的小姐為「一夜情」的阿紹和稱她們為「女朋友」的飛飛，入行前的性經歷均比較單純，阿紹還會對小姐進行愛撫，而飛飛和小姐外出時會主動買單。

當男公關將與自己發生親密關係的小姐（而且不收費）仍然稱為「小姐」的時候，即使不是表示一種輕蔑，也缺少一份親近感；當阿紹將她們稱為「一夜情」的時候，則注入了一絲浪漫感；只有當飛飛將所有和自己上床的小姐稱為「女朋友」的時候，則是對雙方親密關係的認可。當男公關不能平等地對待不向自己收費便發生性關係的女性時，表面上是對她們的一種貶損，但同時也是在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通過這一稱謂，他們自己扮演著「嫖娼者」這一角色，而這是符合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的。

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的「獵豔」符號，仍然是強調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但絕大多數男公關和小姐外出時，總由

小姐買單，似乎不符合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要求。但資訊提供者們一致的解釋是：「小姐賺錢容易。」可見，男公關在和小姐的關係中，使用的既不是戀愛情境符號，也不是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符號，而仍然是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符號，即有錢的女人來付費是理所當然的。阿強的解釋更進一步：「小姐會認為玩仔都是有錢有地位的人，她買單可以滿足她的一種虛榮心。」在這一表述中，男公關讓小姐付費反而成了對小姐的「厚愛」，在抬升自己和貶損小姐的過程中實踐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飛飛則這樣解釋自己和「女朋友」在一起時的買單行為：「和女朋友在一起總是我買單，在外人看來一切都是我做主；和客人在一起都是女人買單，現在是職業性的，內心沒有特別的感覺。」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飛飛是在戀愛情境或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符號中買單的，這和他稱小姐為「女朋友」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

但是，阿紹對「一夜情」的愛撫，並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是為了女方的快樂。事實是，這仍然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阿紹自己這樣說：與客人做的時候，「只是應付，不愛撫，不關心，也不會說情話」；但「與一夜情（小姐）做的時候，會很關心她們，會說情話，會製造調情的氣氛。但是，目的還是自己更舒服」。

聯繫到許多資訊提供者說，他們與客人發生性關係的時候並不希望自己得到性滿足，而只是作為一種職業行為，一項工作，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阿紹說「只是應付」了。而在和一夜情對象「做愛」的時候，是真的為了性快樂的目的，便需要製造氣氛來增加做愛的情調，當然這目標不是為了讓女方快樂，而是為了「自己更舒服」。所謂的「情話」也只是為了營造一種使「自己更舒服」的氣氛。

阿紹說：「通常，和一個『一夜情』做一、兩次，就不想再維持了。」可見，這仍然是在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的「獵豔」符號下講話，而非在戀愛情境符號下講話。

至於是否會花錢找小姐，阿紹說：「不，一夜情就足夠了。」

我說：「可是花錢找小姐畢竟不一樣，你可以控制她、支配她。」

阿紹說：「一夜情也可以支配她呀，讓她做什麼就做什麼。一夜情也可以的！」

由此可見，是否花錢並不會影響阿紹在性行為中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 11.4 揚揚的雙重標準及其男性氣質實踐

阿紹會愛撫有一夜情的小姐換取情調與性快樂，卻不會愛撫客人；但揚揚卻相反，他說自己看不起小姐，「即使愛撫客人也不會愛撫小姐」。揚揚對小姐的態度，在相當的程度上代表了那幾位稱免費和自己上床的性產業女同伴為「小姐」的資訊提供者的態度。

談到現在和女人的關係，揚揚說：「現在玩的好的女孩子都是作小姐的。和小姐上床從來不用花錢，我有條件。」他講的「有條件」是指自己外表英俊。

揚揚說：「夜場 女孩子很多，只要自己願意，每天都可以換著上。」他又說：「工作上，能夠幫上小姐的忙，也總是盡力幫忙。」

對於和小姐上床，揚揚說：「只是多個女人玩玩而已，而且心 會有覺得她們髒的感覺，因為衝動才會做，做的時候一定會戴套。」

揚揚和小姐外出消費的時候，都是讓小姐買單：「靠小姐吃

飯很正常，女孩子賺錢比我們容易多了。」揚揚將自己和女客人間的經濟關係，移到了和小姐的關係中。男公關與女客人間的關係屬於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之下，而顧客總是付費的。但是，揚揚卻在權力關係和情感關係上，繼續借助著社會性別秩序中的結構，對小姐進行著支配。

在談到與客人做與小姐做的不同時，揚揚說：「如果客人看得過去，也會愛撫；而和小姐做，完全是為了打炮，沒有感覺，也不會去愛撫。」

即使小姐通常更年輕貌美，仍然不會像對待「看得過去」的客人那樣去愛撫。這裏，愛撫的有無並非職業習慣，而是一種內心的價值判斷。在不和小姐愛撫的實踐中，揚揚對小姐的蔑視，再次體現。而揚揚與小姐（女性性工作者）一樣，也是一位性工作者：男性性工作者。只是，他對於男性性工作者和女性性工作者，實行的是雙重道德標準。

事實是，揚揚正是通過對小姐的貶損，將自己與她們拉開距離，把自己從性工作者中提升出來。我們前面的分析中也提到過男公關有將自己與女性性工作者區分開來的傾向，如阿紹在被兩個女人夾著跳舞那次，便說「搞的我和小姐似的」，以顯示其與小姐的不同。這樣，性工作者便被建構為兩個階級：男性性工作者和女性性工作者。當把自己建構得高於女性從業者的時候，男公關同樣是在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揚揚的雙重標準還體現在他和女朋友的關係上。

揚揚現在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女朋友，也是夜場的，但只是服務員，不作小姐。這種關係挺微妙，因為揚揚會經常和夜場裏別的女孩子上床，雖然瞞著這個女朋友，但還是會露出破綻。這個女朋友常吃醋，容易發生矛盾。有時就鬧脾氣，不來上班，影響工作。揚揚就此表述過他的煩惱。

揚揚之所以敢公開承認那個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是因為

「這個女朋友只是陪台，不出街」。對於陪台時的身體接觸，揚揚說：「在夜場待著，會覺得這樣無所謂，不會覺得像出街的小姐那樣下流。」

揚揚出街的事，女朋友不知道，只知道他陪酒（坐台）。偶爾，女朋友也會懷疑他出街了，就會吵。但揚揚說：「瞞住她還是比較容易的，可以說是和哥們兒在一起。」

揚揚相信女朋友未出過街，因為：「她在我的視野下」。

一方面自己出街，另一方面蔑視出街的小姐，同時又無法接受女朋友出街，這就是揚揚的雙重道德標準。這一雙重標準顯示出的，仍然是通過將女人置於從屬地位的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

揚揚即使是和這個女朋友出去的時候，也都是女朋友花錢。揚揚對此的解釋是：「她每天都有坐台的機會，而我一個星期才有一次。」揚揚同時承認：過去談戀愛的時候，都是他買單。可見，這個女朋友在揚揚心中的價值，仍然無法與他進入性產業情境之前的女朋友們相比。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對此進行解讀：第一，深圳地區符號遠比老家地區符號要更「現實」，也是揚揚能讓女人花錢就不自己花錢的原因；第二，揚揚和女友的關係仍然沒有使他進入到戀愛情境符號中進行男性氣質實踐。

但有的時候另有同伴一起外出，揚揚會讓女朋友把錢先給自己，然後再由他來買單。揚揚對此的解釋是：「畢竟是男人裏裏」第三方在場，便進入同齡夥伴情境中，揚揚也需要在常規的戀愛情境符號下進行男性氣質實踐，既要體現出「陽剛之氣」，又要「承擔責任與義務」。但這是需要做給第三方看的，而不是揚揚真的進入了戀愛情境符號中，所以便出現了女友把錢給他，由他付款的可笑舉動。

揚揚的個案，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男性性工作者從業期間即使進入戀愛情境中，與大多數人，包括進入性產業之前的他們自

己，在戀愛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也是有很大不同的。

## 11.5 不同權力關係對小毛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

小毛說：「有時想想也挺煩的，所以我有時也去按摩什麼的，找小姐。」這時，顯然是付費的。談到和小姐的性關係，小毛強調了「隨意」二字。

小毛這樣比較說：「如果是兩個完全一樣的女人，長的一模一樣，一個花錢和你做，你總會不盡性，不起性；另一個，你花錢和她做，就很過癮，很刺激。裏裏可能我花錢找的那個，長相什麼的還不如花錢找我的呢。」

小毛說，自己花錢找小姐時：「心理狀態放鬆，隨意，想多長時間就多長時間。而別人找你，你老得聽別人的，擔心自己不起性，有心理負擔。別人支配你，也不舒服。裏裏說白了也是那些東西，但總覺得，別人為自己服務，更主動。」

很多客人也都會為小毛口交，但小毛覺得，這和小姐為自己口交，是不一樣的。小毛說：「同樣是口交，可以擺弄對方。別人花錢，讓你擺什麼姿勢就得擺什麼，要麼讓我平躺在床上，要麼坐在椅子上，有時是靠在衛生間的臺子上。我和小姐做時，總是小姐躺著，我騎在上面讓她給我口交；有時是我站著，小姐跪著。」

我和小毛分析，單純從姿勢上看，客人為他口交時有時也會有客人「在下面」的感覺，為什麼獨獨欣賞小姐為他口交呢。小毛說：「還是不一樣，客人為你口交，你不會覺得是她在為你服務，還是會覺得是她在享受。」

這裏，小毛明確地使用性角色理論中關於支配性男性氣質的一些定義來進行男性氣質實踐的建構。我們此前也已經談過，小毛的男性氣質實踐與他身在北京地區符號之中，作為兼職男公關

又同時面對多重符號有關。這是他與深圳資訊提供者的差異之處。

小毛與女友的關係，體現的又是一種不同的權力關係。可以說，客人、小姐、女友，三種不同的女人，三種不同的情境符號，三種不同的床上表現。

小毛有一個外企白領的女友，他對她隱瞞著自己作男公關的職業。這種隱瞞成為可能，一方面因為小毛是「兼職」，另一方面小毛不以進夜場為主，而以自己在網上找客人為主。

小毛這樣描述和現在這個女友的關係：「穩定的性夥伴，並不是正式的戀愛關係，平時也不約會，不逛街的。我常提醒這個女孩子，如果和別人做，一定要戴套。我和她做時也一直戴，因為高中時讓女友懷孕過一次，後來就特別小心。」小毛承認「戴套也是為防愛滋」，「雖然有一些不盡性，但還是要戴」。正如小毛自己所講的，雖然是「女朋友」，但「不是正式的戀愛關係」，即雙方不是處於戀愛情境當中。

小毛說，作男公關對自己和女友在性生活上的影響是：「和女友的性生活方式多了，以前特別溫柔，現在也會稍有一些暴力，勁兒大一些，說髒話。以前以為女孩子喜歡溫柔，不敢用粗，怕她不高興。現在發現，用些粗，雙方都可以更爽。」「和女友做愛時才真正爽，把握的好，也更熟練一些。」

當女客人讓小毛在床上說髒話時，他很不好意思。我問小毛，和女友做時，會說那些和女客人在一起讓說的髒話嗎？小毛說：「原來是不說的，後來和客人說的，也會和女友說，但是，是開玩笑地說。和女友交流輕鬆、文明。而和那些客人說，是被迫的。那些女人說話糙，東北來的公關說話也糙，他們正好。」

我們看到，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影響到了戀愛情境中。小毛通過性產業情境「學會」了說髒話，並且用到和女友的「準戀愛情境」中。這可以視為不同情境中符號的互動，



但是，同樣是「髒話」，因為說的情境不同，便是兩種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一種是在「顧客是上帝」符號下，「按她們的意願說」，是剛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另一種是在「承擔責任與義務」符號下，「和女友開玩笑說」，是剛性／權力均衡趨勢男性氣質實踐。之所以都是剛性趨勢的，是被「髒話」本身的屬性決定的。小毛又說，他在找小姐的時候也會說髒話了。那麼，此時成為「上帝」的是小毛了，在第三種情境中說髒話顯然是一種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了。

我們在這裏專門討論小毛在三種不同關係的女性間的男性氣質實踐差異，其實這在我的資訊提供者中是具有代表性的。比如對性交中體位背後的權力關係，許多資訊提供者均很清楚。飛飛也提到過，和女朋友的性交體位主要是男上位和老漢推車，但和客人就要根據客人的要求，「更多是她主動的姿勢」。

## 11.6 對戀愛情境符號的解構

除了夜場中的女性性工作者外，男公關還有其他一些「免費」性夥伴的來源，他們會去「扣」社會上的女孩子。對於這些女孩子，他們會稱為「女朋友」或「一夜情」。但他們說的「女朋友」也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女朋友」，即不是在戀愛情境中交往，而只是「玩伴」，其中又主要是一夜情對象，即只是在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交往。這其中的矛盾，與我們前面提到的小毛與女朋友之間的關係有共同之處。

深圳的資訊提供者都說：「在深圳找一夜情式的『女友』太容易了。」談到女朋友，阿起說：「現在有大把的女朋友。都是在一起玩，沒有正式的。正式的女朋友？三十歲之後吧。」阿起又說：「有錢就有女朋友。」細問，他所講的女朋友主要是在夜場裏「扣」的打工妹。

許多資訊提供者都表述說他們對女人「非常專業」。阿京說：「我們對付女人是很專業的，只要出去玩一、兩次，就可以上床。但長不了，知道我們做這行的，人家當然會離開。如果是遇到自己特別喜歡的類型的女孩子，比如特別純的，就會多瞞些天。」

阿京舉例說：「比如在場子 玩，看到幾個打工妹在那 ，就送一打啤酒過去，她們自然會過來，就一起玩開了。一打啤酒，二、三百元錢。打工妹沒有錢，自己湊錢來玩。」

何以女孩子這麼容易搞到？阿京承認：除了對付女人是男公關的「專業」之外，還與深圳這個城市的開放有關。「如果不是深圳，確實沒這麼容易」。阿京說。但這也只限於打工妹，「白領動不了，她們看不起你」。阿京這樣說。

小付也稱自己的「玩伴」為「女朋友」。小付在酒吧裏找女朋友，通常分兩種，一種「一到兩個月換一個」的，一種是「只做一、二次」的。

可以看到，這種「扣」女友的行為自始至終是將對方當作玩弄的對象，當作一種占有的性交對象數目的積累，是一種典型的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但是，雖然是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之外的實踐，與其性產業從業情境之內的男性氣質實踐也是存在互動的。資訊提供者在夜場那樣的生活環境中，更難以相信真實情感。許多資訊提供者都提到，自己已經不知道什麼是愛了，這便是因為在他們深陷其中的性產業從業情境中是沒有「愛」的，即便「談愛」，如我們分析過的，也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愛情，只是一種「情感」了。當「愛」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被解構，也就難怪資訊提供者「不知道什麼是愛」了。

曾為商人的申哥曾有過一次深刻的戀愛，其間雖然時常陪業務夥伴出入夜場，卻從未在性上出軌，一直對女友非常專一。但最後女友偷偷捲走全部財產消聲匿跡，申哥在受到經濟與情感的

雙重沉重打擊後，不得已進入夜場謀生。申哥說：「那以後再不敢談女朋友了，嚇怕了。」

我曾多次約申哥吃飯。進夜場不久，聽說申哥和他的助手 Y 都聊到過他們的女朋友，一次吃飯前我便特意在手機短信中請他們帶女朋友一起來。結果那天仍然只是申哥和 Y 兩個男人赴約。申哥解釋說：「我們出門的時候都不喜歡帶女人，帶著她們挺麻煩的。在夜場逢場作戲，打情罵俏，是很正常的工作需要，但她們就會覺得是不是和某某人有什麼曖昧關係之類的裏裏」

聊及和現在這位女友的感情，申哥說：「現在沒有正式的女朋友，只是大家在一起玩。」

「一起玩」，當我在夜場裏與資訊提供者聊起他們的情感生活時，他們使用最多的話，這便是對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符號的吻合。「沒有正式的女朋友」，是基於戀愛情境符號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符號間存在的本質衝突。

申哥說，自從前女友捲走他全部財產後，他便「摸不清人心了，不知道別人對自己是真心還是假心，也不知道什麼叫好人和壞人了。」申哥曾在酒後一再問我：「什麼叫好人，什麼叫壞人？這世界上有好人和壞人之分嗎？」

申哥說：「交了女朋友，也麻木了，總是問別人：這個女孩子怎麼樣？我自己已經不知道女朋友怎麼樣了。」

特殊的情場挫折雖然是申哥現在「麻木」的起因，但申哥所處的深圳地區符號、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符號對傳統戀愛情境符號的解構，無疑是重要的原因。

## 第12章

# 相同行為對男性氣質實踐的不同建構

同樣的行為與表現，在不同的情境中有著不同的意義，可以被用來實踐完全不同的男性氣質，抽菸、喝酒、吸食毒品是這樣，對身體的改造也是這樣。

對菸酒、毒品的使用，在關於男性氣質的性角色理論中，都是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典型表現，它們顯示著男人的陽剛、粗獷和勇敢。但在男性氣質實踐的十字軸上，它們既可以是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也可以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成為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對身體的改造也是一樣，在不同的情境中，起著實踐不同的男性氣質的作用。

從身體研究的角度看，不僅對身體的改造與身體有關，菸酒、毒品無不可以列入身體話題中進行思考。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在男子氣概的建構中，身體是不可能逃脫的；但是無法逃脫，並不表示被固定下來」（Woodward, 2004: 348）。資訊提供者在菸酒、毒品、身體改造等方面的實踐，既可以是接受不同情境符號對男性氣質的建構，同樣也是對這種建構的「反抗」，以自己的方式去尋找在不同情境中的主體位置。

### 12.1 菸

夜場裏有這樣的說法：男公關身上只需要帶三件東西就行了，這就是打火機、香菸和陰莖。借打火機、點菸，這是夜場裏

交際的常用手段，所以它們和陰莖是同等重要的。

在high場裏「扣女」，選定目標的男公關主動湊過去搭訕的時候會敬一支菸，而「扣仔」的女人瞄準一個男孩子的時候也會叨著菸湊過來借打火機，而在包房裏，更是男公關主動給女客人點菸。有意思的是，小姐陪男顧客的時候，也總是小姐們嫵媚地去給男人點菸。就這樣，獻菸、點菸成為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關係中弱的一方去討好、獻媚強的一方的手段。打火機和菸，便成為男公關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手段。

但是，在夜場之外的符號中，抽菸則可以是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手段。揚揚的例子便非常典型。

讀中學時，同伴中有人抽菸，揚揚那時不抽菸。他說：「他們知道我不抽菸，所以不會勉強。別人問我為什麼不抽，我會說爸爸不讓我抽。爸爸確實反對我抽菸。」到讀大學時，周圍的朋友都在抽菸了，大家會笑話揚揚是「不抽菸的男人」。「大一」那年的春節，揚揚也開始抽菸了，他的解釋是：「總有哥們兒敬菸，不抽，不給人家面子。」

「不給面子」在這裏便是和他人的一種隔離，一種拒絕進入群體的姿態，是對同齡夥伴情境中陽剛之氣符號的抗拒。「不抽菸的男人」這一評價的背後，更透露出「男人就是應該抽菸的」這一潛臺詞（弦外之意）。顯然，當揚揚開始吸菸的時候，便也加入到了集體中，在抽菸這種「集體實踐」中實踐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揚揚「大一」時每天抽五支，我認識他時每天抽十支。揚揚這樣解釋在夜場裏抽菸對他的意義：「抽菸是重要的交際手段，點菸、敬菸的過程都是交際。在夜場 給客人點菸，客人會很高興。客人給你菸，如果你不抽，就是看不起客人。」

由成為同齡夥伴情境的一員，到成為讓客人高興的手段，抽菸在揚揚的生命史中，就是這樣在不同的情境／符號中發揮著不

同的作用。

## 12.2 酒

在夜場中，酒也是必不可少的，不抽菸不喝酒在夜場裏是站不住腳的。我的資訊提供者中，以前不喝酒的人進夜場後很快學會了喝酒，以前便常喝酒的人酒量很快就增大了。我和申哥等人一次在外面吃飯，餐廳裏的啤酒是640ml一瓶。申哥說：「這樣的啤酒，我剛進夜總會時每天只能喝二瓶，但現在，每天可以喝五、六瓶了。」阿京也說：「喝酒的人都這樣，越喝越能喝。」

我在FH夜總會考察的時候，一天晚上一個女人點了申哥和他的助手陪酒。申哥隔天對我說：「先要了一打啤酒，又要了一打，喝完又要了一打裏裏一共要了五打。我們輪流灌她，竟然還讓她給灌倒了。然後她又自己開著車回家了裏裏」申哥評論道：「這麼能喝酒的女人，不發財才怪呢！」而申哥這話背後的邏輯是：能喝酒便能在市面上混，就會有錢。

申哥還對我說過一句非常深刻的話：「酒可以成為目的，也可以成為工具。」申哥所定義的目的與工具，在夜場中便是：為了自己高興喝酒是目的，為了讓客人高興喝酒是工具。我進一步從中解讀出：喝酒既可以是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手段，也可以是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手段。

在夜場裏，酒量大的女人並不罕見，但男公關都會警惕著不被灌醉，陪酒時實在不行了就會請別人救駕，把別的公關拉進來替自己接著喝，自己溜掉。

揚揚說：「再能喝的人，在客房陪酒也很容易被灌趴下。發現自己快不行時，要趕快叫兄弟們來頂一下。客人可以喝醉，我們卻不能喝醉，要保持頭腦清醒。自己不醉，就可以將客人照顧到尾。」這樣的表述，完全符合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

帝」的符號要求。

常有男性客人喝多了，在走廊上調戲女服務員，甚至會藉故打人。這時夜場的督察和保安都會來處理，經理也會來，但宗旨是要給客人面子，不能得罪客人。所以正如揚揚所說，「將客人照顧到尾」是關鍵，是喝酒（陪客人高興）又不能喝醉（忘了「顧客是上帝」）的用意所在。自己醉了，沒辦法照顧客人了；客人醉了，自己還可以繼續照顧他們。

酒在男公關和女客人打交道的過程中，表面是聊天時活躍氣氛的工具，但還不止於此。

揚揚第一次坐台時「放不開」，酒幫助他緩解了這一緊張：「我心 一直想著要讓客人開心，但是如果沒有喝酒，膽子就不會很大，也會放不開。那天陪客人喝酒，喝暈了，才把手搭到她身上裏裏 飛飛也談到自己第一次坐台時「剛開始放不開，不說話。但幾瓶酒下肚，可能是酒的作用吧，開始放開了」。

阿京則借助於酒，來達到迴避陪自己不喜歡的客人出街的目的：「裏裏主要是裝醉，沒喝醉也裝醉了，倒在沙發上就睡。有時還打電話給朋友，說我醉的不行了，快來接我回去。醉的睡著了，客人自然也沒興趣叫我出街了。」

正如我們曾經說過的，主體在接受一個情境的符號時不是被動的，而是通過有所創造，來確定自己主體位置的。揚揚通過喝酒使自己更好地接受性產業情境中討好客人的規則（「顧客是上帝」），同樣，阿京借助喝酒不得罪客人卻又不委屈自己勉強出街，「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仍然受到維護，他卻達到了自己的目的。雖然喝酒在通常意義上是建構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重要途徑，此時卻充當了申哥所使用的意義上的「工具」。

但是，許多資訊提供者提到，在他們私下聚會的場合，喝酒才會再顯示出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意義，這時的酒才是申哥所講的「目的」。



飛飛在老家不抽菸、不喝酒，是在進夜場之前當保安時才開始學會抽菸與喝酒的。對於何以開始喝酒，他這樣解釋：「（保安）兄弟們在一起，常喝酒。喝酒後說話有氣氛，『兄弟』、『哥們兒』地叫著的感覺好。酒後大家動動手、打拳，感覺挺親密和親近的。」飛飛那時「大約一周喝二次酒，下班沒事就是喝酒，每次出去聚會，都要喝酒的」。可見，酒對於男性群體間的團結起著多麼重要的作用。

將酒與「哥們兒」聯繫在一起的表述，正揭示出酒文化在同齡夥伴情境中建立親密關係與集體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功能，它符合同齡夥伴情境中陽剛之氣的符號要求。

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拒絕男人間的親密，但是一起喝酒，比試誰更能喝，則是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的手段之一。我在夜場之外請資訊提供者吃飯的時候，便是進入到性產業同伴情境中，我們在對符號命名時已然提到，這一情境除「在競爭中合作」的符號之外，許多時候同齡夥伴情境中的「陽剛之氣」符號也很重要。我注意到他們在喝多了之後會有親暱地打逗的行為，這種打逗是男性間表達「哥們兒情誼」的難得的身體接觸與親暱。不像女人們，平常身體間的接觸與親暱舉動被認為是順理成章的，男人們只是通過打逗這種方式才能建立身體親近，而喝酒又使這種親近的方式顯得順理成章，借著酒勁兒說些「兄弟哥哥」般的親密話，也顯得自然。

揚揚說：「自己和客人喝時只是暈頭轉向過，和兄弟們一起才真的喝醉過。」

阿京說：「和哥們兒喝酒高興了使勁兒喝，是真醉，但是，不承認醉。和客人們喝酒是假醉，但是，要裝醉。和客人，是能不喝就不喝。」未醉裝醉之際，喝酒便成為逃避出街，卻又讓客人對自己的服務滿意的手段，成為從屬趨勢男性氣質實踐（偏向關係均衡趨勢了）的手段；真醉而不承認醉之際，是在進行「誰

更強」的比試，喝酒便是實踐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手段。

飛飛說：「如果是和兄弟們喝酒，就能夠非常放的開，聊天，亂扯，說什麼人家也不會怪你；但是和客人就不同了，如果說錯了，開錯了玩笑，就會惹麻煩，所以得非常小心。」比如有一次飛飛酒後就說漏嘴了，說某個客人「你身材好結實呀」，還有一次說一位女客人：「你怎麼這麼大一個痣呀，好難看呀。」幸有其他公關及時從中周旋，否則惹惱了客人便很麻煩。

在夜場陪客人喝酒的時候男公關們說話仍然很「文明」，而性產業同伴聚會喝酒時則粗話連篇。道理很簡單，夜場陪客人喝酒是讓客人高興、開心的一部分，是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當然說話要小心；而男人們自己聚會的時候，既然喝酒成了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當然可以說一些同樣是體現「陽剛之氣」的粗話了。

我請資訊提供者吃飯、喝酒的時候，多次提過他們可以帶女孩子一起來，但他們極少帶。阿京便說過：「喜歡和哥們兒一起出來玩，聊天、喝酒，這時不帶女孩子。」喝酒是男人間集體實踐男性氣質的手段，女人的在場會加入與之不符合的其他符號，所以是要迴避的。

另外一個可以說明喝酒對於我的資訊提供者具有不同意義的事例是，我在進入夜場初期請資訊提供者吃午餐，通常是一對一的。幾乎所有資訊提供者在這個場合都拒絕喝酒，他們會說：「喝的太多了，不喝了。」我單獨請某個資訊提供者進午餐的情境，既不屬於夜場中的性產業從業情景，又因為人數不夠多所以也不屬於性產業同伴情景，再加上與我尚不熟悉，所以喝酒既不能成為申哥所講的目的，也不能成為手段，保護健康的意識和理由這時便浮了出來。

只有一次例外，我和申哥，加上阿起一起吃飯。阿起來晚了，坐定之後便先自己叫了兩瓶啤酒喝。當時申哥的反應是：

「你真行，這時還喝酒！」可見，阿起此時的喝酒有違兩種我的資訊提供者習慣與認可的喝酒情境，和兩種符號均衝突了，所以申哥才出此言。

到了我的社區考察後期，資訊提供者與我熟了，幾個人一起出去吃飯的時候，便會喝酒了。我發現，至少要到四人，那種同齡夥伴情境的氣氛才可以出來。這一方面可以解釋為男性氣質需要集體實踐，另一方面也因為我自己是一直不喝酒的，其他人至少有三個人一起喝酒才能夠成為「眾」，才能夠有集體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氣氛」。

綜上所述，我的觀點是：同樣是喝酒，在有的情境中是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手段，在另外的情境中就可能是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手段了。

## 12.3 毒品

FH夜總會普遍存在吸毒的現象，主要的毒品是搖頭丸和K粉，偶爾也有大麻和冰毒。我的資訊提供者都說：吸毒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不能發生性關係，但藥勁兒過後會表現出超強的性能力。

康奈爾曾對吸毒者進行過研究，認為吸毒是支配性男性氣質的表現形式（康奈爾，2003: 127-163）。本研究對吸毒行為仍然分不同的情境、符號進行分別的分析，從而試圖證明：吸毒行為在不同情境／符號中，分別表現為不同的男性氣質的實踐。

### 1. 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

我的資訊提供者並非只是和客人在一起時才服用毒品，許多時候「為了自己高興」也會吸毒。揚揚描述自己第一次吃搖頭丸後的情況：

那天發了工資，同伴們自己玩，每人吃半片（搖頭丸）。我也想試試，結果搖了三天，上廁所都摔跤。從床上站起來就搖，不停地搖。可找不到女人，又特別想做愛，同屋的同伴和女朋友幹，我就背對著他們，聽著他們的聲音自己打飛機。

大家「自己玩」的時候，也會吸K粉。揚揚對K粉沒反應，吸了也不興奮，但他還是會吸，他說：「別人都吸，你不吸，就是不給別人面子，大家會看不起你，覺得你不是一夥人。」

可見，集體實踐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通過吸毒揚揚將自己納入到群體當中，和群體成員一同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我在FH夜總會考察期間，一天，在眾人的起哄下（這便是群體壓力），夜場的「老大」（總經理）也吸了一小條K粉，他四十多歲了，吸後全身發抖，被大家扶到別的房间坐下來慢慢消勁兒去了。

事後一位資訊提供者對我說，如果那種情境下那位老總不吸，他管理者的權威就會受到挑戰。吸了，雖然有那樣危險的後果，大家反而會更尊重和服從他。這正是面對男性氣質的集體實踐時的壓力。老總如此，普通的男公關也是一樣。阿起便曾說：如果不吸「人家會覺得你膽子小，沒見識，是鄉下人。」「膽子小」，就是不夠剛性／支配趨勢。我自己兩個月的社區考察中，一直拒絕菸酒和毒品，雖然有技巧的表述獲得了資訊提供者的認可，但我仍然能夠感覺到，自己和他們並未完全融為一體。

對於吸毒之後的感覺，阿紹說：

感覺自己就像上帝一樣，感覺自己有很多錢，自己很開心，什麼都有裏裏

在臺上搖頭跳著，看到下面所有人都在向你招手，對你笑。其實那些人是在看你的笑話，但當時你覺得他們都非常崇拜你裏裏

那時自己就像傻子一樣，猛跳，不停地跳，一會兒高興，一會兒又難受得要死；全身興奮，像射精時的感覺一樣，幾個小時的感覺都像是射精時的感覺裏裏

阿紹這樣描述吸大麻後的效果：「大麻比搖頭丸厲害，幻覺更多，覺得自己最有錢，最有身分、地位。也是在不停地搖，像在太空一樣。它太厲害了，可能會上癮裏裏」

這種很有錢的幻覺、被崇拜的幻覺，正是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所需要的。

## 2. 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

許多資訊提供者都說到，第一次接觸毒品是女客人給的。阿紹便是在陪女客人時，客人拿出兩袋K粉，各吸一袋，因為阿紹身體非常好所以沒有反應，女客人又讓他吃了一粒搖頭丸。阿紹這樣說當時的情況：「前半個小時沒有反應，半小時之後開始上頭，手癢，上下牙打顫，不搖不舒服，一直搖到第二天上午九點才走。」隨後便是瘋狂的做愛：「那天連著做了兩次，每次都做四、五個小時。不吃不喝，就在床上做愛。她說：我累死了。我說：我不累，一點不累。一直斷斷續續地做到隔天中午，才睡覺裏裏」

但阿紹也清楚地意識到「吃藥」是傷身體的：「不吃藥好，吃了，著急卻射不出來，傷身體。裏裏如果身體不好，吃了藥就會損壞身體。」

阿紹身體很好，但許多時候也不想吃，而是客人要求吃。有時他便假裝吃了，也能做五、六次。客人肯定會發現他沒有吃，

阿紹說：「沒關係，她要的是爽，做爽了她是一樣的。」阿紹說：「如果一次時間短，可以多來幾次，第一次做三十分鐘，第二次可能就會做四十分鐘，第三次做的更長。我身體好，連著做七、八次不成問題。」

我們看到，阿紹對毒品是有戒心的，所以他會努力逃避客人的要求，通過假裝吃了，然後加油「幹活兒」，讓客人滿意。這只是偶爾為之，對於熟客人，對於特別想留住的客人，阿紹就不敢這樣做了。

可見，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男公關吃毒品符合女客人的利益，會給她們帶來更強烈的性愛享受，卻損害著男公關的身體。阿紹的被迫吸毒是對剛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之所以歸為剛性趨勢，是因為吸毒行為本身是一種「勇敢」的表現。

飛飛也談到了搖頭丸。他說：「如果客人要求，通常就要吃。有時客人也直接搞到酒 裏裏」被直接搞到酒裏的時候，男公關則處於被「騙食毒品」的位置了。

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除了被客人要求不得已吃毒品外，也有時候男公關為了使自己能夠更好地實踐這一情境中「顧客是上帝」的符號的要求，而「自願」吸毒的。

小毛說自己不適應夜場裏那種打情罵俏的情境，但「吃了藥，也可以」。小毛說：「如果吃了搖頭丸，就能起到這樣的效果。他們都喝，我也就跟著喝了。喝了之後，感覺特別high，客人讓做的時候就會放鬆地做，不然就會很不好意思。裏裏喝這些，主要是興奮，可以把氣氛搞好裏裏然後就打情罵俏。」

小毛舉例說：「比如包房，客人會摸你，還會要求跳脫衣舞。有時還會一個女人找幾個男人，或幾個女人找一個男人。除了一對一的關係，我都覺得難以接受。喝了藥，就好一些。」

阿京也曾說：如果和某個客人沒有感情，而客人又太老，他會「做不了」，「但那個客人不能不接，就得吃藥。」

小毛與阿京陳述的相同點在於：當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變得困難的時候，吸毒可以幫助他們去實踐這種男性氣質。兩人也有不同點，這便是：在深圳夜場中專職作男公關的阿京已經接受了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他只是需要吸毒來幫助他對完全沒有慾望的女客人實施性行為，而在北京主要於非夜場作兼職男公關的小毛則在通過吸毒幫助自己適應和接受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說，阿京的心理接受了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但某些時候他的身體還在做著抗拒，我們可以將之理解為一種特殊的身體實踐。

我們看到的是，許多男公關都在兩種情境中吸毒，一是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按著客人的要求吸毒，一是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自願地吸毒。同樣的毒品，與一個人，在不同的情境中分別促進著完全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

## 12.4 身體改造

我們這裏談論的身體改造，指的是以人為的手段，有目的地對身體的皮膚表面或器官進行的加工。與前面分析過的菸酒、毒品一樣，我們會看到，在不同的情境中這種加工實踐著不同的男性氣質。

曾經有過黑社會背景的小邱，在「和朋友們一起混的時候，大家身上都紋了東西」。小邱在前胸紋了一頭虎。紋身後的感覺，小邱說：「感覺很威風，出去的時候，光著膀子，露著紋身，坐公車時把別人拉起來自己坐下，都沒有人敢說什麼。」

我們看到，在那樣一個黑社會的同齡夥伴情境中，陽剛之氣的符號鼓勵紋身。紋身一方面是群體成員內部群體認同的一種手段，是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一種集體實踐；另一方面，紋身也是向群體外部炫耀、彰顯著自己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實踐的工具。

小邱紋身後回到家中，父親看到後大怒，並且拿出一把菜刀往面板上一剝說：「你是要這條胳膊還是要這個（指紋身）」，小邱當時的反應是：「想剝就剝，不會去掉！」對於父命的這種違抗，直接挑戰了父子關係中父親更具優勢的位置，小邱此時在家庭情境中實踐著剛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但是，當小邱與一個年長他九歲，每次約會時都給他「打車錢」的富有女人約會後，他在這個女人的要求下順從地洗掉了紋身。女人對小邱身上的紋虎非常反感，說：「快弄掉！你讓我怎麼敢睜眼看？」就是在和這個女人的第一次性愛之後，在女人的「硬拖」和陪伴下，他去用鐳射洗掉紋身。「是她拿的錢」。小邱說。

聽從女人的命令洗掉紋身的行為，是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的實踐。此時雖然沒有進入性產業，但在與女人私人間的經濟關係、權力關係、情感關係三重關係中更少決定權的小邱，已經懂得要聽「富有的女人」的話了。這與他後來在夜場中接受的「顧客是上帝」的符號已經如出一轍了。

洗掉紋身的小邱，面對黑社會群體中的哥們兒們，自然不敢將一個「準性產業」中的符號帶進來，因為兩種情境中的符號衝突太大。小邱只是解釋說：「我老爹非讓我洗掉的，沒辦法。」這一次，小邱利用了他原本並不在意的父子關係中父親具有優勢的符號，貼上一枚「孝順」的標籤，而父子關係中的這一符號與黑社會同齡夥伴情境的符號並不存在那樣大的衝突，對父親的「聽話」符合家庭情境中本應該具有的「承擔責任與義務」的符號，是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進入公關行業後，小邱又積極主動地陸續進行了一系列身體改造：去日本做過陰莖增長增粗的手術；服用了激素，在短時間內把肌肉催起來；在前胸植入了很多粗毛，使得胸部毛髮甚濃。

粗大的陰莖完全符合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定義，隆起的肌肉與粗毛同樣是支配性男性氣質的符號。小邱利用並強化了這些符號。

對於小邱的身體改造，申哥說：「許多女人喜歡這種風格。坐台時，女人隔著衣服一摸，就會摸到胳膊上的肌肉，找他的慾望就大了。」申哥這樣評價小邱：「他是下了功夫的！」

可見，進入性產業的小邱延續著他作為黑社會一份子時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實踐：粗獷、勇武，並且可以進行身體改造。不同之處在於，黑社會鼓勵紋身的符號是「陽剛之氣」，而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對身體改造的接受體現在對「賺更多錢」的追求上。申哥那句「他是下了功夫的」，便是從賺錢角度、討客人開心角度的評價。小邱此次身體改造的目的，在於能夠被客人喜歡，能夠多賺錢。小邱也確實達到了這一目的，自稱每次出街的起價是4000元，而其他男公關起價多為1000元。在討好顧客這一點上，小邱雖然使身體變得「陽剛」了，但他也只是在實踐剛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

小邱的身體改造，在他面對性產業從業同伴情境時，具有另外的意義。

需要補充的是，與小邱自己將老家的紋身經歷告訴我不同，他作男公關後的身體改造情況全都是我從別的資訊提供者（主要是申哥）那裏聽來的，他自己對此閉口不談，大家在他面前也都不談這個。

談到剛進入夜場作公關時的感覺，小邱曾說：「剛開始的時候很緊張，自己身高不到一米七五，看到別人都很高很帥的，打扮入時，自己挺緊張，擔心沒有客源。」確曾有資訊提供者滿臉鄙夷地對我說過這樣的話：「他那長相，不把雞巴弄大了，誰要呀！」可見，小邱要想在性產業中生存下來，出人頭地，必須有自己的「絕招兒」。這無疑是他進行身體改造的重要原因。

對身體進行改造，在女客人那裏（性產業從業情境）總體上

實踐著剛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則增加了競爭力，體現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但是加工過的身體畢竟是「假的」，「假」的東西如果說破了就不「陽剛」了，也沒辦法進行男性氣質的競爭了。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黑社會階段中的紋身可以使小邱得意地用來炫耀自己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而陰莖增長手術及植毛、隆肌等的身體改造卻不願意公開談論。因為前者是在「真實」的基礎上進行加工，而後者則是「做假」；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便意味著承認「我不像你們那樣有真的，我不如你們」，將無法實踐剛性／支配屬性的男性氣質。眾人都深知這一點，雖然會在背後議論小邱，卻迴避在他面前觸他的痛處。

另一位做過身體改造的資訊提供者是阿莊。阿莊和小邱的不同在於，小邱是主動進行身體改造的，阿莊是被老闆強行送到泰國進行了陰莖增大增粗手術，這給他的身心帶來極大的痛苦，雖然身體的改變使他在此後幾年賺了六百萬人民幣。

用阿莊自己的話說，是「我吃了更多的苦」：

因為西方文化的大量湧入，亞洲人在性器官上不如西方人的粗大，而且很多客人很想試試大陰莖。我之所以被老闆選中去做手術，也是我的自身優點造成的。我身材好，幽默，長得好，客戶回頭率高。

一切都是爹的安排的，到泰國旅遊，順便做了手術。我不清楚花了多少錢。

我也不清楚手術是怎麼做的，一夜之間，變大了3倍多，不像是人的。好像是加進了什麼動物的陽具。勃起時有嬰兒的手臂粗細，很多時候不用勃起就完成工作了。

因為是「老闆選中」的，而「我們制度很嚴的，我們老闆是混黑社會的」，「我完全不清楚手術是怎麼做的」。這種被迫，是老闆和阿莊之間的權力關係決定的，在老闆這裏，阿莊實踐的只能是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

對於手術對生活的影響，阿莊說：「沒什麼事情，無非就是我不再是個正常人了。裏裏你不覺得有那麼大一個傢伙很麻煩嗎？你想想游泳時就知道了。」

手術之後，阿莊說自己的報酬有「很大的提高」，坐台的費用便是2000元，而通常是500元。阿莊說：「我們這樣的畢竟是鳳毛麟角。」

客人對阿莊手術後器官的反應，阿莊說：「當然是吃驚了。你想啊，那麼大！」至於吃驚之後，阿莊說「自然是享受了。」「很多女人好像都很喜歡大的，她們見到我的東西的時候總是很吃驚地說：『從沒見過這麼大的！』或者，『太誇張了！』『世界上還有這麼大的！』或者『中國人的也能這麼大！』等等。當然有少數的人不願意接受。喜歡接受的人在事後總是很滿意的，因為我的做愛技術很好，我很懂得調情。」

阿莊又說：

她們通常會覺得很好，因為和陰莖較大的人做愛，就好像男人們的處女情節一樣，是會讓女人們很難忘的。中國男人的寶貝通常沒有很大的，不像西歐國家的那些人那麼大。

她們覺得好，一般會表現在體態舉止上，通常都是一晚上做很多次，說一些比如「你真不錯」、「你是我見過最棒的」等等一些話，還有就是小費給的很多。

我們看到，阿莊改造後的陰莖成為他受女人關注與歡迎的中

心。在通過大陰莖討客人歡心、促進客人購買慾的過程中，阿莊實踐著剛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

阿莊和我談話的時候，強調了大多數人是喜歡他的大陰莖的，而且事後滿意，但對滿意的原因解釋為自己「技術很好」，而不是因為陰莖大。這其實是將我作為一個性產業同伴來進行談話，當他強調大多數人喜歡時，是在說自己的大陰莖並不太惹人討厭；當強調滿意是因為「技術好」時，是說自己並非靠加工後的大陰莖來生存。「技術好」才是非常符合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而加工過的陰莖再大也會因為「假」而貶值。可見，雖然因為自己做這手術是被迫的，增加了阿莊與我坦誠地談這件事的可能性，但也只有通過一定的迴避，才不使自己因為陰莖「假」而被貶損，在性產業同伴間實踐剛柔相濟的／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和阿莊熟了之後，他也談到女客人看到他的大陰莖後的反應：

但我準備進入她們身體的時候或者說是剛剛進入的時候，她們通常會很害怕。有些女人顯得很恐懼，或者是厭惡，有的甚至不做就走了。我曾經遇到過的最特殊的例子就是，當我脫下褲子的時候，我的陰莖處於半勃起狀態，那個女的看了一眼，覺得很吃驚，然後什麼都沒有說就走了，因為她當時眼睛都瞪圓了，也許她之前不會想像到有這麼大。

有一個客人曾經見到後問我是不是做過手術，我想她可能瞭解一些這其中的事情，當然，我沒有承認。

阿莊當然不能對客人承認自己做過手術，不僅是因為「假」的就沒有市場價值了，而且因為「假」的就不符合「顧客是上

帝」的符號了，因為你欺騙了顧客。但我們也從那些吃驚和拒絕接受阿莊的女客人的反應中看出：大陰莖並不總是受歡迎的，女人並不都是喜歡粗大的陰莖的。大也要有限度，超過一定的限度，彷彿就不是陰莖了。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性角色理論關於男人性器官越大越「陽剛」、越是標準男人的定義是過於簡單的。

同樣是身體改造，在不同的情境中、符號下，包括面對不同的互動對象時，所實踐出的男性氣質便是這樣的不同！

# 第13章

## 其他對比視角

為更好呈現男性氣質實踐的多樣性，以及影響男性氣質實踐的因素的多元性，本研究還從以下幾個視角進行了分析。

### 13.1 男女性工作者的比較

在FH夜總會，除了專兼職的男公關外，還有三十多位專兼職小姐，隸屬於「禮儀部」。小姐們胸前掛著「禮儀」的牌子，公司給男公關們準備的是「經理」的牌子，但沒有哪位公關會掛出來。我們前面分析過，這是防備對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加進其他情境的符號時男性氣質實踐所可能產生的尷尬，但也突顯出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女性性工作者不需要這樣的擔心，至少進入這個情境中的人就會對小姐這一職業有一定的接納。

阿京提到小姐和公關攬客方式的差異：「小姐和仔不一樣。男人坐在大廳，小姐直接過去問是不是需要服務，但是，沒有仔上去就問女客是不是需要服務的，要委婉裏裏這就是男人的不同吧。」

男公關和小姐的差異，在我看來仍然是整體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對不同性別的性工作者在職業工作中的影響。男人購買性服務、女性提供性服務，已經是被普遍接受的一種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在兩性關係上的實踐，符合整個社會性別秩序中男性在三重關係上的優勢地位，所以小姐的存在並不與這種秩序衝突，可



以被這種秩序接納，就無需太過隱晦。而男性性工作者則不同了，他們的存在與整個社會的性別秩序相衝突，是他們和女客人私人關係中的性別秩序的結果，所以，他們需要有所隱晦，不去挑戰整個社會的性別秩序。而這樣做，不僅是為了他們自己，也是為客人考慮，使她們能夠在不同的情境符號中恰當地實踐女性氣質。

申哥對我分析過一些小姐和公關，以及彼此客人的不同：

最大的差異是，小姐是被動的，公關可以是主動的。公關可以在跳舞的時候把女人一把抱過來，而小姐卻不可以。女客人在包房裏面，一般不可能太張揚，而男客人在包房裏面對小姐，卻什麼都幹的出來。

女客人找兩個公關玩3P<sup>4</sup>的時候極少，而男客人找兩個小姐太經常了，同時找更多小姐的時候也很常見。小姐們也高興這樣，每個人沒有那麼累了。

如果小姐不同意和客人出街，客人會拍錢，幾百幾百地向上加，直到你答應出；公關拒絕出街，女客人比較靦腆，不會勉強，頂多會婉轉地問是不是錢出少了，男人的拒絕也會很婉轉，通常會說另外有事，一定是要兩廂情願的。

在男公關與女客人的私人關係中的性別三重關係上，女客人普遍居於優勢地位。但是，個別女性針對個別男性的優勢地位，並不會改變整個社會上女性作為整體與男性相比的劣勢地位。所以，性產業從業情境中仍然可能浸入（或複製）一些男主女從的權力模式，像男公關可以「把女人一把抱過來」，而女客人卻

---

4. 指三人同時做愛。

「不可能太張揚」。

男客人以「拍錢」的方式要小姐出街的時候，是坦然地進行三重關係中優勢處境的炫耀與運用，而女客人「不會勉強」男公關出街，是因為女性作為整體的劣勢處境使這樣的做法違反了傳統的女性氣質實踐。何況，雖然在金錢上具有支配趨勢，但在體力上的弱勢，也使得女客人不得不考慮離開夜總會之後自己的安全問題，這也是決定她們較少玩3P的原因之一。

我在FH夜總會做社區考察時的另一個觀察可以佐證上述觀點。雖然我在那裏接觸小姐很少，但仍然能夠感受與男公關交往時的明顯不同。男公關給人的感覺是比較真誠、爽快，而小姐們卻難以真誠地和你坐下來聊天。我與申哥討論這個問題時，申哥也承認公關們都「蠻實在的」，他說：「小姐們確實是天生的說謊工具，因為她們要面對形形色色的男人。」

「面對形形色色的男人」，決定了小姐更加注重自我防禦、自我保護。在FH夜總會便出現過小姐在包房裏被藥迷倒，再拉到衛生間強姦的事情，還出現過被騙到外面輪姦後扔到野外的情況。但找男公關的女客人，卻從未有過「欺騙」、「敲詐」男公關的事情出現，相反一些剛接觸這行的女客人非常擔心被男公關所欺騙和敲詐。這些，顯然不是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中需要擔心的事，而是因為此情境外男女兩性在社會性別秩序上的巨大差異對此情境中的影響。再如女客人通常會反覆找同一個男公關，而男客人卻極少反覆找同一個小姐，這有安全的考慮，也有傳統女性氣質的影響。

### 13.2 「男性伴」：一個參照人群

本研究對象主要為明確認知自己在提供商業性服務的男性，但也包括三名作為對比分析的特例：即男方原本從未有過從事商

業性服務，在日常生活中與女方相識，隨後發生性關係，在性關係中女方每次（至少是經常）向男方支付金錢。這種情況下，雙方可能並不明確認同是商業性交易，但因為其關係已經具備了清楚的性交易性質，所以也在本研究考察之內，與雙方明確為商業性交易的資訊提供者進行對比分析。

在資訊提供者編號上的018大維、019小王、020安妮，便屬於這樣的類型。他們在北京不同的大學裏就讀，分別是碩士研究生、本科生和博士生。在進行這項研究的早期，筆者分別對他們進行過半結構式的深入訪談。「男性伴」是筆者目前想到的對這一類型男孩子的命名。

這三位資訊提供者與正式的女性性工作者具有明顯的差別，也是他們三人的共同點，即均不出入夜總會等性產業從業場所，也未受過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直接影響。但他們三人彼此之間又有非常大的不同：大維完全不認為自己在提供商業性服務，與女伴的關係更接近於情侶；小王以抗拒的心態接受自己在提供商業性服務的事實；安妮坦然地承認、直視自己在提供商業性服務，並且完全在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下實踐自己的男性氣質。

這種差異性，豐富了此項研究。

### 大維：

讀研究所二年級的大維與本校不同系的一位30多歲的女教師在網上聊天中相識，並且知道在同一所學校。第一次約會中，性高潮後，女教師提出保持這樣的關係，並且說「可以給錢」。大維對給錢的說法非常吃驚，未置可否。隔天女教師送他一台筆記型電腦，以後約每個月給他1000元。

大維一直堅持說，金錢關係在雙方關係中並不重要：「她給我的錢真的不算什麼，讀研究所以後，是我主動不要家錢的，我的兼職和助研費足夠養活自己裏裏說實話，那些錢對於她來

說，也是很小的錢。」

大維說兩人關係中最重要的是感情：

她對我挺好的。比如說，一次我發燒，在宿舍不想去醫院，她來宿舍找我，帶我去醫院。我如果生病，她會照顧我。她很關心我的學業和前途，會問我論文寫的怎麼樣了。在我學業上最不順利的時候，我喜歡被她抱著的感覺，很踏實。

大維還說到，「和她的性還是比較好的，比前女友好」：

她的要求比較簡單，一般就是要求口交。我喜歡給她這樣，這和她給我錢沒關係，我只是看著她那種舒服的樣子，覺得很高興。

說實話，到了床上，我感覺更多的是她滿足我，被我支配。有時我連她衣服都沒脫，就進入了，她也很迎合。在床上，我提出的要求更多，她也樂於滿足我的種種要求。我覺得她滿足我的成分，要大於我滿足她的成分。她說我色情狂，哈哈，不過是開玩笑說的。

接吻？我們很喜歡接吻。但是我如果提出做愛，她都是盡力滿足我的。我說兩件事吧。一件就是她來例假，一般我是體諒她的，但是如果我的確當時很想要，還是會和她開房的，她會用其他方式，主要是口交吧，給我解決。這樣我覺得她是沒有得到多少快感的，主要是我滿足；另一件是，我們平時都有短信聯繫，每天都有，少的一兩條，說「想你」什麼的。比如說明天要見了，今晚我們短信會多一些，會調情什麼的。我喜歡看她穿不同的內衣，所以她會問我，我希望她明天穿什麼

樣的內衣。

大維說自己也曾拒絕過女教師給的錢，但她每次均堅持讓他收下。大維這樣描述收錢的感覺：

習慣了吧。只是覺得，她給我錢，有那麼一種我屬於她的感覺，我喜歡那種我屬於她的感覺。就是有那麼一個女人，你是她的，我喜歡有種依靠別人的感覺。我覺得一個人在北京，沒有親人，她也算我的依靠吧。

她比較漂亮的，又有種母性的感覺，我喜歡和她的感覺，有性的快感，還有心理的呵護裏裏

雖然有經濟關係上的差異（金錢授受）和權力關係上的不平等（教師與學生），但雙方在情感關係上均顯示了高投入。在這份關係中，我們看不到性產業從業情境「顧客是上帝」符號的影響，看到的只是平等互惠的、相互關愛的情人式的關係。使這份關係面臨性質挑戰的對金錢的接受，在男孩子的心中成為一種將女教師置於母親地位（「屬於她」、「依靠」）的媒介。

性行為中的口交，也成為一種互娛，而不再具有支配與被支配的符號性。對陰莖中心的破除，也成為共娛共樂的表現，而不同於性產業從業情境中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如果按男性氣質十字軸分析，大維的男性氣質實踐當屬於柔性／權力均衡的男性氣質實踐。

### 小王：

小王，大學三年級學生，來自農村，家境貧困。與外校一位女研究生網聊，見面發生性關係後女研究生拿錢給他，先後十餘次；後與一離異女商人網聊，先後兩次發生性關係，女商人也給

他錢。

小王這樣描述與那位女研究生的關係：

她男朋友和她不在一所大學，他們性生活不協調，因為這個才和我發生關係吧。

所以每次她都會給我錢去買東西，說讓我補補身體，每次給二百左右。外出喝茶時，作為男生，當然是我給錢了，但她堅持要出錢我也讓她出了。

她給我錢花，習慣了，其實我沒有問她要過，當然有錢花更好了裏裏

小王承認後來與那位女商人網聊時，便有要錢的想法了，但他說：「我很含蓄的，我沒有向她要求，聊天時我說過家境不好，錢是她主動給我的。」可以說，小王是委婉地達到了他的目的。對於和這位女商人的關係，他說：「她喜歡我給她口交，我親吻她興奮到極點，她快樂，我也舒服裏裏」在問及何時會結束口交去「插入」時，小王說：「我看她的樣子就知道我可以開始了。」換言之，小王是在女商人滿足後才進入插入式性行為的。

我問小王是否因為女商人給錢，才為她口交的，小王說：「不是，我喜歡看她興奮到極點裏裏當然，錢也很重要裏裏」

這位女商人比小王年長八歲，他說：「我特別喜歡和比我大的姐姐在一起，覺得對方更有女人味裏裏我喜歡比我大的，有種舒服感，對年齡小的沒有興趣。」

小王在兩份關係中均沒有談到感情，與大維的經歷不同的是，金錢在這兩份關係中一直處於中心位置。雖然否認為女商人提供口交是因為金錢的關係，但也承認了錢的重要，而且是依據女商人的反應才進行下一步的性行為。如果說在與那位女研究生的關係中對金錢的接受還有一些偶然性的話，小王在與女商人

的關係中已經有了明顯的謀利目的。

但談話中，小王一直高度敏感地迴避自己和兩位女人的關係被歸入「性交易」中，而這正透露出他內心對自己行為的性質已經有所認知。訪談中小王下面這句話也證實了這一點：「總要委婉點，出來做這個的都是有素質的，哪有自己說是做這個的。」從這樣的表述中，我們一方面看到他對自己和女伴（至少是那位女商人）關係中「性交易」性質的認定，另一方面也看出他內心對這一實踐的否定態度與抗拒。當小王強調喜歡年長「姐姐」的時候，也是在做著同樣的否定和抗拒。

對於一位只是在網上找「女客人」的大學生而言，沒有經歷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影響，而一直處於主流社會的支配性男性氣質符號之下，對於自己「賣給女人」這一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自然無法接受，要極力抗拒。而他採取的方式，一種是否認（迴避自己與女伴關係中的性交易性質），另一種是合理化，即強調自己喜歡年長的「姐姐」。

小王在與女伴的關係中，實踐的是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但在接受我訪談的時候，極力掩蓋這一點，在另一位男人（我）的面前實踐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 安妮：

安妮是一位學習經濟的博士生，在舞廳時認識了一位女企業家。女企業家非常主動地進行性挑逗與性邀請，安妮這時的期望是：「我那時候以為會是一夜情吧，吃完飯去開房，之後各奔東西。其實我更想要她給我兼職機會，我想有個機會和金融行業的優秀人士接觸裏裏我當時有兩種想法：如果我能控制好的話，也許能成為有性或無性的長期朋友關係，我可以得到她提供的金融界兼職機會，也可以擴展人脈；如果控制不好那就是一夜情，只要注意衛生也沒關係。」



我們看到，此時安妮便已經有通過性行為從女企業家那裏得到回報的企圖，只是他沒有想到的是，女企業家事後很乾脆地拿錢給他，並且表示要維持這樣的關係。安妮認可了，他對我承認之後「有以此增加收入的念頭，事實上也是維持關係的需要，但這種關係對我來說已經沒有太多的體驗意義了裏裏」

用意清楚的安妮這樣描述和女企業家的性關係：

她在親密的時候感覺也是很強勢的，她主動擁抱，用力親吻裏裏當然是按照她的要求做了，比如要求我不要插入，而是用陰莖在陰唇之間來回摩擦，有口交，還有吻腳和舔肛等要求裏裏我沒有反感，對我來說也喜歡看到對方愉悅的表情，可能是我對各種性行為的接受度很強吧。甚至人獸交在我的想像中都不覺得反感，雖然沒有嘗試。

性愛方式，只要她喜歡的都嘗試過。絕大多數我從頭到尾沒有插入過，她有幾次高潮。對我來說不射也沒什麼，因為單純看她的身體並不迷人裏裏

可見，安妮在與女企業家性關係中，一直以對方的快樂為中心，放棄自我的需要，實踐著柔性的、從屬性的男性氣質。安妮的絕對服從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方：「她偶爾剛剛吃飯回來，身上有酒氣，又不洗澡，就讓我口交。她很累，而且半醉了，想做完再洗澡會舒服一點吧。」

對「不洗澡就口交」，我與他有下面的對話：

方剛：你有沒有建議她洗？

安妮：沒有，她願意洗的話自己會去。

方剛：但是，你煩她不洗就做呀。你是覺得要求她

不好嗎？

安妮：那樣會影響她的快感吧，她有權利僅僅享受。

方剛：您認為這權利是因為她給了錢嗎？

安妮：當然是。當然是因為她付錢所以有權享受呀。

雖然作為一名偶然涉及「性交易」的博士生，安妮沒有出入夜總會那樣的場所，但我們從他的談話中，已經看到了典型的性產業從業情境的符號——「顧客是上帝」。從他結識女企業家之初便有獲得兼職機會、結識金融界人士以「積累人脈」這樣的念頭，便可以看出他是頗有心計的。而且重要的是，安妮對自己和女企業家的關係明確表示：「我不知道也不太在乎別人會怎麼想，但我自己沒有負罪感。」

何以同樣沒有進過夜場的安妮會接受了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符號呢？訪談中他的另一句話頗具啟發：「我們研究經濟學的，懂得如何使利益最大化。」也許，經濟學「利益最大化」這一強調理性選擇的符號，可以為安妮的男性氣質實踐找到全部解釋。當然對此的論證還需要更多的材料，遺憾的是訪談時未能就此深入展開，而事後也無法回訪了。

總體而言，我將安妮男性氣質的實踐歸入到十字軸中的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中。

# 第四部分

## 結 論

## 第14章

### 總結與思考

本研究首先梳理了男性氣質研究的理論脈絡。性角色理論強調，社會文化依據男女兩性的生理差異塑造了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男性氣質應該是具有進取心的、主動的、競爭的、崇尚權力的，在性上的表現是強烈的、受自然本能驅使的、難以控制的、陰莖中心的、只為了滿足生理機能的等等（Brannon, 1976；Ken Plummer, 2005）。筆者認為，性角色將男人依據生理性別套進一個僵死的容器裏，而不管他們在行為或態度上多麼不適合這個容器。這種理論不具有文化普遍性，忽視了個人對男性氣質的定義與再生產，同時這個理論還掩蓋了權力和物質的不平等。

20世紀八十年代，男性氣質的多樣性被提出，這一理論認為性角色理論所強調的男性氣質只是「支配性男性氣質」，除此之外還有很多種男性氣質，男性氣質依階級、性傾向、年齡、家庭結構、信仰、受教育程度、經濟狀況、種族等等而有不同的差異，沒有普遍的男性氣質。同樣地，男人的性也是主體化的、被建構的、情境化的、可變的，而非性角色理論所講的「支配性男性氣質」那一種模式。

康奈爾進一步提出男性氣質分為支配性、從屬性、邊緣性、共謀性四種類型，並且是在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經濟關係、權力關係、情感關係）中建構的。他認為男性氣質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實踐中建構的過程。

到本世紀初，男性氣質理論已經得到極大豐富。男性氣質的

內在／外在支配性、男性氣質結構的地理差異、男性氣質的歷史性與危機趨勢等許多理論都被提了出來。在中國，針對男性氣質研究雖然此前一直沒有與西方的研究接軌，但多項研究也提出了中國男性氣質的「柔化」特點。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選取男性性工作者這一「目的性抽樣」人群，探討多樣男性氣質實踐的過程，受哪些因素影響，以及如何影響的。

## 14.1 本研究成果的總結

### 14.1.1 從縱橫兩個維度，考察男性氣質實踐的建構

本研究在以往男性氣質縱向生命史研究的基礎上，加入了橫向的情境研究。通過縱橫雙向維度的研究，考察男性氣質實踐在不同情境、符號中的建構，這是本研究的重要創新點。

此前康奈爾等人的研究中，只提出了生命史不同階段男性氣質是不同的。本研究進一步提出，生命史同一階段不同情境中、同一情境不同符號建構中，男性氣質的實踐都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但彼此之間並不是割裂的，生命史前一階段男性氣質的實踐會對其後男性氣質的實踐有一定的影響，不同情境的男性氣質實踐之間也存在著相互建構的關係；它們之間既可能和諧共存，也可能存在衝突，但不會是無關的。

本研究借助情境、符號以及主體位置的相關理論研究男性氣質，提煉出資訊提供者生命史中不同情境及其符號，並考察男性氣質實踐是如何在符號中建構的。筆者強調，符號是在社會實踐中建構出來的，符號的建構就是社會的建構，但資訊提供者在符號中確定主體位置的過程是有能動性的。

本研究從資訊提供者生命史（包括受訪時）中歸納出六種重

要的情境，即：家庭情境、同齡夥伴情境、戀愛情境、性產業同伴情境、性產業從業情境、偶發性性行為情境。同時，筆者將資訊提供者對這六種情境的表述進行編碼，從中找到對每種情境公認的最重要的符號，並對每種情境的符號進行了「命名」。如將家庭情境和戀愛情境的符號命名為「承擔責任與義務」，將同齡夥伴情境命名為「陽剛之氣」，將性產業從業情境命名為「顧客是上帝」，將性產業同伴情境符號命名為「在競爭中合作」，將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符號命名為「獵豔」。同時還對資訊提供者的「老家」和深圳進行地區符號的命名，如老家的地區符號是「傳統保守」、深圳的地區符號是「笑貧不笑娼」。此外，具體分析中還提到有的資訊提供者在老家的同齡夥伴情境中經歷「性自由」符號的影響。筆者認為，不同符號間也存在相互建構的關係。本研究考察了資訊提供者的男性氣質是如何在情境、符號中實踐的，包括個人能動性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在縱向上，筆者將深圳的資訊提供者的生命史分為「在老家」、「深圳初期」、「性產業從業」三個階段，每個階段男性氣質實踐均呈現出不同的趨勢。性產業從業雖然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情境，但此情境的符號仍然是在社會中被建構出來的，資訊提供者此前生命史中經歷的情境符號，或者有與其相一致的地方，或者針鋒相對的地方，但通過一定的機制，便可以共同參與到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過程中來。所有資訊提供者到深圳後均經歷了對深圳符號的學習與接收的過程，並且在進入性產業之後進一步接受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不同在於，大多數資訊提供者（在老家期間受「傳統保守」符號影響的人）到深圳後，先從事低收入、艱苦的工作，並且有機會體驗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接觸女性性工作者、「二奶」等人群，性觀念發生變化，從而慢慢接受了「笑貧不笑娼」的深圳符號，再進入性產業從業。但也有少數資訊提供者（主要是在老家便接受「性自由」符號的

人)，到深圳後積極主動地迅速進入性產業，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將男性性工作者與女客人的性交易錯誤地想像成了男人在偶發性情境中的獵豔，與其在老家時接觸的「性自由」符號中對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相吻合。但成為男性性工作者後，他們又都經歷了重新學習深圳地區符號和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過程，其男性氣質實踐也相應地調整了。

在橫向上，筆者對資訊提供者在生命史同一時期不同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進行研究，證實其面對的符號不同，會有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進而發現：生命史同一時期同一情境中，也可能有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這是因為：首先，資訊提供者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程度不同，而且不同人在男性氣質實踐的十字軸的個性軸上也存在柔性或剛性的差異；其次，男性氣質是與女性氣質互相建構的，與資訊提供者互動的女性的女性氣質實踐不同，其男性氣質實踐便也不同；再次，不同情境符號間存在著引進與碰撞的可能性。

不同情境中男性氣質的實踐會相互影響，一些資訊提供者在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也受到性產業從業情境的影響，比如因為對情感關係喪失了信心，對戀愛情境符號進行了解構；當資訊提供者深受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建構後，他們再進入戀愛情境或偶發性性行為情境時，也會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帶入，從而影響其男性氣質的實踐，如絕大多數資訊提供者總是讓女友（小姐）買單。

每一個情境中均有自己的符號，將不屬於這個情境的符號引進，從消極的一面看，可能會打亂此情境內的穩定；但是，從積極的一面看，也可能促進該情境中男性氣質的實踐。當對男性氣質實踐要求相衝突的不同符號碰撞到一起時，可能會影響到正在進行的男性氣質實踐，我們稱之為「男性氣質實踐的斷裂」。資訊提供者格外警惕不讓性產業之外的人知道他們的職業，就是因



為老家地區符號、家庭情境符號、同齡夥伴情境符號等等可能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構成衝突。當同齡夥伴情境符號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碰撞時，也可能會出現男性氣質實踐的斷裂。

我們不能夠在非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中理解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資訊提供者進入性產業前普遍以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的「獵豔」符號來對男性性工作者與女客人的關係進行理解，他們很快會發現這是不同的符號，需要重新學習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再比如，男性性工作者並不需要在性交易中獲得性的滿足，他們對客人美醜的判斷力也逐漸弱化，因為追求性滿足與性夥伴的美麗屬於戀愛情境或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符號建構的。

本研究還呈現了在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下，男性性工作者可以通過發揮能動性實踐男性氣質的多種可能。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是「顧客是上帝」，但資訊提供者在服從女客人的要求時並非簡單的順從，而具有一定的能動性。比如，在滿足女客人為其口交的要求上，有的資訊提供者巧妙地應對，有的堅決地拒絕，還有人則表示因為有助於「完成任務」而喜歡為女客人口交，或在與客人有感情之後喜歡為其口交。這些差異性顯示了男性氣質的實踐是一個能動的、尋找主體位置的過程。

大多數時候，男性性工作者想拒絕女客人要求的時候會採取巧妙而非直接了當的方式來達到目的，但對於一些極為罕見的特殊要求，男性性工作者也會採取十分堅決的態度拒絕。這種拒絕通常靠第三方符號的介入來實現，比如通過「政府權力」的符號來解決問題。新符號引入的成功，還取決於雙方的妥協。因此這一過程是妥協與協商的過程，在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互動中的實現。

### 14.1.2 提出男性氣質實踐的十字軸，進行動態的研究

本研究提出男性氣質實踐是一種在情境中變動的趨勢，而不是一個固定的位置。這使得對男性氣質的研究從對靜態類型的研究，轉到了對動態趨勢的研究，這是本研究具有理論意義的另一個重要創新點。

筆者認為，康奈爾將男性氣質分為四種類型仍然有將男性氣質模式化的風險，進而提出男性氣質實踐的十字軸，並描述出在這個十字軸上男性氣質的六種趨勢，來取代四分法。男性氣質是實踐的過程，它表現為不同的趨勢，而不是類型，六種趨勢分別是：支配趨勢、從屬趨勢、關係均衡趨勢、剛性趨勢、柔性趨勢、剛柔相濟趨勢。這六種趨勢分布在一個男性氣質的十字軸上，前三種男性氣質實踐的趨勢是在縱向的「關係軸」上，其主要的影響因素是社會，而後三種是在橫向的「個性軸」上，其主要的影響因素是個體。十字軸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

十字軸中特別重要的一點是，由中國男性氣質的柔性化特點引出男性氣質實踐十字軸上的「剛性趨勢——柔性趨勢」這一橫向的分析軸，成為與西方男性氣質「支配趨勢——從屬趨勢」的對比，從而做出男性氣質實踐研究本土化的努力。

個性軸與關係軸是相互影響的，在二者間的多種位置組合構成男性氣質實踐的多種趨勢，這是一個只能描述而無法窮盡分類的實踐過程。如剛性／支配趨勢、柔性／支配趨勢、剛性／從屬趨勢、柔性／從屬趨勢、剛性／關係均衡趨勢、柔性／關係均衡趨勢、剛柔相濟／支配趨勢、剛柔相濟／從屬趨勢等等。不同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既受情境中的關係、個性影響，也反映著個體生命歷程中歷時性的變化。任何男性氣質的實踐均是十字軸橫軸與縱軸間一個變動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確定的位置。

從屬趨勢、柔性趨勢的男性氣質在特定情境中也可能是受到

推崇的，性角色理論對支配性男性氣質唯一性的推崇是站不住腳的。男性對女性進行的控制不一定要通過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來達到，也可以通過柔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來實踐。

本研究認為，同一種符號實踐可能在不同的情境及符號中均具有意義，只是其建構出的男性氣質實踐可能是不同的。如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不擇手段地多賺錢便需要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而在同齡夥伴情境中，多賺錢符合對「事業成功」的強調，從而可以成為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同樣是「說髒話」，在性產業從業情境「顧客是上帝」符號下，按顧客的要求說，是剛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在戀愛情境「承擔責任與義務」符號下，和女友調情時說，是剛性／權力均衡趨勢男性氣質實踐；在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說，羞辱小姐時說，則是一種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了。再比如，粗大的陰莖、陽剛硬漢這些符號，在同齡夥伴情境、戀愛情境中可以用來顯示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也可以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顯示剛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實踐。

抽菸、喝酒、吸毒、身體改造，這些具有符號意義的行為可以在同齡夥伴情境、性產業同伴情境中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也可以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成為實踐剛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手段。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對身體改造避免公開談論，因為再「陽剛」的身體如果是「假」的，就等於承認自己不如別人，破壞其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了。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施受虐性行為，因為是女客人單方面的要求，所以不具有戀愛情境與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及女性氣質實踐的意義。即使是實施支配性的施虐行為，對男性性工作者而言也僅是剛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一夜多次的性行為、長久的性交時間、令女人滿意的性技巧等等，這些在戀愛情境、同齡夥伴情境、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會在男人自我炫耀其性能力的過程

中成為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符號。但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也只能體現剛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需要特別一提的是，本研究提出男女私人關係中存在三重關係，而這也極大地影響了男性氣質在十字軸上的立體實踐。康奈爾的男性氣質研究，強調男性氣質是在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中建構。本研究則提出男女私人關係中也存在三重關係，兩套三重關係共同對男性氣質實踐構成影響，而且不是割裂的。這一分析視角一直貫穿本研究始終。

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氣質的實踐同樣是在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權力關係、經濟關係、情感關係）下進行的，但男性性工作者在與女客人的私人關係中的位置，可能與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中男女的位置是不一致的，甚至是顛倒的。比如，女客人在和男性性工作者的私人關係中，至少在經濟關係上占據上風，從而也影響到彼此在權力關係和情感關係中的位置。這種差異並不能簡單地決定男性性工作者實踐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女客人實踐支配趨勢的女性氣質，因為社會性別秩序對私人關係中的三重關係發揮一定的影響，在整個社會中男性居於優勢地位的情況下，私人關係中地位的差異對雙方關係的影響是有限的。而且男性性工作者與女客人均在發揮能動性，也即相互建構。比如，將戀愛情境中的感情引入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可以改變私人關係中的三重關係，雙方因為均增加了在情感關係上的投入，女客人在權力關係、經濟關係上的優勢處境在一定程度上被化解了。

社會性別秩序與私人關係對男性氣質實踐的綜合影響，本研究通過男公關與女客人的性交易、情感關係、日常聊天等各方面進行了分析。從而認為，整體的社會性別秩序仍然在起作用，私人關係中的結構使男性氣質實踐更加複雜多元，但遠不足以改變社會性別秩序中男性的優勢地位。本研究對女性性工作者和男性性工作者與客人交往差異的分析，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社會性

別秩序的穩定性。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本研究文獻綜述中提到的，以往主要從女性主義、女性地位崛起的角度對男性性工作者這一特殊行業的進行解讀的情況。個別女性地位的提升並沒有顛覆社會性別秩序的整體格局。

在此一提的是，私人關係中地位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並非局限於本研究所關注的特殊人群。當女性在工作場所、家庭場所與其男性同伴的私人三重關係中部分或全部占據上風的時候，其女性氣質的實踐及相應的男性氣質的實踐也受著同樣的衝擊。

### 14.1.3 差異性分析及其它分析視角

基於對男性氣質實踐豐富多樣性的理解，本研究也考察了一些其他影響男性氣質實踐的因素，特別是資訊提供者自身呈現出的差異性。

首先，地理差異對資訊提供者之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尤為突出。中國的內地與沿海地區之間、農村鄉鎮與改革開放較早的大都市之間存在著太大的差別，使之成為完全不同的「地區性」的男性氣質實踐場所，可以為男性氣質研究提供本土的貢獻。深圳的資訊提供者在「老家情境」和「深圳情境」中便面對著完全不同的符號，可能實踐著完全不同的男性氣質。

本研究還將深圳、北京兩地男性性工作者進行比較，進一步探討不同「地區的」男性氣質符號差異如何影響到「地方的」的男性氣質實踐。深圳「笑貧不笑娼」的「地區符號」與性產業從業情境「顧客是上帝」這一「地方符號」存在邏輯上的一致性，彼此呼應與支持，使得男性性工作者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更加順利；而北京因為缺少深圳那樣的「地區符號」，男性性工作者在性產業從業情境的「地方符號」中的從屬性男性氣質實踐便有許多與該地區符號的衝突，而造成一定的實踐阻力。兩地地區符號的影響，還表現在女顧客女性氣質實踐

上的差異，如北京的女客人更多提「特殊要求」，而這又反過來影響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氣質的實踐。

其次，在男性性工作者的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的「階級」。「高等級」的男性性工作者相較而言更多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這是與女客人進行權力關係協調的結果。資訊提供者均努力將自己提升到更高等級的位置，這也可以視為一種能動性的發揮。

資訊提供者中還存在專職與兼職之分，兼職的男性性工作者要同時面對多種「地方」符號，其男性氣質實踐便遠比專職的、夜場中的男性性工作者要面對更多的衝突。

此外，本研究還將三名筆者稱之為「男性伴」的受訪者作為對比分析來考察在沒有接受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情況下，在「準性交易」過程中的男性氣質實踐；同時也通過臺北男性性工作者與大陸同行的差異、異性戀男子賣性給同性戀男子、同性戀男子賣性給異性戀女子等不同視角，進一步通過呈現差異性來豐富本研究。

本研究還注意到，集體實踐可以幫助男性性工作者找到群體的支持與歸屬感，可以是一次陽剛之氣的狂歡。通過對女人身體的議論，在貶損客人的過程中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身體實踐參與到男性氣質的建構過程中，身體也同樣具有能動性，可以自己改造自己，而不只是被文化定義。男性性工作者會面臨一種特殊的身體實踐，有些資訊提供者描述了自己的生理反應拒絕與某位客人進行性行為，這時他們通常會通過吸食毒品、服用相關藥物等方法可以使生理發生相應的反應，幫助自己完成工作。

身體實踐同樣是在不同情境符號中的實踐，它並不是被符號決定的，而是一種能動的建構。有的男性性工作者因為文化定義

而拒絕為女客人口交，後來卻通過身體實踐喜歡上口交；賣身給女人的同性戀男子心理上沒「性趣」，但在女人的觸摸下生理會有反應，可見同性戀者在同性戀符號下的身體實踐與作為男性性工作者所處的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交織時，他的身體實踐超越了性傾向；而從沒有聽說過口交的資訊提供者為了迴避客人接吻的要求而本能地「發現」了口交的辦法，也體現了身體實踐在建構男性氣質實踐過程中的能動性。

在上面所有這些論述中，其實已經勾勒出了一個男性氣質實踐的三維立體圖，筆者在此正式把它描繪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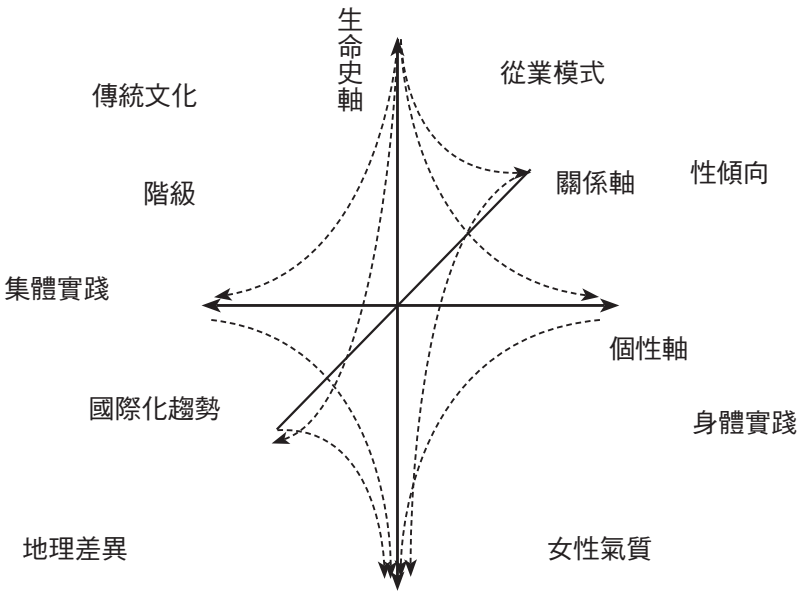


圖 14-1 男性氣質實踐三維圖



在這個圖上，關係軸與個性軸顯示的是生命史某一時段的男性氣質實踐，兩軸之間存在著無數種可能，不同情境中男性氣質的實踐便在這無數種可能中體現為不同的趨勢，而且是變動的，彼此之間也是相互影響的。同時，生命史軸的存在顯示了，生命史前期的男性氣質實踐會對現階段的男性氣質實踐構成影響，而現階段的男性氣質實踐也會影響到生命史後期的男性氣質實踐，這也就是八條虛線所顯示的。此外，分布在三維圖四周的傳統文化、國際化趨勢、女性氣質、地理差異、階級、性傾向、集體實踐、身體實踐、從業模式等等，表示著對男性氣質實踐的諸多影響因素。

綜上所述，本研究對瞭解、理解男性性工作者這一社會現象做出重要貢獻。以女性為顧客的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在全世界都是缺失的，對他們男性氣質的專門研究更是幾乎為零，本研究填補了這項空白。

## 14.2 幾個需要澄清的問題

### 14.2.1 男性性工作者是「普通人」嗎？

本研究選取男性性工作者為研究男性氣質實踐的對象，但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氣質實踐總結，是否可以用來理解其他行業「普通男性」的男性氣質實踐呢？在筆者看來，這首先需要回答男性性工作者到底是「普通人」還是「特殊人」的問題。如果我們認為男性性工作者是普通人，只不過他們從事了一個有典型性的職業，那麼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氣質實踐的所有特點也均可以用來理解其他行業從業男性的男性氣質實踐。而如果我們認為男性性工作者是與眾不同的「特殊人」，則情況正好相反。

在筆者看來，男性性工作者是普通人，他們和其他行業男性

的唯一不同僅是他們從業的時候處於性產業從業情境特殊的符號和話語體系中，比如他們和女客人私人的三重關係多數時候可能是和社會性別秩序中的三重關係相顛倒的。性產業從業提供了典型性的情境與符號，男性性工作者僅是部分時間在這一情境及符號中實踐其男性氣質。而換一個情境和符號，他們和其他男人實踐出來的男性氣質是一致的。也就是說，任何男人都是在情境和符號中實踐男性氣質，男性性工作者也是一樣。

進一步，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一些話語和符號，在其他情境中並非完全不存在。比如在企業或家庭中，當女性居於權力、經濟、情感三重關係的主導地位時，處於從屬、弱勢地位的男性的男性氣質實踐自然也會不同於他們在男性居於主導地位的企業和家庭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筆者一項關於男下屬被女上司性騷擾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方剛、楊明磊，2006）。

#### 14.2.2 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區別在哪裡？

當我們強調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的大框架時，當我們討論男性氣質是在情境與符號中實踐之時，便不可迴避：女性氣質是否同樣是在這樣的框架、情境、符號中實踐的？如果是，女性氣質和男性氣質又有什麼不同？這同時也是要回答，男性氣質是否有「本質屬性」的問題。

筆者認為，女性氣質當然是和男性氣質以同樣的方式實踐出來的，從這層意義上講，二者沒有任何不同。二者唯一的不同，只是我們用「男性氣質」一詞來定義男人在性別關係的實踐，而用「女性氣質」一詞來命名女人在性別關係中的實踐。但是，這絕不等於說，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具有某種本質屬性。

認為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具有本質屬性的想法，仍然是在性角色理論依據生理性別將男人和女人做二元劃分的框架中的思維，比如認為男性氣質的本質是陽剛，女性氣質的本質是陰柔。

而我們此項研究，正是致力於打破這一虛假的幻象。

生理性別的差異無法從根本上決定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的實踐，情境與符號才對性別關係中實踐出的男性氣質及女性氣質構成影響。

因此，作為社會整體意義上的男性氣質及女性氣質之間並不存在互動，也無法進行對比分析。互動發生在具體男人實踐的男性氣質與具體女人實踐的女性氣質之間。本研究關於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互動分析，也是在具體的私人層面上的討論。

### 14.3 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研究雖然有一些成果，但是也揭示出一些未來有待發展和加強的研究方向。

這裏首先特別提一下「男性氣質危機」的問題。

當今西方社會，有學者認為存在著性別危機，或者說是父權制危機（康奈爾，2003: 111-118）。在父權制的體制下，支配性男性氣質是受推崇的男性氣質，父權制的危機便是男性氣質的危機。由於女性主義理念的普及，女性整體社會地位的提升，父權制似乎受到了挑戰，支配性的男性氣質因此也面臨危機。正如我們在文獻綜述中提到的，男性性工作者的行業化也被認為是女人地位提升的結果。在筆者看來，關於「男性氣質危機」的提法，首先假定了支配性男性氣質是唯一的男性氣質，是站在性角色理論的立場上的思維。而本研究所力圖證明的，是男性氣質有多種多樣的可能，是在實踐中建構的過程，表現為不同的趨勢。也就是說，作為單一的「支配性男性氣質」原本就是不存在的，也就談不上危機。

「支配性男性氣質」，或者本研究中接近的提法「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仍然是最常見的男性氣質實踐，但是，

這種實踐要取決於特定的情境、符號以及當事人的能動性，而不是自然而然的。雖然它仍然是最常見的，但我們已經看到了對它的清晰挑戰。因此，如果將「男性氣質的危機」從「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危機」這個角度來理解，我願意接受康奈爾的說法：雖然不存在危機，但是存在一種危機的趨勢（吉登斯，2003: 154）。

本研究中得到的印象是，如下幾個方面對傳統的支配性男性氣質構成衝擊：

1. 中國傳統男性氣質中柔性化的影響，這種影響是長期政治、文化發展帶來的；同時中國又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成為世界範圍內男性氣質危機趨勢的一員；

2. 當前中國社會經濟轉型期，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同時帶來了整個社會權力關係的變化，出現了向市民社會過渡的趨勢，性別體制的鐵板一塊也在解體；女性主義思潮、性解放運動對支配性男性氣質同樣構成衝擊；

3. 當前，中國地區發展的不平衡使男性氣質實踐的地理差異更顯突出；而人們在經濟水準、受教育程度、接受西方文化、消費主義影響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也使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優勢地位面臨挑戰，呈現出多種多樣的男性氣質。

這也就涉及到一個進一步的研究方向。本研究已經將中國男性氣質的柔化特點納入分析範疇，做出了男性氣質研究本土化的努力，但是，這種努力仍然顯得不夠，本研究主要還是基於西方男性氣質理論的研究。要推進中國男性氣質研究的發展，如何加強本土化仍然是未來的學者（包括筆者本人）需要認真面對的。

另外，筆者在此文中分析了全球化符號的被借用，也指出「全球的」符號對「地區的」和「地方的」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被過於高估了。但是，「全球的」、「地區的」、「地方的」，三種符號間的互動關係，仍是未來研究中有待加強的。

本研究中引用的材料，仍主要是資訊提供者自己「說」的，

其真實性可能會受到懷疑。但是，重要的是，這些「說」的材料絕大多數不是訪談得到的，而是在社區考察中以平等的、同屬於夜場工作人員的身分聊天聊到的，是經過相互檢證與三角測量的，並且是與我在社區考察中所見到的相一致，因此，其真實性仍然是有保證的。當然，如果能夠有更長時間、更深入的社區考察，獲得更多「看到」而非「聽到」的材料，本研究分析的也許將更為深入和精彩。

在進行不同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分析時，本研究對資訊提供者工作環境之外的男性氣質實踐缺少深入涉及，這主要受限於獲取資訊的難度，從而影響到了更深入地呈現多種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全貌。這也是在未來研究中需要改進的。

本研究的另一不足，是對男性性工作者的女性客人的訪談的缺少。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當今的父權文化下，購買性服務的女性客人處於弱勢地位，對自己的隱密世界採取更加小心警惕守護的態度。

總之，本研究在繼承已有的關於男性氣質多樣性的理論基礎上，進行了針對男性性工作者的質性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豐富了男性氣質的理論。作為中國大陸第一次針對男性氣質的社會學研究，雖然有種種不足，本研究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開啟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的作用。

## 參考文獻

- 方剛，《男性研究與男性運動》，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
- 方剛，〈男性運動與女性主義：反父權文化的同盟者〉，荒林編，《中國女性主義（5）》，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3-22
- 方剛、楊明磊，〈從中國大陸職場性騷擾案及立法看男性研究與關懷的缺失〉，臺灣銘傳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2006員工諮商與職場健康心理學學術及實務研討會論文集》，桃園，2006，76-81
- 史楠，《中國男娼秘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
- 安東尼·吉登斯（美），《社會學（第4版）》，趙旭東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 李修建，〈由魏晉男性氣質到今日兩性關係〉，《中國女性主義》第9輯，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112-118
- 米德著（美），《性別與氣質》，宋正純等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
- 吳翠松，〈酒店男公關之研究〉，何春蕤編，《性工作研究》，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05，95-144
- 杜芳琴，《婦女學和婦女史的本土探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 何春蕤，《性工作：妓權觀點》，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1
- 林驊、方剛，〈賈寶玉：階級與性別的雙重叛逆者〉，《紅樓夢學刊》2002年第一期，124-138
- 肯尼斯·克拉特鮑（美），《男性氣概的當代觀點》，劉建台、

- 林宗德譯，臺北，女書文化事業出版公司，2003
- 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6
- 範揚，《陽剛的隳沉：從賈寶玉的男女觀談中國男性氣概的消長軌跡》，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
- 馬爾科姆·沃特斯 (Malcolm Waters) (美)，《現代社會學理論》，楊善華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 高穎超，《做兵、儀式、男人類：臺灣義務役男服役過程之陽剛氣質研究 (2000-2006)》，臺北，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 康奈爾 (美)，《男性氣質》，柳莉、張文霞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 張慧敏，〈從深圳男妓現象反思女權〉，摘自：<http://www.sexstudy.org/article.php?id=1265>，上網日期：2005年2月8日，下載日期：2006年1月24日
- 陳向明，《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
- 伍德華 (Kathryn Woodward) (美) 編，《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林文琪譯，臺北，韋伯文化，2004
- 琳達·麥道威爾 (Linda McDowell) (美)，《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徐苔玲、王志弘譯，臺北，群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
- 黃盈盈，〈對A市與B市髮廊小姐專業化情況的考察與分析〉，孫立平、林彬、劉世定、鄭也夫編，《北大清華人大社會學碩士論文選2002-2003》，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60-114
- 黃盈盈、潘綏銘，〈『性』研究中的5個學派與我們的選擇〉 (非出版物)，「性研究的務虛會」內部材料，中國人民大學，



2006

- 楊雨，〈中國男性文人氣質柔化的社會心理淵源及其表現〉，  
《文史哲》，2004年第四期，107-112
- 潘綏銘，《存在與荒謬》，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 潘綏銘、白維廉、王愛麗、勞曼，《當代中國人的性行為與性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 鄭杭生主編，《社會學概論新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 聶春豔，〈男性人格理想的載體：清代小說中『男性化』女性人格略論〉，《明清小說研究》，2004年第二期，23-33
- 譚兢嫦、信春鷹主編，《英漢婦女與法律辭彙釋義》，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5
- Adie, Nelson & Robinson, Barrie W. *Gigolos and madames bountiful: illusions of gender, power, and intimac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4.
- Bradac, Ng. *Power in Language: Verb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3.
- Brannon, R. "The male sex role: Our culture's blueprint of manhood, and what it's done for us lately." *The forty-nine percent majority: The male sex role*. Eds. by D. S. David & R. Brannon. Reading, MA: Addington-Wesley, 1976, 11-35.
- Cicourel, A.V. *Method and Measurement in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 Chancer, L.S. *Sadomasochism in Everyday Life: The Dynamic of Power and Powerles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轉引自高穎超，《做兵、儀式、男人類：臺灣義務役男服役過程之陽剛氣質研究（2000-2006）》，臺北，臺

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169

- Connell, R.W. *Gender and Power*. London: Allen & Unwin, 1987.
- . "Globalization, Imperialism, and Masculinities." *Handbook of studies on men & masculinities*. Eds. by Michael Kimmel, Jeff Hearn, & R.W. Connell.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5, 71-89.
- Connell, R. W. & James W. Messerschmidt.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Gender and Society*, 9.6 (December 2005): 829-859.
- Demetriou, D. Z. "Connell's concept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A critique." *Theory and Society* 30.3 (2001): 337-361.
- Glaser, B. & Strauss, A.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1967.
- Hooper, C. *Manly states: Masculinit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end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Kessler, S. J., D. J. Ashenden, R. W. Connell, & G. W. Dowset, eds. *Ockers and disco-maniacs*. Syden: Inner City Education Center, 1982.
- Khan, Shivananda. "Through a Window Darkly: Men Who Sell Sex to Men in India and Bangladesh." *Men Who Sell Sex: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Male Prostitution and HIV/AIDS*. Eds. by Peter Agglet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5-212.
- Kimmel, Michael S. & Michael A. Messner. "Introduction." *Men's Lives*. Eds. by Michael S. Kimmel & Michael A. Messner. Peking: Person Education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ix-xvii.
- Lawrenson, Helen. "Wanted: A New Modern Man." *Esquire*, June 1983, 42-48.
- Martin, P. Y. "Why can't a man be more like a woman?: Reflections

- on Connell's masculinities." *Gender & Society* 12.4 (1998): 472-474.
- Mort, Frank. *Dangerous sexualities: medico-moral politics in England since 183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
- Morrell, R. & S. Swart. "Men in the Third Worl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 on masculinity." *Handbook of studies on men & masculinities*. Eds. by Michael Kimmel, Jeff Hearn, & R.W. Connell.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5, 90-113.
- Owens, R. "Methodological Rigor in Naturalistic Inquiry: Some Issues and Answers."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18.2 (Spring 1982): 1-21.
- Parsons, T.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 Pleck, Joseph. *The Myth of Masculinity*. MA: M. I. T. Press, 1981.
- Plummer, Ken. "Male Sexualities." *Handbook of studies on men & masculinities*. Eds. by Michael Kimmel, Jeff Hearn, & R.W. Connell.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5, 178-195.
- Ratnapala, Nandasena. "Male Sex Work in Sri Lanka." *Men who sell sex: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male prostitution and HIV/AIDS*. Ed. by Peter Agglet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13-222.
- Schifter, Jacobo. *Public Sex in a Lati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99.
- Taga, Futoshi. "East Asian Masculinities." *Handbook of studies on men & masculinities*. Eds. by Michael Kimmel, Jeff Hearn & R. W. Connell.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5, 129-140.
- Tan, Michael L. "Walking the Tightrope: Sexual Risk and Male Sex Work in the Philippines." *Men Who Sell Sex: International*

- Perspectives on Male Prostitution and HIV/AIDS*. Eds. by Peter Agglet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41-262.
- Taylor, Dana. *Gigolos: The Secret Lives of Men Who Service Women*. Boston: Mount Ivy Press, 1994.
- Terman, L. & Miles, C. *Sex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36.
- Wetherell, M. & Edley, N. "Negotiating hegemonic masculinity: Imaginary positions and psycho-discursive practices."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9.3 (1999): 335-356.

**附錄1：**  
**主要資訊提供者基本情況一覽表**

編號	化名	年齡 <sup>5</sup>	學歷	家鄉類型	從業地點（時間） <sup>6</sup>
001	申哥	30	高中畢業	內蒙小城市	深圳（3年）
002	阿紹	20	大專畢業	陝西漢中小鎮	深圳（1年）
003	阿強	27	職高輟學	四川小鎮	深圳（1年）
004	小河	20	初一輟學	廣東小城市	深圳（1個月）
005	阿京	21	高中畢業	遼寧中小城市	深圳（1年）
006	阿起	24	小學輟學	北方鎮	深圳（2年）
007	飛飛	26	初中二年級	江西農村	深圳（6年）
008	揚揚	20	大二輟學	東北農村	深圳（半年）
009	小邱	24	職高警校輟學	山西農村	深圳（3年）
010	小付	28	高中畢業	廣西大城市	深圳（15個月）
011	富哥	22	大學畢業	農村	深圳（多年）
012	阿莊	／	高中畢業	農村	深圳（9年）
013	張哥	32	大學畢業	／	／
014	大牛	20	大學在讀	農村	北京（1年）
015	阿穆	27	大學畢業	貴州農村	北京（8年）
016	小毛	24	大學畢業	北京	北京（3年）
017	阿雲	28	大學畢業	城市	北京（3年）
018	大衛	25	碩士在讀	城市	北京
019	小王	22	大學在讀	廣西農村	北京
020	安可	25	博士在讀	蘇州	北京
021	卡卡	20	大學在讀	／	北京
022	肖力	32	高中畢業	臺	臺北
023	光正	35	高中畢業	臺	臺北

5. 富哥的年齡為其性產業從業時的年齡，其他人為其在研究者進行社會考察時的年齡。

6. 已在其從業城市生活的時間。

7. 截止於筆者與其相識的時間。

從業前職業	從業時間 <sup>7</sup>	工作方式
商人	1 年	固定夜場，管理者
酒店服務員	4 個月	固定夜場
工廠工人	10 個月	自由流動
搬運工	10 天	固定夜場
保安	8 個月	自由流動
工廠工人	4 個月	固定夜場
工廠，保安	3 年	固定夜場
酒店服務	4 個月	固定夜場
保安	2 年 10 個月	固定夜場
無	1 年 2 個月	固定夜場
無	到深圳 1 個月後	固定夜場
酒吧服務	8 年 9 個月	固定夜場
學生	只做了一次	以體灣為目的，僅一次
學生	半年	自由流動
學生	8 年	自由流動
學生	4 年	自由流動
職員	3 年	固定夜場
學生	2 年	男伴兒
學生	1 年	男伴兒
學生	6 個月	男伴兒
學生	未做	臨場逃掉
／	／	固定夜場
／	／	固定夜場

## 附錄2：博士論文原英文摘要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of The Masculinities Construction of Male Sex Workers

By Fang Gang

### **Abstract:**

This i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based on theory sample method and the examination of a community—one night club in Shenzhen, it selects a special group, male sex workers (who sell sex to woman), to study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that masculinities constructed in practice. This dissertation consists five parts:

### **Part 1: Preface**

In this part, the author evaluates Sex role theory, the multiplicity of Masculinities theory after the hegemonic masculinity, and the academic discussions on masculinities of male sex workers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academic research fields. Then the author suggests his own theory vision, research method and study question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formulating masculinity in the four areas suggested by R. W. Connell is still can be improvement; he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domestic softenedness of Chinese masculinity practices and suggests a cross axes and six trends. The vertical axe is the relation axe and the ends represent the hegemonic trend and the subordinated trend masculinity practices separately. The horizontal axe is the personality axe and the ends represent the hardenedness trend and the softenedness trend masculinity practices separately. The directing to the centers represents the balanced relation trend and the hardenedness and softenedness mutual-benefit trend separately. Any masculinity practice is a floating trend between the two axes and there is no stable locati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due to the various contexts, the practices of masculinity are influenced by the context regulations, and these regulations are embodied in the context symbols. This dissertation mostl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a community—one night club in Shenzhen, and through



denominating the symbols of the two regional contexts (hometown and Shengzhen), which are significant to the information offers (the male sex workers), and the six local contexts—family context, love context, same-age companion context, sex service context, sex industry companion context and casual sex context, a new angle is found to analyze masculinity practices. For instance, the symbol of hometown is "tradition and conservativeness," the symbol of Shengzhen is "Being whores rather than beggars," the symbol of sex service context is "The client is the God," the symbol of same-age companion context is "Being hegemonic," the symbol of family and love context is "Accepting the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the symbol of casual sex context is "Hunting girls," the symbol of the sex industry companion context is "Cooperating in the competition" etc. Symbols are constructed in the society and it stipulates people's behaviors; while people are not blindly stipulated by the symbols, instead the agency of th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e various contexts and symbols are not isolated, they influence each other. Besides, this research also compares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investigating this community with that obtained from Beijing and Taipei.

## **Part II: context, symbol and masculinity practices**

This part tries to unfold the multiplicity that masculinities practice changes following the changes of the context and the symbol along with certain rules by which this changes happen. The author divides the life history of the information offers into three periods: "while being in the hometown," "just arriveing in Shengzhen," and "while practicing in the sex industry;" and analyzes the changes of masculinity practices in their different life periods. After that,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masculinity practices of those information offers in the six concrete contex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ymbols. Then a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masculinity practices under different symbols in the same contexts i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analyses layer upon layer, this research tries to represent: the masculinity practices are likely to be different, weather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life, or in different contexts of one period, or under different symbols in one context of one period. These variations are subject to symbols. Masculinity practices are in a transforming process in the "Masculinities Cross Axes," and there is no fixed state. Masculinity practices are constructed

under the triplex relations (power relation, economy relation, and cathexis relation)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and this construction is mutual, not one deciding the other; masculinity practices are active and they are constructed with the interplay of femininity practices. The private relation between the male sex worker and the female client differs from the male and the female's situation und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what's more, this relation even becomes upside down. Nevertheless, the masculinities practice under private triplex relations is still subject to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 **Part III: the masculinity practices in the sex service**

This part examines the masculinity practices inside the sex service context. During the analysis, the author notices that the information offers have experienced a symbol training process after they enter the sex service context. To a certain degree, the symbols stipulating them before take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context symbol. The contradiction of conflicted symbols may cause the break of masculinity practices, thus these males would try to avoid this clash. The sex relation between the male sex workers and female clients is an important angle to examine masculinity practices. The superior status of the female clients in the private relation does not spontaneously determine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male sex worker's masculinity practice. The agency of male sex workers practices in their oral sex, condom use, sex gesture, and sadomasochism. Masculinity practices show multi-possibility, even when the sex workers are in uniform "obeying orders," the practices of masculinity are likely to be different. Male sex workers are likely to conflict with the female clients too and they may refuse certain requirements and even refuse to sell sex to them. Occasionally "letting fall a remark" shows the multiplicity of masculinities practice in the mutual-construction of social sex order and private relations. "Love" may happen between the male sex workers and female clients; introducing "love" from love context to the sex service context not only accords with the need of male sex workers' masculinity practices, but also benefits the female clients' femininity practices. However this "love" differs from that in the love context in quality. Geography multiplicity exert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masculinity practice. The masculinity practices

constructed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male sex workers and the female clients in Shenzhen, Beijing and Taipei are different. For example, the regional symbol of Beijing differs from that of Shengzhen, the symbols the full-time male sex workers face differ from those part-time workers face. These add to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masculinity practices of the male sex workers in the two places. Besides,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reciprocity between the body practices and masculinity constructions. For instance, heterosexual males sell sex to homosexual males, and homosexual males sell sex to heterosexual females. This discussion not only reveal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body practices and masculinities constructions, but also enriches the study of the discrepancies and multiplicities of masculinity practices.

#### **Part IV: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masculinities practices**

In this part, the author carries out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masculinity practices in the sex industry companion context and the casual sex context, the two commonest contexts in the male sex workers' life, so as to compare them with the masculinity practices in the sex service contex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ale sex workers is cooperative as well as competitive; and they compromise as well as combat. When they chat in private, through satirizing or flourishing their female clients, they achieve a manly carnival of masculinities and construct hegemonic trend masculinity practices. There are classes among the male sex workers, "senior" male sex workers practice different masculinities in the relation with the companions and the female clients. In the casual sex context, male sex workers practice hegemonic trend masculinities in the relations with the female sex workers and other casual sexual partners; and they treat themselves and the female partners with duplicate standards and destruct the symbols of love context. The same behavior can be employed to practice different masculinities under different context symbols. This is verified by the observation of smoking, drinking, drug-taking, and body reshaping. This part compares the male sex workers with female sex workers as well. The two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the behavior modes in sex service context and this difference results from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The author also compares here the masculinity practices of male sex workers with

that of a special group-- "male sex partners." "Male sexual partners" are not sex workers, but they steadily accept cashes or materials from their female sexual partners. This analysis further enriches the multi-city of masculinity practices.

## **Part V: conclusion and thinking**

The last chapter concludes and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 of the dissertation.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based on the vertical studies in the past, this dissertation introduces horizontal angles and examines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masculinities in various contexts and symbols from these two dimensionalitie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e cross axes of masculinity practices and carries out a dynamic analysis of masculinities, considering the masculinity as a constructing process in practices instead of a stable status; and this research emphasizes the otherness analysis and it presents the varied and colorful masculinity practices from the angles of geography diversities, internal diversities among the male sex workers, group practices, and body practices etc.. Finally, the author maps a three-dimensional stereogram influencing masculinity practices. This research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masculinities study and the multiplicity theory of masculinity in Chinese context; and it suggests a valuable analysis framework. Finally, the author suggests certain direct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for instance, strengthening the localiz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studies on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global, regional and local masculinity practices etc..

### **Key words**

Masculinities, Male sex worker, symbol, context, practices

# 下編

## 社區考察筆記



# 阿紹的生命史故事

## 一、生命史第一階段：在老家

阿紹今年二十歲，十九歲時，他大專畢業，來到深圳找工作。

阿紹一米八五，第一次見面時我們曾站在一起比身高。我笑著說，我看人一向低頭，看你卻要仰頭。他問我多高，我說一米八二。他說：你不顯高，只有和我站在一起的時候，才會顯高。這樣的聊天，使我們的關係接近了。

阿紹小時在家裏主要面對的符號是『狠管』：

阿紹小時候便很漂亮，惹人羨慕，有人會說他長的像女孩子。阿紹聽了會開心，高興。他說，別人這樣說並沒有貶意。我們這裏看到的，是柔性男性氣質的符號。

阿紹的老家在陝西漢中，他的父母都是鎮子上的公務員。父母對阿紹和弟弟非常嚴厲。阿紹說，如果自己犯了錯，第一次母親就會打，而父親會在他第三次犯錯時打。

家裏管教非常嚴，阿紹被教育的從小愛學習，服管。

上高中時離開了家，父母時常交代說：不要做對不起父母和你自己的事情！

阿紹中學時面對的符號有些變化。

高中同學裏，有男生去找小姐，回來吹噓，阿紹當時聽不明白是啥意思。

高中時，學校裏講過生理衛生課，但男女是分開上的。阿紹記得老師講過：如果和別人發生了性關係，和未來的配偶不是第一次，也沒有辦法。阿紹說，老師是不讓他們受貞操觀毒害。

那時，阿紹不懂性。懵懂，他說。

阿紹自己說，是來深圳之後才懂得性的。他自稱剛來時很保守，初夜時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關於他的初夜，我們後面還會提到。

阿紹說上學時一直沒有心思談戀愛。

阿紹說，看到有的同學談戀愛，發生了性關係，結局好慘。我追問具體情況，他說，有一個好朋友，讓女朋友懷孕了，懷孕三、四個月的時候，上體育課時被發現了，結果兩個人都被開除了。

我曾以為這個反面樣板是阿紹全部的性樣板，後來才知道，還差的遠。

一個高中男生告訴阿紹，他自己在小學六年級時就在中午把女同學帶回家，正在床上做著呢，媽媽回來了。那個男孩子被嚇出毛病了。媽媽很後



悔，帶著他跑了許多醫院，後來總算沒事了。

阿紹中學的好朋友中，『爛的很多』，他這樣說。有一個高中同學轉學去外地，來信告訴他，一個學期就把全班的女同學都幹了。這是否是事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樣的資訊對阿紹的影響。

在中學不遠處，便是紅燈區，髮廊按摩房比比皆是。

有一次，一個同學便帶著阿紹去找小姐。那個同學進去了，阿紹在外面等。

所有這些，都沒有影響阿紹仍然是一個在性上『不開化』的男孩子，這聽起來有些奇怪。但考慮到父母的嚴加管教，使得這個少年長期壓抑慾望與情感，卻是有可能的。

畢業的時候，有一個女孩子給阿紹寫了五大頁紙的情書，說我從一開始就注意你，而你從來沒有用正眼看過我。信上寫滿了對他的愛戀。阿紹說，他看後找那個女孩子談了一次話。那個女孩子說，難道喜歡一個人有錯嗎？阿紹說，沒有錯。阿紹又說，我們都年輕，我不想考慮這事，我們以後的路還很長，你還會遇到別人。女孩子哭了。

阿紹回憶說，讀書時，那個女孩子曾給他洗過髒衣服。他當時想，有人給洗衣服不錯呀，就讓她去洗，並未覺得欠她什麼。週末，女孩子約他出去玩，他也不去。除了上課，阿紹就知道和哥們兒玩。

阿紹說：我特別不成熟，現在也不成熟，都說我像個孩子，我弟弟就顯的比我成熟。

阿紹對我說，當時他也沒有在意這個女孩子和她的感情，但是現在在深圳，偶爾想起來的時候，他在意了。

『那感情很真實』。阿紹說。

我問他，和那個女孩子還有可能嗎？

他說：如果有緣……但不太可能吧……

阿紹說自己的身體非常好，所有體育運動都愛好。在學校時，體育樣樣得大獎，後來只是因為踢足球時摔傷了膝蓋，才不再玩足球，但是，別的運動仍然在玩。現在他還參加籃球隊的運動。

阿紹說，他不喜歡高爾夫球，『太臭了』，他這樣說。

阿紹現在有六、七雙球鞋，還有一大堆名牌衣服，如耐克，主要是休閒裝和運動裝，他說，自己不穿西服。運動、休閒、男性氣質，結合在一起。

觀察阿紹在老家這段時期，被誇作女孩子，體現他柔的一面；同時，他的身體好，喜歡運動，運動能力特別強，又是他的剛的一面。聽父母的，作好學生，不找小姐，這似乎是他從屬性的一面；而與此同時，女同學追求卻拒絕，掌握著兩性關係的主動權，又顯示了他支配性的一面。

被女同學追，在阿紹看來挺自豪的，說明自己有本事。所以『被追求』在阿紹這裏被賦予了支配性的男性氣質的建構。別的同學要花錢去找小姐，

而我有女同學追都不上，進一步實踐了在男性之間的支配性地位。

『就和哥們兒玩』，又表述出一種拒絕女色，注重哥們兒情誼的男性氣質，屬於剛的一面。

從屬當中有支配，支配當中有從屬，剛中有柔，柔中有剛，便是這樣難以分清。男性氣質的實踐便如八卦圖。

在老家，圍繞著阿紹像女孩子進行誇獎的象徵話語，建構著柔性卻支配的男性氣質。女孩子——聽話——柔，這是一條線的。所以，聽話，好學生，在父母與長輩那裏，就是支配性的。

但這個在同學那裏則不是，會被貶損為媽媽的乖寶寶，不夠反叛性等。於是，又通過總和哥們兒在一起玩，陪哥們兒去找小姐這些行為，建構群體認同，並且通過運動，在同學中顯示自己剛的一面。而這一面，在同學的話語中，屬於支配性的。

所以，同樣是柔的表現，在長輩那裏被提升為支配性，在同伴那裏被貶為從屬性；而在同伴那裏，可以通過剛的來建構支配性。是一個不同情境與話語中的不同建構。無法進行簡單分類。

## 二、生命史第二階段：深圳初期

阿紹到深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四星級酒店，作一個部門的主任，在這個部門裏，主任的上面還有經理。這份工作與他所學的專業，可謂『對口』。他每個月有兩千多元收入。

阿紹最早向我解釋後來離開酒店的原因，是酒店拖欠了工資。進一步聊，他提到，是因為一位女友。

阿紹是四月份進入那家酒店的。九月份的一天，他閒暇時一個人在擺弄手機拍照，總經理助理忽然過來，說：你怎麼這麼輕閒呀，玩什麼呢，讓我看看。便拿過了手機。阿紹當時沒有注意，那個總經理助理用阿紹的手機撥了自己的手機，於是，便得到了他的電話號碼。

所謂總經理助理，只是一個大阿紹三歲的女孩子，當時二十二歲。

那天下班後，晚上十點半，阿紹忽然接到這個女孩子的電話，說一起出去喝酒吧。

阿紹愣了。在酒店嚴格的管理層級中，她和他是完全不同階層，他怎麼能和她一起出去玩呢？但是，還是因為她的地位高，所以，他不知道怎麼拒絕。

阿紹只是說：不好吧？

女孩子說：沒什麼不好的，好多朋友呢，大家一起玩有什麼不好？

阿紹還在猶豫，女孩子有些生氣了，說：你來不來呀？不來就算了。

阿紹怎敢得罪她，忙說：我去。

阿紹去了，發現根本沒有一群朋友，而只有她一個人在飯店門口等他。更令阿紹意外的發現是，女孩子竟然極能喝酒，那天晚上兩人喝了三瓶

白酒，還喝了十多瓶青島啤酒。其中，阿紹喝的，不到女孩子的四分之一。

我後來和一位夜場經理談起這個能喝酒的女孩子，他立即說：這麼能喝酒的女人，沒有錢才怪呢！

阿紹以前不喜歡喝酒，所以那天很快醉了。這裏插一句的是：進入夜場後的阿紹已經非常能喝酒了。

女孩子卻沒有醉。她把阿紹扶去賓館。

阿紹還是一個處男，那是他的第一次性行為。阿紹說，他完全不記得發生了什麼，是怎麼回事，只是感覺好像兩個人抱著，她對他說了些什麼話。

初次雲雨之後，總經理助理便常約阿紹出去玩，蹦迪什麼的，一個星期有三、四天待在一起。

女友後來對阿紹說，她早就喜歡上他了。

她以前有過一個男朋友，三十多歲，常在外面賭博。分手後，認識了阿紹，感覺他非常年輕和陽光。

『看慣了你上班穿工作服，看你下班穿休閒服的樣子非常帥』。她說。阿紹挺講究穿衣，休閒服總是穿最流行的。

對於女孩子主動追自己，而不是自己去追女孩子，阿紹說，以前都聽別人會說到女孩子追男孩子，沒想到自己也遇到了，『覺得挺光榮的』。『別人有這樣嗎？感覺自己挺有魅力的，嚮往被女孩子追求』。阿紹這樣說。

事實上，在他學生時代那個寫了一堆信的女同學那裏也曾體驗過被追求的感覺。

紙裏包不住火，有些同事注意到了這兩個年輕人的關係。

酒店裏有嚴格的規定，杜絕員工之間談戀愛，一旦發現有違規的，雙方均會被炒掉。

阿紹和女友雖然沒有住在一起，但外出玩的時候，被人看到在一起了。他們去夜場玩，也被看見過。所以，便有些風言風語。

這個女孩子除了在這裏當總經理助理之外，還開著幾間自己的店鋪，非常能幹。阿紹這樣描述他的女友：她在酒店管理上也是『比別人都厲害』，脾氣暴，說話聲音大，決定的事別人不能改變。

阿紹和這樣一個女孩子的私密關係，很自然地被同事們理解為『和老總建立了關係』，如攀了一個高枝。有同事打趣他時，便問他『你們倆晚上誰厲害』之類的話。

阿紹便也打趣地說，肯定是不行了呀，她比我重。

阿紹對我說，他說的是真話，她對性要求很強，和她在一起一個星期後，他量體重發現自己就輕了10斤。

阿紹說，同事的類似玩笑讓他很不舒服。

那個女孩子便在阿紹斷斷續續的描述中成形：比較胖，因為比阿紹還重；脾氣大，說話聲音大，有決定與控制慾；非常能幹，也比較有錢；……

阿紹講過的另一次經歷，表面看來，與他自己所述『喜歡女孩子追』的心理相左。

一天阿紹和遠房哥哥、幾個朋友去夜總會玩。有一個女孩子，跑過來和他們玩，『喝我們酒、抽我們菸』，臨走時又拉著我的手不放，說：『我跟你去。』阿紹說，我要回家，你跟我幹什麼去。女孩子說，我不管，我就是要跟你去。

阿紹最後還是將她推走了。

阿紹說：女孩子死纏著不放，煩死了。又說，那個女孩子看起來只有十六、七歲，感覺很隨便，不喜歡。

但阿紹在話間也提到，當女孩子纏著他不放的時候，當著哥哥的面，他非常不好意思。

讓我們分析這個事件及阿紹對此事件的表述。『感覺很隨便』與哥哥在場『不好意思』，是阿紹拒絕這個女孩子發生一夜情性關係的原因。一方面對於『很隨便』的女人進行貶損，另一方面接受『很隨便』的女人將在其他男性面前並不足以說明自己有魅力，而且會使自己的價值受損，這是根本原因所在。而前述那個主動追求他的女友，則地位比他高的女人，被這樣的女人追求能夠提高他的價值，被一個『很隨便』的女人追將貶損自己的價值。所以，重要的不是女追男，而是這被追求過程中，阿紹自身價值的提升或貶損。

對夜場裏追他那個女孩子的拒絕，也是因為把蕩婦符號引進來了。

女孩子第一次打電話約阿紹時，是九月份。一個月之後，阿紹便決定從酒店辭職了。阿紹先是說，因為酒店有那個禁止員工間談戀愛的規定，後來也承認，身邊同事那些關注也構成了極大的壓力。

阿紹是自己決定辭職的。決定後，他告訴女友，她沒有說什麼，只是問：離開以後幹什麼？

阿紹說，先離開再說吧。可見，阿紹當時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新目標，只是為了躲避和女友共事一處的種種不便與尷尬。

我和阿紹討論，兩人問為什麼不選擇女友離開？雖然我對此心知肚明，但我需要聽到阿紹自己的解釋。

阿紹說：畢竟她是總經理助理，如果她走了，會帶走一批客人。再者，她的地位高，年齡也比我大，我離開是正常的。

在我們的文化中，當一對戀人或配偶必須有一方為另一方做出犧牲時，通常是女人為男人犧牲。而在這裏，我們看到，是男人為女人犧牲。而這種選擇的原因也非常清楚：這個關係中的女人擁有更大的權力與既得利益，她的離開將遠比男友的離開損失大。

但，阿紹所強調的年齡因素，在這裏卻找不到對他離職的合理解釋。只有一種解釋：年長三歲這件事，同樣是阿紹心中的一個結，以至於他在談話中會不時地提及……

酒店辭職後，阿紹沒有馬上找工作，仍然頻繁地和女友出去玩。

阿紹和女友的交往中，一直都是女友花錢。女友一個月僅從酒店便賺一萬多塊錢，『所以出去玩都是她買單，還會給我錢』。阿紹說。

阿紹過生日的時候，女友送了他一部新手機、一個錢包。女友還時常會給他一些存有錢的銀行卡。而阿紹並未送女友什麼物質的東西。

阿紹對於這種禮物（包括代金卡）的解釋是：『當時想她對我這麼好，還不是因為喜歡我！』

在這一表述中，我們看到的是，阿紹對於女友比自己強的經濟地位的接受，以及將這種物質的授受關係理解為愛情的表達，而與其他無關。

在女友的帶領下，阿紹頻繁地去夜場玩。

和女友一起出去時，交往的都是有錢的女人。女友會對別人介紹說：這是我男朋友。

但是，有一次，女友介紹說：這是我弟弟。

阿紹當時很生氣，但沒有說話。事後，他問女友為什麼這樣。

女友解釋說：看著你這麼小……

何以以前不擔心他顯得小，而現在開始擔心，女孩子自己對此可能也難以說清楚。阿紹當時的感覺是：她沒有把自己放在心上。

阿紹說：當時她對我已經不太關心了。

有一天，一個朋友打電話告訴阿紹：我看到你女朋友和一個男人在酒吧裏喝酒，坐的很近。

阿紹問女友。女友堅決否定。阿紹說：我就在你身邊，我親眼看到的！

女友說：那是我前男友。

不久後，女友提出了分手。從開始到結束，前後四個月左右的時間。

女友提出分手的理由是：阿紹年齡太小，不夠成熟，只是她在關心他，而他不會關心她，做事也不負責任。

在這些表述中，我們看到了男女兩性關係中的固有模式，在潛在地起作用。

對於女友提出的分手，阿紹對我說，當初以為她是認真的，沒想到是鬧著玩的。

女朋友提出分手時，這樣勸阿紹：大家都很年輕，就當什麼都沒發生吧。

阿紹說：你可以當什麼都沒發生，我不一樣。

女朋友說：大不了作朋友，見面還是要打個招呼的。

從對這份感情的期許與最後分手的控制權上，我們看到，傳統的女性『重情』的模式，在這裏顛倒了，是男人看重而女人看輕，分手也是由女人決定的。背後掩藏的，可能便是一種權力關係。

上面這些和這位女友的關係中，一切都是顛倒過來的。男支配，女從屬

的模式被倒過來了。被追求，被給予金錢，被決定，犧牲，被拋棄。在被追求中，阿紹也得到了成就感，因為自己有本錢，才會被女人追求。

### 三、生命史第三階段：性產業從業

和女友分手後，一天，阿紹和一個朋友在酒吧喝酒，認識了一個香港的有錢女人。

那天他正和朋友一起喝酒，那個香港女人過來，向他借打火機。阿紹為她點上菸。這裏順便一提的是，借打火機，點菸，這是夜場裏交識的一種常用手法。

香港女人點菸後，說我們一起玩吧。於是她叫來很多酒，一起玩骰子。香港女人問他們是做什麼的，阿紹說，沒工作。臨走時，香港女人留了阿紹和他朋友的電話。

當天晚上一點鐘，香港女人打電話給他們，約他們到夜總會玩，還包了房間。三個人在房間裏蹦迪、喝酒、唱歌，三點鐘才離去，香港女人給了阿紹四千元，給阿紹的那個朋友三千元。

阿紹說：我們又不是來這裏上班的，給小費幹什麼？

香港女人說，我高興呀，下回再來！

從這對話中可以看到，阿紹此時已經知道夜場公關及其收小費的情況，面對第一次的『小費』，他內心有過顫動，但還是收下了，同時也意味著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結合當時阿紹已經辭職許久，又與在辭職後一直給他經濟幫助的女友分手了，我們能夠想到經濟的推動力在此時順理成章、自然而然地完成了。

事實是，阿紹已經在隨女友四處玩的時候，接受了這樣的符號。

過了些天，香港女人又來深圳了。這一次，她只打電話叫了阿紹。

那天是阿紹第一次接觸毒品。香港女人先拿出二袋K粉，和阿紹一人一半地吸了。一方面是香港女人提出來他無法拒絕，另一方面阿紹自己也好奇，所以他就吸了，吸後，竟然毫無反應。香港女人有些吃驚，說：你身體這麼好！

香港女人又拿出一粒搖頭丸，阿紹吃了，前半個小時沒有反應，半小時之後開始上頭，手癢，上下牙打顫，阿紹說：『不搖不舒服，一直搖到第二天上午九點才走。』

第二天上午離開夜總會後，阿紹和香港女人去了賓館，連著做了兩次愛，每次均做四、五個小時。那天他們不吃不喝，就在床上做愛。香港女人說：我累死了。阿紹說：我不累，一點不累。阿紹說，他們一直斷斷續續地做到隔天中午，這才睡覺。

阿紹對搖頭丸的這種助性能力，印象深刻。

對於毒品的危險性，阿紹說：適量就行。如果身體好，吃了藥會做的更



久；如果身體不好，吃了藥就會損壞身體。

我說，如果身體不好，可能會死人。阿紹堅決否定：不會死，頂多是搖的吐。但後來和申哥的談話證明，夜場裏確實因為搖頭丸死了人，才有了2006年春節前深圳市政府的整頓。

阿紹不會對此不知道。但是，他為什麼否認呢？

有時阿紹自己不想吃，但客人有時會要求吃，他便假裝吃了，但也能做五、六次。客人肯定會發現他沒有吃，但沒關係，她要的是爽，做爽了她是一樣的。

阿紹說，吃了藥好想做，但好久才達到高潮。不吃就不行，幾十分鐘就射了，再來第二次。不吃藥好，吃了，著急卻射不出來，傷身體。

他說，如果一次時間短，可以多來幾次，第一次做三十分鐘，第二次可能就會做四十分鐘，第三次做的更長。他身體好，連著做七、八次不成問題。

對於吃搖頭丸後的感受，阿紹說，『感覺自己就像上帝一樣，感覺自己有很多錢，自己很開心，什麼都有裏裏在臺上搖頭跳著，看到下面所有人都向你招手，對你笑。其實那些人是在看你的笑話，但當時你覺得他們都非常崇拜你裏裏那時自己就像傻子一樣，猛跳，不停地跳，一會兒高興，一會兒又難受得要死；全身興奮，像射精時的感覺一樣，幾個小時的感覺都像是射精時的感覺裏裏』

K粉和搖頭丸之外，深圳夜場裏常見的還有大麻。阿紹說：大麻比搖頭丸厲害，像一根雪茄一樣，吸出來，吹入對方的鼻孔，吸入的人就上頭了。阿紹這樣描述吸大麻後的效果：『幻覺更多，覺得自己最有錢，最有身分、地位。也是在不停地搖，像在太空 一樣。它太厲害了，可能會上癮裏裏』

阿紹自己，大約一個星期會有二天出街，一般情況下都先吃搖頭丸之類的東西，這樣當天晚上玩的很開心，很放鬆，第二天再做愛。阿紹說，常吃藥的人，如果不吃，就覺得跳舞沒意思了。

那個給阿紹K粉和搖頭丸的香港女人，在第一次上床之後，給了阿紹三萬元。

香港女人沒有給阿紹留下自己的電話，她說，我來深圳時會給你電話。那之後，香港女人又找過阿紹兩次，每次都是週末來。

香港女人找阿紹，是在2006年的一二月間。也就是在那之後，二月份過完了春節，阿紹開始正式進夜總會找工作。

我問他為什麼不再謀求進賓館了，他說：『賓館沒意思。』他說自己『習慣了』夜總會的生活方式。

阿紹在一家夜總會應聘的是樓面經理的職位，人家告訴他，這個職位已經滿了，又說：『你長的這麼帥，可以作公關經理。』時常出入夜場的阿紹當



然明白公關經理是什麼意思，便說：『我試試看吧。』

阿紹說：想開了也沒有什麼，女孩子在外面那樣大把大把地賺錢，男孩子也可以。

至此，我們基本理清了阿紹作公關的過程：

先到深圳賓館從事一項低收入的工作——結識比他成功的女友，接受女人的物質給予，出入娛樂場所消遣——為女友放棄原工作——女友棄之而去，他繼續在娛樂場所玩——偶然結識香港富婆，陪聊後收到可觀的『小費』——在香港富婆誘使下吸毒、性交，並得到豐厚的報酬——正式進入夜總會尋找工作，成為公關先生。

至於說阿紹進入夜總會時先是尋找『樓面經理』的工作，阿紹承認，當時已經在想當公關先生了，只是『沒好意思直說』。

阿紹像許多公關先生一樣，應聘的時候都是應聘非公關崗位，但這只是一種掩飾，內心早已經接受了公關職位，只是需要夜場的管理者『給一個臺階』，從而有一種『被勸成為公關』甚至『被迫成為公關』的感覺，以使他們的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受損降到最低限度。

我目睹了一次阿紹坐台的經歷。

那天是兩個香港女人叫了阿紹。擲骰子時，無論輸贏，都讓阿紹喝酒，她們自己不喝。二人還總小聲喃喃咕咕的，不知道說什麼。阿紹後來說，他當時猜想，可能是想把他灌醉了帶出去。

兩個女人把阿紹夾在中間跳舞，前後緊貼著阿紹，猛跳。阿紹很不好意思，後來對我們說：今天被人當猴耍了。

阿紹說，如果當時沒有人看也就罷了，結果還不斷有人過來看，一個看到了，告訴了別人，別人再過來看，用阿紹的話說：『一大幫人守著看。』這其實是言過其辭了。

我當時也去看了一眼，背景是有人說：那兩個女人真騷，夾著阿紹蹭呢。那天之所以有人過去看，還因為是星期天，大家都閒的無聊。但真的沒有『守著看』，而是從門前晃一下便離開了，絕對不過份。其實夜場裏大家應該是見怪不怪的，所以並沒有怎樣看。但在阿紹的感覺中，可能已經太過份了。

阿紹說，那天如果堅持到最後，幾千元總還是會有的。但他說：『不行了，難受死了。她們抱著我蹭，搞的我和那些小姐差不多了。』

所以，阿紹就出去找老總了，對老總說了上面的話。還說：她們可能要打歪主意。

老總說，不去就不去吧，我替你去要錢。

阿紹說，算了吧。

那兩個女人臨走時，正巧看到了阿紹，說：你跑哪兒去了？害得我們沒有玩好。

老總事後給了阿紹五百塊錢，說，不能讓我的人受委屈。

這個事件中有幾個關鍵點：兩個女人夾著阿紹跳舞；許多人來看；阿紹

說：搞的我和那些小姐差不多；……因為許多人過來看，本來自如地實踐著的男性氣質，和另一種相衝突的男性氣質碰撞了，男性氣質的實踐從而中斷。

有一個被包養的二奶，二十多歲，常和一幫同樣是被包養的二奶來夜總會。阿紹每個星期都會看到她。

一天在場子裏跳舞時，那女的問：出去玩嗎？

阿紹說：去哪兒？去就去。

女的問：多少錢？

阿紹說：深圳出來玩的人都知道。

女的說：八百？

阿紹說：八百是陪喝酒的價錢。一千。

那女的便帶阿紹去了一個別墅，一進去，就撲了過來。阿紹想：怎麼就這麼急呢？讓她先去沖涼。阿紹說，那天他們做到第二天上午十點。

那女的拿出安全套，阿紹說，我不戴。

阿紹對那女的說：我擔保我沒事，有事你來找我。

阿紹說，他自己一般不喜歡戴安全套。通常情況，他說不戴，客人都會同意。不同意可以不做，我會再幫她找別的人來。有時還會明說：我沒有病，我還不知道你有沒有病呢。阿紹說，戴套，沒感覺。

阿紹在這裏強調對是否戴安全套的主控權。我一直對這種主控權有些懷疑。對其餘公關先生的訪談中，也有人提到了這種主控權。但是，像阿紹一樣，他們也都用了『一般』這個詞。有一般就有特殊，有人提到了，如果客人堅持要戴，也只能戴。

阿紹說，和客人做愛時，自己也能夠快樂。

他說，有時客人已經爽了，說好了，他會說：你可以了，我還沒可以呢。

如果是醜女，阿紹說，可以用幻想來撐著。如果太醜，阿紹說，可以陪酒，但不會出去。『不看她，想像她是美女』。

在這一表述中，阿紹實際上在傳達這樣的意思：如果是醜女，我就不出街。

我追問下，阿紹又承認：如果客人堅持要出街，『也沒有辦法，畢竟是這個職業』。

阿紹說，自己比較幸運，因為碰到的都是二十歲至四十歲的。如果以後遇到五、六十的，怎麼辦？阿紹說，那也得硬著頭皮上。

阿紹又說：如果吃藥了，會感覺好一些，因為會特別想做，醜女看著也好看了許多。

但我在夜場的觀察是，阿紹實際上是經常經歷醜女的，甚至讓我與他自述每次出街都吃藥聯繫在一起。

果然，後來阿紹又曾對我說，如果客人長的還可以，也可以不吃就能

做。

和阿紹討論了與客人做，及與女友做的不同。

深圳找一夜情式的『女友』太容易了，阿紹說，只要你想，在夜場裏待一、兩個小時就可以帶女孩子出去。

和客人做的時候，只是應付，不愛撫，不關心，也不會說情話；但和一夜情做的時候，阿紹說，『會很關心她們，會說情話，會製造調情的氣氛。但是，目的還是獲得更好的性滿足』。

通常，和一個一夜情女友一、兩次性行為後，就不想再維持了。

我問阿紹是否找小姐，阿紹說：不，一夜情就足夠了。我們多處談到，深圳的公關先生中很少有人花錢找小姐，和小姐不花錢發生性關係，便被解讀為一夜情。

我說：可是找小姐畢竟不一樣，你可以控制她、支配她。

阿紹說：一夜情也可以支配她呀，讓她做什麼就做什麼，一夜情也可以的！

和客人做自然不同了。阿紹提到有的客人要求的姿勢，『太累』。比如，讓他躺在下面，把她頂起來，『累死人』，阿紹這樣說。

客人會要求刺激陰蒂，有時用手，沒有過被要求用口的經歷。這時，阿紹已經從業三、四個月了。

阿紹說，吃藥、做愛後，往往是一覺睡到晚上。

他說，自己東想西想，這樣子肯定不行。這條路不可能走一輩子。怕知道他做這個的人太多了。

阿紹說，自己在乎聲譽。哪個不在乎呢？他這樣反問。

阿紹說，自己白天不出來，怕碰上人。我很奇怪，怕碰上什麼人呢？

阿紹說，客人們白天上班，碰到不好。客人可能會和旁邊的同事或朋友說，這個小夥子是做什麼什麼的。阿紹碰到過這種情況，他那之後便不願意白天出來了。這讓我有些奇怪：去夜場玩的人，對阿紹與之無關的人議論自己，阿紹為什麼會在意呢？阿紹說：不認識的人議論我，我在意；特別熟的人議論反而不在意，特別熟的人都是同行和出入夜場的人。

#### 四、阿紹提供的其他資訊

阿紹還有一個比自己小一歲的親弟弟，也在深圳。弟弟在健身房作教練，對於阿紹從事的職業一無所知。弟弟也曾到過阿紹工作的夜總會，但阿紹戴著『經理』的牌子，弟弟不會懷疑。

阿紹說，弟弟觀念保守，接受不了。

阿紹說，他不會讓弟弟幹這行的。

說自己像個孩子的阿紹，是在來深圳後，想法一點點『大』起來的。他

說，將來想有錢了，就不幹這行了，在深圳開公司、開店，賺錢，再求更大的發展。

我們在這裏看到的，是環境對人的影響。

我不解地與阿紹討論：為什麼將來還會選擇在深圳開公司呢？不怕他以前的客人認出和議論他了嗎？

阿紹說：那時就無所謂了。有錢了，人們就不會說你了。即使原來是作乞丐的，你有了錢，人們也只會羨慕你，不會說你。

這話讓我想起，在深圳調查時常聽人們說到某某前公關賺了多少錢，現在開著公司，如何有錢之類的话。說這話的人們，語氣和神態都充滿了敬佩。

阿紹說，現在很苦，想一想這是暫時的，便能夠過去了。『想一想這是暫時的』，這是許多公關對我說過的話。

阿紹說，大丈夫忍辱負重，你看劉邦，受過跨下之辱，但是，他笑到了最後。

阿紹在上小學時便喜歡《三國志》裏的人物，他喜歡看那裏面的人物如何鬥心計，如何運用兵法。他說那是一本人際的書，告訴人們，堅持到最後的人，總會有出路。

看來，阿紹並沒有從三國中學了多少心計與兵法，他學到的是：大丈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在談到和同事們的交往時，阿紹總結說：南方人重視細節，而我們北方人直爽，有什麼說什麼，有時便不注意對方的感受，讓南方人覺得粗魯。

有時經理批評阿紹的時候，會說很多，他就會很不高興，會說：我錯了你就直說，別講沒關的。

阿紹說，香港人特別重視細節、禮貌問題。

在喝酒的時候，香港人會先拿杯子倒著喝，如果感覺好，沒事，再拿瓶子喝。阿紹說，這是擔心別人會給他們下藥。確實有被下了藥的情況，自己拿錢給人家。

和阿紹討論什麼樣的男人算男子漢。

阿紹說：疼老婆，孝敬父母，對子女教育得當。

在男女關係上呢？阿紹說，要真誠相對，要保護女人。女人是拿來疼的，他如是說。

阿紹承認：和客人交往，使他變得沒有真情了，更少關心女人，也不知道怎麼關心人家。

但我對阿紹的這種解釋有些懷疑，因為我還記得他初戀的時候，即還沒有和客人打交道時，那個年長他三歲的女友提出分手時，理由同樣是他不會關心人。

阿紹對男子漢的理解還包括：行的正，做的直，有自己的處事風格。要

剛強，不要粗獷，要能夠主宰。

阿紹自己不是粗獷的人，但他通過熱愛運動、身體好等等建構著自己的『剛強』，所以，他的這一表述，使他足以將自己列入男子漢的行列，不會影響他男性氣質的自我認同。

阿紹雖然穿著整潔，但沒有化妝美容什麼的。他說，那樣打扮的公關，都是自身條件不足的，所以要注重外表。『很虛偽』，他這樣說。

# 阿強的生命史故事

## 一、生命史第一階段：在老家

阿強是四川人，現年27歲。雖然住的地方叫『鎮』，但屬於那種農村的鎮子，所有人都是下地種田。

父親在鄉里當個小領導，他不愛說話，只是偶爾才會開玩笑。平時一般比較嚴肅。父親自己不做什麼體育運動，在農村沒有這樣的機會。

父親很少批評阿強，總是母親在批評阿強。『媽媽嘮叨』，阿強說，『父親只在很火的時候才會打我』。問題是，父親經常很火，也經常打阿強。父親不批評，直接打。

阿強七歲時跟外婆住，外婆住在鄰近的縣城，阿強在那裏讀書，那裏的教學品質好。父母對他上學讀書抱有厚望。

阿強說自己和父母的關係不是很好，從心底抱怨家境。父母也感覺到了，阿強嫌家裏窮，有些瞧不起父母。

我分析，阿強長期住在縣城的外婆家，回到農村自己的父母家，兩種不同的生活環境形成對比，這是阿強嫌家裏窮、瞧不起父母的客觀原因。

阿強的父親在農村是個幹部，有一次處理事情別的人不滿意了，事主是開煤礦的，有錢人，就要打阿強的父親，還用磚頭砸他們家的房子。這些事情都給阿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覺得自己家被欺負，幻想長大了去報仇。

阿強的叔叔，當過兵。許多人都怕他，他非常有威信。阿強從小受這個叔叔的影響比較深。阿強覺得，做人就要像叔叔那樣。

我們從這裏看到的，是一個少年將男性氣質與軍人生涯的聯繫。

阿強說自己從小喜歡運動，熱愛籃球。從小學五年級開始玩籃球，初中時參加過校隊，還想過考體校。他對籃球的熱愛到了這種地步：球放在桌子下面，下課就打。

初中畢業，他參加了體校的入學考試，但是沒有考上。考體校有許多項目。阿強的文化課成績太差，所以沒考上。

讀初中時，班裏三分之一的同學都在談戀愛，兩性關係比較亂。學校周圍有許多放碟的小店，夜深人靜時會放色情片，阿強和一些同學都去看過。

學校管理的很嚴格，但是，沒有影響當時班裏的小氣氛。阿強說，女孩子不是太保守，有一次兩個同學在女生宿舍發生性關係被學校查鋪時發現了都開除了。

阿強自己小時候的性觀念是，男人無所謂，女人沒結婚就有性關係是不

好的。

阿強自己初中時交過兩個女朋友。

第一個是初一時交的，後來分手了，因為阿強覺得她水性楊花，很多男孩子都想勾她。男孩子摟抱她，她也不是特別反對，感覺很隨意的樣子。

第二個是另一個班的。住校時幫阿強洗衣服，他打籃球髒衣服多。交往兩個月後，二人開始發生性關係。阿強說，性上面是他主動的，女朋友略被動，她的性格不張揚。

對於和這第二個女友，阿強是想過結婚的。

女朋友的家裏有錢些，在縣上有房子，還開了一家小賣部。初三畢業時，兩人談了一個晚上，說好先各去努力，把事情安頓好後再聯繫。隔天，女孩子就去縣城了，而阿強回了父母家。

初中畢業時，在父母的要求下，他讀了中等職業衛生學校。父母的說法是：學技術，當醫生，永遠不會失業。他自己不想讀這個，一心想去當兵。

阿強因為不想讀衛校，所以開學時晚報到了幾天。走進教室的時候，發現自己初中時那第二個女朋友也在。兩人的戀愛關係就算繼續了。

這學校算中專，學的是中西醫。班裏女生多，男生沒有幾個。

女生多，看男屍的時候，女生們很不好意思。阿強說，一是害怕，二是害羞。

阿強只在這裏讀了兩個月，他說，離開的原因是自己對這行不感興趣，而不是因為這行是太具有女性職業特色。他說，他沒有想過性別的事。

說到對當兵的興趣，阿強歸結到小時候常被人欺負。

他說，八歲到十歲時，總有人欺負他家。他當時就想報仇。

後來看警匪片，特別崇拜裏面的員警和當兵的，覺得特別威武。當時就想：好男兒要麼當員警，要麼當軍人。要練就強功夫，好保護自己，保護家人。當時有許多武術學校招生，自己非常想去學武術，父母反對才沒有去成。

對於當兵，別人說太辛苦，但阿強說不怕。父母一直反對他當兵，但他還是堅持當兵了。

當兵走的時候，女朋友送他到火車站，哭著送別。阿強一直想著她，想以後一定要好好待她。

但是，當兵的第二年，阿強的同學來信說，這個女孩子家裏出事了，一家四口出了車禍，全都不在了。

那之後，阿強一直沒有再談女朋友，他想賺些錢再說。直到退伍，阿強心裏都不能夠接受女朋友已經不在了這個事實。

談到和那個女朋友的關係，阿強說，是相互關愛。但是，阿強說自己心裏總覺得應該呵護她。她經濟條件好，阿強有壓力，怕別人說閒話，說他是吃軟飯的。他覺得應該門當戶對，所以想將來下決心幹一番事業。『作男人



就是要以事業為重，不能靠女人來養活自己』。阿強這樣說。

雖然女友不在了，但阿強說，自己來廣州賺錢，當初談戀愛時的影響也是一個因素。

## 二、生命史第二階段：在軍隊

到部隊後，阿強有些失望。他原以為會學習很多散打之類的功夫，但是，發現不同兵種是不一樣的。如果是武警就有這樣的機會，而他是步兵。軍中有句話：『步兵的腿』，講的是步兵強調跑步，總在訓練跑步。

也學習過一些拳術和格鬥，但阿強說，非常少。

阿強想過再考軍校，但是，因為自己沒讀高中，所以沒有考試的資格。

在部隊的時候，阿強也聽說過『公關先生』這個詞，知道收入很高，但具體做什麼的並不清楚，以為只是迎接客人。

部隊管理很嚴，規定軍人不許去夜總會那樣的場所。但是，排長常領著幾個兵去夜總會。部隊在大城市近處的一個縣裏，坐車去市里的夜總會只需要半個多小時。

有一次，他們是穿著迷彩服去的，成為許多人注目的焦點。有一個在北京當兵的，就過來和他們聊天，他自己開了一個台子，就請他們過去坐，還找了兩個小姐。跳舞的時候，也有小姐主動過來。阿強說當時的價錢是，陪台的小姐一、二百元，出台六百至八百元。

排長帶隊出來玩的時候，排長自己會找小姐，兵們也找。回部隊之後，大家就會在一起聊：做了幾次，做了多長時間，有沒有幫你口交等等。這樣的經歷，阿強說，每個月都會有一、兩次。

阿強後來得知，那排長的違反軍紀的行為被發現，被開除了軍職。

阿強說自己當時對於小姐的態度是：這也是一種賺錢的方式，並沒有歧視。他說，這是社會發展的趨勢。

他說，和有些小姐感覺好，會聊到很深處，比如她們為什麼出來做這行呀，多是感情破裂，或經濟所迫等等。那時，阿強說，自己有時會勸她們找別的工作，畢竟青春飯，不是長事。

## 三、生命史第三階段：到深圳前，深圳初期

當了四、五年兵，阿強復員回老家了。

因為阿強是農村戶口，所以轉業後也沒有分配工作，而是需要自謀職業。當時有戰友的戰友在廣州做傳銷，說非常賺錢。戰友介紹的時候，說自己的戰友已經是高級經理了，阿強過去可以直接當經理，每月能賺到二、三千元。阿強便到了廣州，到之後發現，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但已經架不住傳銷公司的勸說，自己也想試試，便投身其中了。

剛參加傳銷公司時，是不斷地接受傳銷如何好的灌輸。公司有嚴格的層級管理。每加盟一個人，需要交三千多元的加盟費，回報的是公司傳銷的產品。加入的這一個人，總監、經理和非經理的直接介紹人，均從加盟費中提成。總監提百分之十五，經理也能夠提到五百多元，直接介紹人提到七百多元。但這仍然意味著，職位越高，手下的人越多，提成也越多。發展人多的高層經理，每個月收入可以上萬元。

作傳銷需要自己先買，所謂『需要有投入』、『體驗式消費』。阿強退伍的時候有二萬多元的退伍金，他帶著這筆錢來到了廣州。幾經努力，將近兩年的時間裏，阿強發展了十來個人，成了一個小經理，但他並沒有賺到什麼錢，自己帶的兩萬多元也都搭了進去。

在這種背景下，阿強決定來深圳賺些錢，再回廣州做傳銷。

阿強至今仍然對傳銷高度熱情，不斷和我說這是一種『新型的營銷方式』，『非常先進』，前景無限，只是中國人不理解，但以後會非常好的。阿強說，傳銷在人家美國就做的非常好，大家都接受。

阿強到了深圳。

他的一個親戚是深圳一家企業的一般員工，當時正趕上這家企業招臨時工，每個月一千四、五百元。阿強被介紹進來做，但兩個月後，企業削減人員，阿強又沒有專業技術，就被辭掉了。

在深圳這家公司的時候，大家聊哪個行業比較賺錢，就聊到過公關。而且，公司有的同事到深圳幾年了，是正式員工，比較熟悉這些，就會說的多一些，也曾和阿強去夜總會玩過。

沒了工作之後，阿強想過作健身教練。這是一個說起來就讓他興奮的嚮往，但人家也要文憑和經驗，自己條件不適合。

#### 四、生命史第四階段：性產業從業

那段時間他常去人才市場，看到路旁有佈告，說夜總會招公關、DJ、營銷等等，而公關報酬最高，月收入萬元以上。

阿強就按佈告去應聘了。夜總會人事部的女經理接待了他，他被告知：公關就是陪客人。要陪喝酒、陪逛街，玩幾天都行，讓客人高興，小費就會有很多錢。

阿強當時有些不信，想賺錢怎麼這麼容易。就問什麼時候給錢，是否可靠之類的事情。

女經理告訴他：要讓客人高興，要讓客人滿足，客人需要什麼就提供什麼。

阿強明白了一些，但還是覺得這工作挺輕鬆的，做別的絕沒有這麼輕鬆。

阿強正式到夜總會公關部上班了。他進公關部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

培訓。阿強說，每天傍晚，公關部經理給他們三個同時進去的人講課，講怎麼去扣客人，讓客人滿意和開心。告訴他們要自己扣，不能靠別人。課講了三天，每天晚上七點開始講，講到八點多，『理論』部分就算完了，然後就交給老公關帶著進場子觀察與實習。

主要是學習觀察哪些客人有找公關的需要。這從看穿著打扮入手，年齡在三十歲至四十歲之間的，比較容易扣。如果是一對男女一起來了，也存在各自找的可能性。如果是一個女的坐在那裏不斷吃東西，喝酒，眼神在尋找什麼，那麼百分之八九十就是在找人陪她。這時就可以過去敬酒，哄她玩的開心。

阿強他們當時要跟在老公關後面，在近處觀察，不能讓女的發現。要聽他們怎麼說話，看他們的反應，事後，再讓老公關談自己的感受，分析此個案的情況。在這個過程中，新手就迅速成長了。

阿強的思想，在此環境中迅速變化。他說，環境與現實非常現實，一切都是圍繞著怎麼賺到錢。賺到錢是最重要的，那個女人什麼樣並不重要，只是為了賺她的錢，逢場作戲，又不是想和她生活。

我問阿強，如果客人太老、太醜，又怎麼樣呢？

阿強說，即使這樣，男人也不會失去什麼，不像女人。阿強說：『別人說仔會少一些，這 的人不會說仔，說的話也是內地人在說。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工作，深圳人不會在意這些。』他這裏的『說』，我理解是議論、非議之意。從這表述中的男女不同，我們看到，背後仍然是社會性別意識的差異。

阿強說，自己剛入夜場時，別人也是這樣勸他的。

阿強反覆強調『男人不會失去什麼』，他說，不找客人，男人也會去找小姐。有時碰到靚麗些的客人也非常好。對於男人來說，客人美醜差別不是太大，自己也不會在乎別人怎麼看。

阿強第一次出街時，那個女人挑了很多人都沒的挑中。爹的注意到她是四川人，便說，我給你推薦一個老鄉吧。就把阿強叫來了。

看在老鄉的份上，阿強和她聊的很投緣，一起喝酒、吃宵夜，然後就去賓館開了房間。

那時，阿強不知道應該怎麼做，放不開，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心理素質不好。』女客人看阿強放不開，就開導他，說大家都是出來玩的，不用太在意。

那天前戲的時間很長，女人要求他吻她的身體，還拿出了一個假陰莖，讓他拿著在她的陰部摩擦，又提出他為她口交。阿強說，自己以前從沒有過為女人口交的經歷，這是第一次，所以難以接受，覺得髒。但再一想：既然自己找小姐時也要求小姐給自己口交，那麼女人提同樣的要求也是很正常的。阿強又對我強調說，這個女人和他那個故去的女友的名字只差一個字，於是，他便在自己的腦海裏將她想像成自己的女友，想像成正在和自己喜愛

的女人做愛，這樣就能夠比較自然地進行口交了。

只要客人不是特別『刁』，就沒有什麼。阿強這樣說。

最過份的一次，阿強說，是一個三十五、六歲的客人，非常醜，要求他用嘴吻遍她的全身上下，包括腳。

『如果好看些也就好接受』，阿強這樣說。

見阿強不太願意做，那個女客人便說：想開些，錢不是問題。意思是可以多給錢。阿強最後還是做了。

在另一次談話中，阿強坦言，對於年齡大的客戶，『沒感覺』、『很難受』。但是，如果是經理的老客戶，也會接受。在這裏，他將接受沒感覺的老客戶的原因，歸結為交情和市場了。

有的客人會狠咬胳膊和乳頭，一般是做完之後咬，客人說為了開心，為了記住你，發洩一下。阿強說，這時會想自己折騰小姐時的情況，也是一樣的，就可以理解客人了。大家發洩方式很接近，自己找小姐時想要的，也是客人找你時想要的，都是玩一下嘛，這樣一想就好接受了。

阿強無意中告訴了我，他找小姐時是怎樣『發洩』的。而在他這樣的對比與聯繫中，他使自己的職業行為更加自然地被自己接受。

『男人玩女人，女人也有同樣的權利玩男人。男人做的，女人也可以做』。阿強這樣講。

阿強剛決定進夜總會的時候，在電話和父母說，父母都不同意。後來進去了，就講自己是在別的地方工作，沒有講在夜總會。

在最初應聘、學藝的那家夜總會做了一、兩個月後，因為客源不好，讓阿強感覺，在那裏做下去有坐以待斃的危險。那一、兩個月間，他坐台六次，出街三、四次，他很不滿意，覺得應該自己出來多找機會。加上已經認識了一些這方面的人，經人介紹，就出來『跑場子』了。

阿強自己屬於一個爹的，其他場子裏的爹的或經理找他，都是通過他的爹的。他的爹的在夜場裏做了十多年了，同時和十幾家夜總會的公關部經理保持著聯繫。哪家需要了，打個電話，他就過去。客戶的增加手段很大程度上還依賴老客戶帶新客戶，即以前的客戶覺得他好，會推薦自己的朋友找他。『玩這行不需要拘束，有要求會直接說』。阿強這樣講。

阿強每次出街的收入，是二千元起。這二千中，他自己拿一千二百元，自己的爹的拿五百元，介紹他去跑場子的那邊的爹的，拿三百元。

現在，阿強每個月有四、五次出街的機會，坐台的機會少了。他自己偶爾也會去場子裏逛逛，但是很少，因為那裏的公關會排斥他，而且客源太多了也不好，有時電話來叫卻去不了，就不好了。

阿強和我說起，跑場子的公關先生都有兩下子，有自己的特長，經理才會向客人特別推薦。我便和他認真地討論過他的特長。

阿強說：你別看我個子不是很高，只有一米七二，好像矮小，但是，我全身都是肌肉。有些女人就是喜歡我這種身材。

阿強說，自己的肌肉是一塊塊的，胸肌、腹肌都是一塊塊的，摸著手感特別好，很多女人喜歡摸。『像男子漢那樣的體魄』，他說。『結實，撫摸時手感好。摸著踏實，有安全感』。阿強對此反覆強調，並且說，經理就會根據客人的需求，向客人介紹自己的這些特點。當然，自己也要把自己的特點和長處告訴經理。

對於自己的肌肉，阿強說，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客人都會很喜歡，會撫摸。

別人沒有肌肉嗎？阿強說：經過特殊訓練，摸著感覺不一樣，很硬的。

阿強還說自己做愛的時間比較長，一晚上可以做八次，剛開始半小時一次，到後來一小時至一個半小時一次。

阿強說，需要用口刺激的客人占一半。對於口交，阿強說：我和別人感覺不一樣，別人會覺得髒，我不覺得髒。如果有病，我能夠看的出來。

『跑場子』的男公關，在阿強說來，需要有特殊的本事，但這本事，他最後也沒有說清。如果口交一點屬實，那麼與其他聲稱拒絕口交的男公關相比，這算是一個『特殊本領』。阿強迴避了這一點，他只是強調：做的時間長，次數多，技巧與花樣多，特別會玩，能夠讓客人滿意。

阿強也和小姐做。他說，和小姐做從來不花錢。

小姐也是職業性工作者，為什麼願意不花錢和男公關做呢。阿強的解釋是，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小姐也想找一找和仔做的感覺，這和仔（公關）想找和小姐做的感覺是一樣的。但我的懷疑是，如果像阿強前述那樣和小姐做的時候『折騰』小姐，她們是否還能找到『和仔做』的感覺。

另外一點，阿強說，有的小姐可能會覺得和他做是有談戀愛、交男朋友的意思，『她有這方面的幻想，但我不這樣認為』，阿強說。

和小姐外出的時候，都是小姐買單。以前許多公關也都這樣說過，但解釋不同，如有人解釋為『小姐賺錢容易』，阿強的解釋則是：『小姐會認為玩仔都是有錢有地位的人，她買單可以滿足她的一種虛榮心。』

我們談到性禁忌的問題。阿強說，以前自己認為對女孩子來講有性禁忌，對男孩子來講沒有。這一點，我們前面也曾提到。阿強現在的變化是，他認為男女一樣了。女孩子到了一定年齡，生理上的自然需求也很強烈的。以前他認為女孩子結婚時才可以談性，現在不認為了，感情碰撞了，就會自然發生了。

阿強反覆說過多次的是：做這行只是暫時的，階段性的，為了以後的事業……

『只要有了錢，可以再去找女人』。阿強這樣說。

阿強的計畫是，再做三年，那時年齡大了，自己也該做別的事了。

# 阿京的生命史故事

## 一、生命史第一階段：在老家

阿京的家在遼寧的一個中小城市。

阿京的父親是包工頭，長年不在家。阿京從上高中後，父親就經常外出，很少見到。阿京自己又住校。阿京說，父親從來沒打過他。阿京從小就是很乖的孩子，什麼事情不讓做，父母最多說兩遍，阿京就不再做。

父母對阿京很放心。

父親跑遍了中國的東西南北，阿京十分羨慕他，阿京讀中學時的理想就是作一個遊子，走遍全國各地，像父親那樣。

阿京的母親是一個賢妻良母型的人物。

阿京一直很喜歡軍人，覺得當兵很英武。像申哥那樣，走路都不一樣。

阿京高中畢業後在家待了一年。家裏並不缺錢。

一年後，阿京找工作，『普工』（指工廠裡的普通工人）他不願意做，覺得太累。

阿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洗浴中心作服務員，給客人端茶倒水的。那時，他每個月的工資一千元。洗浴中心主要的客人是找小姐的，那裏的小姐，每個月多的可以賺到五萬元，少的也能賺到一、兩萬元。阿京說，那時他並不羨慕那些小姐，反而有些看不起她們，覺得自己雖然錢少，但是不能像她們那樣出賣肉體和人格。阿京覺得，做小姐等於把自己給賣了。就像作仔，也等於把自己給賣了一樣。阿京當時並沒有經濟壓力，家裏不需要他的錢，他和朋友租了房子在外面住，自己吃穿住都夠了，所以，沒有急著要賺很多錢的念頭。阿京說自己年輕，玩心重，想的就是玩。現在，阿京也強調玩在他生活與工作中的重要。

當時阿京還沒有聽說過『作仔』這件事，在他們那裏也沒有。

阿京和洗浴一個迎賓的女孩子談戀愛了。他還偶爾帶那個女孩子回家住，父母只是說，你們這麼大了，自己的事自己負責之類的話。

阿京說，當時根本沒有想到談婚論嫁，現在也沒有。所以，後來和那個女孩子很快分手了。

阿京在洗浴中心做了幾個月，和幾個朋友一商量，決定去哈爾濱。他說，主要還不是為了多賺錢，而是為了玩，覺得這麼年輕，就應該四處闖世



界。

阿京和三個朋友一起到了哈爾濱，都是男孩子。他們先四處玩了幾天。阿京說，他到一個地方後，必須先四處玩個夠，才可以再找工作。否則，他無法踏心做工作。

在哈爾濱，阿京先在一個四星級賓館作門廳服務。阿京說，那裏也有夜總會，肯定也有小姐，但他當時不知道。他接觸不到。

幾個月後，又待膩了，阿京又約了四個哥們兒，一起到了大連。之所以選擇大連，就是因為那裏靠海。阿京想到海邊，幾個哥們兒就來了。到了後，先在旅館住下，玩了一個夠，再出來找工作。

阿京在大連一家賓館作服務員，整理客房之類的工作。和來的哥們兒都分開了，不在一起工作。因為應聘工作的時候，不可能同時被錄取，所以分頭找工作。

這工作做的好好的，只因為和別人打架而離開了。打架的起因很小，阿京說，就是看著你不順眼，總有些磕碰。有一次走在過道上，碰撞了一下，雙方就打起來了。彼此的哥們兒也來動了手，把對方打了些皮毛傷。但是，按著公司的規定，肯定是要罰款的。算了一下，罰款、醫藥費加起來也不少，就決定工資也不要了，一走了之。

阿京回到遼寧的家中待了一個月。

好動的阿京就又聯合了幾個哥們兒，到了深圳。

關於打架一事，我與阿京討論，是不是東北人特別好打架。阿京說，是，走到哪裡都看到東北人在打架。阿京用了一個詞：要夠爺們兒。

東北人打架背後的男性氣質，便通過『爺們兒』這個詞體現了出來。

我曾問阿京，怎樣才算爺們兒。阿京說，主要是夠朋友，義氣，朋友有事幫忙。那麼，在和女人的關係中，爺們兒如何體現呢？阿京說，自己沒有感受。

在老家，阿京在父母面前乖，實踐從屬性；在女人和男同伴間，實踐支配性。對小姐的認識，也是主流道德觀的。不同話語，實踐不同。直到此時，也沒有賺錢的意識，到深圳也只是為了玩，不像別人是為了錢。

## 二、生命史第二階段：深圳初期

阿京到深圳後，也是先玩了一個月，把帶的錢花的差不多了，還讓家裏寄錢來。

阿京有一個姑姑住在深圳，阿京去她住的小區看過，裏面男人很少，住的幾乎都是女人，是香港、臺灣和澳門人包的二奶。

阿京很愛交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時，便也不斷聽到各種各樣的事。阿京告訴我：在深圳一天經歷的，相當於在老家一個月經歷的。他指的是觀念的



變化。阿京說，在深圳三個月，就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觀念。而如果是在老家，可能永遠也改變不了。

阿京和我在一起時，幾乎每次都會說到『深圳太現實了』這樣的話，這也是我在深圳聽到的最多的話：深圳太現實了。

阿京在深圳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進一家服裝廠作工。只做了兩天，他就跑掉了。那裏沒有空調，熱氣薰天，條件極差，工作極累，工資極低，而阿京一直在酒店、娛樂場所工作，工作環境都很好，他無法適應那裏的工作。

我們在這裏看到，阿京再度重複他高中畢業後在家鄉找工作時的經歷，不願意做『普工』。他好玩，沒有吃苦賺錢的意識，是主要的原因。

阿京窮的時候，哥們兒聊天，就會說到：沒有錢？沒錢作仔去呀。

在深圳的阿京，越來越多地接觸這樣的開放的文化。

阿京真正作仔前的最後一份工作，是在一個高檔住宅樓作保安。

我聯想到了自己在深圳所住的公寓的保安，高大帥氣，站在大堂門口，給進出的客人開門。

作保安的時候，許多住在那裏的二奶、富姐，進進出出的時候會和他聊天，漸漸就聊熟了，時而打電話約他一起出去玩。

阿京那時開始頻繁進出入夜總會之類的場所。那時並沒有人給他錢，大家完全是朋友一樣的交往。阿京以前在家的時候就愛喝酒，但是，到深圳後更能喝了。阿京說，喝酒的人都這樣，越喝越能喝。

但是，出去玩時，都是二奶和富姐們付費。在我看來，他在和她們『平等交往』式，男性氣質已經在過渡了。這個過渡，可以從雙方經濟條件的對比關係，對對方的身分的認識等等方面來考察。

在作保安時，二奶們叫阿京出去玩，都是由她們付費。這已經是一種從屬性男性氣質的實踐。

二奶有時會勾引阿京，動動手什麼的，阿京便躲了。有二奶提出和他上床，他也不同意。

我們略加分析就會發現，此時的阿京和二奶、富姐們，同樣處於社會性別秩序的三重關係之下。生產關係中，作為保安的阿京屬於為她們服務的行業，是她們控制財富而不是作為男人的阿京；控制財富的女性於是便掌握有權力，比如在決定去哪裡消費，消費什麼的時候，註定是她們說了算而阿京只有跟隨的份兒；而在欲力投注上，我們也不可能想像阿京可以像和對自己同一階級的女孩子那樣表達感情。事實上，阿京也說道：『她們有時會勾我，動動手什麼的，我就躲了。提出上床，也不同意。』在三重關係中，阿京均處於一個被動的、從屬的位置。他只有『躲』的份，而沒有主動做什麼的權力。如果只是單純有女性一方，從屬性的男性氣質仍然是建立不起來的，男性氣質的建立是一種互動，正是在阿京與這些二奶和富姐們的交往中，他從屬性的男性氣質被建構了。

但是，阿京通過『我們是朋友關係，平等交往』，來迴避了其實他在這

一交往中的不平等性，從而也迴避了從屬性男性氣質。

這，是阿京在『作仔』的路上走出的第一步。

同一時期，阿京也常和哥們兒一起去夜場玩。花錢多的地方去不起，就去×××，只需要花十塊錢，進入所謂的『海場』，人很多，可以不再消費別的。蹦迪等等，那裏有許多人。

阿京的心有些野了，幹不下去工作了。此時，他的觀念也大大地改變了。

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阿京辭去了保安工作。

我們在這裏看到了阿京的轉變，初到深圳他便經歷了男性氣質的地理差異，經歷了符號轉變。先是在姑姑家的小區，後來在工廠，再後來當保安，出入夜場，和二奶富姐們的熟識。接受了深圳話語，也完成了性產業從業符號的培訓。辭去工作時，他其實已經決定作男公關了……

### 三、生命史第三階段：性產業從業

阿京說那些常約他出去玩的二奶、富姐等等，見不到他了，就CALL他，叫他出來玩。阿京說，哪有心情玩，沒有錢，吃飯都沒著落。

對方便說，出來吧，出來散散心。

因為有了看似漫不經心的對話，那天在出去玩的時候，二奶和富姐們就會給阿京一些錢，一切進行的非常自然。二奶們用的是幫他『過難關』的名義，而阿京也會自然地接受朋友們的幫助。而細看上面對話，我們便會發現，『付費』的默契已經在這不顯山露水的過程中完成了。阿京強調自己因為沒錢所以沒心情出來，二奶和富姐們仍然叫他出來，就意味著承諾要幫他解決這個『心情』問題。

阿京巧妙的談話，表達了自己的經濟處境，也完成了從『平等交往』到索要報酬的過程。二奶、富姐們也可以用『幫朋友』名義付錢給他，雙方均迴避了直接與主流男性氣質的支配性的對抗。

但是，阿京真的是沒有打定主意『作仔』便辭工的嗎？顯然不可能。阿京說過另一句話：『當初窮的時候，哥們兒聊天，就會說：沒有錢？沒錢作仔去呀！』可見阿京是有備而來。而且，我也懷疑在辭工之前他和二奶、富姐們出去玩的時候，是否確實從未收過物質回報。

阿京辭工一個星期之後，有一天和一個二奶一起喝醉了，送她回家，兩個人都醉了，就很自然地發生了。這讓我想起，阿京所說的假醉。是真醉還是假醉，亦或是借醉來讓自己完成第一次？

無論怎樣，那之後，阿京開始『出街』。他用的是這個詞。而『坐台』，和內地的用法一樣。這讓我再度想起申哥用的詞『陪客人聊天』。對比一下，很有意思。

阿京說，是辭工一個星期後第一次出街，又說，是辭工後和女人出來玩後一個星期出街，這讓我判斷，辭工後就一、二天，甚至當天，就和人出來玩了。而他又說，辭工後那些『朋友』看不到他，給他打電話。這種表述使

得他的坐台變得被動。這是事實，是時間上我的理解失誤，還是一種阿京的掩飾？

阿京曾對我說，他不算正式作仔，他沒有去固定的娛樂場所，都是他的朋友們間的滾動。他一直用朋友們來稱呼客人，是在指明，這些客人如那些他在作保安時認識的，先是有一種朋友情誼在裏面了。

每個人都有幾個朋友，阿京說，女人和男人是一樣的，出來玩時都想找靚仔，她介紹她的朋友給我，她的朋友再介紹她的朋友給我，這樣圈子就越滾越大。再加上一起去場子時，也會認識申哥這樣的朋友。申哥有客人時，也會CALL他。這樣，阿京的圈子就越滾越大。阿京一再說，申哥是個好人，性格特別好。申哥發話了，就沒有問題。有申哥了，什麼都好說等等。

阿京曾說，他的客人百分之七十都是回頭客。有的人從一開始做保存關係到現在。阿京到深圳一年，作仔八個多月了。

阿京說，他不可能和別人一見面就上床，要有幾次交往，有感情了才可以。

後面陸陸續續的訪問中，發現，其實並不一定如此。比如說，阿京強調了吊客人的技巧。就是客人要他出台，他總會推說今天有事，今天醉了等等。阿京說，她沒有得到我，就總會找我，坐一次台就得五百，有時還會多給，幾次下來錢就不少，而如果出了街，她得到了，就不會再找我了。所以，還是這樣上算。而越吊著，沒有得到的就是想得到，她越來勁兒，這樣吊一段時間，再出街，價錢等等也好談了。而且，幾次這樣的交往後，也有感情了。感情，朋友，是阿京在談這事時經常使用的辭彙。

這又是阿京的絕頂聰明，『吊』本身是掌握主動權的一種方式，不完全由客人決定身體，而是自己主控，避免了很大的從屬性；在主控的過程中，更將客人的欲求玩弄於股掌之間，又體驗到一種支配的樂趣；發展出感情之後保持較長期的關係，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阿京真是一舉多得。

阿京的『兼職』與『不進夜場』，表面上是結識客人的途徑不同，實際上它的重要性在於，不需要面對夜場裏的種種過度從屬性的尷尬。

是不是所有客人都要吊著呢？阿京說，也不一定，如果是港客，週末才能來一次，就不能吊太久，可能會吊不住。

這樣看來，可以說，阿京也是會不培養感情和朋友，就出街的。

另一方面，阿京又曾說，客人一般都是回頭客。可見，也並不如此。因為他說到，客人得到了，就不會再找了。

阿京在和我聊天時總說，自己接的都是三十五歲以下的。

但我清楚看到女客主要不是五、六十歲的嗎？阿京說，那樣的我不出街。他說，我的客人都是內地的，很少有香港的。

很少有香港的，就還是有的。有了，也就無法保證都是三十五歲以下的。因為申哥已經說過的，港客都是五、六十歲的。從申哥和阿京的不同表述，我們可以看到不同身分的他們的不同表述，以及這背後的心理。

阿京先是說，如果沒有感情，如果太老，他會做不了。言外之意，有了感情，如果不太老，他就做的了，他接的都是這樣的。但後來又說，也會有不行的時候，也會吃藥。

吃的是什麼藥，阿京叫不上名字，因為是英文。這種藥是出街後發現不行時吃的。

有時也吃HIGH丸，阿京說。所謂HIGH丸，其實就是搖頭丸。

阿京對搖頭丸的描述與其他人接近：吃了之後就想跳舞，特別興奮。音樂停了，自己還在搖頭晃腦地跳。阿京說，那時什麼都不知道了，煙灰缸裏有啤酒，也會端起來喝，不知道髒了。幾個小時之後，才過勁兒，那時就特別想做愛，性能力特別強。吃搖頭丸，是在喝高興的時候，想跳舞的時候，而不會是事先知道要出街的時候。阿京說：吃了搖頭丸，就不是男人了。我問怎麼不是男人了，他說，不能勃起了。而藥物過勁兒後的勃起，可能客人等不急。

因為個人身體的情況，搖頭丸起作用的量有大有小。阿京說，一片不管用，要吃二、三片。

K粉，又稱黑粉。也能起到提高性功能的作用。阿京說，黑粉不上癮。但是夜場裏不同人對此有不同看法，另一位公關就說，要看怎麼吃，如果每天按時定量吃，也許會上癮……

在我做考察的夜總會的牆上赦然寫著：搖頭丸、K粉食用犯法，禁食，字樣的標語。

阿京說，自己算是被包養的性質。不是每次上床之後就付費，而是階段性的。而事實是，後來的談話中，可知其實許多時候阿京也是接散客的，甚至更多，而他刻意忽略了這些，這背後也是起著自我提升階層的作用。在這提升的過程中，男性氣質得到提升，而且男公關間不同的等級也在建構中。

阿京手上有十幾個女人，他非常熟悉，不需要把她們的電話輸入手機的。隔一段時間，他會打電話給她們，說手機欠費了，房租到期了等等。阿京說，理由很多的。告訴她手機欠費一百多，她會給我三、四千，夠我一年手機費的。

阿京說，事實上，她們都非常明白的，很少需要我開口去要。

沒有了性行為與金錢的現場交易、立即兌現，客人與阿京均獲得一種對性交易關係的迴避。當阿京說『不是每次做完之後就現給錢』的時候，他的語氣和神態告訴我，他對『現給錢』的方式很不屑。

可能正是因為把自己擺到了這樣一個說友非友，是客人又和通常意義上的消費者與被消費者的關係中，阿京對許多事情的體驗都和其他男公關不一樣了。比如，他便認為『找小姐和客人做，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只是誰付錢的差別』。

阿京強調說，不是每次做完之後就現給錢的時候，他的語氣使我感覺他對這種方式略有不屑。但事實是，除了這種『包養』關係，應該還是給現錢為主的吧？在這一表述中，阿京再次實踐了對最具有從屬性的男性氣質的迴

避。

我說，所謂包養，應該是指不能再和別人有性關係吧？阿京說，她們不會計較這個。

我說，是不計較，還是不知道。阿京說，應該是不計較。

但阿京從來不對她們承認自己是作仔的，他說，有些人會知道，但是和那些熟的朋友，只是說在夜總會作客房營銷。如果打電話找他訂房，他會立即趕過去，幫著訂了房，像是證明了自己的身分，同時還能夠得到房屋的提成。

對於另外一些人，阿京則說自己是房地產公司的。他說，好多人說他像做房地產的，他就說自己是，是售樓人員。售樓員是阿京對所有人見面時講的職業，也是他公開承認的職業。他還使用了一個專業辭彙：房地產三線人員。雖然他自己也說不清三線到底是怎麼回事。

阿京說，做這行，就是要先自己向裏面賠錢，然後是維持，再以後才賺錢。『我們賺的多，花的也多』。阿京這樣說。

阿京說，自己八個月存了五、六萬元。他認真想了想才算出來的。他說，錢存進銀行，他就不再動。他說自己這樣算是沒有什麼消費的了，不美容化妝，白襯衣黑褲子很平常，連頭髮也不做。而真正的仔就不同了，從身邊經過時有一股香水味，阿京說這些時頗不以為然。這和阿超的表述相近。

事實是，真正的仔也並不都如此。但阿京顯然在通過這一表述，將自己與『真正的仔』區別開。

阿京另外一項可能略大些的開支，便是和哥們兒一起喝酒，以及去夜場。

他一開始否認自己找小姐，後來又提到『我們也去夜場的』。去了，也要開房的。一開始說自己不找小姐，別人找。後來又說到，找的話就是每個人都找一個小姐。

阿京說，他們能夠一眼看出誰是小姐。他是在這種自我顯示的過程下，又說到自己會找小姐的。阿京的原話是，我們一眼就能看出誰是小姐，特別靚的，就會叫她進來陪陪。

阿京說，我們太瞭解小姐的心理了，和我們是一樣的。

帶小姐回去，阿京醉的太厲害，會隔天醒來再做。

許多公關都說找小姐不要錢，阿京也這樣說過。但是，阿京既說過找小姐不要錢的話，也說過為了讓某個小姐出街，酒後叫板到一萬元的話。我相信這二者都是真話。許你吊客人，就不許小姐吊你？人家是傻瓜？

阿京說，找小姐與和客人做，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只是誰付錢的差別。我問，難道沒有控制的感覺嗎？比如客人會要求你做這做那兒，甚至會提特殊要求。阿京說，我沒有遇到過，如果客人太過分，我會站起來就走。誰怕誰呀。

我說，不怕得罪人嗎？



阿京說，得罪就得罪了，客人有得是。

我又問，不怕得罪鴨頭嗎？

阿京笑了，我沒有鴨頭，我很自由。

阿京說，他並不在意客人走掉。走掉又怎麼樣，誰在乎誰，又會有新的客人來。

問阿京，陪酒，可否有什麼影響男性尊嚴，爺們兒氣質的。阿京說，有呀。比如客人聊著天，喝著酒，哪句話說的不得體了，她就立即翻臉：你算個什麼東西，不就是一個作鴨的嗎，我拿錢就能砸死你。

阿京說，這時也只能陪著客氣，說：對，您說的對，我沒有什麼了不起，我賺的就是這份小費。

阿京對這一細節的描述，與他前面所講的自己會抬腿走掉，形成矛盾。

阿京說，有一整套辦法迴避不想和她出台的客人，主要是裝醉。沒喝醉也裝醉了，倒在沙發上就睡。有時還打電話給朋友，說我醉的不行了，快來接我回去。醉的睡著了，客人自然也沒興趣叫他出街了。

不需要絕對的順從，又不採取對抗的方式，阿京再度用聰明的手腕實現了對支配性與從屬性的雙重超越。

但是，男公關真醉的時候還是不少。我就看到有公關會醉的『吐出一條血路』，真的是從房間一直吐到衛生間，有時還會吐血。

現在在深圳也是一樣。阿京說，喜歡和哥們兒一起出來玩，聊天，喝酒，這時通常不帶女孩子。

阿京說，和哥們兒喝酒高興了使勁兒喝，是真醉，但是，不承認醉。和客人們喝酒是假醉，但是，要裝醉。和客人，是能不喝就不喝。

喝酒，是阿京少爺生涯中重要的一個組成。喝酒，哥們兒義氣，爺們兒，這些是聯在一起的。而且，喝酒也是一種身體實踐。阿京的真醉與假醉，如何體現著身體實踐呢？這是需要思考的。

阿京和哥們兒在一起時不會談自己的職業，他說自己是作房地產的。一些哥們兒會知道，有時會和他開玩笑，他就非常不高興。有一次走在街上，他們就開玩笑說，你出了幾次台呀等等。阿京當時就翻臉了，走掉了，不再理他。後來，那朋友上來向他道歉，才又恢復關係。

阿京還提到，自己認識的人太多了，在夜場他只在包房裏，如果讓他在大廳裏，他才不幹呢。

有一次我正和阿京還有申哥等幾個人在包房裏聊天，有一個女孩子進來和申哥告別。我繼續和阿京聊，他搖頭，小聲說：別說了。那女孩子走後，我問他，認識她？他說，不認識，但是不喜歡別人聽到這些。

雖然我們當時聊的是很含糊的話題，阿京的敏感與迴避由此可見一斑。

阿京曾領我去別的夜總會逛，他領我在場子裏轉的時候，挺胸抬頭，目

不斜視，一種絕對不會是仔的感覺。

阿京說，小姐和仔不一樣。男人坐在大廳裏，小姐過去問是不是需要服務，或者可以CALL常客出來玩，但是，仔不可能呼女客出來玩，也沒有仔上去問女客是不是需要服務的。他說，這就是男人的不同吧。

阿京說，我們這些人眼睛都很尖的，一眼就能看出來哪個女人能不能出血。在大富豪那種地方，就會過去一起跳舞，搭訕。

這似乎又與阿京前面所講的不主動搭訕的原則有些衝突。當然，搭訕是肯定的，只是內容不一樣，不是像小姐那樣直接去問需要服務嗎。

和在北京接觸過的公關不同，深圳的公關都說，他們沒有接過男客。這也是我在夜總會觀察的所得，至少我做田野的那個夜總會，沒有男客叫公關。但這並不能說，在深圳沒有同時以女性和男性為顧客的公關，只是可能相對比較少。

我和公關們討論過這個問題，為什麼北京的公關同時接男女客人的比例要高一些。一位公關的分析是：北京的女性客源遠遠少於深圳。這看來是很重要的一點。

有一天，我和阿京先互發了一些短信談事情，然後我給他打電話，因為剛在短信裏談話所以我通了電話上來就說，並沒有再自我介紹。讓我很奇怪的是，他說的話我聽起來不知所云。他說：『我還真想認識一下你那個朋友裏裏不瞞你說，我還真沒有賺過男人的錢。』

放下電話後，我頗困惑，後來忽然想明白了：他一定把我當成別人了。可能是另一個同時也在和他發短信的人，或者在他的手機地址簿裏，和我的名字比較接近的人，或者是手機號碼與我接近的人。

果然，阿京這時也來了短信，接著我們原來的談話說了。我想，他可能也意識到自己犯的錯誤。

這件事使我確認兩點：1，阿京確實此前沒有接過男客；2，在深圳的男公關同時接男客的機會還是存在的。

阿京說，也有這種情況，和小姐們一起玩，喝高了，讓某小姐出街。她不出，就嗆火：給五千出不出？不出，給一萬出不出？一萬，小姐就出了。

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說，賺的多，花的也多，因為總一起出去玩。阿京說，一萬是不值，但是喝高了呀。

阿京自己從來不去HIGH場，我也確實沒看他進過。在場子裏，年輕的靚仔被老女人摟著跳，別人用怪異的眼光看，用阿京的說話：『心 那個難受呀。』如果一定要在廳裏跳，阿京也只能接受和年輕些的，靚些的，感覺好些的跳。而如果是老的和醜的，他會掉頭就走。

當然，在包房裏，這些問題就不存在了。所以，阿京主要是在包房裏玩。



阿京稱自己是被多人包養的。

阿京說自己有十多個常客，這便是他所講的包養關係。這十多個常客，都三十多歲。太老的，阿京不願意接。如果有太老的客人點了阿京怎麼辦？他說，我上來就叫阿姑姑。阿京可以陪太老的女人喝酒，卻不願意陪她們上床。

我很好奇，這麼多常客，怎麼接的過來，特別是如果週末幾個人同時約他，怎麼辦？阿京說，週末定好後，就會關機。週末是最累的了，有時一個週末要接兩、三個客人。客人也並不都是要求上床，最多的一天，阿京就見了四個客人。上午一個喝茶，下午一個陪爬山，下午七點又見一個一起吃晚飯，而晚上又見了第四個，陪喝酒。阿京周密地在四個人間周旋了一天，得了不少小費。

有一天，阿京告訴我，隔天要去珠海，因為有以前那裏來的客人打電話，叫他過去玩。但當天晚上，我卻知道他和別人打架，把人家打傷了，在醫院陪呢。珠海自然是去不成了。第二天中午，約阿京一起吃中飯，他說，昨天晚上還有一個常客打電話找他，讓他出去玩。但他剛和人打完架，心裏特別煩，在電話裏說不去了。那邊說：有錢賺，你還不來？阿京一聽就急了，說：就不去，你愛找誰找誰去！那邊就把電話摔了。

阿京說，估計這個客人飛了，但是，飛一個也無所謂，有飛的，就有新來的。

而在另外的場合，阿京又非常強調要守著客人，飛了一個損失都很大，一個好客人一個月要給一萬多呢。

阿京後來對我承認，他當時衝動了，『像打架一樣衝動了』。但他同時又灑脫地說：『再扣別人就是了。』

阿京頂撞這個客人的事件的背景，是打架後心情不好，對客人的『有錢賺你來不來』便格外敏感，並且爆發了。這一過程中，仍然是男性氣質的建構。

我離開深圳之前，阿京告訴我，他在老家交的女朋友就要來深圳了。『她來之後，我就關機一周』。阿京這樣說。阿京還說，不會帶女朋友去夜場，等錢賺的差不多了，就回家去和她結婚。

作『鴨頭』，同樣是阿京的理想，但是，他說自己手底下的人還不夠多。他說，如果有十來個人，就可以去找場子談了，如一個月給他們創造多少效益，然後進場子。一個夜場可能有七、八個公關組，所以，不怕沒地方進。

阿京的理想是，帶10個小姐去香港賣淫，他當『雞頭』。阿京說：10個人給你賺錢，那你多爽呀。

我回到北京後，阿京曾來電話，希望我給他介紹些北京的小姐去深圳，讓他當雞頭。我說自己沒有這方面的資源。他說：需要好處費的話，我會給

你。我說，不是好處費的事，是我真的不認識小姐。事實上，我很想幫阿京，但我對於這樣做是否符合學者的倫理規則，也沒有想清楚。

阿京一度還想過帶著幾個公關來北京發展。但也不了了之。

阿京說，我們這行，忍字最重要。不僅要忍客人，還要忍同行。因為來了一個客人，選了兩個進去，沒挑中你，你就要忍，還要認真地對客人和同行說：『祝你們玩的開心。』

『自來場』中，阿京說，要去招呼客人。

阿京說：我們對付女人是很專業的，只要出去玩一、兩次，就可以上床。但長不了，知道我們做這行的，人家當然會離開。如果是遇到自己特別喜歡類型的女孩子，比如特別純的，就會多瞞些天。

何以女孩子這麼容易搞到？阿京承認，除了公關先生們對付女人是專業人士之外，還與深圳這個城市的開放有關。如果不是深圳，確實沒這麼容易，阿京說。

比如在場子裏玩，看到幾個打工妹在那裏，就送一打酒過去，她們自然會過來，就一起玩開了。一打酒，二、三百塊錢。打工妹沒有錢，自己湊錢來玩，多是AA制。

白領動不了，不能動白領，她們看不起你。阿京這樣說。

## 阿起的生命史故事

### 一、生命史第一階段：在老家

阿起學習一直非常差，他自己說，考試就沒有及格過。因此，他到十五、六歲，小學還沒有畢業，就不再讀書了。

阿起這樣描述自己的小學生活：

自己讀小學低年級的時候，在學校門口就常看到高年級的，包括中學生在打架。他就喜歡圍著看。然後就想作那個打人的人，特別羨慕。

我問他羨慕什麼，他說，那人手底下會有一幫哥們兒，自己當老大，在外面混，很牛的。

阿起說，他自己從小也喜歡軍人。愛打架，總和別人打架，老師在場的時候也打架。

在那個鎮子裏，敢惹阿起的人很少。和別人吵起來，很輕易地就會一塊磚頭狠狠地砸下去。用磚頭砸別人的腦袋是常事。一次在學校把別人的腦袋開了，老師找父親來談話，父親當時沒說什麼，回家就是一頓狠打。

我笑著問阿起：你是否算當地一霸？阿起笑說：反正沒有人敢惹我。

阿起說，父親是老實人，真火了才打人。阿起說：一個人的脾氣是有限的，不可能總打人，總發火。自己小時候太皮了。

阿起有一個哥哥。他說，自己這樣，是被慣出來的。小時候媽媽太疼愛了，從小不管，長大了就管不了了。

小學退學後，阿起說家裏並不急著他找工作。我自己的看法是，以他的學歷不好找工作，而且太『低』的工作他也不願意做。

阿起說，退學後，就和哥們兒在街上『混』了兩年。

混是什麼意思，他也沒說清楚，只是說：就是玩，一起吃吃喝喝的，打架。年輕人，誰不愛玩呢。進一步聊，我慢慢清楚了，也就是所謂的街頭混混，沒有夠上黑社會的級別。

但是，仍然有老大。

阿起說，他們的老大的女朋友是一個場子裏面的坐台小姐，大家一起吃飯，阿起就有了女朋友，是老大的女朋友介紹的，也是場子裏面的。

那時老大的女朋友常叫他們進場子裏面玩，可以叫吃喝的，還不需要花錢。在我看來，並不是老大女朋友的面子大，如果他們經常去場子裏免費消費，那就是他們自己的實力大了。

阿起承認，那些女孩子都比他們有錢，去哪裡消費也都是女孩子消費。

我和阿起討論，為什麼那個女孩子願意和他們交朋友。阿起說，就是在一起玩的好唄。我問，是不是有需要你們保護的意思？阿起說，也可能有吧。

在我看來，只有是那些女孩子需要他們保護的時候，她們的自願的朋友關係才講得通，否則，便很可能是強迫性質的關係，雖然阿起自己可能沒有意識到或不承認。

在老家，阿起便從小姐那裏知道，在深圳可以作公關先生。他覺得挺好呀，有女人，又有錢。阿起說，在老家，大家也都是很隨便的。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社區文化與同齡群體的影響，或者說是同齡群體的亞文化，這些對於阿起的觀念，以及最後擇業的影響。

阿起在老家階段的男性氣質，充分體現了剛性與支配性。在父親那裏，就是剛而從屬性了。但對女性，對同學，是剛而支配的。在同伴之間，是剛而合作性的，可謂剛柔相濟。

## 二、生命史第二階段：初到深圳

2004年，阿起來了深圳。一直聽說深圳好賺錢，便想出來。阿起說是老家夜場裏的一個小姐說的：這裏混沒錢，應該去深圳。

但是父母不放心，不同意，直到有一個親戚的關係，可以到深圳郊區一個鎮子裏的印刷廠，阿起才得以來到深圳。

阿起說，在那家印刷廠幹不下去，因為在外面待久了，沒有約束了，而廠子裏太束縛人。廠子週一至週五是封閉的，週六才可以出來。封閉的時候，上班、吃飯、睡覺的時間都是有嚴格規定的。說是五點下班，但經常加班到十一點半。工資四百五十元保底，天天加班，到月底也只有八、九百元。

即使在這樣的經濟情況下，阿起也沒有放棄玩。

那個鎮子裏有一個小舞廳，阿起和幾個朋友，每人湊二、三百元，去喝酒，蹦迪，或者稱為HIGH。我們可以算一筆帳。以阿起那樣的收入，湊二、三百元出去玩，意味著他的收入的大部分都用來玩了。

## 三、生命史第三階段：性產業從業

阿起說，就是在那個舞廳裏玩的時候，認識了許多朋友。

一天，一個朋友問他們是做什麼的，收入怎樣，然後說，還不如出來作服務員呢。這個朋友其實就是公關。他把阿起等幾個人介紹進一個夜總會，阿起做的是傳送。

傳送就是向房間裏送酒水的人，是夜總會裏最低的職位，每個月收入也只有八百元錢。阿起說，總是要從最底層做起呀。阿起在這個位置上做了三、四個月，然後當了客房服務員。這中間的過程，阿起說，要靠朋友，要

走關係，主要是指和負責人搞好關係。然後，正好有一個男公關不再做的時候，就請人把自己安排過去了。男公關每間收一百元小費，收入就提高了。進一步，就又有作公關的機會。

阿起的第一個客人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開了房間，自己一個人喝悶酒。阿起作為男公關進來開酒，那女人便要他一起喝，兩個人都喝了很多。女人說，一起出去吃宵夜吧。阿起當然知道是怎麼回事，便讓一起來的同伴幫他收拾房間，他陪那女人出去了。

阿起說，根本沒有去吃宵夜，直接就去了賓館，開了房間。

進房後，女人讓阿起去沖涼。沖涼之後，又喝了紅酒，後來的事情就自然地發生了。

第一次出街的身體體驗如何呢？阿起的表述是，兩個人都喝了很多酒，人喝酒後，性上就會很棒。那個女人喝酒時，很傷心，說了很多話，還哭了。

阿起一直很羨慕公關，覺得他們賺錢多。第一次出街後，阿起便請公關們吃飯，討經驗。所謂經驗，主要是如何判斷哪個女人有料，哪個沒有料。有料的就上，要啱準了。沒有料的，白浪費時間和感情。

阿起後來主要是在海場裏自己找女人。阿起說，大把的歌舞廳隨便進，進去便可以找女人。

所以看準女人非常重要。比如一個女人自己坐在那裏喝酒，四處看，好像在等人，其實是在物色男人；再看她的穿著打扮；過去和她聊，再看她的口氣。

公關們教給阿起的經驗，主要便是指這些。

阿起說，作公關的人都沒有個性，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如果有個性，肯定不能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也就聯繫不到這些不同的人。

那第一個女客人，阿起說，後來每月給他四、五千，現在過去半年了，有時間還約他出去玩。那個女人自己也出去玩，阿起說，我們沒什麼隱瞞的，我們什麼都知道。

那個女人說，你的手機不能沒有錢，你要隨叫隨到。

阿起給我看他頭上的許多處傷疤，都是在老家和別人打架時打的。

我問阿起到深圳後還打架嗎？他說，作公關後是不能再打架了。我問他，他在老家那麼講爺們兒氣，怎麼現在會對客人的要求容忍呢，是不是會覺得有些丟掉了爺們兒氣質。

阿起說，踏入這一行，就不能想那麼多了。

阿起說，環境變了，不再敢打架了。是來求財的，不是來求氣的。再者，如果我敢打架，在這地方，會有一幫人來打我。只要不欺負到極點，就行了。阿起自稱在這裏並沒有被欺負到極點的經歷。

阿起說，能忍時就忍了。如果是家中的脾氣，早就退伍了。阿起在這裏使用了一個他欣賞的軍人們用的詞來說明自己如果再愛打架，就無法幹公關這行了。

遇到客人，就沒有尊嚴。阿起說這話時的表情很正式，像陳述一個正義的公理，完全沒有委屈的神態。他很接受了這種規則。一邊的昌寶也以同樣的神態和語氣呼應。

阿起說，自己也有推台的時候。有的女人太瘋狂了，他說：『不是個女人了。』就會推台。

什麼樣會『不是個女人了』呢，阿起說，有的女人要用菸頭燙你。『我最注意皮膚了，做我們這行的，皮膚不能受損』。阿起這樣說。從中，我們也許仍然可以找到身體實踐的內容。需要在這裏強調的是，阿起的身體資源，包括相貌資源，明確遜於昌寶和後面會提到的阿超。這是否會使他更加注意自己的身體呢？

阿起談到，會做出這種要求的，都是偶然遇到的女人，而如果是常客，是不會這樣的。和常客會接吻，和偶然遇到的女人不會接吻。

阿起是今年開始作公關的。

阿起說，大約遇到的第十個女人，要讓她隨意擺弄。阿起一開始很不願意，想不可能，我是男人，我擺弄女人，怎麼能讓你擺弄。但想一想也就想明白了，做這行的，剛強有什麼用？花的都是錢。

阿起用到了自由與浪漫來描述他現在的工作。

他說，在老家的時候，自由，在工廠的時候，太多約束。現在這工作挺好的，自由，浪漫，有種很舒服的感覺，比較放鬆。夜場裏的休閒氣氛，是這種很舒服的感覺的來源。我在想。

阿起說，金錢很重要，有錢了，就自在了。我自己想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

我問阿起找小姐嗎？阿起說找呀，找一個場子裏的小姐。阿起說，我們找小姐不要錢的，要什麼錢呀，她們有求我們。比如，我們的客人都是那些有錢人的太太，她們希望我們把這些女人的丈夫的電話給她們，她們好擴大生意。

我嚴重懷疑阿起這段話是在胡扯。我質問他，你們怎麼可能知道客人先生的電話，小姐又怎麼可能直接打電話給你的客人的先生呢？阿起說，還是會有的。

我質問阿起的時候看昌寶，昌寶表情很不自然，不置可否。

談到女朋友，阿起說，現在有大把的女朋友。但都是在一起玩，沒有正式的。正式的女朋友？三十歲之後吧。

阿起說，有錢就有女朋友。他說的女朋友，指打工妹。

阿起提到，在成為公關先生的過程中，錢多了，朋友多了，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我們自己也要出去玩呀，我們自己也要放鬆一下』。

『我們也有自己的自由』。阿起這樣說。

像很多公關一樣，阿起到深圳後也是先當了普工，後來嫌苦，入了夜場。

和揚揚等人的鮮明對比是，阿起是積極主動地要當公關，是積極主動地學習公關的技巧，認真鑽研，非常敬業。

在老家時，阿起就開始『玩女人』，有一定黑社會背景。這一黑社會背景，對他進入夜場情境具有幫助，就是沒有任何話語上的障礙。在遇到特殊要對待的時候，自我調整了一下就行了。這也許可以成為將來分析時的一個參考點。



# 飛飛的生命史故事

## 一、生命史第一階段：在老家

飛飛的家在湖南農村，地方經濟非常困難。

飛飛家有三個兒子，兩個女兒。前三個，都已經外出打工了，飛飛是第四個出來打工的。飛飛的下面，還有一個妹妹，正在讀高中三年級，就要參加高考了。

父母是文盲，但是，非常想讓孩子上學，希望孩子們能夠通過高考走出農村。飛飛說，這在他們當地農村中，是非常普遍的觀念。

小時候，如果姐姐不好好學習，父親就會用竹條打她手，用來嚇唬下面的孩子。飛飛說，妹妹不會挨打，大家都寵著妹妹。

父親平時很和藹，但是，嚴厲的時候也非常嚴厲。他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飛飛說，父親『說話很有道理』。

我問飛飛，家裏的事情誰決定？飛飛說，父母一起商量決定，但主要還是父親。『農村是男人決定為主，不像現在，是女人為主。城市是女人為主』。飛飛這樣說。

父親說：只要你們能考上大學，我砸鍋賣鐵也要讓你們上學；我跪著向別人借錢，也要讓你們上學。

在對待兒女的問題上，父母一視同仁，不會因為性別的差異而有不同的期望。村子裏，有的人家是女兒出來打工，兒子在家裏讀書。但飛飛的媽媽說：手心手背都是肉。

在家務上，男孩子掃地、打掃廁所，女孩子做飯、洗衣服，但是，都是要幹活的。

也就是說，飛飛從小受的是『男女平等』的教育。

飛飛也想讀大學，但當初是他自己提出退學的。因為家裏實在太窮了

飛飛提出自己不讀書了，要出來打工，幫助妹妹完成學業。當時父親沈默了。

飛飛現在時常會打電話給妹妹，叮囑她好好讀書，一定要考上大學。飛飛說，自己出來這麼多年了，一定不要讓妹妹再走這條路，一定要幫父母供她讀大學。

對於老家的性觀念，飛飛說：『保守。』每天晚上八點鐘之前必須回家，否則父母會四處找。談戀愛也都是別人給介紹，『保守』，飛飛再次這樣說。

即使村子裏有性事件與性傳聞，飛飛說，他們作孩子的也很少知道，因為大人說的時候會不讓孩子在場。

飛飛沒有過性自慰的經歷，有過夢遺的經歷，早晨起來感覺很奇怪。他有一些猜到是怎麼回事，很害羞。

至於婚姻，他希望自己結婚時能夠找到一個對自己好些的人。

生理衛生課也上過，男女生一起上。飛飛說自己聽的不是很認真，因為害羞。老師在上面講，同學們在下面笑。當時十七歲，男女同學一起笑。

老家有許多女孩子出來打工。父母都會說自己的孩子工作好，賺錢多。哪個女孩子每個月給家裏寄多少錢，成為鄰里們吹噓和比較的內容。

有說自己女兒寄錢多的，就有人問：『你知道你女兒為什麼能寄那麼多錢嗎？你知道她做什麼嗎？』

這樣說著說著，就會打起來。

當時飛飛還不明白，所謂在髮廊工作，或作按摩妹，是什麼意思。還有傳聞說，某某女孩子在外面被人包了，作小姐了等等，飛飛均不知何意。

飛飛當時不太相信有這種事。而且，男孩子不可能涉及這種事。

飛飛在老家面對的主要話語，是要考大學，是男女平等。飛飛會為了妹妹而犧牲自己的學業。飛飛犧牲自己，是一種什麼樣的男性氣質？責任，義務，如父親般呵護，這就是不支配也不從屬，居於二者的中間。這是在三重關係（生產，權力，欲力投入）中建構出來的。另一條線上，則是剛柔相濟的。

老家的性觀念保守，但知道出來打工賺錢多。既在一起比外出孩子賺錢多，但又會因為孩子的工作暗示而打起來。這和深圳笑貧不笑娼的話語不同。

## 二、生命史第二階段：深圳初期

飛飛剛從家裏出來的時候，也想過以後還要再找機會讀書。但是，他說：環境變了，心思就差了。

飛飛說自己變化真的很大，以前說話都會臉紅，現在開朗了，會主動接觸客人。

飛飛之所以選擇來到深圳，是因為在老家有這樣的說法：廣東遍地是黃金。

當時飛飛的表叔已經在深圳一家工作打工二年了，飛飛投奔了表叔。

飛飛說，自己剛到深圳時，出了火車站，抬頭一看，說，深圳的房子高呀，抬頭時草帽都要掉下來了。

飛飛當時對出來闖世界很有信心。他的計畫是：用五年的時間，賺到一定的錢，去搞服裝批發。飛飛說，一個吃，一個穿，人們總是需要的，總是能賺錢的。

飛飛家鄉的縣城裏，就有很多賣服裝的。飛飛認識一位作服裝的朋友，感覺他生意特別好做，在老家什麼衣服都能賣掉。飛飛說，北方天氣冷，不

分什麼衣服，都是寶。

飛飛就是抱著這樣樸實的梦想來到了深圳。

飛飛說，在他的老家，有兩、三萬元的本錢，就可以做服裝生意了。到深圳後，他發現，這裏需要的投資太大。

飛飛現在的夢想，仍然是賺到一定的錢，去做服裝生意。他說，也許還需要五年。

飛飛表叔工作的是一家鞋廠，每天工作九小時，工資九元。經常加班，通常每天工作十五小時左右，週末也要加班，一個星期有半天休息就不錯了。加班的話，每小時一元二角錢。飛飛說，放假的時候，他只做一件事：睡覺。

那廠裏工作實在太累，工資又太低。一年後，飛飛便辭職了。如今，他表叔還在那個廠子裏，被提升了，收入略高一些。

在深圳的工廠打工時，聽到有工友談論拍拖，飛飛不知何意。

他那時很老實，見人不敢說話，見女孩子更不敢說話，只是悶頭在流水線上做自己的事。

但飛飛承認，就是在工廠這段時間，他的性態度開始變得隨意了。

工廠裏大家常開各種性玩笑，比如一起吃飯的時候就會說笑性方面的事情，如『昨天晚上那個男生去哪兒了？做什麼了？在哪兒開的房呀？』等等。

在這樣耳濡目染上，飛飛的性態度也變得開放了。

集體談性，其實也是男性氣質建構的一部分。

飛飛辭職後，正趕上深圳招保安非常普遍的時候，他在深圳的第二份工作，便是物業公司的保安。每個月可以拿到一千二百元錢，吃住需要另外付。這樣每個月比原來多幾百塊錢，可以餘下七、八百元。

在我看來，這次工作的變動不僅僅是錢多了幾百元，重要的是，保安工作沒有工廠裏那麼累了。

保安八個人住一間房。飛飛自述性格溫和，同每個人都能相處的好，從來不在背後議論別人。

剛到時，曾有老隊員用他的東西，比如拿他的洗衣粉什麼的，他發現了，問那人，說沒有用過。這時飛飛會很煩，發脾氣，說：用了就用了，為什麼不承認？

那老隊員說：『就用了，怎麼辦？』

飛飛並不會怎麼辦，只是說：『你記著！我不和你說，我和領導說去。』

飛飛說，事後也並不會深究，因為兄弟們在一起做事，不能弄僵。

飛飛說，自己從來沒有動手打架的經歷。

有時小區來訪客，讓他按規定登記，他不登記，有時人還會很衝，罵人。這時，飛飛會做要打架的樣子，嚇唬嚇唬他們，但飛飛說：『當然不

能真打。』

飛飛說，剛從老家出來的時候，裝的非常有陽剛氣，非常衝動。裝成那樣，是為了不讓別人欺負。實際上飛飛在農村性格溫和。

打架，是建構支配性男性氣質的一種實踐。我們從飛飛與別人的爭執、他的處理方法，及他偽裝的衝動要打架，可以看出他內在性格與這種男性氣質不符時，他是如何借用來建構出一個假象的。

在男性群體中，既需要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展演，但這種展演又不能破壞男人間的和諧。

作保安時，飛飛的性觀念再次被開放了一步。

小區裏有幾個作小姐的。以前飛飛還以為作小姐只是陪酒、擲骰子呢，不知道有出台這回事。和同事聊，才明白了。

保安們也去夜總會玩過，會議論那裏的小姐長的是不是漂亮等等。看到小姐們和別人划拳、喝酒，像有好多錢，覺得好羨慕。

小區裏的小姐，時常有人來找，需要登記，需要保安的關照，她便會和他們聊天，混的比較熟。有時有的人來找，小姐不想見，就會事先告訴保安，這個人不要讓進來。保安就會幫她攔下。她自己也時常晚上三、四點才回來。晚上回來時，小姐還常給保安帶些宵夜什麼的。

熟了之後，保安們就會和小姐開玩笑，『啥話都說』，如問賺了多少錢呀，什麼時候休息一起出去玩等等。但沒有直接說過性方面的話。

小姐前面走了，幾個保安看著她的背影，會議論她身材好，『和她睡一覺，少活兩年也行呀』。

飛飛說，大家也就是過過嘴癮，幻想一下，知道人家看不上自己。

也就在這樣的過程中，飛飛說自己對小姐沒有偏見了。

飛飛說，在家裏覺得丟人的事情，在外面久了，出來看的多了，環境也變了，也不覺得丟人了。大家都是到外面賺錢的，都是靠自己的本事賺錢的。飛飛說，他現在的觀點是：職業不分貴賤，能賺錢就行。

將這段經歷與飛飛在鄉村受的教育進行比較，非常有意思。

飛飛這種話對我幫助很大。那以後有夜場的朋友羨慕我是博士、大學教師時，我便說，我賺錢少呀，職業不分貴賤，能賺錢就行。靠著這種辦法，我迅速地彌和了他們對我的隔離感。

飛飛性觀念的改變，與生活環境的改變，性腳本的改變，聯在一起。

飛飛以前不抽菸也不喝酒。他是在作保安時開始學會抽菸與喝酒的。他說：兄弟們在一起，常喝酒。這種將酒與『兄弟們』聯繫在一起的表述，使我聯想到酒文化在男性群體中建立親密關係與集體實踐男性氣質的作用。

飛飛說，那時大約一周喝二次酒，下班沒事就是喝酒，每次出去聚會，都是要喝酒的。

飛飛說：喝酒後說話有氣氛，兄弟、哥們兒的感覺好。酒後大家動動手、打拳，感覺挺親密和親近的。

不像女人們，平常身體間的接觸與親暱舉動被認為是順理成章的，男人們只是通過打逗這種方式建立身體親近，而酒又為這種親近的方式提供了便利。借著酒勁兒說些兄弟哥哥般的親密話，也顯得自然。

保安工作本身對男性氣質的實踐，同樣不可不提。

飛飛說，每週二是理論學習，其餘每天均有二個小時的軍訓。公司每年一次大比武，練習『三大步伐』、擒敵拳、『跑小袋』等等。

飛飛說，這些軍訓項目在農村都沒有練過。『在家只會種地、刨土』，軍訓對飛飛改變挺大，『對身體有好處，走路有氣質。以前駝背了，現在直背了，走路好看了』。飛飛說。

而且，飛飛說，軍訓使他的性格也比以前好了。以前會說粗話，軍訓後不說粗話了；因為軍訓時說話要求非常正規，說話文明、禮貌，『保安就是地方部隊』，教官這樣對保安們說。飛飛說自己以前性格急、暴，軍訓後好許多了，都讓教官給壓下來了。換言之，教官比誰都厲害，做不好就訓你、罵你，在這樣的威懾下，飛飛反而沒急著了。

這種類似於軍隊式的訓練，使我想起臺灣男性氣質研究中的一項著名研究，即軍隊生活對男性氣質的建構研究。二者，應有異曲同工之處。

飛飛說，作保安使他性格樂觀了，說話也都好多了。這與做服務工作有關係。

飛飛說，保安『沒事做』，『閒的累』。他決定換換職業，『迎接新挑戰』。飛飛說，當時『一切向錢看』，作保安的錢還是覺得太少了。

在做保安一年半後，他辭職了。

辭去保安工作的時候，飛飛並沒有找到一個新工作。但他說，怕找到了再辭時，辭不掉。所以先辭了，這時還在和女朋友同居，後來和女友分手後，便借住在一個朋友的住處，開始找工作。這一找，就是一個多月。

當時飛飛想學些東西，他想學汽車修理，因為覺得幹汽車修理這行不會沒飯吃。但是這個職業要求有押金，要求有本地人擔保，所以飛飛沒有成功。飛飛無論談做服裝生意，還是談學汽車修理，他一直強調『這個職業不會倒』，我們從中看到的，是農民的樸實。

飛飛還試圖找過其他的工作，都是想學些技術，又多些錢的。但他發現自己沒有學歷，沒有技術，找這樣的工作非常不現實。

作保安的時候，飛飛開始了初戀，女朋友是一家餐館的服務員。兩人都是第一次性愛，女孩子說：『你是我的第一個，可能也是最後一個。』

兩人戀愛後同居了一個月，摩擦不斷。

關於摩擦的原因，飛飛說：她對我好，對我的朋友不好。她怕我出去亂搞，不喜歡我出去玩。她照顧我，可也管束我。而我更喜歡和朋友待在一起。

女朋友的管束並沒有影響飛飛繼續外出和朋友們一起玩，他說，朋友叫時，『肯定會出去』，男人不能讓女人管著，回來後就是吵架與冷戰。但是，一般情況是飛飛主動修好。飛飛說：『虛榮心強，需要男人哄。』

我們在這裏看到了哥們兒義氣對戀愛關係的威脅。在飛飛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如果他因為女朋友的約束而不和哥們兒出去玩，是一件有損男性尊嚴的事情。與這種男性尊嚴並存的，便是『女人需要男人哄』的社會性別認知。

直到戀愛關係中，飛飛仍然在主要建構支配性男性氣質。

飛飛辭工後，有一段時間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女朋友就很著急，總說怎麼還找不到工作呀之類的話。飛飛就很嫌她煩。原本沒有工作就煩，她整天嘮叨更煩，如『這個不行那個不行的，你到底想做什麼呀』。

飛飛不想和她說話，就不理她，有時幾天不回去。她打電話找飛飛，就推說忙，或者乾脆關機。

最後，飛飛受不了了，就和她說：我們不合適，分手吧。提出分手時，她沈默了，哭了。飛飛說，自己很狠心，轉身走了。

飛飛對我說，他現在覺得對不起她，她從未要求過自己什麼，從沒要他買東西給她，也沒要過錢。兩人相處幾個月，自己什麼也沒給她買過，但她卻給自己買過東西。飛飛一再說：她在物質上沒要求過我任何東西。

飛飛又說，曾經想過挽救這份感情，但現在想挽救也不可能了。只是說，以後遇到好的，不會再輕易放棄。

飛飛和女朋友分手的影響因素，表面上看到的是他找不到工作，女友著急、絮叨而引發的情感分離，細想一下，背後仍然有社會性別因素的影響。女友對飛飛作為一個男人找到一份工作的期待，以及當這種期待具有譴責意味時，對飛飛作為一個男人的自尊心的影響。

分析飛飛初到深圳的經歷，他本意到深圳淘金，先作普工，太苦錢太少，再來作保安。作普工時，就開始接受錢是多麼重要，性是多麼不重要的話語；作保安時，這一話語進一步強化。

飛飛身上哥們兒義氣這種男性氣質，是從工廠到作保安時都在建構的。自述在老家是一個柔的人，出來卻要實踐強硬的一面，為了不讓人欺負。

到普工的夥伴，通過集體談性的方式，逛夜總會；作保安時，也是通過集體談性，彼此暗爭，以及武力培訓等，建構支配性。還有喝酒，吸菸。

在老家時認為男人不存在性工作的事，作保安時開始認識到：職業不分貴賤，能賺錢就行。這就是話語的轉換。不分貴賤，不存在支配與從屬的關係。和保安時，哥們兒義氣的話語戰勝了和女友卿卿我我的話語。

和女友在一起，也是實踐支配性，怕被說不夠哥們兒義氣。此時的飛飛，仍然居中，但較多實踐支配性。



### 三、生命史第三階段：性產業從業

找工作的困境中，飛飛看到一家夜總會在招聘，被『三萬元以上』的月薪吸引住了。他去問，運氣比較好，並非像絕大多數這類廣告那樣是行騙的。他當時理解公關，就是帶人家去看客房，沒想到是男人為女人提供性服務。

應聘時，夜總會的老總說，沒有底薪，以你的一切辦法去哄客人開心。你陪客人消費，拿小費。

老總反覆強調『盡一切辦法讓客人開心』，這時飛飛有些明白了，就是像小姐那樣，但他還是沒有想到，會上床。

飛飛當時沒有答應。他說：『放不開。』還說，我們是男的，傳回家會有非議。飛飛最主要是怕父母知道。

怕的是什麼？怕的是兩種話語的衝突。所以，男性氣質的建構中關鍵是不能有兩種話語的衝突。不只飛飛怕，許多男公關都怕這一點。

飛飛繼續找工作。他又去其他夜總會應聘，如應聘吧台。但人家都告訴他，招滿了，然後就會主動介紹公關這行好，賺錢快。也就是說，飛飛去應聘夜總會時，都不是衝著公關去的，但對方很快都會把話題轉到公關上。經歷了四、五家，都是這樣的命運。

飛飛回去和借住的朋友商量，那朋友還在廠子裏上班，就說，你還是回工廠算了。但是，已經走出來，看到過更多世界的飛飛，真的不想回去了。

過了一段時間，飛飛說：我還是去當公關算了，你要給我保密呀。

那朋友開玩笑說：如果你幹好了，也把我帶去！

仍然是性加錢的幻想。

飛飛說，他不會帶朋友去的，不是說幹就能幹的。

飛飛進夜總會之後，首先經歷了培訓。

所謂培訓，就是經理將他交給一個先期來做的公關，領著他，讓他看老公關是怎麼做，怎麼『扣』客人。一個月之後，便可以單獨去和客人溝通了。飛飛說，這段培訓，就是看別人怎麼討好客人。

所以說，就是從屬性男性氣質的培訓，就是去稜角化。

開始時難，但現在已經很有經驗了。

領他的『師傅』去『扣』客人時，飛飛在旁邊偷偷看怎麼和客人溝通。首先是以服務員的身分，問喝什麼酒，一點點聊。

飛飛和其他公關一樣，這時的身分是『營銷經理』。但是，這只是一個名片上的掩飾，真正的經理，是不會出街的。

如果是營銷部的人，名片上會印『營銷經理』；如果是公關部的人，會直接印『經理』。

關於出街給夜總會的報酬，飛飛的介紹是：

如果是包房裏的客人出街，會給經理五百元至八百元的錢，經理再從中



抽百分之二十給夜總會；如果是『扣』到散座中的客人出台，走之前會向經理報告一下，回來的時候給經理百分之三十；在包房裏陪聊，給二百元至三百元，有時還會多給小費。

飛飛漸漸學會了：在散台當中找合適的女人，以營銷經理的身分過去，問需要什麼酒，留下自己的名片。如果女人是一個人，就去陪酒，聊天，讓客人開心。

讓客人開心的方法很多，一定要找她感興趣的話題聊。這同時也就是放棄個性的過程。

飛飛到夜總會後學會了唱歌、跳舞和划拳。飛飛說，表面的形式可以看別人怎麼做，細節只能自己去體會了。

在聊的比較放開的時候，就開一些挑逗性的玩笑，看人家的反應。這樣的玩笑如：『一個人呀，今晚有沒有活動呀，要不要找找刺激呀。』

跳舞的時候，先慢慢地把手放在客人身上，如果她不反對，就先輕輕抱著跳。如果客人表示了反對，就開一個玩笑，手晃一下，掩飾尷尬。

有的客人會說：『把你的手拿開。』

公關這時笑一笑就可以。

但是，即使被拒絕了，也不要就這樣放棄，要再做幾次。如果客人強烈反對，就知道她是怎麼回事了，就再喝酒、唱歌，不能得罪她，然後找機會說接電話什麼的，儘快離開。

如果客人不反對你抱著跳，就可以再有一些輕輕的動作，不能過分。同時要進行觀察，如果只是出來玩的女人，就只是跳舞，會拒絕你親暱的動作。如果有意找公關的女人，就不會拒絕親暱的動作，這時就可以一點點深入。到一定程度，可以說：『這地方不好，要不要出去走走？邊走邊聊？』或者說『出去喝茶』之類的話。

如果有意找公關的，就不會拒絕。如果答應出去了，就成功了百分之八十了。如果不想找公關的，就不會出去，會說：『下次吧，留個電話吧。』

飛飛說，客人如果不明白出去是幹什麼，通常不會出去。

在這個過程中，事先看好、看準非常重要。否則忙活半天，人家沒有那個意思，時間和精力就全浪費了。

也有費了半天勁，卻被誤解，以為公關先生是在找一夜情。飛飛就曾碰上這樣一次，客人說：『我們都是來找刺激的，是一夜情，事後你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你。』

飛飛說，這種時候，如果沒有別的客人可以『扣』，如果這個女人長的還可以，也可以出去免費玩一次。而如果實在看不上，就找藉口說，有客人來，有事，先離開了。2004年和2005年的時候，飛飛說，非常流行一夜情。人們常會說：『今天晚上找個一夜情去。』原本想當客人發展的，人家卻當成一夜情來對待了，這樣的經歷飛飛有過七、八次。

至於出街的價錢，通常客人在出去前會先問清楚。飛飛說，一千元左右。

雖然以喝茶、吃宵夜、散步等為藉口，真出去後，通常便直奔賓館開房了。

飛飛說，在散座『扣』上客人的機率比較低，有時客人會直接說：不用陪酒。就等於直接拒絕了。

我請飛飛大致算一下比例。他說，瞄準十個人過去，有六次能夠成功地陪上酒，但是，真正出街，一次不到。所以，看準再出手，非常重要。

飛飛說，作營銷是把客人弄進包房，而作公關是把客人帶出夜總會，弄上床。

除了如何『扣』到客人的技巧外，飛飛也在和公關們的交流中，學到了許多『扣』到客人後的床前、床上技巧。大家閒著的時候，會談到開房後如何挑逗客人等等，這時大家都會說出自己的經驗和看法。

飛飛說：不能急，沖涼後要在床上慢慢挑逗。把燈光調得昏暗，喝些紅酒，再放些音樂，吻的時候要由淺入深。先吻嘴，再吻臉、耳垂、身體……也會議論客人的變態。如在廁所做，在櫃子上做，在椅子上做等等。

飛飛說，有時也有客人會要求『咬』（男為女口交），但是，這樣的客人不多。如果公關說不想做，對方就不會強行要求，『畢竟不衛生』。飛飛這樣說。

前一個月，飛飛便是這樣在觀摩別人的過程中度過的。

第一次非常關鍵。那次有開房的客人叫公關，飛飛被安排和另幾位公關一起排著隊進去，並且被選中了。

在培訓那一個月，飛飛就已經下了決心要做了，他說：說話誰不會呀。

我們在這裏看到的是環境的影響，榜樣的力量。

飛飛說，被選中後，剛開始放不開，不說話。但幾瓶酒下肚，可能是酒的作用吧，開始放開了。

包房裏是四個女人，各叫了一個公關陪著。大家划拳、喝酒，誰輸了就親對方一下，女人們在酒的作用下也開始動手動腳。然後又唱歌跳舞。飛飛看其餘三個人怎麼做，自己就學著怎麼做。

那天晚上，飛飛得到了四百元小費。

飛飛高興極了，事後和經理說：錢好容易賺呀，喝喝酒就能拿到四百元呀！

飛飛說，他現在平均每週出台一次，陪酒的次數會更多一些。

如果把客人哄高興了，哄開心了，不一定退場時才給你錢，隨時可能拿出錢來給你。

飛飛說，現在想，做這行也沒有什麼不好，賺足了錢跳走就是。

飛飛談了自己第一次出街的感受。

那是一個四十多歲的香港女人，很胖。飛飛說，自己當時很緊張，完全是女人主動，他完全被動。女人問他一些問題，如『小弟弟，作這個家人會知道嗎』，以及他是不是害羞、後悔、尷尬之類的話等等。

女人開始吻飛飛，他完全被動接受。情緒被她調動起來後，他便翻身上去，直接插入了，沒有別的動作。十多分鐘後，結束了。

飛飛說，畢竟是第一次出街，他還不知道怎麼愛撫之類的。我由此推測，在他與女朋友的性關係中，也不注重愛撫。

射精之後，飛飛對那個女客人說，自己這是第一次出街，有些事不是很瞭解，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直接告訴我，教教我，『互相交流』。

女人問他：你是不是很久沒做了。

飛飛說，是的，兩個月沒做了。

然後兩人睡覺。醒來後，飛飛這次主動了，親吻，撫摸，然後做了四十五分鐘左右。飛飛說，第一次沒有放開，所以只做了十幾分鐘。這次放開了，就做的時間長了。

飛飛說，自己對她的身體也有慾望，沒有想過她太老或太胖之类的事。

性交體位，飛飛說那天只有兩種：男上位與老漢推車。老漢推車：女趴著，男在後面跪著插入。

事後，女客人問他：你會不會覺得我太老？只因為職業才賺這個錢？

飛飛說：不會。我不會完全把你當作客戶，不會只為了錢，這是雙方的事，要彼此喜歡才行。

女客人說：行，你技術還可以。

兩人又睡覺，女客人走時給了飛飛1000塊錢。

女客人和飛飛互留了電話。但她再沒找過他。飛飛曾給她打過兩次電話，約她出來玩，她也藉故沒有出來。

第一次出街後拿到1000塊錢的飛飛非常興奮，坐在計程車上就給經理打電話，說要請經理和兄弟們吃飯。那頓飯，吃掉了320多元。

我們看到，所有的興奮點都在獲得了多少錢上面，而與男性氣質無關。

飯桌上見面後，大家拿飛飛開玩笑，問他怎麼弄的，感覺怎麼樣。有人說，那麼胖，你也抱的動？飛飛說：抱的動。

飛飛沒有說細節，他告訴我：不好意思。

經理傳授技巧，談如何控制時間，要先慢慢親吻、撫摸，再進入，再慢慢動，時間控制的比較長。

飛飛說，自己很幸運，第一次出街遇到的女人要求不高。後來遇到的客人有的就要求高了。飛飛說：『以後，和別人做，我比較累一些。』『她們會把我當小弟弟。』

飛飛曾對我說，他和客人的性交體位，一直和第一次出街時一樣，即只有男上位與老漢推車二種。但是，後來聊的深了，問及他和女朋友、一夜情做愛時，與和客人做愛時體位的不同，飛飛說：和女朋友、一夜情主要是男

上位和老漢推車，但和客人，就要根據客人的要求，『更多是她主動的姿勢』。

從飛飛對性交體位陳述的變化，可以看出，他對於性交體位所暗含的權力關係是理解並有所感受的，所以才會在一開始採取了掩飾的態度。

在安全套問題上，飛飛說，一般都會戴，賓館房間裏都有安全套。也有客人提出不戴，飛飛會說，戴是為了雙方好，以防萬一……

但是，如果客人堅持不讓戴，也就沒有辦法了。因為客人領他出街時已經付費了，如果他離開，客人可以投訴。

不戴安全套的時候，完事後，飛飛會用香皂、開水認真、反覆地清洗陰部。

飛飛說，自己一個月去醫院查一次，查性器官，看有沒有性病。

至於愛滋病，飛飛說，沒有查過。我和他討論安全套問題，他有些覺得陌生的感覺。

如果客人提出口交，飛飛說會明確告訴她，自己不喜歡。

如果客人堅持要求，飛飛會提出換一個公關先生過來。飛飛說，有的客人會繼續『拐騙』（他確實用了這個詞），說：小弟弟，沒事呀。

也有的客人會真的換人過來。但這種情況不多。飛飛說，自己那個夜總會の十來個人裏，有人愛好口交。

在安全套，口交這些協商上，我們不能簡單地說，男公關就是從屬性的。其實，這是一種協商。

我曾和飛飛討論一些『空』的話題。

方剛：你心目中的男子漢、理想男人是什麼樣的？

飛飛：事業有成。

方剛：他們在和女人的性上，是否應該是具有支配性的？

飛飛：沒想過，性應該是雙方面的。

方剛：在你和客人的關係中，你處於被控制和支配的地位，這是否使你有屈辱感？

飛飛：未有過。

方剛：你如何看待一些公關美容、化妝？

飛飛：太虛假了，太職業了。他們一點兒感情都不夾的，就是辦事、拿錢、走人。我們很真實，有親切感，不會想到是在做交易。

有情感交流這一點，飛飛在和第一個出街客人的交流中提到過，此處又提到了。那麼，這是一種怎樣的情感交流呢？

飛飛說：有感情交流，她不會有距離感，不會覺得是一種交易。因為交流了，說話了。這樣，我自己也會投入一點，自身感覺也會好，不覺得是交易了。性會和諧一些，慾望也會高一些。那種辦事、拿錢、走人的人，一點

兒感情都沒有。

感情因何而來？飛飛說：聊天就會有感情，這感情不是愛，是一種親切感，雙方都不再覺得陌生，印象會好一些。

我們在這裏看到，飛飛通過對『感情』的強調，將自己從純粹性交易中提升出來，避免了『屈辱感』，與此同時身體的感覺也得到提升，這與他前面所談『性是雙方的』這一話語中所蘊涵的對情感的強調相一致。通過對『感情』的強調，飛飛規避了出賣性服務所帶來的對男性氣質的損害，同時又使得性服務本身的質量得到提高。

在談情感的過程中，彼此有瞭解，性行為上的支配性也會增加遊戲的色彩。一對情侶間，即使性行為上一方再支配一方，再罵人，也不會認為是污辱，而只會認為是遊戲。

方剛：如果客人太老、太醜，怎麼辦？

飛飛：我未遇到過。如果那樣，如果我真的硬不起來，我把燈一關，想像別人，就可以繼續做。

飛飛像多名公關先生一樣，說自己沒有遇到過太老、太醜的女客人。但從他們彼此對對方經歷的描述中，從營銷部經理及其他人的描述中，事實遠非如此。那麼，是他們有意否認自己曾經的客人又老、又醜，還是他們的審美觀使他們察覺不出客人的老與醜？

結合飛飛關於感情等等的表述，我認為最大的可能性是：當某個女人成為你的客人時，而你又必須進行『工作』時，你會本能地用一切辦法使自己在內心接受她的外表及年齡，不覺得她醜與老，否則便無法工作了。這種心理上的接受，一方面避免了自己男性氣質的受損，另一方面也使工作的順利進行成為可能。這一過程很可能是在公關先生們自己沒有覺察到的情況下完成的。

像飛飛的第一次出街，別人說那個女人又老、又醜，飛飛卻對我說：『我感覺還可以。』

還有重要一點，就是申哥說過的：公關見的女人太多了，醜的美的，早都沒感覺了。

談到女友和客人的不同，飛飛說：和女友在一起總是我買單，在外人看來一切都是我做主；和客人在一起都是女人買單，現在是職業性的，內心沒有特別的感覺。

和女友在一起時，實踐著支配性的男性氣質；而和客人在一起時，以『職業』為理由，使從屬性男性氣質的表現不會威脅到內心的支配性男性氣質。

同樣是喝酒，氣氛卻不同。

飛飛說，如果是和兄弟們喝酒，就能夠非常放的開，聊天，亂扯，說什麼人家也不會怪你；但是和客人就不同了，如果說錯了，開錯了玩笑，就會

惹麻煩，所以得非常小心。

比如有一次飛飛就說漏嘴了，說某個客人『你身材好結實呀』，那客人還好，沒發脾氣，只是掉下臉說：『小夥子你蠻會說話呀。』飛飛意識到自己說錯了，忙道歉，說『開個玩笑』。

還有一次，也是包房裏喝酒時，那位女人臉上有一個大痣。喝的量乎乎的飛飛說：『你怎麼這麼大一個痣呀，好難看呀。』旁邊幾個陪酒的公關先生忙幫著打圓場，說：『你錯了吧，沒這個痣就不好看了，就是因為有這個痣才好看呢。』

飛飛挺感動地說：包房裏幾個兄弟間會有默契，誰出了錯，大家都會幫忙。如果有一個人錯大了，客人生氣了，大家就全完了，誰也別想拿到豐厚的小費了。

有時，客人提出特殊的要求，公關先生們無法解決，就要請經理來協調了。

有一次，女客人提出，要包房裏的公關先生脫光衣服，拿著性玩具玩。飛飛拒絕。女人就不幹了，說：『你是幹什麼的？我花了錢，你就得聽我的。』

事情僵住了，就給經理打電話。經理忙跑過來，解釋說：這在包房裏是不允許的，公安會管的。

包房裏不允許有性行為，最多是摟、抱、親。

有一次，女客提出來讓兩個男公關親嘴、摸性器官。這種情況以前有時，兩人會做做樣子，不真的碰上，一笑就過去了。但這次客人堅持，必須做，也就只能找經理來求助了。

我故作不解地問飛飛，為什麼不能按客人的要求做呢。飛飛說：兩個女人那樣可以，因為女人本來就很親近，無所謂的，但兩個男人那樣絕對不可以。

我們這裏看到的是仍然是協商。不存在完全的從屬性男性氣質實踐。

飛飛說，有公關先生說：別人花錢包我，我再花錢包小姐，也感受一下包別人的滋味。

飛飛現在每個月給家裏寄一千塊錢。他和許多公關先生說了同樣的話：我們賺的多，可我們開銷也大，抽菸、喝酒，還有電話費。

談到未來，飛飛說，或者賺夠了錢退出來，或者遇到合適的女孩子，談戀愛了，再退出來。

飛飛說，以前認為愛情和婚姻是一回事，現在知道是兩回事。愛一個人可能不會得到，而婚姻是，即使不愛她，也要照顧她一輩子。

那麼，為什麼不和自己愛的人結婚呢？飛飛說：不一定能夠得到呀。

飛飛說，公關先生們當中流行著這樣的話：找一個無錢的老婆，自己要再奮鬥十年；找一個有錢的老婆，自己可以少奮鬥十年。

飛飛說，大家都是這個想法，都想找一個有錢的女人當老婆。但是，飛飛覺得不是太可能，因為，有錢的女人都結過婚了。他說。

我們看到，在飛飛當公關後，於不同場景中進行著不同的男性氣質建構。在性產業從業場景中，是協商的，不是單純的從屬，但比較偏從屬，是柔的協商，居中；在和女友情景中，是支配較多，剛的較多；在和同伴場景中，則更多命運與共，更多剛柔之中，支配與從屬之中。



# 揚揚的生命史故事

## 一、生命史第一階段：在老家

揚揚小時候家住在農村，父親外出做生意，在農村算是富有的。後來全家搬到了小鎮裏，自己蓋了樓。一年多前，父親被騙了，賠的十分慘，揚揚決定休學，幫助父親。

揚揚計畫休學一年，一年內賺夠一些錢，再回去上學。但是，我和揚揚分手時，已經是五月，他已經快休學一年了。他說，錢沒有賺夠，還想再繼續休一年。但是，學校規定只能休學一年，超過了，就要開除學籍。他正想回去想想辦法，讓學校允許他再休學一年。

揚揚承認，到深圳後，進了夜場，人有了很大的改變，學習的心情已經差了。

初中開始，揚揚就接觸到了性開放的同齡小群體。

初中時班裏有四、五十人，其中有十多人談戀愛了。老師知道會告訴家長，學校也是反對談戀愛的。有一個男生寫的情書被老師發現了，班主任便拿著在全班唸，那個男孩子很尷尬。但是這些並沒有影響男女關係的發展。揚揚的一些朋友已經有了性關係。那時揚揚已經聽時常在一起玩的同學談自己的女朋友，談做愛的感受，議論和描述女孩子的乳房和身體等等。

有女孩子們在場的時候，男孩子們不會談這些，但是，男孩子們自己在一起的時候，便會時常議論女孩子的身材與長相。

揚揚自己的第一次性行為是在十五、六歲的時候。當時是初三，和一個女朋友交往了一年多。後來揚揚到別的城市讀高中，太遠，就不能夠在一起了。揚揚說，他喜歡和那個女孩子在一起，但是又不能夠。兩人常為小事吵。

吵架的原因，揚揚說：她太愛吃醋，總說我和別的女孩子太近了什麼的，為男女間的事吵。男孩子都花心，我在高中難免喜歡別的女孩子，這種事傳的很快，傳到她那裏就會吵。慢慢的，兩個人就淡了。

揚揚說，到高中二年級時，自己的性對象已經多了，那時班裏戀愛很普遍，『今天追你，明天追她』，他說。追到手，同意談戀愛了，一、兩個星期後就會發生性關係。

揚揚的朋友們的女朋友，有時玩膩了，也會放手，圈子裏別的朋友會再去追。揚揚說，還會追別的班的女孩子。大家在一起時，常會議論喜歡那個女孩子之類的話。

也是在中高，揚揚和小圈子裏的朋友看了毛片。

高中所在的小城，有許多髮廊，揚揚知道裏面有小姐。有的朋友沒有女孩子，會想到去那裏。沒有錢，瞎溜達，揚揚這樣說。

有一次，晚上十二點多，揚揚和幾個同學溜到街上玩，進了一個髮廊。膽大的便問：『多少錢？沒錢可不可以？』

人家會反問：『沒錢來幹什麼？』

少年們說：『難道龜頭不值錢嗎？』

因為從小聽父母的話，在父母心中是穩重的、讓人放心的好孩子，所以揚揚說，有時不回家的時候打電話說一聲住在同學家，父母就會同意。初三交那個女朋友的事父母也知道一些，曾問他，他只是傻笑，沒有說什麼。父母也沒有進一步問。

十八歲生日那天，父親做了二十多道菜，揚揚叫了好多朋友一起吃飯，男男女女的在家裏鬧騰，父母特意躲出去。

但父母也不是一味嬌慣，揚揚說，父親也打過自己，但不是為了女朋友方面的事。

揚揚說自己有些小孩子氣，所以高中時的女生不喜歡他這種類型的，她們都喜歡成熟型的，『不喜歡小孩子氣的』。

到大學時，有一個高中的女同學開始和她往來。她當時在另一所大學讀書。揚揚一開始好喜歡她，但玩的久了，慢慢感覺就淡了，沒有感覺了。『但是她對我太好了，不忍心分手』。揚揚說。

兩個人在學校附近租了房子，每天都會發生性關係。

揚揚說：她看重的是我這個人，對我照顧的非常周到，提過結婚的事，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結婚。

揚揚說，自己和她交往有些害怕，『怕脫不了手，怕她為我死』。

後來揚揚便在自己的大學交了一個女朋友，和這個女友分手了。新交的女朋友，只一個星期就分手了。揚揚說：男孩子是為了性，只要那個女孩子看著還順眼就可以上，玩一個星期也就膩了。對於這個新女友，揚揚說，她也很放的開。

對於小姐的態度，揚揚說，心裏挺想認識她們的。為什麼呢？因為覺得她們放的開，可以更方便玩，『玩起來更方便』，而事實上，是瞧不起她們的。

在揚揚關於小姐的表述中，以及他此前的交女友的經歷中，我們能夠清楚看到支配性男性氣質對於他的性實踐的影響。

揚揚長的確實非常清秀、明朗，很陽光。

讀中學時，他是學生會禮儀隊的隊員。禮儀隊，是禮儀活動時的『花瓶』。全隊共有七十人，其中男生只有二十人。

禮儀隊招員時，揚揚是自己主動去報名的。他個子高，長相好，從眾多

人選中挑出來的。有活動的時候，管飯，還發工資。

進了禮儀隊，有機會和名星近距離接觸，和明星一起照相什麼的。禮儀隊還曾到電視節目裏作現場觀眾。

對於自己和女孩子們在一起，從事女人的『職業』，揚揚並沒有覺得有損男人尊嚴。他說，自己小時候人們都說他長的像女孩子，『父母也希望我是女孩子』。揚揚的性格像女孩子，可能與父母的這種期望有關。而他的弟弟，就非常調皮，和他完全不一樣。

媽媽曾說揚揚：『如果你是女孩子就好了，可以幫我洗衣、做飯，我就不用這麼操勞了。』

對於自己的長相與性格都像女孩子，揚揚說，從來沒有人講過不好的話，都覺得非常好，大家只講過：如果真是女孩子，就更好了。

揚揚對我說，自己像女孩子一樣，脆弱、扭捏。

我很好奇他這樣的情況在軍訓時是怎麼度過的。

大一的時候，揚揚也參加了為期一個月的軍訓。對於軍訓的印象，揚揚說：搞不好，教官一腳就踢過來了。

軍訓教給揚揚的是：要堅強、堅持！

揚揚在大大一參加了禮儀隊，與之相對比的是，他從小不喜歡任何體育運動。揚揚說，小時候體育課踢足球，他總踢不進去，無精打采的。

大一時，朋友都說他太脆弱，應該多練習體育。因此，大一時，揚揚說自己開始喜歡籃球了。他喜歡籃球與他參加禮儀隊、朋友們說他軟弱之間的聯繫，揚揚自己沒有意識到。但是，在同一時間段中，這幾件事聯繫到一起，我看到了男性氣質實踐中相互影響的因素。

揚揚只打了一年球，那之後忙著泡女孩子，『對球就沒有興趣了，對女孩子有興趣了』。

一年球場經歷對他有什麼影響？揚揚說，效果不明顯。打球技術好了，氣質卻沒有改變。他說：只有經歷的事情多了，氣質才會改變。要體會，才會改變。顯然，他非常想改變。

揚揚小時候的想法，是要作一個成功的男人，娶一個好女人。

他對於『男子漢』的理解是：頂天立地，有事業，不是靠別人。自己一手創立自己事業的男人，不是小氣的男人；穩重、大方。

揚揚說，自己不符合這一形象，自己缺少一種陽剛之氣，太柔軟了。

『再磨練一、二年，多經歷些事情，我就會陽剛一些』。揚揚這樣說。『父母要求我們懂事、聽話，所以現在這樣太柔軟了』。

揚揚的『不陽剛』原本一直是被周圍的人誇獎的，為什麼會想到要改變呢？

他說，大一暑假的一件事沉重地打擊了他，使他渴望改變自己。

那年暑假，學校布置招生任務，他和另一個男同學、他的好朋友一起到

外地招生。每有一個人報名，可以得到校方的100元報酬。兩人一起招來了20個人，也就是2萬元的報酬。事先講好了，兩人一人一半，但是，那個同學一分錢也沒有給他。

這件事對揚揚的打擊『特別大』，他說，三天沒睡覺，成為『人生轉捩點』。他『從此不再嘻嘻哈哈了，到深圳後更從來沒有大笑過』。

確實，揚揚和我相處的時候，一直有一種抑鬱彌散在他的眉宇間。

這件事讓揚揚認為，是自己太軟弱了，才成為別人欺負和欺騙的對象。他想了很多，認為男人不應該像他這樣軟弱。

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揚揚知道『作鴨』這回事。

有一個哥們兒說：你的長相，『作鴨』準賺錢。

揚揚說：你給我介紹呀？

當時揚揚對『作鴨』感覺挺好，『有女人玩，又賺錢』。揚揚說。

圈子裏有好幾個朋友都幻想『作鴨』，但是，他們沒條件。如果有我這樣的條件，他們早去了。揚揚這樣對我說。

揚揚講這些時有些自得，即使作男公關真如他表述的那樣一開始不想做，同時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作男公關同時是對他外表魅力的一種肯定。這種肯定對揚揚有支持作用，但是，他後來仍然感受到男性氣質的受損。這可能與他和女性客人交往的感受有關。

揚揚也說：當時以為作公關很容易，真做了，發現並不是那麼回事。在眾多男人的性幻想中，把為女人提供性服務，誤作一夜情了。

我問揚揚，在當時的想像中，男公關的客人是什麼樣的女人？

揚揚說，是一些中年的，相貌中等的女人。如果想像面對很老、很醜的女人，會覺得很噁心，性上的事更不敢想了。

我們在這裏看到，幻想過作公關的揚揚倒沒有幼稚地將客人想像成一個個年輕貌美的美女，但是，也無法接受『又老、又醜』。

關於抽菸。

讀中學時，同伴中有人抽菸，但也有人抽不抽。揚揚那時不抽菸。他說：他們知道我不抽菸，所以不會勉強。別人問我為什麼不抽，我會說爸爸不讓我抽。爸爸確實反對我抽菸。

到讀大學時，周圍的朋友都在抽菸了，大家會笑話揚揚是『不抽菸的男人』。

有一年春節，揚揚也開始抽菸了。他的解釋仍然是：『不抽，不給人家面子。』這讓我想起關於中國人的面子文化的相關研究。

在揚揚對自己男性氣質的描述中，我大致歸納出這樣的脈絡：小時候父母希望他是女孩子，希望他老實，對他的『女孩子的性格』寵信有加；初中與高中處於同齡群體中，這是一個喜歡談性、追逐性的亞文化小圈子，建構著支配性男性氣質；揚揚也成為獵豔高手，但這時他對自身男性氣質的反思

尚未明確；大學一年級時他參加了女性氣質十足的禮儀隊，也在朋友們的壓力下參加了籃球隊，甚至開始抽菸了。重要的是，看起來矛盾的男性氣質在一起可以互不影響，甚至相互促進。揚揚雖然說自己太孩子了，女孩子不喜歡，也只是說部分女孩子不喜歡，或不屬於女孩子普遍喜歡的類型，事實是他並未因此缺少女朋友，包括對他非常投入的女朋友。

大一暑假的一次受騙經歷，使他認定是自己太軟弱了才會被騙，於是開始渴望使自己『陽剛』起來

大學時，揚揚對於作鴨的嚮往，以及周圍人的談論，無疑是他後來進入此行的心理準備。但更重要的是，也說明揚揚陰柔的外表與占有女人之間並不必然構成兩種不同男性氣質的衝突。

## 二、生命史第二階段：深圳性產業從業

揚揚休學後在老家幫父親打理生意，對生意並沒有明顯的幫助。他便想自己出來闖闖，獨自賺些錢。揚揚有一個親戚在深圳，說可以介紹他來深圳進酒店打工。於是，母親便把揚揚送到了深圳。

揚揚說，出了火車站，看到高樓，這麼高呀，頭都暈了。這樣的表述，我從另一位男公關那裏也聽到過。

另一件吸引揚揚的事情是：街上竟然跑著這麼多名牌汽車。揚揚特別喜歡汽車，以前在老家只是看圖片，這次是見到真車了。揚揚說，以後有錢了，不買房，先買車。

揚揚來深圳時期望值很高，要大幹一番事實。他說，幾個月下來，便現實了。

那親戚介紹揚揚進了一家酒店打工，但收入很少。

揚揚來深圳之前，在網上查找深圳的工作機會時，便看到了夜總會招聘營銷、公關的啟示，說每個月上萬元。揚揚當時覺得那是騙人的。

我們看到：揚揚入行挺順利的。這與他此前被誇獎適合作公關時的心理準備有關。但他也經過了兩個培訓：1，經濟誘惑；2，賺錢是硬道理，有錢就有男性氣質。

在酒店裏收入低，揚揚注意到一些夜總會門前的招聘啟示，便去應聘。

招聘的職位裏面有服務員，揚揚應聘這個職位，被錄取了。但上班時，直接被調到了營銷部。

經理告訴他：服務員沒有底酬，服務一個包房有一百元小費。而營銷可以提成，收入挺高的。

揚揚問營銷是做什麼的。經理說，就是拉客人訂包房，同時，帶有一半的公關性質。

揚揚又問：公關是幹什麼的？

人家答的挺直接：就是作鴨。

當時接待他的經理說：你的條件，最適合扣女人！  
揚揚一米八三，長的清秀俊朗。

揚揚對我說，自己一開始不想做這行，但是，當生活實在成為問題的時候，也就管不了那麼多了。他說自己適應的過程比較艱難，作營銷的前一個月，一分錢也沒有賺到。

一個月的時間也沒有白費，揚揚和同事交朋友、一起玩，還認識了一些客人。他說自己性格內向，很少說話，現在變了。公關這行裏有一句話，就是：『我們這行是靠嘴吃飯的。』所謂『靠嘴吃飯』，就是說要討客人的歡心。

揚揚來深圳前只想每個月能給家裏寄幾千元就可以，進夜總會之後，發現別人大把大把地賺錢，很有些心動。他說，做的好的營銷，一個月能賺萬把元，有時一個包房一晚上就可以賺到四、五千元。客人加一瓶名酒，價錢就是一萬五千元，營銷可以從中提百分之三十。

第一個月時，揚揚放不下面子。看別的公關和年齡大幾十歲的女人拉扯、擁抱，感覺很噁心，甚至有些看不起他們。因此自己也沒有努力做，不喜歡那樣討好客人。

營銷經理申哥便給他做思想工作，說：你出來是賺錢來的。賺錢，就是硬道理。

揚揚沒錢吃飯的時候，申哥看出來了，會叫上他一起吃飯。

再後來，揚揚實在堅持不下去了。他說，家裏也來電話談急著還債的事。

揚揚說，自己思想就是這樣一步步被生活改造了。他對我說，其實大家都是為了生存，沒有錢就沒有辦法生存。現在在這裏讓人家看不起，但賺足了錢，換個地方待著，人家一樣看的起你。

這種暫時容忍，以圖未來的輝煌的心理，多個男公關都對我表露過。

揚揚在對我的講述中，格外強調和經濟壓力『逼』的他沒有辦法了。這可能是事實，但另一方面，通過對『被逼無奈』的強調，揚揚也建構著自己無辜受害者的形象，為其行為尋找合理性。

揚揚是我在深圳遇到的唯一一個不能夠在我面前自然面對其出街經歷的男公關。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他從業時間短，因為我觀察發現，他在和別的男公關在一起的時候便非常自由。所以，面對我時的不自如，應該到和我的關係中進行思考。

揚揚在認識我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承認他出街，只說自己是陪酒。

因為他自己對讀大學和其他男公關有不同的看法，他從小被教育讀書是好事，對我這個博士生有心理距離，我無法像和其他男公關那樣，靠一句『你們賺錢比我多』來消解他內心和我的階層距離。

同一情景下，同一話語下，男性氣質有自己的模式。這是不同於其他情



景的。

揚揚說，自己第一次進包房，是被朋友硬塞進來的。

前幾次，揚揚和其他幾個公關一起被叫進去供挑選。公關們排著隊進去，揚揚說，他心裏亂極了，緊著往後靠，心想自己進不去房才好呢，不被選中才好呢。他一個勁兒地往後縮，有種羞恥感。

這樣主動不想進房的經歷有二次後，揚揚說，自己真正進房是被一個朋友硬塞進去的。事後得了三百元小費。揚揚說：我不想要那錢，覺得那錢很燙手，給了我兩次都沒要，第三次才要。

揚揚說，他心裏一直想著要讓客人開心。但是，如果沒有喝酒，膽子就不會很大，也會放不開。那天陪客人喝酒，喝暈了，才會把手搭到她身上。而且，那個客人只有二十七、八歲的樣子。揚揚對客人低年齡的強調，即使是事實，這強調本身也說明著他的心理過程與男性氣質建構實踐。

那個客人每天都來玩，前二天揚揚也陪了，給錢都沒有要。事後，同事罵他。第三天來，那客人又給錢，說是春節的紅包，揚揚這才要。

揚揚說，自己拿了那三百元後就後悔前二次沒要了，有錢為什麼不拿呢？！

必須說，揚揚關於第一次拿小費的描述出現了混亂。他幾次和我說的情況全都不一樣。當我實在無法發現一個最可能的事實的時候，我不得不拉下臉，和揚揚認真地討論到底哪種描述才是真的。因為當時兩人也比較熟了，這樣的談話才成為可能。

但是，即使如此，我最後也沒有理清揚揚第一次拿小費的情況。從一開始，他便對這『第一次』進行了太多的粉飾。正如他很長時間之後才對我談到他事實上也出街一樣。

揚揚說，如果是自己作為營銷身分訂出去的房，也會進來陪客人聊天和喝酒。這時客人有時也會給小費，但他不會要。即使是男性客人，營銷人員也會來陪的。

如果客人想找小姐，或者不希望營銷人員在場，他們就會看的出來，就會自動退出去。進去陪，只是為了搞氣氛，讓客人玩的開心。如果說的好，客人開心，下次還會再來。如果發現自己沒辦法把氣氛搞起來，就會叫開著的朋友進來幫忙。

揚揚說，其實訂房效果好，也是很賺錢的。為了多賺錢，自己以後要多方面發展。

年齡大的女人，比較放的開，有人在迪廳裏就會摟著公關打KISS。揚揚剛入夜場時感覺很『羞恥』，現在，自己也放得開了。

揚揚說：作公關這行就是為了哄客人。



揚揚對『害羞』的描述很有意思。

他說，很在乎別人怎麼看自己，自尊心特別強，現在剛慢慢地放棄了。

在一個場子裏，他和女客人在一起，不怕認識的人，因為認識的人通常是場子裏的同事，即使自己不作公關也能夠理解。他怕的是不認識的人看低自己，而最怕的，就是認識但不熟的人看低自己。

不認識的人也在意，其實是在意的一種男性尊嚴的文化符號，仍然可以從男性氣質的視角來理解。

所謂面對不同的符號而已。

揚揚說，再能喝的人，在客房裏陪酒也很容易被灌趴下。發現自己快不行時，要趕快叫兄弟們來頂一下。因為客人可以喝醉，營銷人員卻不能喝醉，要保持頭腦清醒。揚揚說，自己和客人喝時只是暈頭轉向過，和兄弟們一起才真的喝醉過。

自己不醉，就可以將客人照顧到尾。

有的客人喝多了，會在走廊上調戲女孩子，甚至會打人。這時督察和保安都會來處理，經理也會來，宗旨是要給客人面子，不能得罪客人。

酒，在夜總會的夜生活中，是男公關迴避的話題。

另一個不能迴避的是毒品。

揚揚說，自己出十次街，其中約會有二次需要按客人的要求吃搖頭丸。雖然這比另一位男公關對我說的比例要少得多。

揚揚說，如果HIGH大了，會非常瘋狂。搖的時候覺得頭非常舒服，他說自己吃搖頭丸並沒有幻覺出來，但會很HIGH，『八個人都按不住』。

『過後三天一直都會很難受裏裏』他這樣說。

揚揚描述自己第一次吃搖頭丸後的情況：那天發了工資，同伴們自己玩，每人吃半片。他也想試試，結果搖了三天，上廁所都摔跤。從床上站起來就搖，不停地搖。事後找不到女人，又特別想做愛，同屋的同伴和女朋友幹，揚揚就背對著他們，聽著他們的聲音自己打飛機。

夜場裏的女孩子很少吃搖頭丸，但有吸K粉的。

揚揚自己對K粉沒有反應。

他說：『別人都吸，你不吸，就是不給別人面子，大家會看不起你，覺得你不是一夥人。』在這樣的表述中，我看到了群體壓力、集體實踐等等的影響。

我從這一表述中，看到的是一種對自己行為的辯護與解脫。

一開始是每天抽五支，到現在每天抽十支。揚揚說，抽菸是重要的交際手段，點菸、敬菸的過程都是交際。在夜場裏給客人點菸，客人會很高興。客人給你菸，如果你不抽，就是看不起客人。

在其他場合中，菸酒毒品可能是建構男性氣質的一種方式，而在男公關這裏，卻並不具有這樣的意義，而只是一種交際的手段。去考察不同男公關

對於酒的描述，我們會發現，沒有人說這與男性氣質有關，而只與照顧客人有關。他們會強調在不同場景下喝酒的不同，而在同伴場景中那才是建構剛的男性氣質的手段呢！！

揚揚講述了第一次出街的經歷。

他說，那是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女人，我和她聊了兩天了。我是很挑的，選了一番，感覺她還是可以上的，才去泡的。

那天夜裏三、四點了，她有那意思了，我說出去玩吧，兩人吃了飯，她說累了，是找藉口，然後就去賓館了。

揚揚說，這次做的很曖昧，有愛撫。

他說，跟客人出去，只要自己有點看的上的，比自己女朋友好，感覺好，就可以有愛撫。最不喜歡年長的女人，那時只是為了應付，把她弄爽就行，自己不用爽。自己喜歡的客人，才想自己也爽。

和年長的女人，有時會硬不起來，這時就要吃藥。

估且不考慮揚揚第一次出街的女人是否真的不到三十歲，也不必去深究客人『比自己女朋友好』是什麼意思，揚揚這段描述中有一點是特別需要注意的，那便是：和自己看的上的女客人做時自己也要高潮，而年長的、自己看不上的人，自己不需要達到高潮。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身體實踐方式。

在和客人交易時，戴安全套的問題上，揚揚說：客人要求不戴，就得不戴。

為客人口交、吃壯陽藥等等，揚揚說：『同事說，做久了都會遇到。』

有意思的是，揚揚說這些的時候，一直習慣於使用『同事說』這樣的詞。雖然有的時候，所談的明顯是他自己的經歷與感受。

揚揚說：我朋友遇到過恨男人的女人，很難伺候，把你當玩具，想怎麼弄就怎麼弄，變態……

有女人要弄很多次，也受不了。

談到現在和女人的關係，揚揚說，現在玩的好的女孩子都是作小姐的。和小姐上床從來不用花錢，揚揚說：『我有條件。』

工作上，能夠幫上小姐的忙，也總是盡力幫忙。以前也有男公關對我講過，這種幫忙主要是幫助小姐介紹客人。

揚揚說，夜場裏女孩子很多，只要自己願意，每天都可以換著女孩子上。

對於和小姐上床，揚揚說，只是多個女人玩玩而已，而且，心裏會有覺得她們髒的感覺，因為衝動才會做，做的時候一定會戴套。

揚揚說，和小姐出去消費的時候，也都是讓小姐買單。他的解釋是：靠小姐吃飯很正常，女孩子賺錢比我們容易多了。

和客人做與和小姐做的一個不同是，如果對那個客人感覺好，也會愛撫；而和小姐做，完全是為了打炮，沒有感覺，也不會去愛撫。我們在這裏

看到，即使小姐通常更年輕貌美，但是，仍然不會像對待『看得過去』的客人那樣去愛撫。這裏，愛撫的有無並非職業習慣，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欲求。在不和小姐愛撫的實踐中，揚揚性的價值觀再次體現，他對小姐這一女性工作者的蔑視，再次體現。

而揚揚自己，也是一位性工作者：男性性工作者。

揚揚說，自己現在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女朋友，也是夜場的，但只是服務員，不作小姐。這種關係挺微妙，因為他和夜場裏別的女孩子的關係，這個女朋友會常吃醋，容易發生矛盾。有時就鬧脾氣，不來上班，影響工作。揚揚這樣說。

這個女朋友只是陪台，不出街。對於陪台時的身體接觸，揚揚說，在夜場裏待著，會覺得這樣無所謂，不會覺得像出街的小姐那樣下流。

揚揚出街的事，女朋友不知道，只知道他陪酒（坐台）。偶爾，女朋友也會懷疑他出街了，就會吵。但揚揚說，瞞住她還是比較容易的，可以說是和哥們兒在一起。

揚揚相信女朋友未出過街，因為『她在我的視野下』。

一方面自己出街，另一方面蔑視出街的小姐，同時又無法接受女朋友出街，這就是揚揚。

和這個女朋友出去的時候，也是女朋友花錢。有的時候，揚揚會讓女朋友把錢先給自己，然後再由他來買單。這其中的社會性別實踐，令我拍案叫絕。

揚揚對此的解釋是：她每天都有坐台的機會，而我一個星期才有一次。

揚揚同時承認：過去談戀愛的時候，都是他買單。

分析揚揚的男性氣質實踐，可以看到：

進入夜場之後，經過了經濟困境、話語培訓等過程，逐漸接受夜場話語，但是也在小心地躲避幾種話語的衝突。

和女朋友和小姐的關係中，實踐的都是男性氣質的剛而支配性；

和我的關係中，努力在實踐對從屬性男性氣質的抗拒；

在和客人的關係中，實踐柔而從屬較多；

在和同伴的關係中，是剛而從屬與支配的中點，或稱之為共謀？也就是說，男性氣質是四維關係，不只支配表現主動，還有剛，剛不一定支配。喝酒，毒品，均是建構剛的男性氣質。

他到深圳後直接進夜場，但進來之後所經歷的話語調適時間就比較長。這與那些在夜場之外經歷了話語建構的人相比，要長一些，這可能是原因之一。

揚揚在不同的時間段，都在建構著多元男性氣質，不同男性氣質的實踐可以並行不悖。

中學時：平時的柔性氣質，玩女人時的支配性，但仍展示柔性的一面，柔性並不影響支配性。

大學時：玩女人時的柔而支配性；哥們兒間的剛而中心點；

夜場時：哥們兒時的陽剛；和女客人在一起的柔性，和我話語中的陽剛。

多元男性氣質可以並存，有些表面看來是衝突的，其實並不衝突。如揚揚在讀中學時。

對整項研究的啟示：同一時段內相互衝突的男性氣質有多種方式建構它們之間的關係，可以是相互容納，甚至促進。這是揚揚個案現在給我的啟示。

# 小邛的生命史故事

## 一、生命史第一階段：在老家

小邛是山西人，24歲，來深圳已經七、八年了。

小邛的家在農村，原來種著幾十畝地。

初中時，小邛在鄉里上學，班裏很開放，那時小邛就和女孩子接吻了。但是，他說，那時不知道發生性關係。許多男女同學在一起玩，比如誰過生日了，就會在那人家裏慶祝，父母會離開，當天晚上一群男女生睡在大床上，誰和誰好就挨著睡，但大家也就是抱抱親親，不會做別的事。父母也會想，這麼多人，不會做什麼。

小邛高中讀的是體校，在體校，他學會了開車和修車。

體校包分配，管理很嚴。小邛說，在體校時沒有想女人，只想打架。在學校裏面學的東西，就想到社會上去試試身手。體校在郊區，那時為了『沒事找事出去打架』，二、三十人可以步行十多公里，到市里去找人打架。

小邛說，進城時，二、三十人結隊而行非常威風，一般人都不敢惹。他們在外面喝了酒，就會故意吵鬧，看誰不順眼，就找理由打架。即使被派出所抓進去也沒有關係，也會放出來。

## 二、生命史第二階段：廣西小縣城

那年，山西鬧天災，家裏的地毀了，收成不好。於是小邛全家來到了廣西的一個縣城，父母在那裏開了一個小賣部。小邛也放棄學業來了這邊。

剛到那個縣城時，小邛曾在一家工廠上班，每天至少幹十二個小時，有時還不止，總加班。因為太累，做了沒幾天，小邛就不幹了。

小邛的弟弟也在廠子裏上班。

小邛辭去工廠的工作後，幫另一家企業開車，每個月八百元的收入，往返兩地送貨。他幹了一年多，直到出車禍。小邛說，那是一個雨天，先是他超了別人的車，那被超的車較勁兒，又趕上來超他，結果撞上了。工資扣完了還不夠賠車主的損失的，小邛也不好意思再去上班了。超車、追車、撞車事件的背後，也體現著男性的爭強好勝。

再次失去工作後，小邛說，他『玩』了半年。

那時他們一家住的，是廣西有名的治安最亂的縣城，小邛說，他和弟弟整天和小混混們混在一起。弟弟下班也沒事幹，就和他一起玩。

小邛父母開的小賣部旁邊有一家髮廊，髮廊裏有髮廊妹。小邛和幾個哥

們兒總在那裏玩牌，閒聊的重要內容就總是和小姐有關。髮廊沖涼的地方和他們玩牌的地方一板之隔，天氣熱大家常沖涼，有些人還脫了衣服玩牌，然後和小姐亂搞在一起。

那時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女伴，小邱說，你們都有，我也要一個，你們能扣到，我也能！那些髮廊妹很開放，半個月後，小邱就聊了一個，第一次就是在髮廊的小房間裏亂搞了幾下，小邱說：進沒進去都不知道。但是，和她玩了一頓時間，小邱就覺得沒有意思了，分手了。

小邱那時也去酒吧、迪士高扣女，他說，非常容易，當天晚上就能帶出去上床。縣城裏有一個溜冰場，裏面的女孩子很多，有許多是工廠妹。小邱說，當時他圈子裏的朋友『每個人都去扣』，然後『帶出去玩』。他開始喜歡扣工廠妹，兩、三天就能扣上一個。

我很奇怪，工廠裏打工的工廠妹，都來自農村，按說比較傳統和保守，怎麼會像小邱說的那樣那麼容易『扣』上呢？

小邱的解釋是：首先，能出來玩的工廠妹，就是觀念和行為上比較不保守的，那些最保守的，下班就在廠子裏睡覺了，哪裡還會出來玩？

具體技巧上，其實就是打著談戀愛的幌子。女孩子溜冰不懂就要學，許多工廠妹在溜冰場裏扶著欄杆走，這時小邱就假裝熱情地過去教她，這樣很隨便地就可以扣上了。然後再找機會請她請宵夜，說和她談戀愛之類的話就可以了。這些女孩子很孤獨，很想談戀愛，廠裏整天上班也非常悶。小邱們，是她們唯一能夠接觸到的社會上的男孩子，這樣就很容易上勾了。

如果遇到太難上手的，就會領到父母家裏吃頓飯，見見父母，好像確立了戀愛關係一樣。這樣，再上床就比較容易了。上床之後，玩膩了，再甩掉。

如果說小邱一開始扣工廠妹的目的只是為了自己玩的話，很快，他就發現，自己玩膩後還可以將她們送進髮廊作賣淫女，髮廊的老闆會因此給小邱錢，這實在更具誘惑性了。

小邱說，做到這一點也不難。先是和那個女孩子談戀愛，談到她昏天昏地了，就說：你現在在工廠裏上班多累呀，我心疼你，給你找份省力又賺錢多的工作吧。於是，就介紹她進髮廊了。剛進去的時候，都是先洗頭的，做時間長了，看別的小姐賺錢多，就自然地知道這裏面的事了，再加上那個小圈子的文化薰陶，女孩子的防護觀念就淡了，有的女孩子對小姐就已經眼紅了。這時，可以進一步，仍然以戀愛中的名義，說：沒錢了，怎麼辦呢？咱們要結婚了，可是沒有錢，怎麼辦呢？得想辦法賺錢結婚呀。進一步就會勸女孩子即使和客人發生關係，也沒什麼，只要賺了錢我們就結婚。總之用結婚為誘餌，使女孩子上鉤。然後再先安排她給客人鬆鬆骨什麼的，這樣一點點的，自然就作小姐了。

但也會遇到特別硬的，死活不肯做的。這時就翻臉：『行，你不是不做嗎？我們倆不談朋友了！』女孩子已經和你上床了，聽說你不談了，就會急的要命，『她們重視感情』，小邱說，然後就會答應去作小姐。

當然，還有一些是即使分手，也死活不作小姐的。這時，就要打了，就



由不得她們了。

小邱說，他靠的就是威逼加利誘的方法，每送進髮廊一個人，可以得到五、六百元錢。如果好一些的，還可以送到酒店的夜總會裏。

再後來，小邱覺得這種辦法都慢了。他仍然在溜冰場物色對象，然後在可樂裏下春藥。這種春藥在當時是有人專門給送來的，五、六十元便可以買到一份，藥效非常好。女孩子喝了藥，領出去，然後就等著她藥勁兒上來勾引你了。小邱說，即使是處女，即使再保守，那藥勁兒上來也受不了，會一個勁兒地勾引你。這時，還要拖著她，不能立即上，要讓她事後心裏清楚是她勾引你的。

也真碰到過頂住藥勁兒的，這時就明確告訴她：你已經吃藥了，如果不做愛，就會死。生理上的反應加上精神上的威脅，小邱說，一般人都頂不住了。

做了之後，仍然以談戀愛為藉口穩住女孩子，這時有兩種可能。極少數的情況是，那個女孩子事後躲回工廠，再也不出來了，無論怎麼打電話，怎麼誘惑也不動心了，這是極聰明的。大多數情況是，那個女孩子覺得把自己給你了，就會總來找你，或者你打電話說一通『既然發生了，就戀愛結婚吧』之類的話也就會出來，再不成就還是領到父母那裏以穩住她的心，然後再故技重演，把她送進髮廊。

小邱說，後來他最多一個星期就可以往髮廊裏送一個。送進髮廊之後，他也不再管了，全交那裏的老闆了。『進去了，想出來可不容易，自然會有人管』。小邱這樣說。

在酒吧裏，小邱認識了一個女的。

那天小邱正和幾個朋友在酒吧裏玩，遠遠地看到這個女的不錯，哥們兒就逗他，說，你敢不敢過去扣她？

小邱說，去就去。便端著酒杯過去和那個女人聊。當天散後，又約隔天酒吧再見。那之後，兩人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有一天，女人約小邱去爬山。那天下雨，兩人在空地躲雨，沒有別人，便吻上了。小邱說，自己當時想：有便宜為什麼不占？吻過後，兩人又到酒店住宿，發生了性關係。

那之後，兩人聊的更深入了。這時，小邱才知道，那個女的已經二十九歲了，比當時的他大整整九歲。但是，她長的年輕，一點兒都看不出來像快三十歲的人。這個女的是本地人，在香港做事，比較有錢，每週都會花幾千塊錢去做美容。

小邱說，如果事先知道她比自己大那麼多歲，也許就不會去扣她。但是，既然已經扣了，而且外表上看起來差不多，所以，他說：『也覺得無所謂，玩一玩，大幾歲有什麼呢？』小邱說，心裏與一直沒有感覺她比自己大，如果當時感受到外表比自己大，可能會受影響。

朋友們在一起的時候，都會比誰玩的女孩子年齡更小。小邱一直嚴格地保守著這個女人比他大的秘密。小邱有些擔心自己喝酒多的時候會說走嘴。



『男大女小』這一傳統男女關係的模式被打破了，使小邱感受到自己的男性氣質受到威脅。他之所以還能夠忍受這種危機感，是因為：對錢的需要，是小邱忍受自己男性氣質面臨表面風險的原因。

但問題是，在小邱和這位女子交往的過程中，他的男性氣質一再面臨挑戰。而那些都是在私下二人場所間的，小邱從來沒有對我談過這種挑戰給他造成的心理壓力，而一直只談了擔心哥們兒知道她比他大會給他的心理壓力。

從這一差別中，我們看到的是：私下呈現的男性氣質受損並不重要，公開呈現的受損才是重要的！

小邱說，這個女人對他很好，附近好玩的地方都去了，都是她花錢。這似乎成為小邱入行的一種培訓了。

小邱和她第一次發生性關係前，女人說：快去買套。女人說自己害怕懷孕。

女人給了小邱一百塊錢，這是小邱第一次用套，他跑了許多路才找到一家藥店。有十多塊錢一盒的，他怕她知道沒有買，因為有標籤。後來，他買了六十八元四支的。當他回到賓館，女人已經洗好，一絲不掛地躺在床上，讓小邱去洗。

用小邱的話說，這個女人有『潔癖』。每次性愛前後都要洗，而且衣服放在哪裡，怎麼放，都有規定。小邱把衣服扔在床上，她就大叫起來，讓放到椅子上，而且衣服的裏兒不能挨著椅子，要反疊，然後衣服面挨著椅子。

做愛的時候，女人會說到自己的老公，說老公的不好。小邱心裏不高興：我們倆人做，你說你老公幹什麼？但他只是心裏想想，嘴上沒有說。

我們這時已經可以看到，因為女人在經濟上的支付能力，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小邱的行為。更明確的影響還在後面。

小邱和朋友們一起混的時候，大家身上那時都紋了東西，小邱因此也紋了。他在前胸紋了一頭虎。這讓他感覺很威風，他說：出去的時候，穿著背心，露著紋身，坐公交車時把別人拉起來自己坐下，都沒有人敢說什麼。

小邱紋身後回到家中，父親大怒，拿出一把菜刀往面板上一剝，說：『你是要命還是要這個（指紋身）？』

小邱說：『你要砍，就砍吧。』

但是，這個女人反感小邱身上的虎。她說：快弄掉！你讓我怎麼敢睜眼看？！

和這個女人第一次性愛之後，在女人的『硬拖』下，小邱去洗掉了紋身。紋時花了1800元，洗的時候花了1200元，是這個女人拿的錢。小邱說，用鐳射洗，敷藥，上醋，並不疼，效果也很好，現在一點兒都看不出來了。

但對朋友們，小邱的解釋是：我爸爸讓我洗掉的，沒辦法。

聽父親的雖然也不夠『自主』，但至少還有孝順在裏面，而聽女人的則會讓人笑話。

紋身與稱霸，在小邱這裏結合在一起，共同進行著男性氣質的建構。而面對一個女人的時候，他又放棄了這些。小邱的紋身前後，確有太多可圈可點之處。

相處久了，女人說出了自己的秘密：原來根本就沒有結婚。先是在一家台資企業作業務，和經理（臺灣人）好了。經理和她去她的老家，給她家買房買地。兩人回來坐公交車的時候，因為一些摩擦，經理說：『大陸人素質真差！』這女人很生氣，兩人吵了起來。後來又和好了，她給臺灣人生了兒子。臺灣人要她去臺灣生活，她拒絕了。臺灣人帶著兒子回去了，給她留下了工廠和二十萬元。

小邱說和這個女人在一起，總是她花錢，而不需要他花錢，她還給他錢。他說，她花錢，她有一種成熟感。這種解釋耐人尋味。

小邱以前扣女孩子的時候都是自己花錢的，他說，那時是有目的的，不花錢怎麼能弄到手呢？

女人對小邱真是不錯，還曾叫他去過她家裏，她親自做飯給他吃。

我們可以將小邱此時和這位女子的關係理解為類似於他日後從事男公關的一次操練。但是，還是有所不同。重要區別在於，小邱並未自覺接受這一身分，他還在努力維持自己的支配性男性氣質。而且，小邱仍然處於一個支配性男性氣質集體建構的社會圈子裏，他無法面保持著和這位年長女人的關係，一面扮演著在同伴中競賽誰能搞到更多、更年輕的女人的遊戲。他時時擔心自己酒後說出女伴的年齡，其實是因為兩種不同的場景過於接近，又過於矛盾和衝突的關係。從一開始，小邱和這個女人的關係便是在同伴的競賽中開始的，所以他此後難以將二人的關係完全從同伴的視野中抹掉，兩種場景時常會碰撞，讓小邱難以完成角色的轉換。

和這個女人『玩了半年』，小邱說，『我煩了』。『老叫我出去玩』，他說，『我就說，我還有別的事呢』。那半年之內，每週女人都至少要和小邱見兩次。

小邱提出分手。女人在電話裏就哭了，求他再見最後一次面。

兩人在公園裏見面了，女人拉著小邱不讓走，抱著他的腿哭。小邱說自己愛面子，沒有辦法，就答應和她再過一個晚上。

於是兩人又吃飯、開房。臨上床，女人又讓小邱去買套，小邱說：『我懶得去了。』女人便沒有再說話。一直被迫去買安全套的小邱，這一次終於反抗了。

兩人在床上調情，小邱激動的受不了了，女人說不戴套不行。小邱說，那怎麼辦？女人說，我幫你解決吧。於是，便給小邱口交。

小邱講，那是第一次有女人給他口交。他當時想，這個女人怎麼這樣願意為我付出呢？小邱說，那時他心裏真的有些動搖了，『我差點兒就決定繼續和她在一起了』。但是，這時女人當好話說的一句話，卻把小邱嚇得毛骨

悚然。女人說：『如果你願意，我想和你結婚。』

這話堅定了小邱要與這個女人徹底斷絕的念頭。他對我說：年齡差那麼大，家裏知道了怎麼辦？我還怎麼見人？作地下的情人行，結婚的話我不是完蛋了嗎？！

每次和這個女人約會，小邱都從來不帶錢，臨走時，女人會給小邱五百元『打車錢』。這天，小邱仍然沒有帶錢，身上只有五塊錢，但是，他不好意思向她開口要錢。但她還是像以往一樣，給了他五百塊錢。

小邱是在聊了很久之後，才向我承認女人給他這五百塊錢的。

那次見面後，小邱一直躲著那個女人。不久後，出了一件事，使他不得不離開那個縣城。

在小邱和父母生活的那個縣城裏，有『治安仔』，是本地人組成的治安隊，『非常牛』，小邱這樣說他們。有時幾個人正打著牌呢，治安仔就會突然衝進來，查三證，如果沒有，就會被抓去修鐵路。小邱就被抓過，去修了二十天鐵路。

有一天，小邱的弟弟和哥們兒在一個酒吧裏喝酒，沒菸抽了，弟弟看到幾個本地男人坐一邊喝酒，就過去了，說：『給我買兩包菸去！』這是明確的挑釁，但那幾個人不服：『為什麼呀？！』於是兩邊就打起來了，結果是那幾個本地男人被扔進了池塘裏。

沒多大功夫，那幾個本地男人領著二十多個工廠裏作保安的人來了，把小邱的弟弟抓了。而這面，也糾集起幾十人，又把小邱的弟弟搶出來了。這時有人報了警，治安仔來了，把小邱弟弟等幾個人抓了起來。

治安仔用厚書墊在小邱弟弟的腿上，然後用鋼管狠打。這樣，骨頭折了，而不留打過的痕跡。弟弟被定為『搶劫罪』，送進看守所。看守所見他的腿慘了，就拒絕接收。無奈，治安仔又把他送到醫院住了一個多月，然後再送進了看守所。

這段時間，小邱對弟弟的情況一無所知。弟弟比較聰明，託了看守所裏一個當看守的老鄉，給小邱帶出信來，小邱才知道弟弟生死何處。

父親決定為弟弟討公道，找了律師。因為弟弟未成年，不能夠定搶劫罪，最後定了搶劫未遂，判了七個月。但是，那個打人的治安仔的父親是村長，告不下來。

小邱決定親自為弟弟報仇。一天，經過周密策劃，他找了幾個朋友，每人拿著一隻自製的槍，來到治安辦公室。當時那裏只有三個治安仔，其中包括那個打傷小邱弟弟的人。小邱們向每個治安仔的腿上打了三槍，然後開車遠遠地跳走了。

### 三、生命史第三階段：深圳，性產業從業

小邱一路逃到了深圳。那是2003年。也是在那一年，他開始作公關。

剛到深圳時，無牽無掛，小邱選擇了作保安，每個月有800元。三個月

的試用期過後，每個月有1280元。

保安裏面，有小邱的幾個老鄉。鄰近的老鄉又串聯了一下，經常一幫老鄉在一起玩。

有一個老鄉，是臨檢的，專門負責查軍隊牌號的汽車。因為那時有許多冒充軍隊的假軍車，主要是基建工地運水泥的車，小邱稱之為『泥頭車』。這老鄉和小邱幾個老鄉結合在一起，便開始行騙。下班後，臨檢的老鄉仍然穿著制服、拿著證件，和小邱幾個人在路上攔車。發現假軍車，便讓司機開上，說是去審查。開到荒郊野地，把司機推下去，把車開走賣掉，一輛賣兩萬到六萬。

我們看到，小邱在縣城裏曾經的生活方式，對他到深圳後的生活仍然發揮著影響，即使在他作了公關之後。

小邱當保安的小區裏，有許多日本人包的二奶，還有二奶再包男公關的。小邱看了，便覺得那男公關多爽呀！

小邱有一個老鄉，在夜總會作公關。小邱和他說過自己在縣城裏扣女人的光輝業績，也說過自己想換工作，說過如果有哪個富婆把我包養起來，那該多爽呀！老鄉便讓他到夜總會裏來看看，小邱對公關一行更加羨慕，說一個月只需要忍那麼幾天，不少拿錢，而且不用幹什麼事，多好呀！

那次去夜總會之前，小邱其實已經決定入公關這行了。去過夜總會之後，決心更加堅定，兩天之後就辦了辭職。

就這樣，小邱正式進了這行。

小邱承認，和縣城裏那個有錢的女人的半年交往，對他做出這一決定有直接的影響。

豈只如此，他一直靠女人賺錢，只是手段不同而已。由賣女人，到賣給女人，只是這樣的差別。

他說，剛開始的時候很緊張，自己身高不到一米七五，看到別人都很高很帥的，打扮入時，自己挺緊張，擔心沒有客源。剛進夜場只是陪人喝酒。小邱從初中就開始喝酒，所以不慌。他說，酒是工具，用來應酬，不抽菸不喝酒在夜場裏是站不住腳的。

進夜場的前兩個月，小邱一點兒信心也沒有。那時是先由老公關帶，有客人挑公關時被推薦進客房等等，而不能夠自己去找，完全要聽人安排。

後來小邱轉了場子。這時他可以自己去扣人了，但剛開始時也是提心吊膽。面對都是年紀大很多的女人，小邱說心裏確實不舒服。以前他扣的，都是小妹。但沒有辦法，看到感覺有希望的女客，還是主動過去聊。這時的心態，與和年長女人作地下情人時的心態相比較，有趣。

我們看到，小邱對公關與女客人的認知，經歷了幾個變化的過程。由與那個喜歡他的有錢女人的『半年情』作為鋪墊，到看了二奶包二爺之後的嚮往，到真正面對年長女客人時的『不舒服』，再到最後的接受，整個過程間，無不是傳統社會性別角色的影響。

說起第一次出街的感受，小邱說自己既興奮，又高興。

那天蹦迪的時候，有一個女的一直看小邱。那女人將近四十歲，很有風韻的樣子，『看著還可以』，小邱就過去搭訕。

後來兩人就喝酒聊天，女人說，老公過世了，一個人已經幾年了，很無聊。她是做服裝生意的。兩人聊的投機，女人有讓小邱出街的意思。小邱『即興奮又高興』，但他想，自己已經有幾個月沒幹過了，萬一不行怎麼辦呢？就找夜場裏的朋友，那朋友備用有用大黑螞蟻泡七天以上的白酒，具有壯陽功效，可以防止射的過快。

兩人出去開了房，小邱洗完澡，就偷偷喝帶著的酒，幾分鐘後就起作用了。兩人又上床調情，那天，小邱說，自己做了半個多小時。

那次他得到了1000元，小邱說，其實800元就可以。

針對第一次出街的經歷，小邱分析和客人和以往和工廠妹的不同。

他說：和工廠妹，是我操縱，而現在是服從她。幸好，她沒有提什麼要求，我心裏就踏實多了，感覺蠻好的。但還是不一樣。畢竟主動權不在我手上，心裏總想著怎麼讓她舒服了，和工廠妹做的時候只需要自己想自己舒服。工廠妹做的時候通常像木頭一樣，要我提出換姿勢。而現在這個，她不換，我也不敢說讓她換。工廠妹做的時候看都不敢看你，閉著眼，而現在這個，一個勁兒猛喊：你幹死我吧！我的後背都讓她抓紅了。

後來的客人中，小邱說，也有一些會掐他的胸口和胳膊。這時，他就知道，她的高潮快來了，要加快一些速度。

大多數女客人高潮後也會等小邱自己繼續做到高潮，但也有客人會說：行了。這時，小邱就不能再做下去了。還有的時候，見客人滿意了，小邱自己就不想再做了。因為是要完成工作，任務達標了，就沒有興趣再繼續了。

第一次出街的客人，小邱至今還有聯繫。他說：『客源不能放呀！』所以，隔一段時間會打電話問候一下。

時間長了，就會有感情成份——小邱反覆強調了這一點。熟了就會有感情，平時要發發短信聯絡。如果察覺到她心情不好，就要安慰她，說如何想她。但是，小邱說，不會說愛。

小邱說，一定要想辦法拉住客源，讓她每次都覺得捨不得走，還想再來。這就要求學新的招數，創造新鮮感。每次做愛都要讓女客人達到兩次以上的高潮。

沒有客源時，公關們就會給老客人挨個打電話。老客人肯定也會再去找別的公關，但是，只要偶爾來找你一次，這客源就算沒有斷。客人也會和拿你和別的公關進行比較，這比較除了性上的，還有感情上的，每個成為長客的客人，都是比較的結果。

小邱承認，女人找公關和男人找小姐是不一樣的。小邱自己也找小姐，他說，最多三次，大多數是一次就不會再找。但女人籠住了，可以維持一兩



年。對此，小邱的解釋是：『因為女人感情脆弱一些。』

最關鍵的是，小邱說，要揣摩客人的性格，跟著她的性格走，她想聽什麼你就說什麼。如果性格方面實在合不到一塊兒去，談不來，女客人找我一、兩次就不會再來。

有一次經歷，讓小邱覺得十分尷尬。

那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女青年，和老公吵架後，賭氣出來玩，叫上小邱出去開房。每一步，她都給老公打電話，告訴他自己在做什麼。開了房之後，其實什麼也沒做，和小邱聊了一晚上。『她傷心地哭，我就不斷安慰她』。小邱這樣說。

小邱覺得那天晚上真受罪，自己暈死了，還得安慰她，還不如做一次簡單呢，做完了走，也許還能再接一個呢。

小邱說，做這行對於男性氣質肯定有影響，因為要迎合客人。『這就只能自己調節了』，他說。

小邱是我有深圳遇到的少有幾個坦承『客人一般都會要求口交』的公關。他說，客人通常不是直接說，而且用手把你頭向下按。對於別的公關說沒遇到多少要求口交的客人，小邱的解釋是：或者他們是不好意思，迴避，但也可能是他們真的沒有碰到。小邱第一次出街時的女人，就沒有提這樣的要求。

對於口交，小邱說，剛作公關的時候，遇到看著不喜歡的客人，就不願意為她口交。就想辦法，嘻皮笑臉地想躲過去。躲不過去，也只能勉為其難。漸漸地小邱有了辦法，口交時不會看女客人的陰部，只是做個樣子，不用嘴，而用鼻子在那裏蹭來蹭去的。他說：女人年紀大了，反應弱了，不會知道你是用鼻子蹭。

如果是熟的客人，小邱自己有時也會主動做口交。像他第一次出街的客人，後來兩人玩69式，小邱還覺得挺新鮮和刺激。如果對客人進行口交，客人的反應會更強烈，這樣對小邱完成任務也有幫助，小邱因此就不會覺得有壓力了，會樂於接受口交的要求了。對儘快儘好完成任務的期待，在這裏非常重要。

小邱的父母和弟弟很早就回老家務農了。小邱說，自己絕不能讓弟弟也做這行的。他的計畫是，過幾個月可以買一套房子，爭取做到年底就不做了。

『家 催著結婚，我想做生意了』。他這樣說。做生意，幾乎是所有我接觸的公關轉行後的計畫。

申哥將小邱介紹給我的時候，告訴我，小邱的價碼很高，現在是每次出台最少四千元。坦白而言，小邱身材不高，相貌也絕不出眾，所以我一直無法搞清楚小邱何以出街費這麼高。

我和小邱反覆討論這件事。小邱的解釋是：我和老大的關係好，老大會把有錢的客人安排給我。新客人來，老大也會格外推薦我，說是我們那裏最好的公關。老大會問客人，是要普通一些的，還是要好些的。客人通常會說要好些的，老大就會把我推薦去。小邱的意思是，老大『可以抬人』，可以把某個公關抬出高價來。

但我還是頗有些不解，主要還是因為小邱的外表。與我接觸過的大多數公關比起來，他實在太不起眼了。

然而，和小邱在一起聊天的時候，總會不斷有電話打進來找他，因此不能說他的客人不多。

直到後來我與另一位瞭解小邱的圈裏人聊，才聽到一個傳聞。那就是：小邱曾經去日本做過陰莖增長增粗的手術！

這讓我立即聯想到，另一位已經結束公關生涯的深圳前公關，對我講過的去泰國做陰莖增長增粗手術後門庭若市的場景。如果小邱的手術屬實，他的高收入也就沒有什麼奇怪了。而小邱迴避不向我談此事，也在情理之中。

此後，更有關於小邱的一些傳聞到我這裏。比如，他服用了激素，所以短時間內把肌肉催起來了；他的前胸植入了很多粗毛，使得胸部毛髮甚眾，非常粗獷與陽剛的，許多女人喜歡這種風格。

對我談起這些的圈裏人說：他是下了功夫的。坐台時，女人隔著衣服一摸，就會摸到胳膊上的肌肉，找他的慾望就大了。

這些，與小邱留給我的整體印象是吻合的。聯繫到他曾經紋身的經歷，更可以感覺到，小邱確實是一個有勇氣對身體進行加工，以使其更符合支配性男性氣質，在性產業中也更具有搶手的市場價值的人。

這與他自己所講過的，入夜場後面對俊美高大男公關們的不自信聯繫在一起，更顯得具有必然性。

身體的實踐在小邱男性氣質建構中的作用，就是這樣體現出來了。

我曾和人討論，小邱有過那樣的近似黑社會的背景，稱強一時，怎麼會甘心到深圳做被女人使喚的公關呢，為什麼他不選擇繼續稱霸一方呢？得到的解釋是：胳膊擰不過大腿，黑社會永遠鬥不過政府，小邱離開了原來所在的地方，再想招集到曾經的勢力，幾乎是不可能的。

小邱是我的受訪者中，曾建構超強支配性男性氣質的最典型代表。

作為體校學員的小邱，作為黑社會一員誘拐婦女的小邱，作為襲擊『治安仔』的小邱，建構的都是超強的支配性男性氣質。而作為有錢女人情人的小邱，作為男公關的小邱，實踐的都是超強的從屬性男性氣質。這看似完全衝突與矛盾的兩種東西，不僅在小邱不同生命時段的轉換中自然完成，而且在同一生命時段中同時實踐著。

小邱對身體的修改，仍旨在建構超強的支配性男性氣質，而這種建構又是與更好地扮演從屬性男性氣質相一致，可以說，二者融合在一起。

相衝突的男性氣質的並行，是小邱給我們的啟示。



## 小付的生命史故事

### 一、生命史第一階段：在老家

小付家庭中的性別關係，母親平時主宰，父親實際主宰。

小付高中畢業，今年二十八歲，他的老家是廣西一個中等城市，家裏還有一個弟弟。父母都工薪族，現在退休了，做點小買賣。

小付說，媽媽性格開朗，家裏媽媽說話聲音很大，一般事情都是媽媽說了算。

爸爸通常不生氣、不出聲，如果生氣時就會罵起來，那時別人就都不出聲，包括媽媽。

讀中學時，小付就讀的是理科班，全班只有兩名女生。回憶中學的生理衛生課，小付說，不講什麼。他自己的性知識，是從《人之初》、同齡夥伴和毛片中獲得的。

宿舍臥談會的時候，男生們會討論和交流怎麼追女生，正追女生的男生會介紹當天發展到了什麼程度，還會談許多性交的細節，如每次做多久，做了多少次等等。

那時的小付很單純，喜歡哪個同學也是想作老婆。因為他心中有一個女孩子，就不想和別人說這些事情。至於談到性關係，小付說，當時『不敢』，因為『萬一搞的她不理我了，我怎麼辦？』

中學畢業後，小付就漸漸知道發生性關係不是什麼嚴重的事了，那時他開始接觸的女孩子也多了，知道不可能為一個人『守身如玉』了。

小付中學畢業後選擇了當司機，在一家工廠打工。小付自己不愛學習，但他想讓弟弟好好讀書，但弟弟也不好讀書。

工作後的小付往來於老家附近的一個城市送貨，每個月一千元。正是在那個去送貨的城市的工廠，小付和一個女孩子戀愛了，很快發生了他的第一次性愛。那個女孩子不是第一次性愛，小付說，想想覺得挺虧，自己的第一次給了她。不到一個月，小付就不再喜歡那個女孩子了，就分開了。女孩子打他的呼機，他不回，慢慢就淡了。

小付幹了一年的司機，就不再幹了。他覺得錢太少了。

這時的小付開始接觸一個新的圈子，使他覺得『正當工作挺累的』，開始做『偏門』。

小付做的『偏門』工作的一種，便是賣地下的六合彩，幫莊家收錢，這在當時的老家是很賺錢的。小付還熱衷打麻將，在牌桌上面贏錢。

這時的小付也開始吃搖頭丸和K粉了。他說，吃的次數多了，聽到音樂

就會想吃。小付認為搖頭丸也能上癮，在我認識他的前二天，他就剛剛吃過。

也是這個朋友圈子裏面，大家會比誰的女朋友多，每個朋友同時有二、三個女友是非常正常的，通常是一個同居，在外面再找一、兩個。

那之後，小付的女朋友開始多起來，多是朋友介紹的，『現在的女孩子很放的開』，小付說，『分開的也有大把大把的』。

當然，這些事，一直瞞著父母。

當時去老家夜場的時候，小付說，想認識小姐，為了出來玩的開心。小付也和朋友們常去髮廊、按摩房之類的地方，他說自己和兩個小姐發生過性關係，都是免費的。和小姐做時，小付說，他會戴套。

對於和小姐做的免費，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小付那時介入六合彩、賭博的圈子，已經是黑社會的邊緣了，足以對小姐施加影響。

對於小姐這個職業，小付說，肯定不好，但是也能夠理解。有時會和小姐談談心。小付強調，老家的性文化是很開放的，女人去酒吧發展一夜情很常見。小付在老家自己有過十多次一夜情，來深圳之前，便有了三十多個性夥伴。

小付說：『不只是男人想找女人，女人也想找男人。』

在老家時，小付便有和朋友去夜場的經歷，知道了男公關這一職業。老家也有不少男公關。小付說，當時沒有覺得這個職業不好，只要能賺錢就可以，過幾年可以改行做別的。

二十三、四歲的時候，小付交了一個很看重的女朋友。這次戀愛，使他開始『想賺錢』。

小付說，自己很在乎那個女孩子，想結婚的那種。但是，那個女孩子另外還交著一個男朋友，腳踏兩條船。女孩子告訴他，她很在乎小付，但是，另一個男友很有錢。小付說：『現在的社會很現實，我幫不了她，兩個相愛的人不能在一起生活。』

女孩子最後嫁給了那個男人。小付說，從那時開始想賺錢，想做生意，但是，沒有本錢。他先是想在老家發展，但困難重重。他又不願意給別人打工。

## 二、生命史第二階段：初到深圳

在老家，小付認識的人裏面，來深圳打工的人有好幾個。小付說：『人人都知道深圳好賺錢。』

小付曾短期來深圳待過一個星期，當時他想買設備回老家開小廠子，但考察了一下市場，最終放棄了。

小付說，老家地方太小，做什麼都不容易，所以，後來就放棄在本地做生意的想法了。

但深圳一個星期的生活還是影響了小付。一年後，充分感覺到在老家沒有發展的小付，最終決定來深圳找工作。

他剛到的時候，把行李放在一個朋友的朋友家裏作為過渡，便自己出去找工作、租房子了。

這時，距離他和那個嫁給有錢男人的女友分手，已經兩年了。我們看到，兩年時間，小付嘗試了在本地賺錢的種種可能，然後才完成了向深圳的『流動』。用小付自己的話說，是『萬不得已來深圳的』。

小付初到深圳時對收入的期待，是每個月二千至四千元錢。小付應聘的工作，一直是夜總會。其間，也被街邊的廣告騙過。

對於應聘夜總會，小付的解釋是：到夜場消費的人都是有錢人，對你的幫助大。這可能得益於小付在老家逛夜總會的經歷。

到深圳一個月後，小付找到了夜總會的工作。這時他帶到深圳的五、六千元已經花完了。對於一個月才找到工作的解釋是：懶，晚上上網，早晨起的晚了就不出去找工作了。

小付應聘夜總會的職務，開始是禮賓員。一直未被錄用，小付說，不知道為什麼。

小付在深圳一個月後應聘成功的職位是營銷經理，他對這一職位的解釋是：客人來了與客人聊天，記下客人電話，幫助定台。漸漸的，小付對於公關這行知道的多一些了，他也開始學會到場子裏主動找客人喝酒、聊天。

男客戶，常會被小姐搶去。小姐陪的時候留下自己的名片，下次客人訂房，可能就找小姐了。小付說，做這行的，相互搶無所謂。

在夜場中，小付接觸的客人多了，他說自己和女客人聊天聊的比較好。但是，剛開始的時候還不可能馬上去作公關，他這樣說。但是，他剛開始作營銷經理時一個月只有一千多塊錢。

### 三、生命史第三階段：性產業從業

小付是這樣描述自己的思想轉變的：客人來了，營銷經理也肯定要陪著喝酒、聊天，同樣是陪，就不如作公關了，還有小費。言外之意，營銷陪酒，通常是沒有小費的。

看別的公關工作，小付覺得也沒有什麼。和女客人做，作為男人，心理上覺得不吃虧，和女人摟摟抱抱覺得挺開心的，無所謂。對於賣給女人，小付一言以概之：不吃虧也不占便宜，還賺錢。

雖然小付曾一再對我說，作男公關『不吃虧也不占便宜』，但是，他又說過，還是覺得作男公關不夠男人尊嚴，但『沒有辦法，為了錢不得不低頭』，『走在街上會感覺不舒服，但也不怕，除了老家人我不在乎』，他這樣說。原來在深圳的幾個小付認識的老客人都回去了，所以讓小付安慰的是，不會有老客人在深圳的街上看到他了。

對老家人，小付講他是作營銷經理。

有了思想準備，行動就不遠了。

那之後，同伴們幫客人訂了房間，有需要公關的時候，小付就會開玩笑

說：『我去！』同樣，他的房間需要公關，他的做營銷的同事也會來。就這樣，坐台先開始了。

我懷疑小付是否真的經歷了一次思想轉變的過程，因為小付在老家時就覺得作男公關沒有什麼不好的。在我看來，小付經歷的很可能僅僅是一個面子上的適應過程。

到夜場上班約兩、三個月後，小付第一次出街。

那個女客人多次讓小付訂房，捧他的場。小付說，一天喝的挺多，挺開心，很自然地就出街了，沒有什麼思想掙扎。而且，那個女人相貌身材感覺還都不錯。這種對第一次出街時女客人『不錯』的描述，我在多個公關那裏聽說過，無論是否是事實，都能夠說明一些問題。或者是『不錯』感使他們邁出第一步變的很自然、不需要心理掙扎，或者需要一種『不錯』感來為自己的第一次出街提供解釋。無論怎樣，都幫助在實踐從屬性男性氣質的過程中，捍衛著支配性男性氣質不受損傷。

談到第一次出街的感受，小付說，覺得和其他女人做沒有什麼差別，不存在客人對自己的支配關係。

但小付也坦然承認：後來有的客人，會在性上表現支配。

我問他和女客人做，自己舒服嗎？

他的回答是：如果不是和自己心愛的女人做，不存在舒服不舒服的問題。

在安全套問題上，小付說，客人具有決定戴與不戴的決定權。大部分客人都會要求戴安全套，而且都是客人自己準備的。

小付現在有一個固定的女客人，已經半年多了，每個月給他四、五千元。

那是一個香港女人，小付說，她三十五歲左右，相貌一般，所以他心理上不需要做太大的努力就能夠接受她。這個女人總是週末過來。她曾對小付說：別幹這個了，找份正式工作吧。

這個女人要求小付不要再找別人，小付答應了。小付說，這是騙她的。小付當然還會去夜場，那個女人知道了，小付就說，是自己喜歡玩，去那裏玩的。

對於這個女人，小付說，他在心理上可以和她在一起，喜歡和她聊天。

和長期包養自己的女客人，小付說，肯定會談情說愛的。但是，『嘴上說愛，但真愛是不可能的』。而和別的做幾次的客人，連說愛也不會了，只會在打電話的時候說『你不想我呀』之類逢場作戲的話。對這些，大家心裏都明白。

小付說，和長期包養自己的女客人，感覺上會和比其他客人好。

對於客人，小付一再強調感覺好才能出街。長包客便是聊的投機的。比如那個香港長包他的女人便和他在錢上面有共識：怎麼賺錢不是重要的，『有了錢才是老大』。『投緣，有許多話要說』，小付這樣形容他們之間的關係。

小付和我一起聊，多次說到：交往多了，感覺好了，才出街。所以，『跑場子』不適合他，因為那通常是客人需要被即時招去了。

但一次，他也說到，如果不喜歡那個客人，就只能『把假臉皮放下來』。他又說：我們這行裏都這樣說，出門的時候不帶臉出來，把臉放家裏了。

由此可以推測，小付並非只是和『感覺好』的人出街的。

許多公關都做過類似的表述，但仔細瞭解，卻並不如此。其實是通過把自己和別的公關區分開來，以便說明自己沒有別的公關那麼賤。

在付費方式上，小付說，有的客人是點了錢交到你手裏，有的客人是放到桌子上。小付感覺這二者並沒有什麼差別，『扔到地上就有差別了』，他這樣說。

我想到，不同的付費方式，對於女客人的心理，是否存在著差別呢？

對於那個長期包養自己的女人，小付說，有時會主動給他錢，有時他也主動要。『即使她某一次沒給，下次也一定會給，所以無所謂的』。小付這樣說。

這個香港女人總誇小付，說他心細，會照顧別人。小付說，和他在一起的女人常會誇他心細，像女人一樣會關心人，他想這可能是女人願意和他在一起的原因。

關於心細與會體貼人，小付自己舉例說：比如我會給她買早餐回來吃，她感冒時我會買藥給她，還會打電話叮囑她吃藥。

在體貼人這一點上，小付說，他對客人和對女朋友沒有差別。他現在還談著一個女朋友。女朋友也誇他，會關心人，從來不罵人，從來不和女朋友吵架。如果實在有爭執，小付就會保持沈默，或者出去走走，靜下來再說道理。

談到客人和女朋友的區別，小付說：女朋友是自己喜歡的，客人是老、胖、醜女人，要裝的高興一次。前二次心理會覺得不舒服，過段時間就覺得沒有什麼了。

小付會在酒吧裏找女朋友，一至二個月換一個。

這裏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公關們對我談到的，進入夜場之後的女朋友，除非特別說明，更多是一種『玩伴』性質，甚至是性夥伴、一夜情。

比如小付就說，自己在酒吧裏同時找小姐，通常只做一、二次，不需要付費。『付費誰還和她幹？！』小付一臉不屑。

小付說，他只會對女人那樣溫柔和謙讓。如果是男人欺負到他頭上，他

就會還擊。小付舉例說，在學校的時候，別人對他的女朋友動手動腳，他一個人找去打架，對方來了十多個人，他也不怕，結果自然是他被打了一頓。

小付現在也常打架，包括幫朋友打架。他說：朋友有事，要人幫，自然要去。否則，以後你有事的時候誰還會幫你呢？

在迪士高裏打架是非常經常的事，小付說：『總是頭破血流的。』『每個晚上打架都不奇怪』。他說。喝醉了酒，甚至吃了搖頭丸之類的藥，在音樂與氣氛的慫恿下，打架就這樣成為建構男子氣質的一種手段。

小付說，自己的性格具有二重性。對女孩子細心，對男人就要凶。『不知為什麼，就是改不了』。他這樣說。

小付說：男人再怎麼凶，也不能對女人凶。

在這樣的表述中，這種『像女人一樣的體貼人』便成為紳士風度的一種表現，成為傳統男性氣質的一種實踐，而不是相反。

對女人溫柔，便不再是性格的關係，而是一種男性氣質，是我讓著你，你是女人，我是男人。通過這一強者對弱者的寬容，也在建構著『我比你強』的意識。

小付沒有什麼體育運動，他說，唯一的運動是在場子裏跳舞。

小付說，自己也看書。我問他看什麼，他說是雜誌，『短篇的，厚書都不看』。

小付的計畫是，再做一、二年，存夠二十萬就回老家去做生意。

小付的弟弟也想來深圳賺錢，小付堅決不同意。他讓弟弟在老家找一份穩定的工作，等他回去一起開門面賺錢。

小付說：作大哥的出來了，死在外面，家裏也還有弟弟在，可以照顧父母。



## 阿莊的自述

### 一、父母和老家的生活

我出生在農村，一個不算很窮的地方，父親是鄉政府的一名小公務員，母親是在一個小單位上班，家裏就我一個獨子。

我最近在準備出國，家裏人很在意我這次的出國，父親認為我不孝。但是，我有我的隱衷……

他們住在老家，我當初把他們接到城裏了，他們不習慣，我父親脾氣有些不太好，當然那是年輕的時候，現在歲數大了，只是喜歡自己生悶氣。

我小學是在村裏上的，有些有錢的人會把孩子送到縣城裏去讀書。

我上學的時候很調皮的。媽媽是典型的中國婦女，很賢慧。我小時候挨罵是家常便飯，我小的時候父母總是打架，稍大一些就好多了，父親在我上高中之前總是打我，當然是在我犯錯誤的時候，比如我和村裏的孩子打架，堵人家煙囪，偷別人家雞……總之是農村孩子常犯的錯我都有。

農村的孩子總是有時候不經意間會見到父母之間的房事，起初我會以為是父親在打母親，第一次好像是我五、六歲的時候，我醒了之後就去打我父親，母親把我哄睡著了。以後再看到情況都差不多，父親有時候會表現的很煩躁，母親自然就是把我再次哄睡著，農村的孩子知道這些事情都是在私下打鬧玩的時候瞭解到的，比如大家在鬧得時候會說一些國罵（他媽的、我操）之類的話。

大概十二、三歲的樣子，我看到一些關於動物交配時候的動作和姿勢，稍大一些的時候就是見到一些比我大的孩子的生物課本上有關於生理結構圖片了。

同學間談論性，好像從我上小學的時候就有了，要是誰結婚了我們就背後說一些，總之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在私底下討論。

當時大多數同學好像都是那種有色無膽的類型，都很想嘗試，可是敢做的卻沒有，我屬於那種敢於實踐的。男生間的談論也都是私下談，多數男生會在錄影廳裏看完黃色錄影帶後回來跟其他人說。

我交第一個女朋友是我上高中的時候，和一個城裏的女孩，是我的同學。

我當時在班裏屬於那種學習成績不錯，而且體育也很好，特喜歡出風頭的那種人，而且我自認為我很帥。

那個女孩子當時是班裏的班花，我們之間開始的時候很有好感，經常在一起玩，吃飯什麼的，大多數是她請客，後來班裏開始流傳說我和她好上了的流言，沒想到就成真的了。我倆的性關係可以說是我的預謀，我那天知道



她的家裏沒人，就拿了一盤錄影帶去她家，然後就發生了……

她當時很害怕，但我還是和她發生了性關係。

第一次她出了很多血，我的心情是既興奮又害怕，興奮的是我終於做愛了，害怕的是我怕她懷孕或者她告我強姦。

過了好幾天她才不出血了，我當時有幾天很想再做，可是她不同意，過了好久，我倆才在一起做，是在我的勸說之下才做的。再後面的女朋友都不是處女了，其實說實話我還是很喜歡第一個女朋友的。

當時我不敢去買什麼安全套之類的避孕工具，所以我倆都是在她的安全期裏做。後來也敢去買避孕套了，所以做起來沒有什麼負擔。

再後來的女朋友有的是自己找的，有的是和朋友一起玩認識的，有的是網友。

## 二、進入性產業

高中畢業我沒有上大學，跟同村的同伴一起到深圳闖世界。第一個工作是酒吧的服務員，我那時候工資不高，看著他們有些不如我的人作男公關拿那麼多的錢，我有些意氣用事，一衝動就做了。

我剛到酒吧的時候遇到很多當時的有錢人來找小姐，我當時在酒吧裏小有名氣，因為我長得帥，很多有錢的女人問我幹不幹，我那時態度很堅決，堅決不幹！

後來很多酒吧的男服務生都開始作公關了，而且收入很多，我的老闆就把自己朋友介紹給我，他就是我後來的爹的。他平時對我很照顧，總坐我的包廂，而且消費很多，小費給的也多，從不難為我。慢慢的，我開始和他像朋友一樣的相處，在後來他開始問我願不願意跟著他幹，開始的時候我不想幹，後來身邊接觸的多了，也就不覺得有什麼丟人的，就辭職跟著他幹了。

在新的酒吧，大概上了3個月的班，認識了一個女老闆，之前她來的時候我只是陪她喝酒跳舞唱歌。她是一個三十多歲離異的，很有錢，她除了錢什麼都沒有……

她人不錯，每次來都坐我的包廂，平時跟我聊些她的故事。她從不難為我，消費也多小費也可以。這之前接觸多了是件好事，而且這對我來說消除了我對這個行業的恐懼。

有一天晚上她快走的時候老闆讓我跟她去，我覺得很刺激，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上台。

我們在酒店開一間房，她讓我先洗澡，其實是我倆一起洗的，在浴缸裏就來了一次，她不喜歡避孕套，她吃長效避孕藥，所以我倆做的很好。之後她也經常找我。

她三十五、六的樣子，是個很不錯的女人，身材是那種豐滿的少婦，不是很胖，但很豐滿。當然，長得也不錯。由於我之前對性事很瞭解，再說她也並不是什麼第一次，所以我表現得很好，我倆配合得很好，一種很自然的感覺，不像是客戶的關係，更多的好像是男女朋友一樣。再說她不是那種饑渴

的人，很懂得享受……

她從不提出那些變態的要求，什麼捆綁、鞭打那些。

做愛上，她受不了我，我的技術很好。一般的姿勢我全會，而且熟練運用，高難度的我也會。

（方剛插問：會長時間為她口交嗎？）

要是真那樣她就暈過去了，挑逗的暈過去了，興奮得暈過去……我們間很有默契，做得多了。有時也給她些意外驚喜，換幾種她沒做過的姿勢……

（方剛插問：聽您的描述，你們不像是少爺與顧客的關係，反而像是情人？）

有點。不過我知道我和她是不可能的，我只是需要她的錢。

老闆對我很照顧，總是挑一些比較有修養的介紹給我，因為我是老闆手裏的王牌之一。我很風趣，有幽默感，長得好，身材好。

有一個歲數很大的，大概60多，非要選我，而且讓我吃那種很強的春藥，不跟我做，她喜歡看男人吃過春藥那種難受得樣子，在一邊看著我難受，那藥效持續了4個多小時……

（方剛說明：就此事件，我和阿莊有詳細對話，在此保存對話的原始紀錄形式如下。）

阿莊：有一個歲數很大的，大概60多歲，非要選我，而且讓我吃那種很強的春藥，不跟我做，她喜歡看男人吃過春藥那種難受得樣子裏裏是一種進口藥，藥效很強。（她）在一邊看著我難受，那藥持續了4個多小時，而且有壯陽的作用。

方剛：真的那麼難受？怎麼難受法兒？

阿莊：渾身出汗，下體漲得難受。

方剛：勃起了？她讓你脫衣服看了？

阿莊：我就沒穿衣服裏裏她把藥放進酒 了我不知道。

方剛：她說了什麼，做了什麼？

阿莊：她說她就喜歡這樣，我說不做了行不行，我的意思是我要走，可她不同意。

方剛：那你當時只能自己弄了？

阿莊：沒有，她不讓。她讓我看外國的毛片，很煽情的那種。

方剛：不看不行？

阿莊：不行。她看夠了，扔下一把錢就走了，我當時也快死了。

方剛：快死了？那麼嚴重？我還不知道有那麼嚴重的藥。她給了多少錢？

阿莊：1500，不值。我的下體受了很嚴重的傷，好幾天不能勃起。有很多客人會拿很奇怪的藥給我們吃裏裏

### 三、陰莖增大術及其它

（方剛說明：阿莊是被老闆強行送到泰國進行了陰莖增大增粗手術，這給他的身心帶來極大的痛苦，雖然身體的改變使他在此後幾年賺了六百萬人民幣。）

因為西方文化的大量湧入，亞洲人在性器官上不如西方人的粗大，而且很多客人很想試試。我之所以被老闆選中去做手術，也是我的自身優點造成的。我身材好，幽默，長得好，客戶回頭率高。

一切都是爹的安排的，到泰國旅遊，順便做了手術。我不清楚花了多少錢。

我也不清楚手術是怎麼做的，一夜之間，變大了3倍多，不像是人的。好像是加進了什麼動物的陽具。勃起時有嬰兒的手臂粗細，很多時候不用勃起就完成工作了。

手術後，沒什麼事情，無非就是我不再是個正常人了。……你不覺得有那麼大一個傢伙很麻煩嗎？你想想游泳時就知道了。

手術之後，我的報酬有很大的提高，坐台的費用便是2000元，而通常是500元，我們這樣的畢竟是鳳毛麟角。

看了我的性器官，客人當然是吃驚了。你想啊，那麼大！吃驚之後，自然是享受了。很多女人好像都很喜歡大的，她們見到我的東西的時候總是很吃驚地說：「從沒見過這麼大的！」或者，「太誇張了！」「世界上還有這麼大的！」或者「中國人的也能這麼大！」等等。當然有少數的人不願意接受。喜歡接受的人在事後總是很滿意的，因為我的做愛技術很好，我很懂得調情。

她們通常會覺得很好，因為和陰莖較大的人做愛，就好像男人們的處女情節一樣，是會讓女人們很難忘的。中國男人的寶貝通常沒有很大的，不像西歐國家的那些人那麼大。

她們覺得好，一般會表現在體態舉止上，通常都是一晚上做很多次，說一些比如『你真不錯』、『你是我見過最棒的』等等一些話，還有就是小費給的很多。

當然，也不全一樣，有的客人，當我準備進入她們身體的時候或者說是剛剛進入的時候，她們通常會很害怕。有些女人顯得很恐懼，或者是厭惡，有的甚至不做就走了。我曾經遇到過的最特殊的例子就是，當我脫下褲子的時候，我的陰莖處於半勃起狀態，那個女的看了一眼，覺得很吃驚，然後什麼都沒有說就走了，因為她當時眼睛都瞪圓了，也許她之前不會想像到有這麼大。

我的人緣很好，我為人比較仗義，和同伴沒什麼大的爭執，再說我混得很好，一般他們都不會跟我發生爭執，也可以說不敢惹我，因為我打架的時候下手很重。

風月場所有幾個會說真話的？

同伴羨慕的是我的自身條件，我之所以被老闆選中去做手術，也是我的自身優點造成。他們即使是有什麼諷刺的話，也不敢讓我知道。

我希望您能夠寫好這本書，告訴我們這些事情不像世人想像的那樣。我們也是人。

社會的複雜不用我說您也明白，社會太黑暗了，所以我選擇離開，決定出國，離開現在的生活……

我以後是要結婚的，我不能斷了我們家的香火。

# 大牛的分情境表述

（方剛說明：北京的男性性工作者大牛，為我們提供了完全不同深圳的，非常典型的材料。這裏呈現的大牛的自述，是分情境後整理的。其中有矛盾之處，有可深入討論之處，而在正式的論文中只有少數的引用。同樣，這也只是大牛表述的一部分，還有許多基於保護當事人隱私的目的都刪除了。）

## 一、家庭情境

大牛來自非常貧困的農民家庭。母親讀到高中畢業，父親年輕時有參軍的夢想，可惜沒有實現。父親非常愛讀書，家裏書很多。大牛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妹妹，從小學習都很好。姐姐和他都考上了大學，妹妹很快也要面臨高考問題。父母非常支持他們讀書。但是經濟條件差，父親一直做各種力氣活，大牛幾年春節都沒有見到父親。為支持他們讀大學這個家庭負債累累。

家庭中，男女關係是平等的。父母有事商量著來，對兒女也一視同仁。大牛評價自己的家庭是平等的兩性關係。家庭勞務主要是母親做，父親主外。從來沒有說過經濟困難要讓兒子讀大學犧牲女兒的話，女兒也像兒子一樣不做家務。

大牛對自己父親的評價是：『被生活、被對我們的愛所奴役，辛苦地生活，是世界上最好的父親。』

我們這裏看到的，是一個有責任心的，強調責任的父親形象。

農村的性文化非常保守，用大牛的話是『諱莫如深』。

大牛從小受父親影響愛英雄形象，自己也想當英雄。學習非常刻苦，成績優異，一直是老師眼中的好學生。理想是上好大學，然後有好工作，然後邊工作邊繼續學習，希望能當上外交官。大牛到大學後，也是學生會幹部。

大牛說，他喜歡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周瑜、諸葛亮這樣的人物，他們有智慧，有美貌。

進入性產業後，大牛說，她給姐姐寄過錢，因為『姐弟情深』。

當談到為什麼不把錢寄回給父母時，他說，他自己還不夠花呢。與此同時，他買許多服裝、手機、MP3，做頭髮，還準備買電腦，手機因為不能看彩色訊息，他有些耿耿於懷。

春節的時候，在家裏提到，準備把舊衣服都扔了。媽媽說，別扔，拿回來，你爸爸還可以穿。他說自己聽了『很、很、很難過』。

## 二、性產業從業情境

大牛描述了進入性產業之後的矛盾心態：

以前很嚮往的美好的感覺，對生活的美好、愛情的美好，對未來的期盼，都在剎那間粉碎了。就是你從小到大一直追求的、渴望的、割捨不下的那些，你都覺得可笑、可悲。你感覺自己很可憐。難道生來就這麼下賤，要做這個嗎？難道我的爸爸媽媽願意我這樣作賤自己嗎？

進入性產業之後，他說自己有很大變化：

生活就是我把課掛了（指曠課——方剛注）。我得找客人呀。

我想，就是更看到社會的陰暗面，我也在適應。就是從『好好』到『好壞』的過程，對感情不認真。

愛幻想一種將來的幸福的生活，也許自己可以去玩，自由自在。不會為了生活而承擔壓力，不是最對社會有奉獻的人，但可以自己過得自由，經濟上和生活中的自由，一定要可以支配自己。

我只要到自由，沒想到婚姻和家庭呢，我還沒有想過要結婚。我畏懼婚姻，女人找鴨子，男人找雞，什麼忠貞丟一邊去了……

現在，我自己先好了，再考慮別的，其他的一切都不現實。

在問到客人要求與他接吻時，他會如何，大牛說：

一般情況下我很少主動的，我不喜歡吻，尤其是陌生人。她們的壯，能讓我撐死，如果吃到嘴裏的話。

別人有主動吻，我當然不能拒絕。我只是想辦法轉移注意力，敷衍的做做而已。

我問他：你覺得進夜場有損男性氣質嗎？

大牛說：

太男人化的人，在我們這裏找不到。都不是特別陽剛的那種，都有點逆來順受的意思，太男人了即使窮死也不進來（指進不了性產業）。應該有點女性化……我適應性挺快的，學的挺快，這是個適應的過程，從不成熟到成熟……進去之後有變化，以前很害羞，現在很不害羞，臉皮也厚了……

我們這種人，走在街上能感覺出來是（男公關）。

大牛多次提到了『恨』：

有時候有點恨，就是當你很不情願的去那樣做的時候，你面對的是個女人，沒有一點感覺的。那樣的女人比你大，甚至有時候很粗俗、淫蕩，但是

她是你的上帝，因為她比你錢。

一次，一個朋友對我說，你對女人的感覺還有多少呀。他說他只剩一半不到了，在那裏苦笑。對於有些公關來說，他們對女人的感覺仍然很強，也許他們真的在用靈魂投入這項拯救性饑渴的女性同胞的事業了，就是說，也許他們沒有看到自己的未來吧，他們的防禦能力強吧，和自己不愛的女人幹，還想著和自己愛的女人幹。

大牛描述了他印象最深的五個客人。我們看到，他與五個客人的關係，分別代表了性產業中男性氣質建構的不同經歷。

第一個客人：

大牛描述第一個客人時，用詞突然變成英文，這本身就體現出一種迴避的情緒。他稱之為『*a ugly old women, so disgusting me*』（『一個又老又醜的女人，噁心死我了』）。

我現在想想都還有些尷尬，還有噁心，還有難過，還有背叛……可憐！

她要接吻，我迴避，但又不能拒絕，只能閉著眼睛。雖然以前和女友有過接吻，但這客人的吻味道噁心。她讓我摸她，往我身上蹭，手去摸我，伸進我的衣服，撥弄我陰莖……完全是她在主動，最受不了的是，把我推到床邊坐下，她自己站在我面前，讓我為她口交。她把我的臉往她那裏推，都吐到嗓子眼了……

不想為她口交，我就開始動她，脫她的衣服……只有開始摸她，那個女人才上當的。她可比我主動老練，還沒怎麼動，我的衣服就脫沒了，然後摸我，讓我也摸她，抓著我那裏往身上蹭……我一直都閉著眼睛，當時感覺好無奈。然後把我的頭往她脖子上推，讓我吻她全身，先是乳房，然後往下，她讓我咬，她很被動地在那裏……、

見我不想吻，她就說：『乖乖，聽話！給你錢！』

我後來就心裏罵她，還自我安慰，想：是我在幹她！心裏罵婊子，然後我開始用力咬，有報復的心理。她就開始興奮，她一直在那裏叫，好像很受用的樣子。她讓我平躺床上，開始趴我身上，很用力的樣子，好像自己是個男人似的，那種性交的姿態……還一直呻吟著亂叫，還讓我叫，用手拍我的臉，讓我叫，讓我說我愛她，她一直拍，一直笑著讓我叫『我愛你』。我說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怎麼就說了出來……

然後她蹲起來，坐我胸前蹭，弄的濕了，然後她就開始讓我的進去，她坐我那個上面，很用力，她抓著我好疼，還一直在叫……她一直在上面搖，瘋子似的……永遠不要再有第二次了，我當時這樣想。

第二個客人：

（女客人）看樣子很有學問，有點知識份子的樣子似的，戴著眼睛、穿嚴肅衣服的女人。我晚上陪她，她很變態的那種，喜歡辱罵，罵什麼：『世



界上好男人死光了，媽的，都剩你們鴨子了！』『最討厭你們這些妖 妖氣的鴨子，今天老娘做死你！』『你們就是賤！』

她讓我站她面前，把燈光調到最大，盯著看我，目光很可怕。我感覺她好像沒有意識似的，眼睛直直的，很恐怖，一邊罵一邊讓我脫。我感覺受侮辱了，但忍著沒有發洩，心裏很好奇，感覺她和別人太不一樣，有一種玩她、折磨她的衝動。我心裏想：先忍著，一會兒叫你好受！

後來她讓我趴床上，臉朝著枕頭，她騎我身上。當時她還沒有脫衣服呢，鞋子也沒有脫就坐我身上，我難受死了。那是一種很侮辱的方式吧，我忍受下來了，她還在罵：『婊子養的！野種！你以為你們很神氣嗎！老娘幹你、玩你！』她一邊罵一邊使勁壓我，非常瘋狂，我叫了，因為不舒服。我回頭看她一下，她的頭髮都弄亂了，眼睛有點紅，並且開始擰我了……我有點快感，我們這行做多了，一般的都可以忍受吧，因為畢竟是客人的要求。我當時的快感是一種急著要做的衝動，一種報復性的衝動，是想著一會報復她才有的快感……

她擰我，我開始行動了。我掙扎著要起來扒她的衣服，她反抗，還打我，一邊叫：『反了你了，賤東西！』同時使勁兒地壓我。她罵：『我今天幹死你！你是賤的沒人要了吧！』

我的手在動，她沒有我力氣大，我已經抓住她的手了，我把她推到床上了，當時她還在罵，我使勁抓她的手。她一直在反抗，很用力的反抗。然後我就扒她的衣服，拿眼睛瞪她，我說：『我要你！』她開始鬧，竟然咬我胳膊，幸虧我當時反應快，要不都出血了，都有牙印了！我使勁的抓著她的胳膊嘛，她疼了，喊著讓我放開她，說『要不不給錢了，我告訴你們老闆！』我放開了，可當時我底下已經起來了，她盯著看，然後傻笑起來，那種瘋癲似的笑，我很難堪，就扯她的衣服、鞋子，扔到床下，她一直在反抗，就是扯打似的，但我很衝動……

她一直掐我，還想咬，嘴裏不停地叫：『你想幹什麼，別碰我！』但我不理她，她很快就被我剝得一絲不掛了，像我似的。我就是想用力幹她了，我把她的腿撐開，一下子就進入了！她大叫了一聲，抓的我好疼，瞪著我，還是一種反抗的姿態，但是力氣明顯小了。她那裏面很緊，像好久沒有做過似的。我一直在抽動，她後來開始叫，很呻吟的，看樣子是享受的感覺了……

最奇怪的是，她後來又找我三次，和第一次一樣她裝作不認識似的，每一次也都像第一次一樣，她被我強迫做……

第三個客人：

她是一個五十多歲，很老的女人，皺紋好多，妝好濃的。

她對我特別好，像母親似的。可惜她只是出差來這裏，所以到目前只找過我兩次。

她對我很疼愛的，陪我買過東西，洗面乳什麼的，請我出去吃飯。晚上老盯著我看，尤其當我剛洗頭，頭髮還沒有乾，她在暗處看我，說我長的像

一個人……

她給我的感覺就像個慈祥的母親似的，那種感覺很微妙。我們間的關係不是平等，更多是我的意願，很尊重我。……不是我主控，是相互的意願。她更多的是愛撫我，也許是思念誰吧，在她眼裏，也許我是個孩子。

和她在一起，安靜的感覺，她也許不是追求性慾來的。和她在一起，有一種生活的味道……

第四個客人：

好像剛過三十歲的樣子，很漂亮，也很時尚，她好像是來這裏出差的。南方的女子嘛，很秀氣的。我感覺最好的一次。

一開始就都很激情地做著，我想那時候已經沒有客人和鴨子的區別了，很自然地接吻、擁抱、脫衣服、進入……都很投入，也許我們都比較年輕吧。當時真的在體驗『性福』的樂趣。

我們接吻了，我主動的，她有點拒絕，不過沒有堅持。

大牛還提到，有的客人『很男人的那種，感覺強悍的，指揮過來指揮過去，指揮做愛』。大牛提到一個人：『讓我在底下，她在上面，就是想控制我射的時間。她什麼都不說，從來沒說過，看我快射的時候，動作就放慢。她讓我面朝下，趴我身上做男人才有的動作。像男人那樣衝撞，我很被動，很反感，因為我完全被動，沒有自由。我喜歡平等吧。』

我和他說：『可是，人家會說，你從事的工作，不是自己享受，被動是正常的呀。』大牛說：『不是，應該正常才是，性是雙方的。你給了我錢，但我給你性了呀，是平等交易。她也不會是什麼好玩意，如果她看不起我的話。』

### 三、戀愛情境

別人介紹大牛認識女朋友時，他就已經在考慮進入性產業了。所以，沒想交往深。但那個女孩子對他『太好』，所以被『感動』了。但有強烈的負疚感。

我不能在週末陪她，一直得瞞著她，很累。萬一她發現了，我擔心她怎麼看我，我很在乎別人的感受看法，尤其對我喜歡的人。

我怕我承擔不起責任，害怕，就是如果不能讓我愛的人幸福，會難過。我不能把整個身體給她一個人。

只是在一次醉酒後可能有過性行為，我記不清楚了。我不想傷害她，那次是唯一的一次。那之後，許多次在擁抱和接吻時，都撫摸了，但要進入的時候就止住了。那時我突然感覺自己是在欺騙她，我和別的女人在做，並且還會做，可她什麼也不知道。我就感覺是在欺騙她似的，她對我越好，我就越難受、內疚……

對他的突然停止，女友有些失意，問怎麼了，他推說是自己太累了。為什麼不想深入交往呢？大牛說：『我怕我承擔不起責任。』

我害怕，就是如果不能讓我愛的人幸福，我會難過。

我不能把整個身體給她一個人，還有我感覺自己在欺騙她，我的靈魂在責備自己我已經有那個打算，已經準備去做了，所以才怕，才責備自己……

我和大牛討論對女人的審美與期望，他說：

女人是美的吧，就是追求美的性格，感覺是內在的東西，是溫柔的、繾綣感情的、具有磁性的，比如粉紅女郎中的結婚狂……

我以前對女的看法更古典，喜歡傳統意義上的、古詩上的美，是唯美的，太理想。現在應該更現實，人性化。

我心中的女人形象是李白的子夜吳歌中的渴望丈夫歸來的、柔弱的、讓人憐憫的女人形象，像是林黛玉，但是不哭……

現在變了，現在也許是在逃避。能碰到那樣的女人嗎？現實是這個樣子的，人人都麻木不仁。

現在想要的，只是自然的，最主要是有平等的觀念。愛也好，不愛也好，自己決定。

沒有了男人和女人了，才是最大的平等。我是說，不受環境的壓迫，就是充分的自願，有時候因為某種原因，你可能得妥協，但在思想上最起码要獨立。這是最重要的。

撒嬌未嘗不可，只是不要惺惺作態、發嘍。我最討厭芙蓉姐姐那樣的，造作的，不自然的。

現在喜歡的，是有品味的，更會呵護她喜歡的人的女人。我要給她家的感覺的，更希望她能我家的概念的回歸，是兩個人的家，是共同的，是相互的……

男女之間一定要自願。最重要的想做的時候，做自己該做的事情。

性上面，不是男人主宰女人，而是有性慾的時候雙方應該是共同的，方式更追求自然。男人不應該主動嗎？我認為男人和女人應該一樣吧。

當然男人要呵護女人，像愛自己的眼睛一樣，比自己的生命還寶貴的珍惜。

（方剛插問：你認為對女人來講，事業重要嗎？）

一般吧，其實我的思想有點保守，和我現在受的教育有點矛盾。我認為女人應該不能太事業了，那就沒女人味了。但我接受的教育，會使我不會束縛她，只要她認為可以，就好的。但從業之後，我感覺害怕女強人了，因為我的顧客都是有自己事業的，太獨立了……

## 四、性產業同伴情境

我變的墮落，近朱者赤。你一直在那個場合生活，肯定就有影響。

他們大部分都是吃青春飯的，也不上學。他們白天無所事事，到了晚上，就……

他們教我怎麼叫床，怎麼去買衣服，怎麼去要錢……不是教，開玩笑似的，在那裏叫：『我愛死了你了裏裏』真像極了，聲音讓人受不了。同伴教我在客人那裏撒嬌呀，討好呀，就是做愛的時候要裝作很興奮、很享受的樣子，還得會煽情，會說情話，做的時候你得賣力，讓她感覺你快樂的要死了。眼神越朦朧，越感覺青春，就越好……

我們什麼都說，調侃大街上的女同胞，但只有我們工作的內容不說……

在他們中間，我感覺自己不是一個人，不孤單。有時候幾個人一起去逛，就是感覺自己放蕩也不是一個人，自己墮落也不是一個人，我還有自己的夥伴，只有他們是和我在一起的。少了鶯鶯子立，你會慢慢地被感染……

第一，我畢竟得和他們好好相處，我得融入；第二，我感覺新鮮刺激，和以前那種生活太不一樣了，一種眩暈的感覺，或者說是幻覺；第三，我總得有幾個朋友……

## 五、同齡夥伴情境

在同學情境中，他高度敏感。教師上課講到有人賣淫會得愛滋病，同學們議論小姐等，他都高度敏感，以為是說他自己呢。所以，總要找藉口吵架。比如說同學總是網聊，也不視頻，有什麼意思了等等。

但和同學關係還可以，因為他『非常大方』，時常買回吃的東西大家一起吃。同屋的同學也都是從農村來的，所以，那天便是開齋一樣的日子。同學會以羨慕的口吻問，你從哪兒弄這麼多錢了呀？

我現在選修的是武術，上學期是太極，現在是散打，要學五步拳了。這也是對我的武俠夢的補償，我喜歡英雄。英雄的工夫都很好，呵呵，三國裏的，金庸的，古詩裏的……

## 六、偶發性性行為情境

大牛沒有購買女性性工作者性服務的經歷，他說：『我自己找雞去玩 和玩自己是一樣？』

我只能說，我還有一顆善良的心。謝謝上帝，可憐我別讓我失去它才好。

那些嫖小姐的公關，實在變態。

## 小毛的故事

小毛是道地的北京人，大學畢業。讀大學的時候，他便開始兼職作男公關了。

小毛讀初中的時候，父母離婚了，他和母親住。父親很久沒和他們聯繫了，現在，他都不知道父親是不是還在北京。父親是一個很隨和的人，母親是一個很獨立的人。小毛自述母親對他最大的影響是『獨立』。母親似乎很喜歡一個人住，他不回家的話，『她更自由』，小毛說。小毛多次用『她更自由』這話來解釋他不回家住的原因。小毛從高中時就常不回家住，讀大學時，基本就不回家了。小毛又說，母親是粗線條的，不是太會關心人。他更欣賞母親，他自己也喜歡一個人待著。他想像將來結婚之後也一個人待著，兩套房，不要總在一起。

小毛說，他中學時，在外面住的同學挺多的。嚮往獨立居住的小毛，那時就有一個想法，如果能夠和一個有錢的女孩子交朋友就好了，就很『方便』了。

小毛高三的時候和一個有錢的女生同居，兩人在外面租房子住，錢都是那女生花。小毛自己家庭並不富有。

小毛自己解釋說，他後來之所以『做這行』，『因為我小時候就想找一個有錢女人，方便』。

小毛第一次『性工作』是大二結束那年的暑假。他上網聊天，一個女孩子『公開訊息』說，自己要花錢找一個男人。

小毛覺得這挺好呀，就用私人訊息回應了她。那女孩子要他照片看，然後說，行，你來吧。前後聊了不到幾分鐘，小毛就坐地鐵去了女孩子的住處。女孩子也是大學生，自己在外面租的房子。她到地鐵出口等他，見面後說：你比照片上的好看。

小毛說，後來很少給客人提前看照片，因為感覺自己不上相。但是，他會把自己描述的非常好。

小毛提到這個女孩子時，只是說『她行為很噁心』，便顧左右而言他了。後來，我一再追問如何噁心，他說『有些變態、不是正常人的做法』。我說，具體是怎麼回事，小毛臉紅了，用手摸頭髮，說：『要講那些細節嗎？』他說，不好意思講。

在我的堅持下，小毛壓低了聲音說：她喜歡男人的腳……

那天到了之後，女孩子說，我喜歡男人的腳。小毛雖然感到有些奇怪，但是，他對我說，她拿錢，就要按她的方式辦。女孩子讓他只脫下身的衣服，上身不用脫。然後讓小毛躺在床上，還給了他一本雜誌，又打開電視，

說，你可以看看電視。女孩子還拿了一條被子給小毛蓋上，露出腳。

女孩子自己也只脫了下身的衣服，然後開始吻和舔他的腳。小毛說很癢，想笑。後來就習慣了。

自始至終，女孩子沒有接觸小毛的性器官，小毛也沒有撫摸女孩子，只是女孩子在玩他的腳。這個時間很長，小毛說，有一個多小時。其間，女孩子還會說，什麼樣的腳最好看，把腳分出不同的類型。最後，女孩子把小毛的腳放進陰道，達到了高潮。然後，還端來一盆水，給小毛洗了。

我一再問，小毛是否想過要做愛，自己是否興奮。小毛說，沒有，既然她花了錢，她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吧。

我問小毛，為什麼他一開始講述時說『噁心』？而事實上很平靜地接受，小毛說，她給錢了。又說，就是覺得挺怪的。

女孩子給了小毛四百元錢。小毛講，當時他覺得這個女孩子的行為挺怪的，但是，經歷了幾個人之後，他覺得，這樣賺錢真好，不費什麼事。後來他又給女孩子打過兩次電話，女孩子每次都說工作忙，所以沒有再見過。

經歷了戀足女孩之後，小毛想，這辦法賺錢挺容易的，便上網有意找，也起了一個曖昧的網名。小毛的第二個女性顧客，也是在網上找到的。『中年人』，他說。問他多大，他說，三十歲。身材還可以，但長相不好看。

這位女顧客是外企的白領，網上聊好後，到他家來了。聊了一會，洗澡上床。也有擁抱和接吻。小毛說，她也是『普通的做愛』，時間很短。其間幾次用手把他的頭往下壓，暗示他去親吻陰部，但小毛覺得那裏很噁心，躲開了。這女子也並沒再堅持。

二十幾分鐘，女顧客會說，行了。小毛就停止。有時也會『身體不動了』，不動地躺在那裏，小毛就問：還要嗎？她說：就這樣吧。她一共找過小毛四次。

這位顧客每次給小毛五百元。

我問小毛，你沒有射，會不會不爽，即使在她們表示結束後，也想繼續做？

小毛說，不會，因為做這個不是為了自己舒服，也不想自己舒服的事。

我的另一個感覺是，小毛對客人的外貌認知亦非常淡漠，問他醜否，他說大多數均還可以，很少有特別醜的。能夠出來找的女子，還都是說的過去的。小毛說客人主要是三十至四十五歲的，大多數相貌還『挺好』。

我不確定，這是小毛對女子美醜的麻木，或者是一種自我防禦機制。初步猜想：只有達到這種境界，才可能順利自由地從業。

小毛的第三個顧客，也是網上找來的。

這是一個很有夜場經歷的女子，網上聊天，然後約在酒店見了。先講的是一千，做完後給了一千二。這女子事後說，你還不如去夜場呢，那裏收入高。於是給了他迪吧老闆的電話，讓他找去。從此，小毛進了夜場。

小毛說自己不喜歡夜場，做了不到半年，而且換了多個夜場。



不喜歡夜場的原因有二，其中次要的是：剝削太嚴重。在場子裏坐台，老闆不要男公關的錢，如果酒水錢多，還給男公關提成。只要客人領出去，隔天就要交七百至八百。外出一般是一千五，有時會多給。這就相當於，一半，或者百分之六十的錢都給了老闆。而且，客人也不是每天都有。

但是，小毛不喜歡夜場的最重要的原因，還是他覺得自己『不適應』那裏。他反覆說，自己內向。

小毛比較了出入夜場的女人，及網上找來的女人的差別。

『那 的女人亂七八糟的』，他說。而網聊來的，『都是正常生活中的女人』。他用了這樣三個詞來形容夜場裏的女客人：另類，少數，主動。

小毛說：『夜場 人亂』，『網上來的知識層次高』。夜場裏很多人『變態』，有虐待的習慣，自己帶SM皮鞭等，還拿菸頭或杯子燙人。而網上找來的，沒有這樣的女人。

小毛多次說，去夜場的女人，『不是一般人』。夜場裏的女人『經驗多』，主動的人多，堅持各種要求。在包房裏，客人會摸你，還會要求跳脫衣舞。有時還會一個女人找幾個男人，或幾個女人找一個男人。小毛說，除了一對一的關係，都覺得難以接受。

小毛說，自己性格偏內向。在包房裏，打情罵俏，他時常不好意思。別的男公關和客人聊的很熱鬧，這時他通常坐一邊臉紅。包房門上都有一個窗戶，但窗上有掛 ，可以掛上衣服，就檔上了，這樣來回過的人就看不到了。

小毛又說，夜場裏的女人不一定喜歡他，因為那裏的女人素質低一些。『如果是讀書多一些的，學問大一些的，更喜歡我。如果是暴發戶，或者男人有錢，或者自己被男人包養的，就不是特別喜歡我』。他說。

夜場裏有許多東北來的男公關，比較被喜歡。他們外向，『糙』一些。粗糙之糙。『放得開』，小毛這樣說。

小毛在和我談話時經常強調自己是大學生，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將自己和其他男公關區別開來的的方法：我是大學生，欣賞我的客人是不一樣的。同時，小毛還通過主要不是接夜場裏的客人來達到同樣的目的。

有一位夜場裏來的女客人，燙傷過小毛。

她專門燒了開水，放到杯子裏，燙胸部、陰莖等。那女人拿杯子燙小毛的前胸，他痛，一躲，女人手抖，水灑出來了，澆到小毛身上。很快，起了泡。然後去醫院，住了二天院。那女人後來給了他兩萬元。

小毛給我展示，留下了永遠的傷疤。我看並不明顯，他皮膚黝黑，遮掩了。

我問小毛，二萬元換一個疤，是不是划算。他說，不划算，我很愛護自己的皮膚。

在客人的要求下，小毛有一次不戴套的經歷。

那也是夜場裏的一個女人，四十多歲，小毛說她相貌身材『中等』。挑



人的時候是一排排大家都進，客人看過第一排後，會記住某個人的特徵，再讓後面的一排排進，最後，再把選中的說出來，再重新進。這樣，往往會選兩、三次，一次次再『瞄』（小毛用詞）。

那個女人後來選中了三個人，先問小毛，不戴套，如果戴，就不做，行不行？可以多給些錢，不會少於二千。小毛當時一個星期沒有接活兒了，缺錢，而且，在三選一的情況下，既然是先問到他，他就答應了。

這件事給我的印象是：男公關表面可以堅決要求戴套，但是面對競爭，面對金錢，他們的決定能力是有限的。

事後，小毛非常害怕，去查了HIV。

小毛說，『有個孩子』也很害怕，總查，『有病了』（指心理有病了），小毛和他一起結伴去查的。上午查了，用化名。中午就可以打電話問，知道自己沒事，挺開心的。後來，小毛又去查過一次，也是因為害怕。

有的人說，不去查，查了如果得了，還不是一樣。

談到為女人口交，小毛說，『最不喜歡、噁心』，但是如果客人堅持，也沒有辦法。我問那怎麼辦，他說：做唄。

他停止『舔』時，客人會說：『再舔會』，就只能接著舔。

有一次，他就吐了。小毛說，那個客人那裏『實在太難看了』，他說，有的客人那裏會比較好看，但那個客人太難看了。小毛未能描述清楚如何難看，說自己說不清。我說，為什麼不閉上眼睛。他說，沒辦法總閉著呀，總要看到。因此，小毛在舔的時候，幾次胃裏反酸水，酸水到嘴裏，都咽了回去。到最後，小毛實在咽不回去了，就跑到衛生間大吐了。那女的說，以前也有別人吐過。

小毛說，她那裏流水多，有怪味，懷疑她有性病。『特別噁心』，他說。

在小毛對我提及的女客人，主要是年輕的女子，三十歲左右的，而他講述與自己年齡不相上下的女客人，比如第一個女大學生，以及後來的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的時候，語氣更為『積極』。

小毛也提到，有的時候，做愛之前，女客人會擁抱他，會『照顧別人』，那感覺還是挺好的。

夜場裏還有一個規矩，就是『不能推台』。有一次，幾個女客人找了五個男公關進房間，說帶出去之前要看陰莖大小，讓他們把褲子脫了。有一個小夥子不脫，爹的就把他給開了。他是第一天來。

遇到實在不起性的女人，小毛就吃藥，然後用手撥弄撥弄陰莖，也能夠硬起來。

小毛說，大多數時候都可以做，除非是特別不喜歡的，就要閉著眼睛，想像自己看過的毛片來起性了。有時客人要看他自己『打出來』。

能夠有一些應對的技巧，已經很不錯了。小毛有時也假裝高潮。

對於通過藥物助性，小毛說，如果吃了搖頭丸，或者喝一種德國產的止咳糖漿，一次喝半瓶，就能起到相似的效果。我問，你不怕？他說，他們都喝，我也就跟著喝了。喝了之後，感覺特別HIGH（興奮），這時，客人讓做的時候，就會放鬆地做，否則會很不好意思。喝這些，對性不一定有用，主要是興奮，可以把氣氛搞好。有時還可以吃藥。然後就打情罵俏。

喝藥，目的不是為了性，是為了把情緒搞的好一些。

他覺得和女人做比較風險，怕得病，因為女人分泌物多，有時他戴二層套。而且口交時也有分泌物，也讓他擔心。和女人做需要特別投入，費精力。有時他不想做了，就假裝高潮。但出來的時候要及時把套子扔掉，不能讓她們看到。我問女人如果自己沒爽，他假裝高潮後，是否會不高興，要求他另外做什麼？他說，沒有，通常在進入之前都愛撫了，有長時間口交了。

但他又說自己比較敬業，儘量做好，不會應付。說有些人應付。他說，所以，我回頭客多，好多人沒有回頭客。有時覺得自己不行時，就吃一片藥。

至於收入，最高時拿到一次四、五千元。如果是包夜，夜裏通常會做二、三次，最多時做四次。

小毛說，即使客人是漂亮小女生，仍然不如自己找小姐做著爽；客人要他打她，他也不爽。

小毛遇到的最小的女客人，是一位十九歲的女孩子。她帶二個女伴一起來的。那二個，都比她年長一些。像描述自己幾乎所有客人一樣，小毛說，這個女孩子長的還不錯，家裏有錢。

當時天還很冷。在包間裏，女孩子讓小毛脫掉外衣，少穿些。然後要拉著他到外面走一走，強行讓他穿很少的衣服出去走。一直拉著他的手，在大廳裏坐了一會兒。小毛懷疑，她是想讓別人看到她找了一個男的在一起。但是，仍然奇怪，那夜總會裏不應該有她認識的人。

出台後，女孩子又拉著他逛了兩個酒吧，才上床。後來又找了他一、二次，每次都是瘋狂逛酒吧，進一個，坐一會兒就走，再進一個，至少要逛三個，然後去賓館上床。

性交方式上，這個女子也『正常』。沒有口交。抱抱，接吻，做。

又年輕，方式又正常，小毛的感覺是否挺好？他說：還是不如自己花錢找的好。

我細問，他說：還是覺得人家有錢，地位上不如人家，有些自卑。

小毛遇到的客人裏，還有一個喜歡受虐的。買皮帶讓他打，讓他罵。小毛非常不好意思，罵不出口，也下不了手狠抽。她就讓他怎麼罵，讓他怎麼抽。但在她的一再要求下，做到了。後來她全身都腫了，這過程中，她自己也在自慰。她後來說，一開始覺得刺激，爽，後來也會覺得疼，再後來就麻木了，沒什麼感覺了。事後，又做愛了。

我曾兩次和小毛討論，讓他扮演S的過程，是不是會有快感，有一種凌辱、壓制女客人的快感。小毛說，沒有。因為他自己並不想做，是客人讓他做的，他不好意思，不適應。

『是她讓我！我下不去手』。我本身沒有那愛好。臉紅。這都決定了，他無法從中體驗快樂。

相比而言，小毛更喜歡女顧客虐待他。因為他可以往床上一躺，由她抽就行。

別人虐自己容易，用不著刻意。

被虐，是否疼呢？小毛說，不是太疼，因為那種鞭子和一般的皮帶打人的感覺不一樣。

小毛還會裝疼，女人覺得刺激，就不會再加重。

小毛的另一描述非常有意思：他說，如果女的在性上讓男的痛苦，就有些變態。但如果女的買了男的讓自己痛苦，就不變態。

除SM外，還會要求說一些髒話。他不願意說，很不好意思。

客人們讓他說了什麼不願意說的？他說是亂七八糟的，不好說。

『有些人，你不好意思說，她們會更興奮，非讓你說』。小毛這樣描述他的一些客人。

我第一次見小毛，是約在一個茶館裏談話。我在茶館外面等他，他遠遠走過來，我立即認出他。牛仔褲，T恤衫，時值二月底，我穿毛衣外套尚冷，他卻顯非常時尚，還戴了一個彩色眼鏡。

小毛來時，正在接電話，伸手和我短暫握了一下，面無表情，沒有微笑，很酷的樣子。我當時有些擔心，是不是無法談深入了。後來發現談的還挺深入，在茶館坐定之後，他的冷酷勁兒便一點點退去。小毛是一個很內向的人。一對一訪談時都有一些臉紅，不好意思。我特意選了茶館中最雅靜的位置，阻隔比較大。但是，沒想到仍然很吵，人來人往，更有包了單間打麻將的。我幾次抱怨太吵，小毛卻都說：『吵些好，別人就聽不見我們說什麼了。』

小毛的聲音很小，我時常不得不探著身子，離他很近，有時還要請他重複一遍。小毛多次說到自己是一個內向的人。談話中，多次臉紅，時常用手摸頭髮。有些具體的話，還不好意思說，我問他，他說不好意思。我說那你給我寫在紙上？他說，回去在QQ裏寫給你吧，QQ裏會好意思一些。

小毛三小時後走的時候，我送他到小區會所門口，連握手都沒有，頭也不回很酷地走了。給我的印象是，在外面，他很冷酷；坐下來，還是可以放鬆地，有微笑地交談的。他的冷酷，是一種面具，還是一種自我保護？與他的職業，是否有關係？

北京的兼職男公關小毛也時常接些男客。

小毛在夜場認識的男公關中有人是接男女活的，曾和小毛聊過，對他講

接男活『輕鬆，不費勁』。漸漸受這影響，也就開始接了。

第一次，是在包房裏，男人摸，覺得也無所謂。『鬧著玩』。他說。

小毛做過後知道，和男的做『時間短，體力付出少』，做一個女的精力付出，可以做四到五個男的。

『給男的口交也乾淨些，女人水太多』。小毛說。

小毛和男人做時，只作1，不做0。最好是相互手淫就可以，有人是蹭出來的。如果是作1，他常戴二層套。錢少，通常三、四百，四、五百。如果是和外國人做，會多一些，六百至八百。外國男人，小毛主要是在酒吧裏結識。

小毛說：『和男人做錢少，但是容易。』和男人做也不需要太多前戲。

最多的一天，小毛能夠和六個男人做。他們射，他不射。有的男人要求一定射，除非特別要求，說不射不給錢，才會射。我問他為什麼不射？他說『懶得弄』。而和女人在一起時，除非他假裝高潮，都會射。

他堅持不作0，除了身體不舒服外，主要是覺得有愛滋風險。

一次打電話，約到故宮外，漆黑的天。從一小門進，人家給開門。進到一個大殿，什麼都看不到，只能看到他的菸頭閃亮。相互手淫。嚇死了，如果被殺，都沒人知道。完事後趕快走了，錢都不敢要。那人帶他出來的。出來後，才把錢給了他。

小毛承認，作過男公關之後，和女友的性生活方式多了。他以前特別溫柔，現在也會稍有一些暴力，勁兒大一些，說髒話。以前以為女孩子特別喜歡溫柔，不敢用粗，怕她不高興。現在發現，雙方均可以更爽。

小毛說，和女友做愛時才真正爽，把握的好，也更熟練一些。

我問小毛，和女友做時，會說那些和女客人在一起讓說的話嗎。

他說，原來是不說的，後來和客人說的，也會和女友說，但是，是『開玩笑』地說。和女友交流『輕鬆』，『文明』。而和『那些女人』說，是『被迫』的。他說，『那些女人』說話『糙』，東北來的男公關說話也糙，他們正合適。

在小毛這裏，同樣的話，是兩種不同的類型。一種是『按她們的意願說』，另一種是『和女友開玩笑說』。

他現在有一個『穩定性夥伴』，並不是正式的戀愛關係，平時也不約會、不逛街的。他反覆提醒這個女孩子，如果和別人做，一定要戴套。他和女友做時也一直戴，因為高中時讓女友懷孕過一次，小毛戴套的意識就一直很強。小毛說，戴套也是為防愛滋，雖然有一些不盡性，但還是要戴。

小毛說：『有時想想也挺煩的，所以我有時也去按摩什麼的，找小姐。』

小毛找小姐，不承認特別做了什麼，不打不罵。他強調了『隨意』二字。

小毛這樣比較說：如果是兩個完全一樣的女人，一模一樣。一個花錢和你做，你總會不盡性，不起性。另一個，你花錢和她做，就很過癮，很刺

激。

『可能我花錢找的那個，長相什麼的還不如花錢找我的呢』，小毛這樣說。心理狀態放鬆，隨意，想多長時間就多長時間。而別人找你，你老得聽別人的，擔心自己不起性，有心理負擔。別人支配你，也不舒服。

『說白了也是那些東西，但總覺得，別人為自己服務，更主動』。小毛說。

客人基本也都會為他口交，但是，這和小姐為自己口交，是不一樣的。小毛說，同樣是口交，『可以擺弄對方』。別人花錢，讓你擺什麼姿勢就得擺什麼，或平躺在床上，或坐在椅子上，或靠在衛生間的臺子上。而小毛和小姐做時，總是小姐躺著，他騎在上面讓她為自己口交。或讓小姐跪著。

和小毛討論，單純姿勢上，客人也可能會體現『在下面』的感覺。但小毛說，還是不一樣。

我說，有人會覺得做這行有損男人自尊。你如何看？

小毛說，沒有尊嚴問題，我不認為自尊受損，從來沒覺得低人一等，也沒覺得下賤、委屈什麼的。和女的做的時候，想的多的就是做什麼，別表現的太差，幾點了，怎麼還不完？

小毛分析說，有些剛作男公關的人，可能會覺得挺委屈。但時間長了，應該就不會了。賺錢就行，畢竟是賺錢去的。

小毛說：心理上，現代人都想開了，沒什麼。

網上寫的做這行受心理創傷的報導，小毛說：『我看了覺得挺可笑的，至少我沒有，我認識的人 面，我也沒聽說任何人有的。還有說生理上受多大損傷，不能做愛了，影響以後性功能了，我也覺得很可笑。我也沒聽說過。說做三年就不能做了等等，這些至少我認識的人 面沒有過，我也沒聽說過。』

小毛說，他很慶幸做了這一行，因為賺錢容易。他的許多同學，工作『不是特別好』。小毛現在同時還在一家公司工作，月收入只有二千多元。他見我時是開車來的，我沒有看到他的車。他說，車早就開了，不貴，只有十多萬。

小毛說，他很高興，每年可以存下十多萬，將近二十萬。他希望再幹三年，可以買下一套房子。

『我做這行不後悔，挺高興的』。小毛這樣說。

和小毛談男人和女人誰應該在性上主動。小毛示意窗外的芸芸眾生，說，這外面的普遍人中，應該都是男人主動的。但是，小毛說，場子裏，主動的女人就多了。『是不是她們各方面都很出色？』小毛以假設的方式問。

我請小毛形容她們。他說：少數，優越。

我追問：優越？

小毛說：就是挺另類的，女強人？

我問：你會喜歡這樣的女人嗎？

不會，小毛說，我喜歡溫柔的女孩子，如果自己找，我不會找這樣的女孩子。

小毛又提到，要找有錢的女孩子結婚，他注重外表，希望對方好看，不要太醜。但他說：她有錢，又看不上我。她沒錢，我看不上她。

我問小毛，欣賞什麼樣的男人。

他說，不是特別糙，不能張嘴說粗話。但也不是特別文雅，像濮存昕那樣就行。

他說自己言談舉止上太幼稚，不是特別成熟，自己太內向。他還說，自己沒有思想。去夜場的男公關，『沒上過學的』。他這裏的『上過學』，指的是上大學。

『有些男人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好，控制一切，我欣賞這樣的男人。而我自己是過一天是一天，不是太有計劃』。他說。

關於理想的男人，小毛說，男人應該負責。父親離婚後從來不和他們聯繫，現在在哪兒都不知道，在小毛看來這就是不負責的男人。結婚，就意味著各方都要多負責。

談到自己的相貌，他說，自己長的不難看，但談不上帥。女客人們會誇他身材好。

自己感覺自己不成熟，不屬於陽剛類型。陽剛也不是缺點，不需要特別像爺們兒。一般就可以了。

他問我：有人說我越來越不陽剛了，是不是和男人做的關係？

他說，我還哭呢。他說這話時並無自卑感，卻似乎有一絲得意。

小毛『不喜歡特別爺們兒的人，像高倉健那樣的，不喜歡。也不喜歡賈寶玉，覺得太陰柔』，『一般人就行』。他說。

我問他，如果形容男人『面若桃花』，他如何看。小毛說，如果是形容皮膚好，不反感。

他說，如果讓自己脫胎換骨，那麼，他不會選擇高倉健，而會選擇當前走紅的一些日韓明星，白白淨淨的。我問他，如果在脫胎換骨與不換間做比較，會怎樣，他反問我：誰不希望自己好看些？

在夜總會裏，有些男公關會早到些時間去化妝。小毛說自己不化妝，覺得化妝假，還有人要修眉，他覺得『挺假』，是『弄出來的』。他認為化妝與否，變化不大。

做這行後，小毛說自己已經很注意外表了，在穿著打扮上都注意了。



## 阿雲的自述

（方剛說明：陸陸續續的幾次交流，記下阿雲生命中的點點滴滴。但是，只有少數是方便在這裏公開的。下面這些文字，也均經過歸納整理，雖然都是阿雲的原話，卻是多次累積起來的。）

……

男女應該是平等的，我認為。但是，社會啊，輿論啊，說是這樣說，實際不這樣做。我家裏的事情，父母基本是共同商量。

我父親不理會小事的，什麼吃什麼穿什麼的通常是母親決定。

（方剛插問：您父母基本都是共同商量決定重大家庭事務？能舉一個給您印象最深刻的例子嗎？）

比如搬家啊，當時是想換房子了，準備買房，看了很多地方，最後經過商量決定買哪裡。

我很早就知道性了，大約15歲吧，開始手淫，知道性是怎麼回事情，就這樣啊，想和女人做啊。但沒有膽子，只是想像著手淫，只是好奇想體驗。

當時受很多黃色小說的影響，很喜歡成熟的女人，好像小說都是寫亂倫什麼的，經常邊看邊手淫。那些小說裏寫的亂倫，母子居多，還有什麼女婿和岳母……

第一次是17歲，被鄰居阿姨勾引了。正好鄰居阿姨的老公經常出差，她也受不了寂寞，夏天叫我幫她修水龍頭，就發生了。那個鄰居阿姨當時三十七歲，細節都忘了。

只記得她穿的很少，背心，沒有戴乳罩，我看了就硬了。然後她就抱著我，親我，用手摸我，我們就做了。

我和她一直做到我考上大學走了，一年多吧，好像做了10次吧。

我們做時很瘋狂，她很饑渴的，射了就又挑逗我，用嘴讓我硬。她喜歡坐在我身上，叫得很大聲，一般在她家裏做，白天晚上都有，一般待的時間都不長。

她引導我，和我一起看錄像。這滿足我當時的性慾需要，讓我真正和女人做愛。也可能也影響了我以後對成熟女人的偏愛吧，所以我後來對年輕女孩沒有性趣。

我一直喜歡和大女人做，覺得她們懂生活、有韻味，小女人沒有她們瘋狂，身體也沒有她們豐滿。她們什麼都可以做，說的也很露骨。

我的客人通常是40歲左右的，技巧和表情方面，大女人更豐富。後來我看資料知道，最好的性配合就應該是小男人和大女人。

大女人經驗豐富，表情風騷淫蕩。小女生技巧生澀，表情害羞。



上大學時，交了女朋友。那時大二，做了2、3次吧，她是處女，我不知道做了。總之我們都很疼，我發現和我以前的感受完全不一樣。

她很保守的，我們做都是我磨破嘴皮。

後來快畢業了就分手了，這個也影響了我對小女人的看法。

工作後，我去找過雞。但覺得那樣有點緊張，畢竟是怕啊。再說經常那樣也沒有這麼多錢啊。好像去的是髮廊吧，200元，當時感覺很緊張，覺得交易的感覺很強。

小姐很職業化。我就去了1次，後來覺得這個太沒有意思了，還要花錢。

那個時候還不知道有男公關，知道有這個行業後，很羨慕他們。

（方剛插問：你覺得人們對男公關更不認可，還是對小姐更不認可？）

肯定是男公關了。因為我們是個男權社會呀，觀念影響呀，認為男的不應該做這個去取悅女人，應該是女人為男人服務的。其實古代就有男妓了，好像唐朝就有面首了吧。

那是我25歲的事情，當時是朋友介紹的，因為我那時很好奇。

到現在有三年多了，覺得做這個收入比較高。

當時那朋友說：有錢的女人需要年輕男人陪，小費很多。我那時正想跳槽，整天很鬱悶。我經常看新聞什麼的，早就知道這個行業，對他們有很多想像，再加上我性慾很強。

主要是從報紙上看吧，羨慕他們財色兼收。那報紙上說，沿海有鴨吧什麼的。

（方剛插問：現在你還認為這是一個財色兼收的事情嗎？）

不了，只是一個職業。

哈哈，時間長了，什麼人都有，對色沒有感覺了。

因為我很喜歡成熟的女人，有點戀母，喜歡比我大20歲的。

（方剛插問：你現在覺得做這行不好嗎？）

沒有，我覺得存在就合理，既然有雞，為什麼不能有鴨呢。

不是什麼都講男女平等嗎？我對雞沒有歧視，從來沒有，都是憑本事吃飯。

那朋友第一次和我說這事，是有一天我們在一起喝酒，他是做這個的，覺得我很帥，口才好，就跟我說可以很輕鬆掙錢。他說這個掙錢多，可以接觸很多富婆，機會多，有富婆給了公關一個公司……

後來他單獨又約我說陪富婆，我當時覺得很刺激，因為我喜歡成熟的女人。

然後過了一星期，他就給我介紹了一個，當時是在酒吧見的。那是個40

左右的女人，保養很好，很有教養的樣子。

我以前做銷售的，見面熟是我的基本功，所以我們聊的很開心。

後來她接了個電話就走了，過了3天她給我打電話，我們就在酒店……事後她給了我2000元。

這第一次，沒有我想像的刺激。我想像應該是她很瘋狂的那種，但不是這樣，她叫我舔她陰部，我非常討厭這樣。我用手啊，總之是敷衍她，但她沒有怎麼表示不滿意。

我很快就『操』了，進入，她很滿足的表情。當時換了好幾個姿勢，估計有30分鐘吧。

換姿勢是我決定的，現在想起來當時我都想笑，好像是在嫖她。

事先說的是給1000塊，她後來說我的JJ大，很過癮。

（方剛插話：很奇怪，女人出錢，卻聽你的。）

是啊，我想可能是我們聊的時候她就喜歡我了吧，女人很容易動情的。

第一次做愛後，她找了我很多次還給我買了衣服啊什麼的。

每次都給我錢，都是她在房間等我。

我們聊的也多，聊、做的時候，五五開吧，我們什麼都聊，但我們都不打聽對方的私事。

第三次，我開始為她口交，當時覺得她對我真好。而且口交起來感覺沒有想像的那麼差，還可以，後來就習慣了。

我對她有感情嗎？應該有點吧。她對我也有，能感覺出來的。高潮後會說愛我的話，說早認識我就和我結婚什麼的，說喜歡我啊，想包我。

我有一點相信。我當然不同意，我就給她開了個高價，100萬買斷10年，一次付清。她笑，沒有回答。

我不願意成為那樣的人啊，我不願意被包，男人不能沒有自由。

我根本就沒有想被誰包，現在這樣很好啊，我高興就做，不高興就休息，我自己說了算，不用看人臉色了呀。

因為我明白一個道理：人不能依賴別人而活，那樣和狗沒有分別。

我不願意為錢而放棄自己的原則，我做這個只能說一半為錢，一半是自己喜歡。而被包養，感覺是吃軟飯。而單次是交易，交易更平等。

不一定每個客人都要求為她們口交的，沒有特別要求的我就不做，有的沒有這樣明說，我就裝不懂。

也有拒絕出台的時候，我會說，對不起，我有別的事。或者，通常是說今天身體不舒服。當然，她們知道這個是藉口，但讓她們有面子呀。

我和別的男公關相比，最大的差別就是心態，他們都想掙快錢，他們是見客就接。他們基本都這樣，想趁年輕多掙點。我把現在這樣當喜歡的一種

生活方式來看。我活得很休閒，這個工作讓我可以既滿足性慾也能多掙錢，時間還很自由，我喜歡現在這樣。

我對金錢的要求不高，夠吃夠喝就好了，所以不像他們拼命接客。

總體來說我接的不多，我很挑客人的。

一開始做的時候，都是那個朋友介紹的。後來覺得這個確實掙錢容易，就乾脆辭職了。那朋友介紹三個之後吧，我就專門做這個了。

慢慢的，我就通過客人的推薦了。因為我確實JJ大，很討客人喜歡。

我們都有固定的酒吧，通常是客人的口碑，也有在酒吧被客人看上的，但我也挑客人，很粗俗的我不做。

我們和客人一般在酒吧見，雙方OK就去酒店開房。

那個酒吧裏面有男公關大約十幾個吧，週末多。陪酒基本是500，男的陪要貴點。

客人有的在陪酒時，也要男的摸她們的乳房或下面，我坐台只陪聊，喝酒都少，最多讓她摸我的JJ。是她們要我們摸她們，我不喜歡就不摸。

我都先說好才坐台，我很高傲啊，屬於那種『頭牌』。然而，很多人慕名而來。

我有這個資本，我不圖掙很多啊。會拒客，但很少。經理不管我，因為我大牌啊，哈哈。我是這樣，別人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認為我本錢好。

我的本錢就是我會聊，做的時候時間也持久，人也帥。

我看的書雜，所以什麼都能聊。

有些人再找我，我也拒絕，如有個狂人啊，做了我四次，如獲至寶。但她的體味太重，我感覺不舒服。

我每個月的收入5000到10000吧，我消費不高，基本月就2、3000元。

還有個性慾狂，那次把我都榨乾了。她要了我4次，每次做完就又用手摸我JJ。我很敏感，就再做。每次做30到40分鐘，最後給我了3000，比談好的多了1000。

後來她再找我，我就沒有幹了。很不好受，完全是為錢而做，沒有一點快感。

有的客人會要求在做的時候說情話呀，說什麼愛她之類的，她這樣要求，我估計是他老公沒有這樣對她吧。

這樣的要求我們通常都滿足，也不難啊。

兩、三個提過這樣的要求吧，也有是高潮來的時候的本能反應。

要求接吻的不多，這個也不難滿足……

我做這行的目的，性占40%，錢占60%。

我是梁朝偉類型的，斯文，憂鬱，有女人緣的。

(方剛插話：您覺得像別人那樣只為賺錢，有什麼不好嗎？)

那樣是賺錢機器，時間一長自己都很反感。至少我看得上客人才做，起碼也有快感啊。我看的上的我會更投入，這也是種享受呀。如果我很勉強，會影響我的戰鬥力的。

我喜歡成熟豐滿的，有氣質的，保養好的。三十歲以下的我不接。我接的通常在35到45之間，我不喜歡年輕的。

我可能有戀母情節，小時候和爺爺、婆婆一起，沒有在父母身邊……

那個女鄰居也影響我對女人的看法，伴隨我一生，我都不會喜歡年輕女孩了。

（方剛插話：您覺得，您喜歡年長女人這事，對您的從業很有幫助？）

當然有幫助啊，起碼我喜歡啊！和他們一起我也有高潮啊。

（方剛插話：但在性愛過程中，您不是聽她們的？您要堅持自己想怎麼做就怎麼做？這樣行的通嗎？）

這個沒有什麼，最重要是她們爽就OK。性應該是互相的，不是嗎？

（方剛插話：普通情侶間的性當然是互相的，但是，男公關和顧客間，您認為是相互的嗎？）

當然不應該是，但我是這樣做的，只能說我有魅力啊，她們無法抵擋。

我的魅力在於語言和形象，女人更多更喜歡動情的交流，我把她們當情人來作秀。

主要手段當然是恭維她們漂亮啊，說喜歡她們什麼的。說的這些當然是作秀，目的就是讓她們動情，這樣才會有下一次或N次……

（方剛插話：您和別的男公關間，我想像應該有些隔閡吧，畢竟，您和他們不一樣，您是頭牌……）

也不是隔閡，就是我不喜歡打聽他們的事。衝突是沒有，都是各做各的。

## 北京社區考察日記一則

2005年12月13日，星期二

（說明：此則日記寫於我第一次針對男性性工作者的田野工作之後，可以從日記中看到，當時對這一行業還非常無知。2005年下半年，我一直在努力於北京找到一個可以做田野觀察的男公關工作場所，雖然後來又有多次的田野及訪談經歷，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晚11點，A與B來接。車開了很久，據說是朝陽門一帶，拐來拐去，到一『場子』門口。只有小的霓虹燈，\*\*夜總會字樣。

門前的車很少，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大的燈火，在遠處根本看不到那夜總會的標誌，又不臨街，所以，如果不是專程來，絕對注意不到這裏。

停了車，進了大堂，仍舊冷冷清清，只有二個保安坐在角落處。

坐電梯到地下室，才真正進入的『場子』。

這是利用防空洞裝修的一個個KTV單間。

路上，B大致講了一些。

他自己常出入的是小姐們在的場子，而這裏，是陪山西開煤礦的一個大姐來的。而大姐來這裏，是瞭解情況，選『鴨子』的，因為她在山西開了一個夜總會，正在裝修中，要挑五十個男公關過去。

B說，山西人發財，和北京不太一樣。許多都是夫妻從年輕時一點點幹起來的。有錢了，老公公有外遇了，老婆找男公關。

A上次和我見面時就講過山西大姐。他曾看到山西大姐訓斥她包養的一個男公關，說：給你二百萬讓你買房子你都不會買，看你買的那房子！

A看大姐訓斥男公關，想：這個男人活的也真窩囊。

B說，大姐來的時候，男公關們前呼後擁的，知道她有錢，出手大方。『去廁所都四個人陪著』。B這樣說。

B幾次提到一個『世界第一男公關』，他給女人跳脫衣舞，女人非常愛看。

我們進了場子，立即有一個男服務生迎過來。問有訂房間嗎？

B說要找\*\*，是他以前每次陪大姐來時接待的『爹的』。B帶著我們直奔地下室中的一個中心地帶，那裏有許多沙發，寬闊區，應該是男公關們成群閒坐的地方，但是很奇怪，只有一、兩個人。

服務生告訴我們，男公關們還沒來呢。

服務生將我們勸進一個單間，B仍在讓他找\*\*。

服務生來開KTV，B說，先不需要。

B描述他認識的那個領班的樣子：個子高高，說話時有些女態。領班說：是大偉嗎？

B說，對，就是大偉。

大偉來了，不是。

重新描述。想到可能是另一個領班。但是，這個領班已經半個月沒來了。B在半個月前還來過一次。服務生說，也許有什麼事，這麼久沒見他，他可能就不來了。

服務生給那個領班打電話，沒有打通。

B描述以前見過的男公關，說有一個世界第一美男，作模特兒下來的。服務生知道這個人，說是這裏的『紅牌』。但是，他也沒有來。

B又描述另一個，四川大學畢業的，但是，服務生不知道是誰。

外面，男公關們已經陸續來了，B讓服務生領著他走一圈，以便找出自己認識的男公關。他記不得名字。

但是，沒有找到一個認識的。

這時12點了，來了只有幾十個男公關，而據說全到齊要到一點鐘以後，兩點左右。

我與A和男服務生聊，他並不迴避，問什麼說什麼。

服務生說，這個場子最初開的時候，經理與媽咪和爹的講好了，上半場是小姐們的，到晚上十一點。十一點之後是男公關們的，歸爹的。但是，小姐們的市場越來越小，到這裏的客人和小姐也越來越少，相反，男公關們的場子卻提前了，在一定程度上侵占了小姐的空間。

我多少有些吃驚服務生完全不避諱談這些。也許與我們進來就使用『公關』、『爹的』這樣的『業內辭彙』有關，與我們要找人有關，否則，他應該不會這樣無所顧忌吧。如果是記者進來，明天就見報了，怎麼辦？

A說，能辦這事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人。

後來回家的路上，B分析說：這裏消費檔次低，來的客人少，小姐們的市場就小了。我想，是不是與這裏比較隱密有關呢？

B則一再強調：圈裏面的人都知道這裏，這裏的男公關是為小姐服務的，定位非常好，就是為小姐服務的男公關。所以，市場並不小。

事實上，這裏已經極少有不是小姐的客人來了。因為富婆們知道這裏是小姐來的地方，嫌這裏的男公關髒，不願意和小姐為伍，所以不會來這裏。

服務生說，平時晚上有二百左右男公關。將近四十個大小單間，每天都是滿座，而所有客人，均是下班後的小姐。

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這裏營業時間要到一點以後。因為那時，小姐

們才下班，才來這裏找男公關。許多時候，會一直到上午都有人在這裏消費。通宵達旦。

B說，小姐們來這裏找男公關，也是尋求一種心理平衡。

這裏的男公關，也有下班後去找小姐的，同樣是尋求一種平衡。他這樣說。

B說自己在一個小姐為主的夜總會消費時，那裏的媽咪介紹他到這裏來的，他主要是陪那位大姐來過多次。

服務生介紹說，客人通過爹的訂房間，爹的手中掌握著客戶資源。男公關們是不分爹的的，客人挑人的時候，所有男公關都一起進來讓挑，被選中的男公關給爹的20元提成。

服務生說，每個男公關的坐台費最少是二百元，但客人很少只給二百元。B也證實說，山西大姐來的時候就出手非常大方，一給就是五、六百，還給爹的小費。服務員也要給小費的，一百元。『所有為你服務的，都要給錢』。B說。

男公關出台，B說，是一千五百元左右。

問服務生，男公關收入一個月是多少。服務生說，需要用星期算，一個星期七、八千吧。我說，每晚一個台二百，怎會七、八千？服務生說，二百是最低標準。

這裏形成的關係格局便是這樣的：開場子的人，不直接對男公關進行管理。一切都是爹的出面，訂房間，介紹男公關。

服務生說，這裏有十幾個爹的。有的做的好，有的做的不好。做的好的一個晚上可以訂十幾間房。如果一個爹的總訂不了房，『連服務生也會看不起他』，所以，就會被擠走。

在回來的車上，B講，如果男公關服務不好，爹的是狠打的。

『爹的好不容易培養了一個客戶，你服務不好，惹走了，不比你才怪』。

B說。

我的理解，男人間的打，確實是可能非常狠的。

B親眼所見，爹的在場的情況下，一個男公關把茶水弄倒了，灑到女客人的衣服上，女客人緊著說沒事，爹的惡狠狠地瞪著男公關。

我說，如果爹的打男公關，男公關氣了，不幹了呢？再叫台時不出了呢？

B說，立即會讓他滾蛋。因為，仍然是買方市場，男公關有的是。除非他是紅牌，但是，能做到紅牌，服務自然非常好。

B說，如果做到紅牌，很快就會自己當爹的了，因為手裏有資源了。坐一晚上台，只得二百元，但當爹的，有十五個男公關坐台，自己一個晚上還能得三百元呢。



還有的男公關做好了，就不做這行了，被富姐包起來。

B說，遇到一次女大學生來過生日，很漂亮，男公關們進去的時候，還有一些害羞的樣子。B對領班（爹的）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再有這種時候，你叫我來呀。

B還曾遇到，媽咪過生日，小姐來這裏買單請客的時候。

我問B，是不是很高檔次的小姐才有錢來這裏。B說，一次收費三、五百的小姐，照樣來。

我說，她們消費得起？

B說，誰總來呀，一個星期來一次就到頭了。北京有幾十萬小姐，一個月來一次，它這裏也裝不下呀。

我想，也許小姐只是一個月，甚至更少來一次。只是小姐們都知道，這裏有一個為她們服務的店。

B說，對小姐而言，這也是一種新的體驗。

B問我，你是想訪問剛作男公關的呢，還是想訪問做久了的呢。

我說，應該是做久了的知道的更多吧。

B說，做的時間長的男公關，就開始給自己找機會了，找富婆包養起來。

B一直說，這是一個低中檔的地方。但在我的感覺裏，已經是高消費了。這便是比較標準的不同，B所謂的高檔，如五星級賓館附帶的夜總會。他順口說出幾個名稱，我都沒有記住。

B說，高檔地方的男公關，穿著名牌西服，開著紅色寶馬敞篷跑車。

山西大姐帶來一個，怎麼也看不出是男公關，特別有男人味兒，留著鬍子，氣宇軒昂的。

被包養的漂亮女子不敢找情人，也不敢找男公關。B認識一個，每月房租二千美金，物業保安可能都被『老公』買通了，幫著盯她。

我說，完全可以白天在別處會男公關呀。我理解她們不敢找情人。

B說，那也不敢，男人的電話隨時會進來。

再有，B說，她們也怕被男公關敲詐。

我談自己要從男性氣質的角度研究男公關，B說：他們非常清楚：我是賺女人錢。他們自己做成了，有錢了，再到酒吧泡女孩子。他們太瞭解女人了，一泡一個準。

B說，有些男公關被女孩子點後，女孩子漂亮，兩人聊的感覺又好，也可能出台不要錢。甚至，還有過男公關替女孩子結包房帳的情況。

B說，如果兩人處的好，從場子裏出來，又出去吃飯，結飯帳的肯定是男公關。這在小姐那裏是絕對不可能的。

B說，男公關和小姐一個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小姐不會不要錢，男公關可能不要錢。『他還是男人。男人的一些東西就會起作用』。這『男人的一

些東西』，指的便應該是男性氣質的要求。

B和服務生聊的時候，我與A起來轉一圈，到中間空地，卻仍然很少人。過道上，一個單間門口擠滿了男公關。A說：原來那是客人們正在選男公關。

B說，男公關們基本都在二十五歲以下。我感覺，可能更年輕。

B說，還有十五歲的。

那些男公關，A說，都非常漂亮。我原以為會是小白臉型的，並不是，什麼類型的男人都有，並不是清秀型的，在我看來，挺陽剛的，完全不是清秀型的英俊。

路過那個門口擠了許多男公關的單間門口的時候，我向裏看，正看到一排男公關的背影，齊齊地站在裏面，面對沙發站一排，讓女客人們挑選呢。

B說，每次來也是，爹的把男公關們一排排領進來，領到女人面前，滿意的留下，不滿意再換下一批。

找不到B要找的人，我們商量，等山西大姐週末來時再來。

這裏，沒有賣給男人的男公關。所以，我們三個男人來，沒有女人，很奇怪的。

我們起身要走，經理攔住，說，別走呀，給您挑，保證讓您滿意。

我想，也許是把我們當同性戀了。

B說，你給我一個電話，我以後來找你吧，我週末就會領大姐來，既然那個爹的已經不在了，以後就找你。

這樣，經理便留了電話，還送我們到電梯。

我回家後細細品味，才意識到B談話的種種水平。

分手時，B說要找一個媽咪給我介紹一個男公關談談，因為他們已經在那裏『扔了幾十萬了』。

B說，等山西大姐來時，我們再來。『你只需要在旁邊聽就夠了』。

去時的路上，還與B及A討論，應該以什麼身分進入『田野』。如果說是研究者，怕人家不理睬，有防範；如果只是聊天套話，因為要問的太深入，人家聽聽就會覺得不對勁兒，就不會和你聊了；如果讓爹的介紹，男公關沒有辦法不談，但是，也許因為怕資訊傳到爹的那裏去，不會說實話。

B說：你放心，你想知道的，爹的早就都知道了。

最初與A談及男公關事的時候，他說有一個朋友開了間酒吧，裏面全是男公關。我事後想，也許我可以去作『經理助理』，在那時工作三、四個月。和A說，A笑：他們這工作時間，您方老師就受不了。

A今天託朋友帶我來這裏，而不是那個酒吧，我想也許是他與那朋友說過，那朋友不敢讓我去。我和A講，可以約他出來我請客，聊聊天，建立信

任。A說：『方老師，您不可能和我那些朋友建立信任，他們沒文化，沒讀過什麼書裏裏』

去之前，還有一些緊張。

去之後，最大的發現，裏面所有人都那麼鎮靜，都像是做正經生意一樣，彷彿根本不是在經營一個敏感的、違法的生意。服務生談論男公關，談交易，也都是像百貨商場裏售貨員在談賣衣服，或賣巧克力一樣。

人家不緊張，我反而緊張。人家沒有特殊生意的感覺，我則如入禁區。

昨天看了一篇以前從網上當下來的研究『男妓』的文章，作者想當作一篇學術文章提供給讀者，但是，寫的非常不學術。包括了量調查和質調查，好像是最時尚的量加質，但是，二者的調查方法都非常有問題。而且也沒有任何理論。

文章全面譴責了『男妓』現象，全文在寫男妓如何受傷，如何被剝削。進而話鋒一轉，說自己因此懷疑女性主義。因為有許多人認為，女人花錢買男人，是兩性平等，女性地位提高。但因此就質疑女性主義，顯得很滑稽，在我看來是既沒懂女性主義，也沒懂男性性工作者。

今天中午因為『金領男人性質量』的訪談，見了一位志願受訪者。

臨分手時，談到我博士論文擬做男性性工作者。他眼睛一亮，說，我認識的兩位朋友都做過。其中一位，是在五星級酒店作公關先生，現在已經不做了。另一位，是演藝圈的人，不是很有名的演員，但也常接戲。

據這位受訪者介紹，許多男演員，還有許多女演員，都接這樣的活兒，而且男演員是男女都接。

與場子裏的男公關不同。開始可能是投資商、製片人看中了，不敢得罪，也想討好他們，以便上戲。投資方、製片人也有女的，也可能是他們的朋友。可能不需要明說，但大家都知道是那個意思，彼此明白，就成交了。不是按次付款，可能是一個月給一、兩萬塊錢，有時間就打電話叫來做。也可能是讓其出席一些活動。

這些有錢的富太太有一個圈子，大家很快就會知道某某男演員做這個，就會交流，會轉介，從而在圈子裏漸漸建立市場。

也許，這些將來會有參考價值。



## 後記

接到何春蕤教授表示願意出版此書的電子郵件那一瞬，我感覺彷彿中了一個大獎。之所以這樣狂喜，是因為此書尋求出版的過程過於艱難了。

在此書完稿後將近兩年時間裏，它至少已經被20多家大陸出版機構拒絕了。拒絕的原因不是擔心沒有市場，出版了會賠錢，而完全是因為此書涉及內容的關係。曾有記者問我性學研究中最讓我介意的困難是什麼，我說，不是各種不理解甚至譏笑，也不是研究本身的艱辛，而是成果出版的艱難。

所以，對何春蕤教授的感激自在不言中。此書出版之前，她又認真閱讀，提出多條修改意見。

另一位需要感謝的性學前輩是阮芳賦教授，他曾在臺灣萬有出版社為我出版此書論文部分的電子版。但因為受經濟所困，一直沒有印刷紙版。

兩位性學前輩的扶持與關愛，使得此書不僅有了電子版，還有了紙版。可以和更多學人和性學愛好者分享了。

太多的師長和朋友對此書的完成提供了幫助，我願意在此一併致謝：

我的導師潘綏銘教授接納我成為他的碩士及博士研究生，他的幫助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

此論文的答辯委員會委員劉少傑教授、林克雷教授、王愛麗研究員、李洪濤教授、荒林教授，以及胡鴻保教授，均給了我很重要的修改意見。

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王雅各教授促成臺灣中華發展基金會資助我於2006年在臺灣考察兩個月，使我得以收集大量男性研究資

料，並考察臺灣的男性性工作者行業。在臺灣期間，王老師對我的生活和學習給以無微不至的關懷，令我至今回憶起來仍然暖在心頭。他對本論文的寫作和修改同樣多次提出非常重要的意見。

何春蕤教授、高穎超先生也在我旅台期間贈送相關研究資料；殷亞蘭小姐協助我在臺北訪問男公關。

感謝美國密西根大學王政教授接納我為該校與復旦大學合辦的社會性別博士課程班的學員，此課程給本論文的寫作帶來重要啟發。此論文寫作期間還數次向王政教授通信請教，她均給以了熱情而詳盡的回覆。

從我醞釀博士論文選題到最後列印交稿，我的同學姜磊一直都給我無私的幫助，她的深厚付出令我至今回憶起來仍然深為感動，並且深為不安。無法想像如果沒有她的朋友之情，我現在會是怎樣的處境。

丁建略同學在論文的最後修改階段幫我修正了多處疏漏；李修建、沈奕斐、李萍、胡曉紅、曹瓊等學友，也均給了我很多幫助和啟發。感謝丁永燕老師的辛苦工作，她幫助我翻譯、審核了此論文的英文摘要和參考書目；感謝朱雪琴，幫我繪製了本論文的插圖和表格。感謝何紅怡，協助我對本書涉及的三位「男性伴」進行了訪談。

特別要感謝『中國青年性學論壇』（北京尚德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主辦）的張銀俊女士和李扁先生，他們慷慨資助了我在深圳的社區考察，而他們多年的關懷與幫助更是一直令我感到溫暖。

感謝所有為我在北京、深圳、臺北考察男性性工作者行業做出過幫助的人們，他們是：張生先生、賀小愚先生、吳續甫先生、周蓉小姐、殷亞蘭小姐，以及徐哥、張哥，和一些不便透露姓名的朋友們。更要感謝我在論文中提到的那些資訊提供者，雖然我不能在此公佈他們的姓名，但他們對我個人及性學研究做出的貢獻，將被人們永遠感念。

最後，但絕不是最弱的感謝，要給我的母親、姐姐、妻子和

兒子，家人永遠是我艱苦奮鬥過程中最溫馨的情感寄託，是我生命中最珍視的價值所在。

生命中因為有你們，所以不一樣。

2008年12月31日



# 罔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 (2007)

定價 250 元 | 15 × 21cm | 304 頁

含蓄是一種特定的、社會－歷史性的把沈默與言語結合起來的方式。在台灣社會裡，某些場域會比別的場域更多使用含蓄，例如在學校或者其他比較具有文化修養的地方，通常也是經濟上比較優渥的環境（當然也有例外）。我們以「修辭」為起點，當作思考含蓄的一種方式。思考含蓄並不容易，因為那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日常生活中，它是以一種美學－倫理情感來操作，有點神秘奧妙，有點神話性地支配，並且在資本主義、極度壓縮的工業化現代性裡，其實沒有人真正擁有含蓄。那是一種台灣國民黨政府治理時期所想像創造的一種「美」與「善」的中華文化，因此我們第一篇論文在發表後聽到一種批評的聲音是：「含蓄是一種傳統的美德，你們怎麼能這樣把它跟權力相提並論。」我們對含蓄的批判，成形於以下的脈絡，同時也是為著這樣的脈絡而提出：馬克思主義對儒家的偽善貶抑性的批判早期已經被噤（當成「左派」），而後來又被污名（當成是「中國」）。這個脈絡是資本主義主導遷台的中國脈絡，在這個脈絡下「含蓄」已經被重新創造為教養以及文明化的知識，並且與教養以及文明化的知識接合。即使從來沒有人真正含蓄，但某些人可以有效運用含蓄，並且在不同脈絡下，不同的主體可以被含蓄規訓，有時候是用非常暴力的方式，但幾乎完全無法被看見。



## 目錄

### 叢書序

序：「罔兩問景」方法論

劉人鵬、白瑞梅、丁乃非

### 罔兩篇

含蓄美學與酷兒政略

劉人鵬、丁乃非

陳雪的反寫實、反含蓄

白瑞梅 | 葉德宣、陳采瑛譯

鯉魚皮、拉子餡、半人半馬邱妙津

丁乃非、劉人鵬

寫實的奇幻結構與奇幻的寫實效應：重讀T、婆敘事

劉人鵬、白瑞梅、丁乃非

### 問景篇

自戀與「幫幫忙」樂園的引導問答：台北『地下』拉子

白瑞梅 | 葉德宣、徐國文譯

在「經典」與「人類」的旁邊：1994 幼獅科幻文學獎酷兒科幻小說美麗新世界

劉人鵬

「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暴力、洪凌科幻小說與酷兒文化批判

劉人鵬、白瑞梅

看／不見疊影：家務與性工作中的婢妾身形

丁乃非 | 金宜霖譯

## 性無須道德：性倫理與性批判 (2007)

定價 240 元 | 15 × 21cm | 340 頁

作者甯應斌（筆名：卡維波）長期從事性／別研究，《性無須道德》是他十多年來思考積累的成果，也是他對這個時代的性道德共識、性文化常識、性相關法律的分析批判。所有對於性／別問題有興趣的讀者都可以在本書中找到重要的思考角度；相信本書既試煉讀者的批判思考能力，也能豐富讀者的性思想知識。

《性無須道德》保持了性倫理寫作的清晰明朗文風，也延續了性批判論述的激進爭鋒立場。本書內容處理了這個時代最具爭議的一些性／別議題，提供給一般學生、學者與社會大眾討論這些性／別議題時的關鍵論證，這些論證將持續地介入未來的性／別事件與論辯。

本書強而有力地批判了這個時代的性道德共識、性文化常識、性相關法律所形成的三合一霸權。這個霸權從過去到現在不斷地製造與建構出種種性／別事件、新聞與爭議，而且這些爭議或新聞還會在可見的未來重複出現。本書文章的寫作就是緣起於過去對這些爭議或事件的介入，相信本書這些思考的累積也會是未來性解放運動的論述資源。

- 書中涵括的主題包括：
- \* 性倫理
  - \* 性多元
  - \* 皮繩愉虐
  - \* 同性戀政治
  - \* 愛滋
  - \* 公共性／隱私
  - \* 性政治
  - \* 手淫、女性主義與色情
  - \* 性妖魔（強姦與戀童）
  - \* 代理孕母
  - \* 女性力量



# 色情無價 認真看待色情 (2008)

## Taking Pornography Seriously

定價 200 元 | 15 × 21cm | 331 頁

色情是毫無價值，還是無價之寶？爲什麼要認真看待色情？這本書收錄了海內外七位重要的性／別作者的論文著述，針對色情的諸多面向進行批判討論。本書不是學術象牙塔的產物，而是介入現實的研究分析，涉及的議題都是當前重要的爭議。關心性／別與社會文化問題的讀者不可錯過。



### 目錄

叢書序  
自序

### 文論

認真看待色情  
甯應斌

如何觀看色情  
Laura Kipnis 鄭互良 (譯)

台灣男同志網路色情猥褻的禁制  
林純德

出路抑或死路？：從網路控管看台灣男同志、跨性別及特殊性少數情慾空間之發展與限縮  
巫緒樑

不貼就完蛋：業餘色情生產者的新媒體教育  
Katrien Jacobs 鄭互良 (譯)

色情何辜？：如何看待大法官釋字六一七號及釋字六二三號  
劉靜怡

風花雪月的顏色與利刃  
游靜

色情與女性能動主體  
何春蕤

### 爭論

愉虐戀與愉虐色情：性倫理觀點  
甯應斌

慾望、青年、網路、運動：從反假分級運動談台灣社運的新形式  
卡維波

色情之必要  
何春蕤

### 英文目錄



# 男公關

向女人出賣性服務的男人，一個神秘的人群。在深圳，男公關的女客人半數以上來自臺灣和日本，性學家方剛深入深圳一家夜總會，進行為期兩個月的田野調查，與多位男公關朝夕相處，零距離觀察與體驗，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填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本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以學術理論分析男公關男性氣質的複雜建構過程與機制。下編則以鮮活的語言，生動、真實、深刻的揭示男公關的生存面貌，可讀性極高。想要認識當代性別氣質與性工作的具體操作，不可錯過本書。

男性性工作一直只是個耳聞偶見的飄忽概念，在方剛的男公關研究中才有了鮮活具體而深刻的描繪，呈現出座落在個人與社會生命史中的男「性」。

中央大學 何春蕤 推薦

方剛是中國大陸傑出的青年性學家，師承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派真傳的潘經銘教授，在性社會學領域進行了一系列獨創研究，已出版著作50多部。本書在華語世界是一部開先河的優秀著作。

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名譽會長兼監事長 阮芳賦 推薦

ISBN 978-986-01-8263-7



9 789860 182637